武俠世界

通靈使者 通靈使者的預言，十分靈驗，連科學家也無法解釋，更非我們常人可以理解。



$2.00

915

◀編　後　話▶

今期的鐵拐俠盜故事「通靈使者」，是一個驚險絕倫，令人莫測高深的詭異傳奇故事，也是一篇在當今科學昌明時代，令世人大爲震驚的小說，內容構思別創風格，情節波譎雲幻……當東方三俠呂偉良等人旅遊途次中美，聞悉當地一個巫師自稱通靈使者，預言靈驗，歷次不爽！三俠發覺其中玄妙莫測，决心一探其中奧秘，終於……？欲知其詳，請看本文。

＊＊＊

曹若冰的中篇「憨人憨福」今期結束後，下期又增添猛稿「龍虎風雲」刊出！本文由讀者們稔熟的四大名捕故事溫凉玉執筆撰寫，本故事內容新穎脫俗，打鬥出色，鬥智鬥力，奇謀互逞，閱來令人心曠神怡，拍掌稱快。

＊＊＊

「玉蜻蜓」是下期推出的「特巨」沈勝衣故事。是篇爲黃鷹君繼「死亡鳥」後之精心力作！……一件價值連城的珍寶不翼而飛，嫌疑最重、日夜被嚴密監視的飛賊在衆目睽睽下突然毒發身亡！究竟毒從何來，而這突然的死亡又暗示着一樁什麼大秘密，且看沈勝衣如何大顯神通！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728　半年26期NT.$ 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1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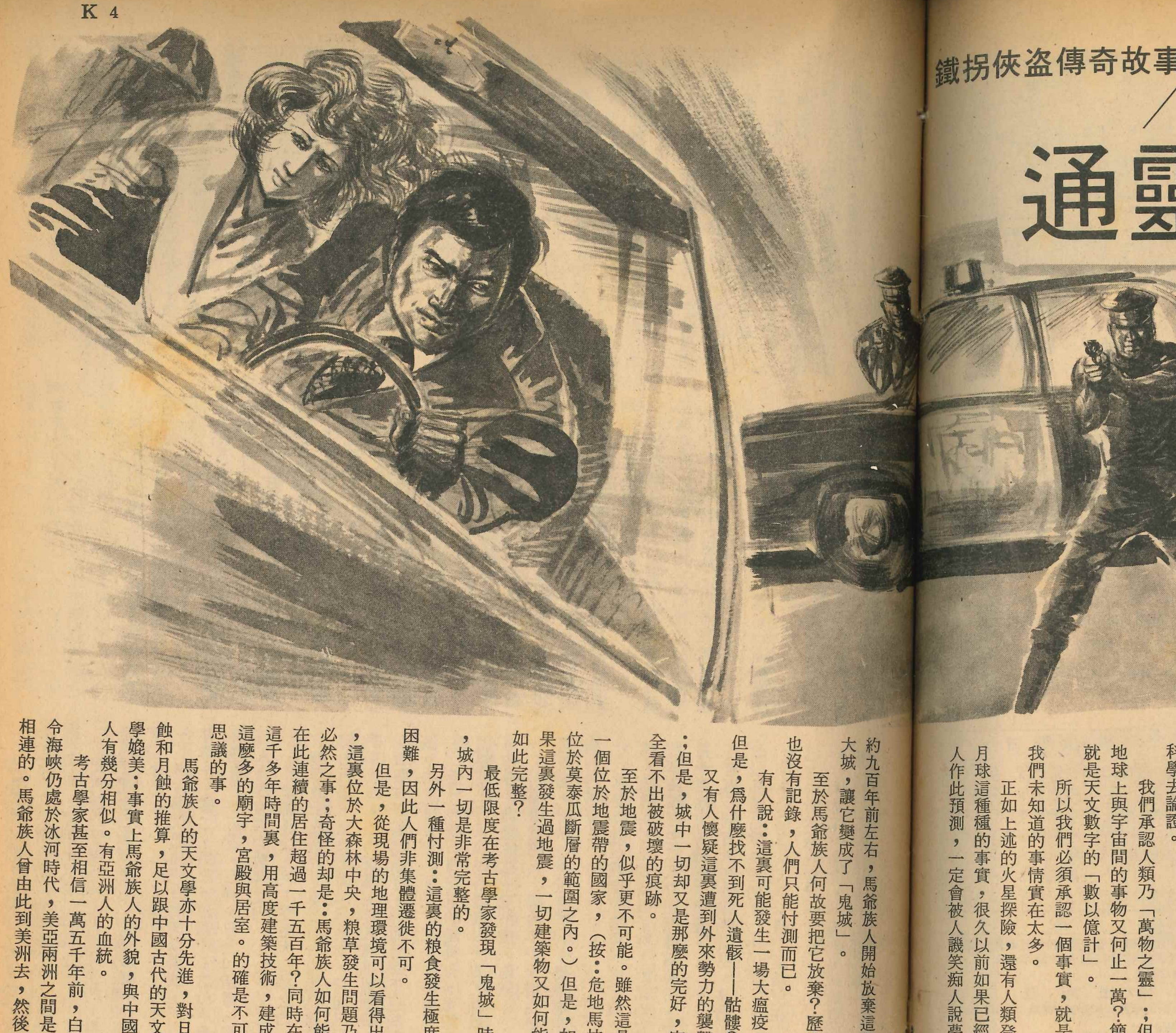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通靈使者

日遊鬼域　夜會幽靈



神秘飛碟在伊朗上空突然出現，伊朗空軍用最快的美製軍機追截，結果也無法接近比音速快幾倍的飛碟。此事自然不是一篇科學幻想的情節，而是全世界都有電訊報導的新聞。

在此之前，已有無數次發現神秘飛行物體的事發生，但有關方面總是找不到正確的答案；得到政府津貼的「神秘飛行物體研究所」，年前亦在毫無表現的情況下，關門大吉。

科學家亦分成兩派，一派認爲目擊者視覺產生錯誤，可能把流星隕石視作飛碟；假如外太空有飛行物體侵入我們地球的話，我們各國的雷達系統，一定能及時發覺。

但另一派科學家則認爲，別的星球不但有生物，而且比我們地球人更聰明；飛碟就像美蘇發射到別的星球去探險的機械和儀器一樣，而且必然比我們設計的更先進。

而當兩派科學家沒有一個正確的爭論結果之前，美國的探測火星計劃也有了初步的成就，「海盜一號」與「海盜二號」先後降落火星表面的兩個不同的地區，利用自動無綫電系統把資料送回地球來。

根據科學家初步分析，火星上可能目前沒有人居住；至於過去和未來就不得而知。於是對外星球有生物的理論，又被人懷疑。

其實任何懷疑皆屬短見，因爲，地球只是數以億計的行星之一，差不多可以肯定：在數以億計的行星之中，亦必有像我們地球一樣的環境——可供生物生存的環境。

正因如此，試問誰可以保證別的星球沒有生物比人類更聰明？

他們既然比我們更加聰明，自然有更佳的科技發展高速的交通工具，也有辦法可以避過人類的雷達偵察系統。

因此任何斷然認爲這是「無稽之談」的人，都似乎太過保守。

同樣的理由，任何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不能墨守繩規，以常理去判斷，以科學去論證。

我們承認人類乃「萬物之靈」；但是地球上與宇宙間的事物又何止一萬？簡直就是天文數字的「數以億計」。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就是：我們未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

正如上述的火星探險，還有人類登陸月球這種種的事實，很久以前如果已經有人作此預測，一定會被人譏笑痴人說夢。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有些人的想像力非常豐富。

例如很久以前，已經有許多小說家把人類登陸月球，探險太空的驚險情形作爲寫作的題材。如今都已經一一成了事實。

又例如數十年前已經有畫家描繪火箭飛機的外型，那些流綫型的設計，正是今日太空船的精巧設計。

有了這許多事例，證明一切被認爲「不可能的事」，實際上都是有可能的。

所謂「不可能」，只不過是暫時未爲大多數人知道或承認而已。

正如「神」與「鬼」之說，幾乎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一直流傳着。

究竟鬼神之說是否可靠？

假如可靠，誰能證明鬼神的存在？

假如不可靠，爲什麼又有這許多人信奉各種不同的宗教？

說得明白點，地球上和宇宙間存在的事物實在太多太多了；我們認爲如果事物不存在，只因爲我們還未了解而已。

再舉一個實例吧。

太平洋與加勒比海之間，有個小國危地馬拉。這裏有一座古城狄加，位於森林中，一切建築技術都顯得高超！但城內竟然空無一人，於是人們都叫它「鬼城」。

根據考古家的考據，它是「馬爺族」人的一個大都會。

馬爺族人最少連續在此居住一千五百年以上，不斷地建設和發展，然後才會有今天這規模。

但是不知道到底爲了什麼事，到了大

約九百年前左右，馬爺族人開始放棄這個大城，讓它變成了「鬼城」。

至於馬爺族人何故要把它放棄？歷史也沒有記錄，人們只能忖測而已。

有人說：這裏可能發生一場大瘟疫；但是，爲什麼找不到死人遺骸——骷髏？

又有人懷疑這裏遭到外來勢力的襲擊；但是，城中一切却又是那麼的完好，完全看不出被破壞的痕跡。

至於地震，似乎更不可能。雖然這是一個位於地震帶的國家，（按：危地馬拉位於莫泰瓜斷層的範圍之內。）但是，如果這裏發生過地震，一切建築物又如何能如此完整？

最低限度在考古學家發現「鬼城」時，城內一切是非常完整的。

另外一種忖測：這裏的粮食發生極度困難，因此人們非集體遷徙不可。

但是，從現場的地理環境可以看得出，這裏位於大森林中央，粮草發生問題乃必然之事；奇怪的却是：馬爺族人如何能在此連續的居住超過一千五百年？同時在這千多年時間裏，用高度建築技術，建成這麼多的廟宇，宮殿與居室。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

馬爺族人的天文學亦十分先進，對日蝕和月蝕的推算，足以跟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媲美；事實上馬爺族人的外貌，與中國人有幾分相似。有亞洲人的血統。

考古學家甚至相信一萬五千年前，白令海峽仍處於冰河時代，美亞兩洲之間是相連的。馬爺族人曾由此到美洲去，然後由北面南下來到中美洲的危地馬拉穴居。

實情是否如此，專家們仍在研究中。

事實上近一百年以來，各國專家仍在不斷發掘和研究這座「鬼城」，從出土文物中找出答案來。

危地馬拉雖然只是一個小國，鬼城亦位於森林之中，但是這裏却吸引住各國的學者和考古學家，甚至不少專家公認這是西半球最有研究價值的地方。

呂偉良，阿生和林愛莉等東方三俠都不是什麼學者或考古學家們，但他們却喜愛旅遊；只要有人告訴他們什麼地方值得一看，他們一定爭取機會前往參觀一下。

由危地馬拉北飛，大約一小時左右便可以到達「鬼城」狄加；當飛機未下降之前，奇景即出現於脚下——下面森林是一片綠色的，但一座座巨塔却由「綠海」中冒了出來。

到狄加來遊覽的人越來越多，是由於「鬼城」已不是隱沒於森林中的神秘地方，而是被危地馬拉政府闢作「國家公園」的遊覽勝地。

上面也說過了，最近一百年以來，各國專家學者和考古學家們，紛紛先後到鬼城來研究；但眞正有系統的研究，則開始於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危地馬拉政府與美國一間大學博物館簽約，由大學專家率領一隊考古隊伍開入中美洲這鬼城來，負責考據，發掘，但最重要的還是修建其中腐毀了的古跡。

該項由舒克博士（美國十分著名的考

古學家）領導的龐大考古工程，竟然連續進行了十多年時間。

直至一九六九年，才交回危地馬拉政府，將這座鬼城變成爲該國國家公園。遊客們眼中所見，不少是經過專家修葺過。

呂偉良等三俠爲了知得更多，托友人介紹了一位中年嚮導沙文，帶着他們到處參觀。

沙文是危地馬拉人，曾任美國考古隊的嚮導多年，原已退休，這一次三俠到中美洲來，一位旅居於危地馬拉市的僑胞，因認識沙文，又仰慕三俠大名，於是從中介紹。

三俠自從離開了原居地，作環遊世界壯舉以來，深感人生觀有了極大的改變，原來世界是這麼大，反映出生命的渺小。

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光景，但世界上值得一看的名勝古蹟却可以留存萬世。一個人能趁有生之年，爭取有限時光一開眼界，實在也是一件好事。

有些人一生勞碌奔波，拚命去賺錢，吃的是清茶淡飯，睡的是丁方數尺，到頭來可能擁資千百萬，可惜數十年來眼底所見亦不外如是。

三俠到過世界上不少地方，深覺這個世界實在太美麗。假如不趁他們有生之年大開眼界，誰也不曉得這一切能保留多久；說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戰明天就會發生。

只怕到了那時候，更好的景色也會毀於炮火之下；縱然他們僥倖還能生存於世，也會緣慳一面，眼福恨淺。

因此，呂偉良等三俠只要知道那裏有值得一看的名勝古蹟，就不惜千里迢迢的飛到那兒去，先睹爲快。

這一次三俠到危地馬拉來參觀鬼城，覺得既新奇刺激，又充滿了神秘感。

鬼城之謎實際上仍未揭開，碳十四對出土物件的驗證，只能證明馬爺族人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已在此定居！

但是，何故他們後來又突然之間集體「棄城」？

根據考古學家的考證，當時馬爺族人根本沒有金屬工具，也沒有車輛和牲口。然則，在這大森林之內，又如何建成這麼壯觀的城市？

憑最近百年來各國考古學家的努力，總算發現了不少關於馬爺族的秘密；但是，這一類秘密被發現得越多，就越加令人感到馬爺族人深不可測。

例如馬爺族人的長曆，以五十二年爲一周期（中國則以六十年爲一花甲。）差誤只有數小時而已；根據金星運行推算出來的日曆，則六十年才差一天（目前我們流行的公曆，每四年就有一天差誤，那就是二月廿九日）。

此外還有從死人屍體上找到的無瑕碧玉與珍珠，處處皆顯出他們是當時的先進民族。爲什麼會在突然之間無聲無息地湮沒了？

呂偉良等三俠一邊參觀，一邊聽嚮導沙文的講解，感到非常有趣。

他們參觀了一些雕刻着人物和象形文字的古代石碑，也登上過那些高聳的古廟：例如高逾六十九公尺的第一號古廟。

這些古廟之前，大都有一個寬闊的廣場，廣場之上有些排列得頗整齊的石碑，碑前有壇，都刻上人物的浮雕。

究竟這些祭壇石碑是供祭師坐的，還是爲了紀念已故貴族的？專家仍在埋頭研究中。

考古學家把那些古廟加以編號，所以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之分。此外還有許多石道，石碑，石台和祭壇，都列入特別繪製的地圖之內。

根據嚮導沙文說：整座大森林之內，散佈着數十座石台。這些石台可能是建築物的石基。至於上面的建築物，可能只用茅草或樹木枝幹搭成，日久經風雨摧殘，千百年來便蕩然無存，因而只賸下這些石基。

至於那些石塊建成的建築物，可能是供祭師，酋長與統治階級居住的。所以時至今日，仍舊屹立，可供後人鑑賞。

到此遊覽的人，雖然不少，但由於範圍廣闊，所以三俠置身其間，仍然有空空洞洞的感覺！

林愛莉對石碑背面的象形文字最感興趣，她蹲在那兒看得出了神！因此她丈夫呂偉良與阿生二人於聽嚮導講解時，步向另一處地方，她仍未發覺。

直至到有人在她背後出現，林愛莉仍然以爲是呂偉良他們。

「公元二九二年，嗯！距離現在豈非已有一千六百多年？」

林愛莉一邊說，一邊仍出神地瞪住一塊石——那是編號二十九的石碑。

石碑正面是一些人物浮雕，有貴族，背面就是一些象形文字。林愛莉自然看不懂這些象形文字，但旁邊另有根據考古學家意見漆上的英文說明。

林愛莉當時雖似自言自語，也有意問後面的人，她以爲嚮導仍在她後面。

背後有人回答她，雖然此人並非嚮導，也不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

那人搭訕着說：「是的，小姐，這是千多年前馬爺族的古物！這裏出土的石碑之中，亦以這一塊爲最古老！」

林愛莉在意外中回過頭來。她聽得出這是一個陌生人的聲音。

那是一個白髮斑斑，面目木無表情的老人，林愛莉接觸到他的眼神時，竟不由自主地，由心裏打了一個冷顫。

「你是誰？」林愛莉問。

老人木然地回答道：「馬爺族後裔。我的祖先是祭師，所以我現在以占卜爲生。光顧過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話，十分靈驗！」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老伯，請問貴姓？」

「人家都叫我做『先知』，反正在這兒鬼城之中，只住了我一個人，你又何必知我姓名？」

「你就住在這裏？」

「是的，就在那一間石屋！如果你不嫌棄，請到居處一談。」

林愛莉想起這是著名的「鬼城」，就不免感到心寒！

但是一股好奇心在推動着她。她忍不

住又問：「你說你是先知，那你一定知道很多了吧？」

「先知雖然是別人稱呼我的，但確實我知道很多，雖則我獨居於此，但對外間的一切世界大事亦無所不知！」

「那當然，現代科學昌明，有原子粒收音機，大都市還有電視和報紙報導世界大事的，正是足不出戶，亦可以知天下大事！」

「嗯——你的意思：對我剛才的話有懷疑。對嗎？」老者有些不悅地說，「小姐，請跟我過來，我不會傷害你的！」

林愛莉左右張望，不但見不到呂偉良他們，其他遊客也不在她的視綫之內。

「對不起，我可能失言開罪了你。不過，我聽你語氣，似乎你居處什麼都沒有，是不？」林愛莉試探地說。

「是的，我過的仍是原始人的生活，除了人家餽贈的衣服和食物之外，我相信我的生活方式與我祖先並無不同之處！」

林愛莉存心試他一試，於是又說：「請問最近有些什麼世界大事發生？」

那老者說：「你是指那一方面？」

林愛莉想了想，道：「是關乎人命和財產的。」

林愛莉的意思本來想問他會不會發生世界大戰，但老者道：「你問得好極了，一場大災難即將降臨危地馬拉！」

「這是什麼意思？」

「天機不可洩漏，我只能告訴你，這災難之大，足以影响一百萬人口！」

「政變？」

「你自己去想想吧，反正事情不久之後就會發生了！」

「你說你對世界大事無所不知，你可知道美國探險火星的事？」

「我當然知道，而且，還知道它的後果。」

「你的意思是指收穫？」

「不！他們固然一無所穫，還會帶來不少的後患！」

「後患？什麼後患？」

「外星球的生物比我們聰明，他們決不會讓地球人知得太多。其實，外太空的生物早已到了這個地球上面來。」

「你怎麼知道？」

「我接觸過他們。」

林愛莉難以置信地，睜大了雙眼。

「我知道你不會相信！」老者又說，「正如我告訴考古學家們，我的祖先是被外太空生物帶到別的星球去生活的，他們也都同樣的不相信。」

「這是一個科學世界，沒有證據令人信服，人家自然不會信。」

「證據？」老者苦笑一卜，但瞬即又拉長了面孔，「其實人類並不聰明，所謂科學，也只能用諸於一部份事物而已。要我舉例麼？」

「好的，你試舉例吧！」

「有沒有聽過庫拉吉娜這名字？」

林愛莉搖搖頭。

「她是蘇聯一個婦女，她能用一種超乎自然的力量，令到一些物件移動，而無須用她的雙手！就像玩魔術一樣，但魔術是假的，這婦女的驚人成就，則是舉世震驚！」

林愛莉苦笑道：「我見不到的，我不會相信。」

「小姐，不關乎自己生命財產的事，你當然不會相信，萬一關係到本身安全的時候，我勸你還是寧可信其有！」

「你的意思是——」

「當你離開鬼城之前，最好來找我一次，我會教你如何趨吉避凶！」

說完，老者飄然引退。

林愛莉彷彿感到一陣寒風在身旁掠過，渾身打抖。

林愛莉獃住了好一會兒，才如夢初覺地被人拍了一卜：「愛莉，你在這裏幹什麼？」

她回轉身來，發覺她丈夫站在後面。還有阿生，以及嚮導沙文。

林愛莉忍不住問沙文：「這兒有沒有人居住？」

沙文笑道：「誰敢在這裏居住？別開玩笑了！」

林愛莉有點吃驚起來，但她從來不會相信鬼魂那回事。

她又問：「如果是馬爺族後裔，可以住在這兒一些石室中麼？」

沙文說：「這個當然可以的，就算不是馬爺族的人也都可以，問題祗是你有沒有這份膽量！」

阿生還不知道內裏，插咀問道：「有什麼可怕？鬼城只不過是人們給狄加城冠上的，難道會眞的有鬼不成？」

沙文道：「如果你有膽的話，今晚就到這兒來吧！」

阿生道：「你以爲我不敢？」

「即使你硬住頭皮，只怕我也要負上一部份責任。因爲我是你們的嚮導。」沙文說着笑了笑，「現在是日間，你還可以咀硬，入黑之後，只怕你會心寒呢！」

沙文這一番說話，呂偉良在旁邊當然也聽到了，他鑑貌辨色，似乎也想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他問他妻子：「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是否見到了什麼？」

林愛莉道：「我見到一個白髮斑斑的老人，他自稱是馬爺族人的後裔。」

「你是說先知？」沙文立卽就說。

「對了！」林愛莉說：「那人正是說，許多人都叫他先知。」

「我知道你一定是未到來之前，聽過先知的故事。對嗎？」沙文反問道。

「先知的故事？」林愛莉怔了一怔！

三俠互望了一眼，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呂偉良就問：「先知的故事是怎麼樣的？」

沙文道：「據說他能知過去未來，更可以跟幽靈談話！」

「跟幽靈談話？」林愛莉睜大了雙眼道。

沙文道：「是的，我未見過他，所以我不會相信。但許多見過他的人，都形容他非常了不起，於是有人叫他先知，也有人叫他通靈使者。」

林愛莉道：「你不相信他存在？」

「不！他可能存在，否則人們不會言

之鑿鑿。但是，我以爲他可能只是一個江湖術士之流而已。不怕失禮說句，我國的人十分迷信。」沙文說。

阿生問：「在什麼地方可找到他？」

「他說，他就住在那石室之內。」林愛莉指指一座古蹟。

沙文立即笑道：「別相信術士之言，那兒只有一座石碑。」

阿生好奇地說道：「我們何不過去看看？」

「好的，你們既不相信，我就帶你們過去看看吧！」

沙文說着帶領三俠到那邊去。

鬼城之內總共有石建築物三千多座，大小不一，但只有少部份經考古學家發掘過。林愛莉所指的一間，就是經過專家發掘的。

那石室表面看來不大，但進去之後，才發覺裏面原來有通道，是可以直通往其他相隣的石室，而且四通八達，這通道是用石塊堆砌得頗有心思！

三俠入門之後就可以見到一座約莫三公尺高的石碑。

林愛莉只朝石碑上瞥一眼，差點兒就嚇得叫了起來！

「什麼事？愛莉。」呂偉良心感不妙，一手捉住他妻子，擔心她會受驚。

阿生和沙文這時也同過頭來。

「就是他——」林愛莉吶吶地指住那一座石碑說。

各人的視綫都集中在石碑之上。

石碑之上有浮雕，是一位祭師的頭部輪廓，雕工相當的精細。

「你見到的，就是他？」沙文問道。

林愛莉點點頭：「最少也有八九分相似的地方。眞奇怪！」

沙文苦笑一卜，道：「這石碑是一件出土物，專家認爲它的雕工雖則精細，但是，石塊的質地，經不起風吹雨淋和日晒，所以才移到這石室中來，請你再仔細看清楚——」

沙文指指旁邊一塊木板，上面有用漆油書成的英文說明。

三俠果然彎卜腰去，仔細觀看。

木板之上寫得明白，這是一九六七年出土的。根據石碑背後的象形文字說明，這是古代狄加城一位祭師！

石碑完成於公元三百多年，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歷史。

根據英文說明指出：祭師是一位道行高深的人，所以受到馬爺族人的尊敬！當時馬爺族人正是稱呼這祭師爲「先知」！

林愛莉呆了一陣！

沙文道：「你不必胡思亂想，白日裏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怪事！」

林愛莉喃喃地說：「但是，我的確見到他。而且就在不久之前。」

阿生冲口而出：「那麼，你豈不是見了鬼嗎？」

呂偉良道：「世間那有這種事？我看，這件事有點古怪！」

沙文道：「算了吧，總之你們別輕易上當就是，否則可能有金錢上的損失！」

林愛莉道：「但是他並未表示要我付出任何代價啊！」

「如果你是他，你也不會立即要錢，」沙文說：「通常一個聰明的江湖術士，必然會先令人對他深信不疑，才獅子大開口。」

呂偉良問：「他還說過一些什麼？」

「他說危地馬拉將有一次大災難！」林愛莉道，「受影响的人多達一百萬，他又叫我離開這兒之前，先見見他，他將會教我如何趨吉避凶！」

沙文道：「這就是伏綫！」

阿生道：「他約好了你在什麼地方相見。」

「沒有特別聲明。」林愛莉道：「但是，他既然說住在這兒，自然是在此會面吧？」

「石碑不會說話的，」沙文笑了笑，「我們走吧，這間石室的確有些陰森！」

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祟，經沙文如此一提，三俠也感覺得有些寒意，於是各人離開了那個石室，到別處繼續遊覽。

沙文不愧是個好嚮導，他把他知道的，都告訴了三俠他們。

當然，沙文所解說的，都是根據當地人的傳說，以及考古學家們的考證，因爲沙文曾跟隨一批美國考古家在此工作了超過十年。

根據沙文說：他非常佩服考古學家的毅力。有時爲了一塊石碑的出土，可能花費經年累月的時間。

例如一九五九年，考古隊中有人發現落葉堆中露出一些石塊的角，立卽小心撥開落葉殘枝，小心翼翼地再移開泥土，赫然發覺原來是一塊石碑。

至此，其他考古人員才聞訊趕來，進行整日的發掘工作。

這種工作要萬二分謹愼，絕不可能大意，否則就會弄毀古蹟。

等到了石碑出土之後，仍不能洗擦，只能輕輕撥去表面的泥土，拍照，鑑證以及進行十四檢驗，以確碳定出土古物的年份。

石碑正面有浮雕，是一些人物，反面是象形文字。

單單是那些古代的象形文字，就不知費盡了考古學家多少的心血！

當發覺那一塊石碑所刻上的年份是公元二九二年時，考古學家又引來一陣哄動，因爲這是馬爺族出土古物之中，年份最早的。

以上所講的正是編號「廿九」的一塊石碑的發現經過。

沙文又說，這座「狄加」古城的原名，也非常有意思！

在馬爺族文字詞意上，「狄加」是肚臍的意思，代表這是「馬爺族人的貿易中心」，所以考古學家相信，這是馬爺族一座大城，從建築物之多，相信當時最少住了數以萬計的人口。

從地下發掘出來的陪葬物品之中，有名貴的玉石，還有貝殼，但這是山區，自然不會出產貝殼，也未見有玉石的鑛苖。

因此，考古家相信當然這兒的貿易一定十分的繁盛！

貝殼是由沿海地區輸入的，玉石也是別處運來的。

至於這兒狄加又出產一些什麼？專家估計可能是樹脂，獸皮以及裝飾用的美麗鳥類羽毛等等。馬爺族人既是由亞洲移民而來，自有可能像中國古代人一樣，「以貨易貨」作爲一種交易。

當然，一切忖測並非構想，而是經考古家長期研究得來的。

但是，狄加城何故會變成沒有人居住的「鬼城」？這問題至今仍無答案。

考古學家正集中研究巳出土的文物，估計還要數年時間，然後才可以展開第二階段的發掘。

爲什麼不可以立刻再繼續發掘？

實際上遊過狄加鬼城的人都知道，整座古城的遺跡巳在人們的眼前，考古學家要發掘的，是要看看埋藏着的東西之中，還有什麼可供參考的。

例如考古學家發覺馬爺族人將一些顯貴的屍首埋在廟宇的地面的軸綫上，然後再蓋一座大廟，把舊廟罩在裏面。

考古學家於是在另一些廟宇底下，花費了三年工夫，挖掘隧道，找尋墳墓，但是，結果却白費了工夫！

因此之故，考古學家們被迫要謹愼從事，必須澈底研究清楚，然後才可以進行第二階段的發掘。

呂偉良等三俠彷彿上了一課考古學，聽得津津有味。

儘管如此，林愛莉却不會忘記那神秘老者！

究竟他是人還是鬼？爲什麼要林愛莉再見他一次？

林愛莉從來不迷信，但這件事却令她爲之忐忑不安！

未到黃昏時份，人們巳紛紛離去，同到附近的小旅店去。

這是位於一座大森林裏面的古城，到處又是一些冷冰冰的石塊，太陽西下之後，就更加令人有一種陰森的感覺！

但是，像阿生這種好奇心特別重的人，他內心的想法却非常人所能理解的。

三俠都同樣富於冒險精神，但是，阿生爲人却比較鬼靈精！

他雖然沒有表示，內心却有了打算，他打算入黑之後摸入鬼城來看個究竟。

他絕不相信有鬼魂這同事。

他要看的是有沒有一些江湖術士之流在耍把戲騙人。

晚上，小旅店之內的遊客大都未睡。

他們在喝酒，聊天，談論着當日參觀過的名勝古蹟。

呂偉良在房間裏看書，他妻子林愛莉却心事重重。

阿生和嚮導沙文同住在另一間房。

沙文與其他嚮導不同的地方，就是表現得較有修養，而且，他目前只屬業餘性質。

沙文很健談，他似乎從介紹人口中知道了三俠的事蹟，因此他問：「你們很喜歡刺激？」

阿生道：「是的，如果晚上到鬼城的石室去，你以爲够刺激嗎？」

「別開玩笑了！」沙文笑笑又問：「難道你眞的想去嗎？」

「是的。」

「我勸你不要冒這種險！」

「你以爲有危險？」

「當然！」沙文說：「那座古城爲什麼沒有人住？至今仍是個謎，但相信一定有原因，你在這深夜去，萬一出了意外，如何是好？」

阿生道：「過去你和考古隊在一起的時候，如何渡過晚上。」

「當時我們也不敢睡在石室裏，只睡在美國人的帳幕之內，晚上各人習慣了早睡，從來不敢摸黑外出。」

阿生想了想，笑問道：「你相信有鬼嗎？」

「信不信另一同事，總之深夜裏到那種地方去，不是味道！」

「我們是不是明天就走？」

「本來許多人明天都走，但呂先生夫婦却希望在此多玩一天，」沙文又說：「其實這裏也沒有什麼好玩，遊覽一天應該足够了。」

阿生和沙文分別躺在兩張床上，日間的疲勞似乎不能促使他們早睡。

阿生忽然下床！

「你要到那兒去？」沙文問。

「想到外面去散步。」阿生說。

「你自己小心點！」沙文打個呵欠，「我太倦，先睡了。」

阿生於是離開那間小旅店。

外面月色朦朧，蟲聲唧唧，一陣夜風掠過，樹葉沙沙作响，彷彿鬼影幢幢，膽小的人很容易在這種環境底下被嚇倒！

但是阿生却越行越遠。

他要到鬼城裏去，因爲他相信林愛莉的話，那石室中可能住了人——當然，他不相信那是鬼魂。

正在前進中，阿生忽然聽到前面傳來一陣談話聲。

似乎是兩個人正在傾談。

一個聲音低沉的人說：「……恕我無能爲力，這是天意。」

一個婦人的聲音在哀求：「無論如何，請你救救我丈夫，我實在愛他，如果我沒有他，我也不可能再生存下去！」

「對不起，我只是直話直說。這種事情，根本沒有人可以改變的。」

阿生在朦朧月色之下，彷彿見到一個白髮斑斑的老人，以及一個棕髮女郎在那邊相對站立。

他立卽躲到一處矮叢中去。

直至到那女郎失望地走了，那老人仍呆立於樹影之下。

阿生心裏想：他爲什麼還不走？

阿生在呆想中，但見樹影搖動，一朶烏雲將月亮掩住，老者幌眼間不知所踪。

阿生從來不怕鬼，但在此情此景底下，却感到一陣寒意！

「年青人，你在這裏幹什麼？」一種飄忽的聲音，好像來自頭頂，又似是來自背後。

阿生想轉過身來，却被人沉聲喝住：「不許動。」

阿生只好不動。

那人又說：「你是什麼人？」

「遊客。」

「凡到這兒來的人，都是遊客。」那人問：「你叫什麼名字？」

「阿生。」

「日本人？」

「不，中國人。」

「你躲在這裏鬼鬼祟祟幹嗎？」

「睡不着，出來散步而已！」

「年青人，你太狡滑，剛才你聽到了一些什麼？」

「一個幽靈和一個婦人對話，但我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

「聽不到好過聽到了。你走吧！這兒不是你們人類的世界。」

「那麼，你呢？」阿生半開玩笑地說：「難道你是鬼？」

「是的，我是鬼，你相信麼？」

「我不相信！」阿生說：「可否讓我轉過身來，看看你的樣子？」

「不！你會嚇破膽的。」

「嚇破膽我也不會埋怨你！」

「好吧，那麼，你便轉過身來看看好了！」

阿生從來未見過鬼，自然也不會相信站在背後的是鬼。

如果是鬼的話，他又怎麼會像人一樣跟阿生說話呢？

阿生心裏正在這麼想着，人也隨着轉過了身來。

在相當黑暗的環境下，阿生什麼都見不到，任他更大膽也不免吃了一驚。

他的眼睛在昏暗的環境底下搜索，因為他相信自己是正常的人，不會發生任何錯覺，剛才決不會聽錯了。

突然之間，有些東西凌空擊下，阿生一陣天旋地轉，昏了過去。

× × ×

林愛莉一直對那老者念念不忘！

呂偉良以為她倦極睡去，於是也將書本放下，熄燈睡覺。

其實林愛莉一直在想着日間發生過的事。

那先知是什麼人？

如果他是人，為什麼在石室之內，遍尋不獲他的踪跡。

如果他是幽靈，日間又怎麼可以出現？雖然那是著名的「鬼城」，但在陽光底下，幽靈又豈能現形？

還有，就是他為什麼要林愛莉在離開這兒之前，見他一次？

林愛莉也像阿生一樣，從來不相信有鬼，但這一次，她可能有些例外了。

林愛莉越想越感到忐忑不安！

呂偉良已在她身畔睡了過去，她的腦子裏仍舊在想。

呂偉良估計不到他妻子對這件事如此認真，否則他一定想辦法安慰她。

突然傳來一陣敲門聲。

林愛莉首先跳落床去應門，她以為是阿生有什麼事找他們。

呂偉良也被吵醒了。

房門開處，站在外面的，不是阿生，是鄉導沙文。

沙文問道：「阿生兄弟呢？」

「他不是睡了麼？」林愛莉看看腕表，已是深夜過後。

「不，他說睡不着覺，出去散步，」沙文道：「我剛才一覺紮醒，發覺他仍未回來，還以為他過來這兒與你們二位談天呢！」

「他從未過來。」林愛莉道：「有沒有去酒吧那邊看看？」

「去過了，酒保說未見過一個年青的中國人。」沙文道。

呂偉良一邊下床，一邊說道：「快些換衣服，到外面找找看。」

呂林夫婦二人和鄉導沙文離開小旅店，到附近一帶去找阿生，但見四周一片昏暗，只見樹影動，未聞有人聲。

沙文忽然想起阿生提及鬼城，於是匆匆改變了方向。

時已深夜，樹林中顯得陰風陣陣，還好呂林二人都是經得起考驗的江湖中人，但沙文却不斷地埋怨！

沙文埋怨阿生太過好奇和任性，這一晚只怕會凶多吉少！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却在驚恐中力持鎮定，他們都對阿生很有信心！只怕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加諸於阿生的身上，令他防不勝防。

就在前往鬼城途中，呂林等人突然看見了一點奇異的光。

那是由一處矮林之後透出的，淡淡的綠光，正如傳說中的「鬼火」！

呂林夫婦二人都不相信有鬼，但鄉導沙文却嚇得呆了一陣。

「什麼事？」沙文吶吶地說：「看來我們還是先返回小旅店去。」

呂偉良一手捉住了他，道：「請你不要走。」

「你想怎麼樣？」沙文問道。

呂偉良說：「我想過去看看。」

「別這麼衝動，我們還是小心點吧！」沙文吃驚地說：「我們只有三個人。」

林愛莉內心也有些吃驚，但一想起阿生的處境，就有點身不由主。

她說：「在這種地方，多人亦未必有用，來吧！我看不會有事的。」

沙文於是無可奈何地，跟住呂偉良他們一齊走。

呂偉良手持電筒，朝住怪火出現的草叢中推進。

剛才繞過那矮林，他們就看見了一些出乎意料外的現象。

電筒光圈照射之下，發現躺着了一個人，呂林夫婦二人和沙文都清楚認得他－－他正是阿生！

呂林夫婦二人又驚又喜，急忙過去蹲了下來，將阿生扶起。

他們本來只是被怪火吸引住，現在反而忘記了怪火。

他們不相信有鬼，自然不信有「鬼火」出現，鄉間所謂「鬼火」實際只是螢火虫或者死人骨頭的燐造成的現象而已。

剛才呂偉良也想到可能是一種燐質發出的光芒，但是，事實却並非如此。

當呂林夫婦二人趕往去救阿生的時候，鄉導沙文却留意到草地上那種發出奇異的光的東西。原來那是一支小電筒。

用筆蕊電發電的小電筒，一直按亮了，墮在草地之上。

草是綠色的，在黑暗中反映出一陣陣淡淡的綠光－－這也就是剛才呂林等人所見到的怪火了。

呂偉良扶住阿生，林愛莉用隨身携備的藥油將他救醒。

阿生像從噩夢中甦醒過來！

「發生了什麼事？阿生。」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

「嗯！」阿生摸摸後腦，他的頭部仍在隱隱作痛！

「有人襲擊你，是不？」呂偉良問。

阿生還未作答，已有沙文的聲音在旁插咀過來問：「希望你不是被鬼迷吧！兄弟。」

「鬼？」阿生好像患了失憶症似的，獃在草地之上，怔怔地想！

忽然阿生又喃喃自語地說：「是的，我可能見鬼！」

此語一出，令到呂林二人也不禁暗地吃了一驚，儘管他們絕不相信有鬼。

鄉導沙文道：「你一定侵犯他們。我早警告你不要在晚上到這兒來。」

阿生站了起來，一邊放眼四望，一邊問：「這是什麼地方？」

「這兒是鬼城不遠處的城外。」沙文說：「你不該逞强。」

呂偉良並不埋怨阿生，只想知道他為什麼到這兒來。

他問道：「你究竟要找一些什麼？阿生。」

阿生答：「我覺得愛莉姐沒有理由在日間會見鬼。」

林愛莉忙道：「好了好了，一切留待返回旅店再說吧！」

沙文也說：「是的，在這些地方，不要說這些了。我們走吧。」

沙文說着，雙脚已開動。

但呂偉良一手抓住他：「你剛才在地上拾到了一些什麼？」

沙文這才記得起他拾起的小電筒，於是交回給阿生。

呂偉良很注意這支小電筒，他剛才雖然集中精神在救阿生，但是却知道沙文已從草地之上執起了一些東西。

呂偉良問阿生：「這是你帶來的？」

「是的。」阿生辨認着那小電筒，「這是我用來照明的。」

林愛莉道：「但是，它却變成你的救星！如果不是這小電筒發出的光吸引住我們的注意力，誰曉得你在這裏？」

阿生也承認了這一點，在這黑暗中，如果沒有這些光吸引呂林二人，阿生可能要一直在此躺至天亮。

但是，阿生稍為沉思一下之後，又發覺事情有些不對。

他記得當時他是躲在這兒偷聽兩個人談話的，一個白髮老人，和一個女子。

後來，那女子走了之後，就有一種神秘聲音在他背後出現。

當時阿生以為自己被人用手槍之類武器威脅住，所以一直未敢轉過身來，直至到獲得那人同意，阿生才轉過身來。

但是，阿生意外地却見不到有人。

他正感驚愕之際，就此被人擊昏！

當時的情形，阿生仍然可以記得，因此，他也記得帶來備用的小電筒，並未開啓。為什麼現在這小電筒會一直亮着？

阿生不明白，呂林夫婦二人也覺得對方用意難明。

沙文就以為：這是一種詭計。

他說：「道理非常簡單，襲擊他的人要別人不敢接近這裏，讓別人在黑暗中以為這是鬼火。他們一定想不到你們這麼大膽！」

「你講的可能是道理。」阿生說：「但是，他們為什麼要對付我？」

「因為，你太過愛管閒事。」林愛莉說。

呂偉良問道：「你到底看見了一些什麼？」

阿生道：「看見一個老者－－就像愛莉姐所講的先知一樣，還有一個女人。」

「女人？」林愛莉一怔！

「是的。」阿生說：「他們在談論着一件事，似乎是關於那女人的丈夫的。」

「那就奇怪了！」林愛莉沉吟道：「為什麼這麼深夜了，那女人還會跑到這兒來找先知呢？」

沙文一邊催促各人回小旅店去，一邊叫他們暫時勿談此事。

三俠一直以為沙文並不迷信，但現在可以看得出，沙文十分相信當地人傳說的鬼神之說。剛才他阻止各人談此事，分明是怕一些不可思議的事突然在他們身邊出現。

這時已是凌晨時份。

各人回到酒店時，大多數的人均已睡去。

呂偉良老早吩咐過大家，返回旅店時，不要再談此事，因此各人亦若無其事地，回到自己的房中休息。

× × ×

翌日，絕大部份旅客都走了，只有三俠和沙文他們因為夜眠未起床！

另一批遊客又到。

於是，過了不久之後，這小旅店又再次熱鬧起來。

林愛莉就是被吵鬧的人聲嘈醒的。

她看看腕表，立刻由床上坐了起來。

呂偉良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也由夢中紮醒。

林愛莉一言不發，就走出了房外去。

她用手力拍隣房的門，把阿生和沙文二人叫了出來。

呂偉良不知內裏，走到房門旁去。

林愛莉問沙文：「飛機在什麼時候起飛？」

沙文從睡夢中紮醒，胡裏胡塗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林愛莉問：「我們還趕得及搭今天的班機飛返危地馬拉市麼？」

沙文看看腕表，想了想，道：「不！來不及了，今天的班機已經起飛了。」

阿生掩咀道：「怎麼忽然之間要走？我們今天不是還要去遊鬼城麼？」

沙文也說：「是的，爲什麼忽然改變計劃？呂太太。」

林愛莉洩氣地說：「算了！」

她回到房間裏，呂偉良道：「你是爲了昨晚的事吧？」

林愛莉毫不諱言：「是的，我們不該再獃在這兒了。」

「你到底擔心一些什麼？」呂偉良又問。

「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有些不妙！」林愛莉束着眉梢說。

「是因爲阿生被襲擊，還是爲了老者對你說過一些什麼？」

「兩者都是緣因之一。」

呂偉良說：「我已想過了，阿生被人突襲，是爲了他偷聽人家的談話。」

林愛莉問：「但是，他爲什麼見到我所見的老者？」

呂偉良說：「我覺得那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此外，還有那個女人，希望阿生還認得她就好了。」

「怎麼？你想查清楚這件事？」

「是的。」呂偉良一邊換上衣服，一邊又說：「相信我肯放手，阿生也一定不肯。」

「我不知你怎麼想，但我有一種預感，覺得我們最好不要理這件事。」

「這聽來倒有些奇怪了！」

「有什麼奇怪？」

「可不是嗎？你很少這麼擔心的！」

林愛莉說：「我並非只擔心我自己，還有你和阿生。而且，這種事情我們查卜去，亦未必有結果。」

呂偉良道：「難道連你也相信鬼神之說了？」

林愛莉輕輕嘆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才好；總之，這件事看來太出奇！」

「有什麼出奇？阿生知道了人家的秘密——最少對方以爲他知得很多，於是要對付他。憑過去的經驗，這種事情，我們越逃避，就可能變得越複雜！」

這時候，外面有人拍門。

林愛莉過去開門，進來的人是阿生。

阿生這時已匆匆換好了衣服。他問：「怎麼忽然要走？」

呂偉良道：「愛莉擔心我們的安全。阿生，到底你昨晚聽到了一些什麼？」

「老實說，當時我聽得不大明白。」阿生說：「不過，假如我再見到那一男一女，我會認出他們樣相的。」

林愛莉道：「你肯定那男的是個白髮斑斑的老人？」

「是的，就像石碑上那浮雕一樣。」阿生說，「當時剛好有些月亮的光，但並不太過明亮。不久之後又是滿天烏雲。」

「有沒有人警告你不要管閒事？」呂偉良問阿生。

阿生想了想，搖搖頭，道：「沒有，但是，他分明不想讓我見到他。他自稱是『鬼』，又說可能會將我嚇暈。」

呂偉良道：「沙文有什麼意見？」

「他本來不信有鬼，現在卻信到十足。」阿生苦笑搖頭，又說：「無論如何，我才不相信會有這麼猛的鬼！」

「是的，所以我們必須留卜來，查個清楚。」呂偉良說。

沙文又在外邊拍門。

於是四個人一齊到餐室去吃早餐。

這是小旅店，房間設備十分簡陋，自然沒有內綫電話等等。他們要吃東西，就惟有到餐室去。

還好餐室就在樓卜。

因爲剛剛又來了一批遊客，所以本來平靜的餐室，又變得鬧哄哄的。

三俠在沙文的引領卜，東繞西彎仍然找不到座位。

突然之間，阿生扯了呂偉良一卜。

呂偉良心感不妙，會意地回過頭來，憑阿生的眼色示意，他注意到一個女人。

那是一個棕色頭髮的女郎，年紀大約三十未到，樣相平平。

與女郎同座的，是個三十餘歲的男子。看來是當地人仕——危地馬拉人。

這時候，隣座的食客正向侍者示意結賬離去，三俠乘機留在那裏。

沙文和林愛莉因爲分心去找座位的緣故，剛才未有注意，所以不知道阿生和呂偉良的發現；但阿生卻不同了。

阿生認得那女郎就是昨夜月卜與神秘老人相對細談的人，因此非常留心她與同座男子的交談情形。

那男子似乎有些生氣，但女的却不停地向他諸多解釋。

阿生表面一直在「等位」，自然也沒有瞪住他們，所以對方並未加理會。

直至到那一桌人客走了，阿生爲了竊聽隣桌一雙男女說些什麼，故意揀了一個靠近他們的座位坐了卜來。

棕髮女郎似被埋怨，她的解釋好像未能獲得那男子的諒解。

男子一怒離座，女郎召來侍者結賬，一直追了出去。

阿生向他師父遞了一個眼色之後，也匆匆接踵追去。

林愛莉這時才如夢初覺地問呂偉良：「阿生發現了可疑人物麼？」

「是的，大概就是昨天晚上見過的人吧！」呂偉良也只能忖測地說。

事實上阿生並未正式向他交代過半句，一切只用眼色交代而已。

× × ×

那男子走得很快。

那棕髮女郎因爲要負責結賬，來遲一步，追不上他。

阿生把握機會，在後面招呼了那女郎一聲：「請等一等！」

「什麼事？」女郎愕然地回頭問。

當她發覺自己不認識阿生時，那種神情就變得更古怪了。

阿生含笑走過來：「請恕我唐突，我有些事情想請教你！」

「對不起！」女郎只朝阿生打量了一卜，又往前走。

阿生亦步亦趨，追上去與她併肩而行。一邊又說道：「他是你丈夫麼？」

「是的。」女郎脚步加急，眼睛四顧，顯然要盡快找到她丈夫。

阿生故意說：「你們吵咀了？」

「不！我只是爲他安全設想而已。」

「這是什麼意思？」

「他錯過了今天的班機，所以才埋怨我！」

「是你阻止他？」

「不！我故意把他的腕表較慢，讓他趕不上去搭那班機。」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嗯！」女郎忽然頓住，連脚步也停了下來，如夢初覺地，盯住阿生：「你到底是什麼人？我們的事，何必你來管？」

阿生笑笑說：「是一個神秘老人告訴你，要你這樣做，是不？」

「你——你怎麼知道？」

「因爲昨晚我剛巧見到你們。」

「嘿！你眞愛理別人的閒事。」

女郎說完，又生氣地走了。

阿生這一次却沒有追上去。

他回到餐室裏面，呂偉良已替他叫了一份豐富的早餐。

呂偉良問：「她是誰？」

「他們是夫婦，但我不知道他們的身份。」阿生說。

呂偉良道：「有什麼不對？」

「她阻止她丈夫乘搭今天早上飛出的班機，分明是受到神秘老者的勸告。」阿生一邊吃，一邊說道。

「你說什麼？」沙文突然舉止失常地，放下了手上的刀乂。

阿生以爲他還未知道那女人就是他昨晚遇上了的。於是解釋道：「剛才那女郎，正是昨晚與老人交談的。」

「糟糕！」沙文瞪目結舌，呆在一旁。吃在口中的東西，差些兒也吐了出來。

「發生了什麼事？」三俠不約而同地，也不由自主地問。

沙文道：「如果我忖測不錯，今天可能會發生災難？」

「災難？」三俠又是同時一怔。

「是的，今天早上飛出的班機——」

沙文彷彿見了鬼一樣，睜大了雙眼。

阿生已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說：班機可能失事墮毀？」

「是的！」沙文說，「假如她會見的神秘老人果眞是先知的話。」

呂偉良道：「你不是從來不信這種事的麼？」

「是的，本來我就不信。」沙文說，「但是，昨晚阿生兄弟去偷聽人家說話，就給人擊倒，這件事不是有些古怪麼？」

林愛莉這時彷彿也想起了一些什麼似的，「哦」然一聲：「我明白了，他要我見他，可能就是爲了這些——」

在座各人都聽過林愛莉和老者的會面經過，因此也明白剛才林愛莉那一番說話的意思。

呂偉良立刻就問他妻子：「他有沒有約你在何處見面？」

「就是那間石室。」林愛莉說。

阿生道：「那麼，我們趕快到那兒去看看吧！」

沙文道：「先知不可能在那兒等候你的。」

林愛莉道：「他雖然未有明白表示，但他說過住在那石室之內，自然是暗示，叫我到那兒去找他了。」

呂偉良道：「別爭辯了，我們一齊去看看再說吧！」

於是各人一齊結賬離去。

未卜先知　應死不死

太陽高照，鬼城又熱鬧起來。

遊客們都抱住一開眼界的心情而臨；只有三俠例外。

呂偉良等三俠和嚮導沙文，一行四衆來到一間石室之內。

遊客們急要看的，還是那些宏偉的大廟，所以這石室之內還是一片沉寂。

那石室仍舊屹立在那兒。

石室之內，除了他們四人之外，找不到第五個人。阿生企圖由一處通道入內。但被沙文制止。

阿生道：「先知可能住在另外一座石室之內，我們不該說在這裏。」

「但是，那些通道很黑暗，你進去會有危險。」沙文說。

「放心好了！」阿生說，「我會步步爲營的。」

「不！聽我說吧——」沙文拉住阿生，不讓他進去。

正當二人爭持間，呂偉良似發現了一些什麼：「你們過來看看，這是什麼？」

林愛莉和呂偉良差不多同時發現了那些東西。

這時候她正彎卜腰去，小心地看。

那是一些用乾枝畫在地上的字跡——不，只是一些古怪的符號，可能不是文字，所以林愛莉根本看不懂。

阿生和沙文等人也都過來了，他們都同意這是新畫在地上的，最少昨天他們來此遊覽時，就見不到這些。

那位置是石碑之前，所以份外引人注意和容易記得。

「這是什麼文？」阿生問。

沙文道：「似乎是象形文字——古代的象形文字。」

「是的。」林愛莉所以同意沙文的見解，是由於她感到那畫在地上的「符號」與石碑背後的象形文字很相似。

「可能是先知留給你的。」呂偉良半開玩笑地對他妻子說。

林愛莉聳聳肩：「可惜我們之中沒有一個是考古學家。」

阿生道：「我們何不找個考古學家來此看看？」

沙文道：「很可惜美國人已經返國去了。」

「不一定要美國人。」阿生說，「讓我想想辦法吧！」

呂林夫婦二人也知道阿生是個鬼靈精，但這個時候，叫他去那兒找個考古學家來？

阿生一聲不响地，匆匆離開了石室。

呂林等人沒有阻止他。

反正這是日間，而且，外面又非常熱鬧。大概不會有什麼危險吧？——呂林夫婦二人當時心裏正是這樣想。

阿生離開了石室之後不久，有個女人匆匆闖進石室裏來。

那女人的突然出現，令到呂林夫婦和沙文都爲之愕然。當時他們正在小心分析地上那些可能是象形文字的符號。

由外面匆匆闖入來的女人正是阿生見過的棕髮女郎。

這女人神色張惶，當她見到呂林等人時，也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她進來後，用眼睛四處搜索。

但是，可以很容易就看得出，她很失望！

她顯然沒有注意到石碑前的象形文字，因爲呂林等人剛巧就站在那兒，阻碍了她的視綫，而當時各人見她匆匆進來之後，也都把視綫集中到她的身上去，不再看地上的東西了。

女郎顯得有些焦急，朝一處通道望進去，但見一片黑暗，惟有望而却步。

「找我麼？」裏面忽然有人聲傳了出來，是個男子的聲音。

不但那棕髮女郎嚇得一跳，就是呂林等人亦吃驚不少。

因爲事前沒有人估計得到，在黑暗的通道之內竟然有人。

女郎呆了一呆之後，朝通道邁進了幾步；但是呂林等人却不難看得出，她很猶疑，因爲裏面全無光綫。

「什麼事？」一個男人問。

女郎道：「我丈夫失了踪，請先知爲我指點迷津。」

「我早知道了。」

「那麼，我應該怎樣做？」

「石碑之前，我已留言，你自己看個明白好了，不必多問。」

「謝謝你，先知。」

女郎果然退出洞口之外。

儘管剛才由通道內傳出的男子說話聲有回聲反响，但呂林等人却可以聽得清楚，於是他們紛紛站過一旁。

女郎走近石碑前面。

這石室的地上是一片泥地，所以用乾枝可以寫上一些字。

女郎果然彎腰去看。

呂林等人交換着眼色，他們不知道女郎是否看明白其中意思。

女郎只瞥了幾眼，又匆匆離去。

呂林等人莫名其妙地互相瞪住，又望向通道內。

林愛莉心裏想：阿生可能猜對了，先知住在另一密室——在此通道另一端的秘密石室。

於是她也不由自主地，走到通道入口處，招呼了一聲。

果然又有了反應：「又有什麼事？」

「先知，是你約好我來的！記得嗎？」林愛莉道。

「我當然記得。」

「請問有何啓示？」

「你快去跟踪剛才那女人。」

「嗯——跟踪她？」

林愛莉正感到難以明白，一個人影却由通道之內出來。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呂偉良急忙拄杖過去，目的是爲了他妻子的安全，以防不測。

但是，當他定神看清楚來人是誰之後，却又啞然失笑。

原來由通道出來的人並非別人，竟然會是阿生。

阿生怎麼在這通道之內？呂林二人均感莫明其妙。

「我本來是進去找先知的。」阿生解釋說，「但你們不讓我由此入內，我只好由隣室入內，結果還是找不到。」

阿生果眞是個鬼靈精，他憑現場的形勢，可以推想得出那條通道可以通往什麼地方，因此才會找到隣室去。

阿生雖然找不到「先知」，却在裏面出來之前，瞥見了那女郎——卜他由黑暗中望出來可以見到她；但她由外面望入去却是一片黑暗，自然什麼也見不到。

她雖然不見到人，却聞其聲，只不過阿生在通道內發出的聲音有回音，所以變了樣，連呂林二人也聽不出是阿生。

阿生本來只想藉此戲弄一卜那個棕髮女郎，想不到她的反應却出乎意料之外。

看樣子，她可能看得懂地上那些象形文字呢。

然則，那棕髮女郎又是什麼人？

三俠又陷入另一次迷惑之中！

× × ×

各人回到小旅店時，只見店前聚集了好一些人，包括遊客，嚮導，以及旅店中人。

他們正在爲一些意外事件而感到無限驚訝。各人正在議論紛紛。

呂偉良等三俠混入人叢中，立刻就有人告訴他們：今天早上飛出的班機，已在途中失事墮毀；機上乘客及機員，無一生還。

林愛莉嚇得目定口呆。

她本來打算提早今天走的，可惜不知是否爲了昨晚太倦，睡過了鐘；現在反而因禍得福，總算命不該絕。

阿生却想起了神秘老人給予棕髮女郎的一番啓示。

昨晚，那個神秘老人彷彿告訴那女郎一些什麼，後來女郎走了，阿生也被人擊昏。

現在阿生回憶起來，有許多事情的確令他深感興趣。

例如：「先知」分明也給林愛莉一些啓示，要她在未離開這兒之前去見他一次；結果無論她能否見到「先知」，總之不能搭上那班失事的飛機，而逃過了大限。

究竟「先知」是否眞的未卜先知？抑或另有內幕？

假如那神秘老人——「先知」果眞如此靈驗的話，他所說的另一宗悲劇——「危地馬拉將面臨另一次大災難」，又將於何時發生？

呂偉良等三俠和沙文一樣，都爲這次空難事件而感到無限驚愕。

他們在人叢中想找那女郎，但始終見

不到她和她的丈夫。

三俠和沙文最後到酒吧那邊去。

酒吧裏坐了好一些人，只見沒有那女郎的影子。

各人一邊喝啤酒解渴，一邊聽別人談論着今天的空難事件。

阿生無意間聽到身邊有人說：「……棕色的頭髮，三十歲未到，身裁頗好，相貌平庸。見過這樣一個女人麼？」

阿生回過頭來，發覺正在說話的，是個五十餘歲的男子。

那男子好像是個學者，他正捧住一杯酒，與酒保談話。

酒保說：「教授，你所講的，可能就是金寶夫人了，我昨天晚上才遇見過他們夫婦二人呢。」

「對了，珍妮是與她丈夫同來的。」被稱爲教授的人又問道：「他們還在這裏麼？」

「今天未見過他們，所以我不大清楚。」酒保說。

教授擔心地嘆氣：「可不知他們會不會在失事飛機裏。」

阿生聽得清楚，他故意搭訕道：「教授，你放心好了，珍妮未走。」

這麼一來，連呂林等人也大感意外。他們因爲沒有留意到剛才教授與酒保的談話，自然不知阿生幹什麼。

阿生的出現，以及他剛才那幾句話，也確實令教授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一方面他想不到阿生在一直留心他和酒保的交談。

另一方面，阿生的語氣中分明暗示他知得很多似的。

「你是誰？」教授打量着阿生。

「叫我阿生好了，我是中國人。」

「你認識珍妮？」

「是的，她丈夫叫金寶？」

「不錯，你幾時見過她和她丈夫？」

「不久之前，在餐室那邊。」阿生又說，「後來，珍妮又到鬼城的一間石室中去。」

「她到石室去幹嗎？」

「找先知！」

「先知？」教授呆了好一陣，「請你再說得清楚一些，好嗎？」

「老實說，我對這件事的確稱得上不清不楚。要不是剛才無意中聽說你要找這個女人，我差點也疏忽了她！」阿生故意呷了一口啤酒，等着對方發問。

教授果然又問道：「你可以帶我到那石室去一次麼？」

「當然可以！」阿生答的非常爽快。

他一口氣將杯中啤酒喝光，就站了起來，示意教授跟他走。

阿生故意沒有招呼呂林等人，以免這位侍者起疑心。

二人離開了酒吧之後，呂林等人也尾隨其後，離遠跟踪而去。

阿生一邊走一邊問教授：「珍妮可是令千金？」

教授苦笑搖頭：「我那有這麼好的福氣，有這麼大年紀的女兒！」

「你爲什麼急於找她？」

「不瞞你說，我對考古學非常之有興趣。珍妮與我做過同事……」

「她原來也是大學教授？」

「不！她只是當時任職一間大學的圖書館管理員。」教授又說，「只因爲我知道她對馬爺族古代象形文字有研究，所以才來此參觀時，順便找她陪伴。」

阿生恍然大悟。

阿生眞想不到，那平凡的女人原來懂得如此深奧的東西！怪不得她當時在石室之內，只向地上瞥了一眼就走。

當時地上畫了一些像是古代馬爺族象形文字的東西。

阿生當時也只是一時頑皮性起，志在戲弄她，絕非想到她竟有此本領。

現在阿生竟把教授騙到那兒去，目的也無非爲了那些象形文字。但是現在聽來，阿生可能要失望了，因爲這位教授可能不懂得那些象形文字。

不過，阿生怎麼可以中途退縮？

他問：「教授，你對馬爺族的事物也有很濃厚的興趣吧？」

「是的！」教授說，「可惜我沒有條件，缺乏一個好助手。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珍妮的消息，想不到這麼巧，她和她丈夫一齊來了這裏渡假。」

「聽說年前也有一班美國考古學家來此負責發掘、研究。」

「是的。他們是專門性，我只是基於個人興趣！」

「你有沒有聽過『先知』這個名字？」阿生又問。

「先知？嗯——」教授頓了頓，又說：「你指古代一個馬爺族巫師麼？還是近代的占卜者？」

「古代馬爺族人也有一個先知？」

「是的，聽說他活到八十多歲，無所不知，極爲馬爺族人的尊敬！」

「近代也有一個先知？」

「危地馬拉市有個通靈使者，人家也叫他做先知。是個占卜者！」

阿生心裏想：究竟那老者是古代的，還是近代的？

照計古代的早已死去了，不可能生存到現在。但是世間事有許多是難以解釋的，尤其是這兒是「鬼城」。

不過阿生絕非害怕，反而引起更大的興趣，否則他就不會自找麻煩了。

進入鬼城狄加之後，阿生把那位教授帶進那間石室去。

但是，阿生却在這一刹那間呆住了。

「他就是來這兒見先知？」教授問阿生。

但阿生却瞪住地上發獃！

令阿生感到意外的，是地上那些象形文字已不存在。

地上有被人用鞋底掃撥過的痕跡！那些可能是馬爺族古代象形文字的符號已經不見了。

雖然眼前這位教授未必認識象形文字，但阿生既然把他帶到這兒來了，就存心讓他也看看其中的意思。可惜事與願違！

阿生只能在失望中交代一番。

當然其中有眞有假，他不想教授怪他

存心欺騙，但有些也是事實。

自然在那石室之內，教授找不到珍妮，但他却因爲眼前的情景而大感驚愕。

因爲那座石碑上的浮雕，正是古代一位先知的形態。

教授不但不斷地追問阿生，還在石碑前後左右繞來繞去，仔細研究。

教授問阿生：「你可知道她到這兒來幹什麼？」

「見先知啊！我老早就巳告訴了你。」阿生說。

「但先知巳死了千多年。」教授說。

「可能是近代先知吧！」

「近代先知在首都，又怎麼會在這裏呢？」

「那麼，她一定有神經病！」

教授道：「但據我所知，她是個正常的女人！」

阿生只是故意那麼說，因爲他根本無法解釋更多的事物。

阿生看見教授不斷注意石碑後面的東西，忍不住問：「教授，你也懂得古代馬爺族的象形文字麼？」

「只是略有研究。在這方面，珍妮才是眞正的專家。」

「那眞可惜！」

「可惜？」教授抬起頭來，瞪住阿生：「你說什麼？」

阿生指指石碑前的地上：「這兒曾被人用乾枝畫了一些象形文字，當時我看不懂，但我肯定珍妮却看了全文。」

「嗯！那就奇了！這個時代，怎麼還有人寫的是象形文字？」

「照我估計，那是先知給她的指示吧！」阿生說，「因爲，她是來此約會先知的，但當時見不到先知，却看見了這些象形文字。」

「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教授束眉沉思，「看來我們還是快些設法找着珍妮。」

阿生不明白他的意思，問道：「你以爲她可能有危險麼？」

「很難說，在這種地方，最不可能發生的事，都會發生。」

「教授，你的意思是——」

教授似乎意味到阿生將會問他一些什麼，作了個手勢止住他問下去。

他用一種恐懼的目光，瞥了瞥那通道的入口一眼，彷彿那兒卽將有鬼魂出現一番！

然後又揮揮手，叫阿生離開那石室，阿生也只好照做了。

當時時間還早，只是午間過後，許多遊客正在各處走動。

出了石室，阿生又忍不住問教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教授說，「不過，如果你沒有說謊，這件事十分古怪！」

阿生自問曾經加了一些，但象形文字却是眞的，只是珍妮早巳離開這兒。

阿生因此說道：「我所講的，全是事實。」

「那麼，先知顯聖，這個國家又將有一場大災難發生！」

教授言下之意，分明是暗示過去也發生過類似的事。

呂林夫婦二人和嚮導沙文一直在他們左右不遠處盤桓。

他們像遊客一樣，東張西望，加上當時人來人往，所以，始終未引起教授的注意。

現在，林愛莉却忍不住主動地走了過來。

她是因爲聽到「先知顯聖」這句說話而起的。

「教授，你眞的相信古代的先知顯聖這種怪誕的事！」林愛莉問。

教授對於林愛莉的突如其來絕不感到驚訝！因爲，在這種場合裏，遊客與遊客之間，不管是否相識，互相搭訕乃是常見的事。

教授打量着呂林夫婦二人，只是因爲從外表看得出他們並非本地人而巳。

「兩位不是危地馬拉人，難怪你們不知道這些傳說。」教授道，「傳說千多年前馬爺族出了一位先知，他未卜先知，無所不知，馬爺族人非常尊敬他！但是，他死了千多年，民間却不斷傳說他顯聖的事。據說，每次危地馬拉有什麼大災難之前，他必現身說法。」

呂偉良望望他身邊的嚮導沙文，意思是要他證實一下。

沙文會意地說：「教授說的都是眞話，每一個危地馬拉人都相信這種怪事的存在。但以現代人科學眼光來看，又似乎跡近迷信！」

教授也說：「是的，死了千多年的人，如何現身？這根本說不通！」

但林愛莉的確見過一位神秘老者，阿生也見過。只是現在不知他在何處。

林愛莉道：「老實說，我不相信他是鬼魂，只是他何以知道危地馬拉將有大災難發生呢？眞奇怪！」

教授還未知道林愛莉親耳聽過那位「先知」向她啓示，因此他沒有追究林愛莉到底聽到了一些什麼。

他只問道：「她到底去了何處？」他又瞪住阿生說：「只要找到珍妮，相信一定有些令人驚奇的事發生。」

阿生道：「你以爲珍妮眞的是見過先知麼？」

「最少她知道留在石碑前的象形文字是講一些什麼的。」教授說。

至此阿生又想起「昨天晚上目睹的一幕——當時神秘老人正與珍妮相對細談。從談話的內容忖測，似乎珍妮的丈夫必死無疑，因爲珍妮當時曾苦苦哀求老人給予援手，但老人却表示「此乃天意」，後來又說：「無人可以改變……」等語。至今言猶在耳！

然則，神秘老的話，亦未必靈驗，因爲，珍妮阻止丈夫登機的計劃顯然成功了。

不過，阿生却沒有將這番意思告知教授。

他只說：「珍妮夫婦二人可能未離去，讓我們想辦法找找他們吧！」

教授似乎對鬼城之內的古物又着了迷

，獨自留下盤桓。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便偕同嚮導沙文匆匆離開了鬼城。

他們要去找珍妮，還有她丈夫。

阿生說：「如果那老人的話靈驗，我眞擔心他們可能有危險。」

但是沙文却說：「現在我所擔心的，倒是那一場大災難！」

林愛莉苦笑搖頭：「希望我當時沒有聽錯那就好了。」

× × ×

各人回到小旅店。

門前聚集的人羣早巳散去。

一場空難死了一百幾十人，轉眼間又被人忘記得一乾二淨！

三俠和沙文等人向旅店的管房查問珍妮那對夫婦的下落，據說他們外出至今未返。

大部份的人都跑到鬼城狄加去觀光了，只有三俠他們似乎若有所待。

呂偉良覺得事情有些不妙，珍妮和她丈夫既然沒有到鬼城去，爲什麼一直沒有返回旅店。

於是他們叫沙文帶路，到附近各處去找尋珍妮的下落。

沙文於是帶他們到一些森林地帶去，照計這種地方不會有遊客到達，但沙文記得餐室中的情形，當時他們夫婦似乎鬧意見。

憑阿生的記憶力，當時珍妮的丈夫金寶是走向這邊山上來的。

但是四個人找了好一會兒仍無所獲！

「算了，反正與我們無關，」沙文說，「大概他們不會有事的。」

呂偉良道：「再找一會兒，找不到，我們就回去旅店去吧。」

阿生也說：「是的，我總覺得可能有事情發生似的。」

沙文無可奈何，他也只好繼續到各處去走走，誰叫他是受僱而來。

想不到就在這時，林愛莉突然用手一指：「咦，你瞧，那是什麼？」

各人循勢望了過去，視綫所及，登時又爲之大吃一驚。

林愛莉所指的地方，是一處較低的地方，因爲他們可以居高臨下地望下去。

那兒有個人，動也不動地，伏在一些物件之上。

那兒野草雜陳，但三俠等却清楚認得那人的衣服。

她就是珍妮。

他們不但在餐室見過珍妮，後來在鬼城的石室之內也見過一次，因此珍妮身上的衣服顏色與欵式，他們絕不陌生。

各人立卽加緊脚步，飛奔過去。

彼此相距只有數尺之際，三俠等人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原來珍妮仍在呼吸！

三俠等人不但可以見到她在呼吸，還可以清楚聽到她的飲泣聲！

各人再走近一步，發覺珍妮俯伏在一具屍體之上。

那是她丈夫金寶的屍體。

「他死了？」沙文驚問道。

但是，珍妮充耳不聞。

她不言不語也不答，彷彿給她自己的哭聲掩蓋了一切，也好像對身邊的事物完全置諸不顧。

林愛莉她自己也是個巳婚婦人，只有她才明白珍妮此刻的心情。

她蹲了下來，輕輕將珍妮扶開，一邊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珍妮怔怔地哽咽道：「我也不知道。我找到他時，他巳氣絕身亡。」

阿生除了吃驚之外，就是感到玄妙！

他記得神秘老人的話：「這是無可改變的！」又說：「這是天意！」

眞想不到，卽使金寶沒有登上失事墮毀的班機，到頭來還是要死！

所有在現場上的人都不敢移動屍體，呂偉良示意沙文立刻去報警。

× × ×

這幾乎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

金寶是被一支尖銳的枯枝刺斃的，只有手指一般大小的乾樹枝，揷中了他的心臟部位，造成致命傷！

他究竟如何會跑到這兒來？

他怎麼會摔倒？

就算他一時不愼在此摔倒，也不致這麼湊巧，被一支削尖了的樹枝揷死！

因此，這件事立刻就引起三俠的注意，他們等到警方人員就地對屍體作了初步的檢驗之後，便提出了主動的要求。

但是，危地馬拉的警方人員十分粗野，竟然把三俠推開。

阿生非常生氣！

他一邊出示他的國際特警證件，一邊表示要見他們的長官。如此一來，才把對方的氣燄壓低了一些。

「你目擊此事發生？」一名警官問阿生。

阿生道：「不！我不是目睹命案發生，只是對命案發生疑問。」

「還有什麼疑問？」警官說，「任何人都可能會發生這種意外。」

「意外？」阿生怔了一怔：「你們以爲這是意外？」

「不是意外，難道是謀殺麼？」警官很不高興地說。

阿生道：「雖然目前不敢妄然下判斷，但我以爲你們警方不能抹煞了這種可能性！」

「我不知道你處理過多少宗命案的案件，但這一件事却擺得很明顯！」警官說：「死者一時大意，在此跌了一交，事有湊巧，樹枝揷正了要害，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阿生問道：「我可以看看那一枝樹枝麼？」

「你可以到我們的辦事處去看。」警官擺着架子說。

林愛莉示意阿生：「算了，這是人家的地方，何必太認眞？」

呂偉良也說：「是的，山高皇帝遠，千萬不可意氣用事！」

阿生無可奈何地，呻了一口悶氣。

× × ×

林愛莉可能因爲她本身也是一個巳婚

的女人，所以對一個失去了丈夫的珍妮，顯得十分同情，她一直陪伴住她。

派駐狄加附近山區的警察派出所，一直還是把這件案列爲意外處理。

呂偉良却同意阿生的見解，這不可能是一宗意外。

他們認爲這件事的疑點太多！

首先是阿生無意中聽到神秘老人的「不祥的預言」。

然後是命案的地點。

最後才是那致命的兇器——削尖了的樹木乾枝！

爲什麼那老人會向珍妮發出凶兆？難道眞的是死者「命中註定」非死不可？

爲什麼死者無端白事會跑到那渺無人跡的山頭去？

爲什麼那山頭野嶺之上，會有一支分明用刀削尖了的乾枝？

單單就是以上數點，已够三俠生疑了，像他們這種人，又怎會接受當地警方的所謂「意外致命」這解釋？

但是，這是人家管轄的地方，儘管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也不能强行干預。

阿生知道「CIU」——國際特警隊在危地馬拉市設有一個辦事處，他打算返回首都再設法連絡。

爲了此事太過離奇，三俠要趁他們仍在現場時，小心察看清楚。

另一方面，林愛莉却利用接近珍妮的機會，向她查問一些問題。

珍妮終於在林愛莉面前承認見過一名神秘老人。

「是的，他是先知。」珍妮暫時抹去了淚痕，回答着林愛莉的問題。

林愛莉又問道：「那晚你是第一次見他嗎？」

「不！被你朋友見到的，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他要我在離開鬼城之前，設法見他一次，他會指導我趨吉避凶的方法。於是在我準備離去之前，第二次見他。」

林愛莉暗吃一驚。

因爲珍妮現在所講的，正是林愛莉本身遭遇的一樣。

老者也以同一口吻警告過她，想不到老者也同樣對珍妮講過同樣的話。

爲什麼？是湊巧麼？

林愛莉問：「第一次你在什麼地方見到那位先知？」

「在鬼城遊覽的時候。」

「那麼，你丈夫呢？」

「當時我們分散參觀，所以，只有我見到老者——先知。我丈夫根本就不知道此事。」

「先知當時對你說了一些什麼？」

「他說我丈夫註定要死，但提醒我不要追隨他，否則，死了下去也只有受苦而已！」

「你有沒有告訴你丈夫？」

「沒有。」

「爲什麼？」

「不妨告訴你，是先知警告我的，天機不可洩漏。」

「那麼，他爲什麼却要對你洩漏了『天機』？」林愛莉不服氣地說。

珍妮道：「他是爲了我死期未到。所以那一晚，我再去求他設法救我丈夫，我表示我非常愛我丈夫，他不能獨自死去！但是……」

珍妮泣不成聲！

林愛莉非常了解她的心情，也沒有急急追問下去。

她讓珍妮的情緒平靜下來，然後才說：「你丈夫有仇家麼？」

「仇家？」珍妮彷彿已聽得出林愛莉言外之意。

林愛莉坦然道：「不怕老實告訴你，我們認爲，這件不是警方所公佈的意外事件！」

「仇殺？」珍妮吃驚地，把雙眼睜得大大的，盯住林愛莉。

林愛莉輕輕點點頭說道：「但希望你不要對外人談及，這只是我們個人的意見而已！」

珍妮呆了好一會兒，仍然說不出半句話。

× × ×

回到危地馬拉市之後，阿生立刻與國際特警隊辦事處取得連絡。

國際特警隊派駐危地馬拉市的負責人柯地奧顯然早已知道了阿生的來頭，埋怨中帶着半開玩笑的成份：「同僚，怎麼你現在才找我？總部早已在例行連絡中提及你會到我們這兒來，但我一直無法與你連絡！」

阿生看見柯地奧這麼喜歡開玩笑，他也笑道：「老實說吧，若非迫不得已，我才不會笨到跑來這兒自找麻煩！」

柯地奧道：「放心好了，在危地馬拉，任何麻煩我都可以爲你解決。」

「那好極了！這一回我是眞的有了麻煩！」阿生說着又問：「我們特警隊與危地馬拉警方的關係怎麼樣？」

柯地奧道：「算得上是良好。老實說，這個國家相當落後，許多事物仍未追得上潮流，我們特警隊對他們帮助很大。」

阿生道：「我剛遊完狄加鬼城回來，那兒發生了一宗命案，你可知道嗎？」

柯地奧搖搖頭。

阿生道：「警方一直當作一宗意外事件，但我有不同的見解。」

「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看你神情，一定不是意外，可能是謀殺，對嗎？」柯地奧忖測着說。他臉上那份笑容也消失了，顯得十分認眞。

阿生道：「是的，表面是意外，實際是謀殺，至於幕後還有些什麼背景，我們必須主動去追查，這就是我今天來找你的最大原因。」

「難得有機會與你合作。」柯地奧說，「我們這裏總算得上是清閒，如果你有證據，我隨時可以與本市警方連絡。」

「你有沒有聽過先知這名字？」阿生又說：「有個老人，人家又稱他是通靈使者。聽說這個人能够未卜先知！」

「這個國家的人頗迷信，傳說也很多，你從那兒聽到這些名字？」

「我不但聽到，還見過呢！」

「什麼？你見過先知？」

「是的，一個白髮老者。」

柯地奧苦笑搖頭：「眞想不到，原來你也這麼迷信呢！」

阿生怔了一怔：「你以爲我見鬼？」

「假如你說：你在鬼城見過先知的話，除了見鬼之外，別無解釋。」柯地奧又苦笑一下：「許多人都言之鑿鑿，把一個死了千多年的馬爺族先知說得眞的像要復活一樣。其實，這是絕不可能的事，老實說，要是這話出自別人口中，我一定罵他神經不正常！」

阿生道：「如果我見到的是人，而不是鬼，同時還在日間，那麼，你還有什麼懷疑嗎？」

柯地奧道：「根本不可能是人，除非你見到的是先知。」

「所謂先知，也不是一個專有名詞啊！任何人都可以自稱爲先知。對嗎？」阿生笑了笑，「請你相信我，我是個神經絕對正常的人！」

「當然，我對你，不應該有任何懷疑。一個受總部如此重視的CIU，又怎麼可能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呢？」柯地奧想了想，又說：「許多人都形容那老者是死了千多年的馬爺族先知，我只是擔心你被人愚弄而已！」

「假如他存心愚弄我的話，現在，我已是上當了。」阿生說，「但現在我們不必爲此而爭辯，我只希望，你正視這宗命案！」

「好吧！然則你要我怎樣做？」

「到警局去用特警隊的名義，向他們討一份副本——死者金寶的驗屍報告。因爲我絕對不會相信他死於意外！」

「那就容易了，我只須打個電話，他們就會派人送來。」

「但是，我擔心他們的偵查太過直綫。」阿生說，「我要知道，金寶的眞正身份，同時這件事疑點太多，往後我會向你交代。」

柯地奧似乎明白阿生的意思，他沒有獃在那裏打電話，親自到警局去。

× × ×

警官康士坦非常不高興，他正面對住柯地奧。

柯地奧事先未有通知他，就突如其來地跑到警官的辦公室來。

康士坦正忙得不可開交，但對身爲當地特警隊隊長的柯地奧又不敢怠慢；起初他還以爲特警隊前來追查的是死一百幾十人的墮機事件，想不到柯地奧却向他要一份關於金寶的死因報告。

柯地奧不但要立即取得副本，還左問右問，令康士坦深感不悅！

柯地奧並沒有理會他。

柯地奧只是專心一意地看那手上的文件；而康士坦的助手正在趕印副本，以便交給柯地奧帶走。

康士坦警官終於按捺不住了。

他問柯地奧：「隊長，爲什麼你特別關心這件事？其實眼前有一件案比它更重要百倍！」

「我知道你說的是空中失事，死了過百人的墮機事件。」柯地奧苦笑道，「但是，你可知要理這件事並非我的主意？」

康士坦怔了一怔：「然則，又是誰的主意？」

「隸屬總部的一位特警人員。」柯地奧道，「他正由鬼城狄加渡假回來，路經此地，人還未回酒店休息去，就先叫我找你們；我要副本要得這麼急，正是因爲他正在酒店等我消息。」

康士坦這才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你所指的，一定是那個中國人吧？」康士坦警官說，「有人告訴我，他在狄加時，曾向我們的人表示身份，插手這件事，又硬說不是意外。我認爲他太敏感，簡直無中生有。」

柯地奧道：「他的身份和地位相等於我們組織中的巡迴大使，你千萬不可惹他，否則總部一定責成我！」

這時候，警官助手已將副本影印妥當，交到了柯地奧手上來。

康士坦警官道：「坦白告訴你，隊長，這個時候，你最好叫他不要節外生枝，自找麻煩。我這樣說，完全由於擺在眼前實在太多太多的事情急於要理，大空難事件啦，以及先知的不祥預言，目前正弄得人心惶惶！」

柯地奧居住在首都，自然明白康士坦警官所指的是一項令人擔心的預言！

預言是關於危地馬拉一場大災難的，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發出預言的人沒有明確的指示；只是强調這是一場空前大災難，將有超過一百萬以上的人口受影响！

危地馬拉是個小國，全國人口不足六百萬，相信與香港目前的實際人口差不多；香港官方統計雖然說人口只有四百幾萬，其實絕不止此數。說五百萬還是太少了，因爲除了大陸之外，東南亞各地亦不斷有人偷渡到香港。而且數目不斷增加。

最明顯的事實莫如那些新落成的大厦，一幢又一幢，而且動輒是十幾二十層，結果是每幢入伙之後就立刻住滿了人。試問這些人又是從何而來？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節育宣傳巳收到實效，這些人口當然不是全部屬於「香港出產」的。

除了民營樓宇外，政府的廉租屋啦，徙置大厦以及安置區等等，到處都擠得密密麻麻的。因此，就誰也不會相信香港政府公佈的官方數字。

危地馬拉這個中美洲的小國，全國人口竟與香港差不多。如果一場災難將影响過百萬人口，其慘況亦不難想像得到。

危地馬拉全國面積八千八百平方公里，東面與洪都拉斯及加勒比海相連，南面是薩爾瓦多，西面是太平洋，北面則與墨西哥相接壤。

危地馬拉市是該國首都，國際特警隊的辦事處即設於此。

阿生他們本來打算遊完「鬼城」狄加之後就離開這小國，但現在他們却改變主意了；儘管首都到處人心惶惶，却不能嚇倒他們！

柯地奧本身也是危地馬拉人，他雖然身爲特警隊長，與康士坦警官在立場上有

別，但心理感受却是一樣的。

柯地奧帶同副本及一切有關資料趕到酒店去見阿生。

呂林夫婦二人正待外出，但阿生却把他們留下來，介紹柯地奧給他們認識。

柯地奧把一份驗屍報告副本，以及有關死者金寶的一切有關資料交到阿生手上。同時又將警官康士坦的意見轉達。

阿生只是輕輕一笑，沒有反駁。

柯地奧雖然口頭上勸阿生別太敏感，但見阿生這神態，却又擔心他向巴黎總部反映。於是又問阿生有什麼吩咐。

阿生道：「暫時我還不敢勞煩你，往後須要你帮忙時，再找你吧！」

「你們眞的要留下來？」柯地奧非常關心地問道。

「是的，沒有結果之前，我們不會離去。」阿生肯定地說。

「但是，傳說中的那一場大災難——」柯地奧吶吶地說道，「你們一點也不在乎？」

「你也相信那謠言麼？」

「我看未必就是謠言吧！」

「難道還有根據不成？」

「雖然無根據，但過去却有不少事實存在，正如我當初見你時所說的一樣，我絕不相信一千多年前死去了的人會復活，自然更不相信他會向人們作種種不祥的預測。但是最令人驚奇的就是：這裏的人都給他弄得人心惶惶。我剛自警局裏得到最新消息，竟然有些人得到先知的警告，勸告問卜者最近切不可到鬼城狄加去。」

此語一出，阿生和呂林二人登時呆住了一陣！

阿生道：「眞的有這麼一回事？」

「我從警局裏聽來的。」柯地奧說，「因此人們相信，先知早知道將有飛機失事的慘劇發生，才會向人們發出這預告。相信他的人自然得救了。但悲劇似乎就注定要發生似的。」

阿生沉吟道：「這麼看來，我們更加非要留下來不可了。」

柯地奧愕然道：「你覺得有什麼可疑嗎？」

「絕對可疑。」阿生說，「我們現在先要去找一個人。」

「誰？」柯地奧問。

「她是金寶夫人，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和我們一齊去。」阿生說，「本來我師父師母先行在找她，我則留下來等你，想不到你這麼快就來了。」

「好吧！」柯地奧說，「相信你們有興趣的事，決不會憑空構想吧！」

呂偉良等三俠與柯地奧一齊離開了酒店，他們也樂得有個熟悉環境的人帶路；因爲嚮導沙文離家數天之後，這時已返家與家人團聚去了。

× × ×

危地馬拉市的大街小巷，都可以見到一種絕不尋常的景象。

街上不少店舖都關上了門，停止營業；不少人匆匆走過，一些婦女則當街膜拜，彷彿世界末日卽將來臨一樣。

街上有軍警巡邏，但並未向行人或車輛進行突擊搜查。

呂偉良一直不作聲，反而林愛莉和阿生却不時與柯地奧交談。

呂偉良一方面被街上的情景吸引住，另一方面却在心裏默默地想：究竟這個小國裏面，將發生一些什麼大事？

「是一場大災難」，「將影响過百萬的人口」……等等，聽來的確非常可怕！但是，有何根據？假如只是一種「謠傳」，又焉能引起這許多人的深信不疑？

別的不說，就是身旁同車的柯地奧，他身爲國際特警隊人員，竟然也爲之意志動搖——起初柯地奧絕不相信這種無稽的謠傳，但由警局出來之後，態度顯然有了改變。

種種跡象顯示出，這件事實在絕不簡單。

假如換上了別人，這時候立刻離開這個「危城」還恐來不及呢！但三俠却不是這種貪生怕死之輩！除非他們存心不理，否則任何事情也難以動搖他們的決心。

柯地奧開着他的座駕車，按址將三俠送到一處民居——這是金寶夫婦居住的地方。

金寶雖然被警方認定死於意外，但他的妻子珍妮却被林愛莉提醒了；林愛莉一直陪伴着珍妮，直至到由鬼城狄加回來之後。

林愛莉要珍妮想淸楚關於丈夫生前的一切。因爲三俠認爲這是一宗謀殺案，絕非意外！

但是珍妮想不起有什麼不對，主要還是因爲她對她丈夫生前的一切都不大理會。這一次夫婦二人同時有個假期，所以才到鬼城狄加一遊，想不到却出了悲劇！

珍妮很冷靜，她似乎沒有在鬼城狄加時那種悲哀的情懷！

她招呼着三俠和柯地奧，甚至不大願意談論她丈夫之死。

這令到三俠有些意外，因爲當他們由鬼城狄加回來時，他們就約好了今天的會面。

會面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三俠了解金寶生前更多事情；例如金寶生前與那一些人來往，有沒有仇人等等。

在三俠這方面，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了解珍妮。

例如珍妮是否一如佛烈教授所說，懂得古代的馬爺族象形文字？

然則，她在石室之內，是否明白了石碑前地上的「留言啓示」？

同時，三俠在鬼城狄加時遇上了的那位教授——佛烈，是否確與珍妮同過事？他突然在狄加出現，有沒有特殊的意義？

萬一珍妮與佛烈教授有什麼曖昧行爲的話，金寶之死，又是否另有陰謀？

諸如此類的問題，似乎存在得太多太多了。呂偉良等三俠要追查這件事的眞相，幾乎要從頭查起。

珍妮儘管不大願意談及那些不幸的事，但三俠既然來到了，她也無可奈何！

三俠懂得鑑貌辨色，對於珍妮的反應，他們一點也不以爲奇；因爲外國人對婚姻的見解另有一套。雖然珍妮口口聲聲說如何愛她丈夫，但事過情遷之後，一切就會趨於平淡！

三俠既然看見她不大願意談她丈夫的生前，便只好改從另一方面下手。

林愛莉問：「佛烈教授是否也回到危地馬拉市來了？」

珍妮點點頭：「是的，他剛剛由這兒離去才不久。我們是舊同事。」

根據佛烈教授說，珍妮懂得象形文字，因此林愛莉亦以此相問。

但是，珍妮想了想之後，却又搖搖頭：「不！誰說我懂呢？」

「是教授說的。」林愛莉道。

珍妮苦笑：「他只是猜測而已！」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有些莫名其妙；尤其是林愛莉，她陪伴珍妮的時間較多，記得珍妮曾一度承認過她懂得古代馬爺族的象形文字，爲甚麼現在又否認？

柯地奧似乎還不知道內裏，在旁揷咀道：「馬爺族的象形文字，並非一般人可能看得懂的。就是考古學家，也得小心從事！」

阿生忍不住問：「你的意思是：看得懂的人，也不能隨便洩漏天機，是不？」

「是的。」柯地奧道，「傳說馬爺族有許多秘密，巫師在這些秘密之上，都作了法，任何人將此秘密洩漏的話，都不得好死！」

阿生道：「想不到隊長你也這麼的迷信！」

阿生很生氣，尤其是這個時候，他以爲柯地奧不該在珍妮面前說出此等說話；他不鼓勵珍妮，反而間接地影响了她的心理！

柯地奧也看得出阿生不高興，他說：「我只是把本地人的傳統說法告訴你，事實上這是無稽之談，否則所有考古學家早已死光了！」

珍妮仍然無動於中！

林愛莉道：「我知道你徹底了解石碑前的象形文字的意思，只不過，你可能有難言之隱而已。不過，我不妨坦白告訴你，你丈夫絕非死於意外，假如你不帮助我們，你丈夫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謝謝你！」珍妮說，「關於這些，你們早已經提醒我了。」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隱瞞？」林愛莉道，「我們今天是專誠拜訪！」

「我已經說過了，我非常感謝你！」珍妮道，「但事實上，我的確一無所知。事到如今，我只有相信警方。」

「警方？」林愛莉意外地一怔！「原來你也以爲你丈夫死於意外？」

「算了，反正人已經死了！」珍妮深呼吸一下，倒抽了一口氣！

三俠無可奈何地互相瞪住！

主人家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做人客的留在這裏也沒有意思。

最後，四個人終於走了。

回到汽車上，柯地奧才對三俠解釋道，「這件事，我倒有些眉目了！」

阿生一怔，道：「你發現了什麼？」

「我無意中見到珍妮和她丈夫的合照，這個金寶，似曾相識。」柯地奧又說：「剛才我故意替她解圍，只是爲了不想你們苦苦迫她，以免打草驚蛇！」

阿生問：「你在何處見過死者？」

「也是一幀照片——有人要求我轉達國際特警組織，通緝他！」柯地奧道，「但是，當我知道更多關於此人的資料時，我沒有採取行動。」

「然則，金寶是什麼人？」林愛莉揷咀問。

「一名政治犯。」柯地奧說着，瞪住阿生：「相信你也會明白，我們組織對於政治犯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呂偉良沉吟道：「這麼說來，我們更加可以肯定死者是被人謀殺的。」

「假如是眞的一如你們所料，這件事更加難辦了！」柯地奧說，「由於死者是個政治犯，他極有可能是被現政府所殺，這也難怪警方不合作了。」

阿生道：「金寶如果被列爲通緝犯，他爲什麼還可以自由自在的公開活動？而且，現政府既然要求我們合作，爲什麼不可以光明正大拘捕他，而要施行暗殺？」

「嗯——」柯地奧沉思着說，「其實這件事還有很多疑點，我至今仍不明白，例如：死者的資料副本之上，那照片與剛才我所見的，就已經有如兩個人一樣。」

「會不會根本就是兩個人？」林愛莉說，「例如珍妮曾經改嫁！」

「這倒難說了！」柯地奧又說：「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派人監視她，希望我們這一招以退爲進的手法成功。」

阿生道：「那就麻煩了。老實說，假如我知道這是涉及人家的內政，我們才不會多管閑事呢！」

至此，三俠借故要返回酒店休息，就此與柯地奧告別。

其實，三俠只是不信任柯地奧。他們趁住柯地奧留在珍妮家門外佈置監視網時，返回酒店，共商對策。

呂偉良道：「如柯地奧有問題，這件事就更加麻煩了！」

「是的，他會不會是一個不忠於職守的特警？」林愛莉說，「照計他能够被委派爲隊長，必然經得起考驗才對。」

阿生道：「凡事不能從表面忖測，要證明他是好是歹，相信也不困難！柯地奧說，金寶在警方的照片與家中所見不同，這暗示金寶曾改容。假如我們能證明死者確曾改容，柯地奧應無可疑之處。否則他就是存心欺騙我們。」

林愛莉道：「但是，我們如何可以證明他死前曾改容？」

「驗屍官一定有辦法證明的！」阿生說，「面部輪廓可以改變，但指紋可改不了！」

「問題是：沒有柯地奧的帮助，本市警方未必讓我們揷手這件事。」林愛莉擔心地說。

呂偉良道：「但我覺得有件事可能比任何事情都更爲重要！」

「什麼事？」阿生和林愛莉不約而同問。

「我覺得我們可能做錯了。可不是嗎？如我們懷疑柯地奧，爲什麼要讓他獨自

留下？這不是很愚蠢麼？」呂偉良道。

林愛莉想了想，吃驚地說：「是的，我們眞笨！假如他不可靠他們可能——」

說到這裏，三個人幾乎都同時一齊站了起來。

他們雖然沒有說下去，但每個人心裏都明白對方所想的。

於是，他們又匆匆離開了酒店。

就在酒店門口，三俠搶登一輛計程街車，叫司機開往一個地點。

馬爺族人 鬼魂作祟

三俠召來的街車，就停在珍妮那寓所的門外。

那兒路旁還有着一輛他們熟悉的車子——那是柯地奧的車子。但是，裏面却空無一人。

三俠互瞪一眼，彷彿在說：果然給我猜中了，可能我又來遲了一步！

三俠一聲不响，師徒二人最先搶落車外，留下林愛莉付車資。

呂偉良連縱帶跳，轉眼間已經到珍妮寓所大門。大門虛掩，表示剛有人入內。

阿生尾隨而至，呂偉良擔心他妄然狂闖，回頭打了一個手勢。

從門縫中窺伺，裏面空無一人。

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背後却傳一陣輕微步聲！

林愛莉也來了。

呂偉良指揮若定，向他妻子打了一個手號，示意她繞道到屋子後面去。

林愛莉與她丈夫一向有默契，於是一個轉身，一溜烟似的，繞到了屋後。

師徒二人剛由正門而入。

入門是客廳，但客廳連鬼影也沒有一個。呂偉良闖書房，阿生入睡房，師徒二人分頭展開了搜索。

睡房之內，有個男子的背影出現在視綫之內，正在彎腰於床頭几之前，他顯然還未發覺有人入來。

阿生認得這背影，因爲他們不久之前才見過；最少也認得那一身衣服。

此人正是柯地奧。

柯地奧正在床頭几上檢閱着一些東西，他的反應非常敏捷。

一個轉身，手槍槍管已對準阿生的身體要害！

但是當他發覺對方原來是阿生時，却又鬆弛下來，苦笑着說：「原來是你！」

阿生態度冷靜，如果他要控制柯地奧，對方根本難有機會動手！因爲阿生進來時，柯地奧正背轉了身。

阿生冷冷地說：「隊長，你在這裏幹什麼？」

「你來得正好！」柯地奧把手槍插回腰間，「她失踪了！」

「她？你指珍妮？」

「是的，正是珍妮，也是金寶太太。

我還不及調動人手到這兒來監視，她已有所行動；也許你們不該太快離開這裏，以至我孤掌難鳴！」

阿生看見對方的表情是全無敵意，反而相信了他的說話。但仍然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柯地奧道：「我正要撥電話回去叫人來，想不到就在我離開這兒之際，回頭看見一輛車子匆匆開走，當時我仍未敢肯定是否這屋子裏有人離去，到我後來發覺大門虛掩，想追踪時，爲時已晚。因此只有入來搜索一下。」

「你找到些什麼？」阿生問。

「請你過來看看床頭几上這幀照片，與客廳上擺放的差不多，可能是同一時期的。」柯地奧邊說邊將一個塑膠相架拿起，示意着說：「這個與珍妮合照的男人也是金寶，但與死去的金寶顯有分別。」

阿生瞥了一眼，也同意了柯地奧的說法！

那是一組結婚照，新娘子當然就是珍妮，但新郎却好像不是金寶——最少死者金寶並非這一副樣相。

一組照片有好幾類，睡房與客廳擺放的照片只是角度和姿勢不同而已！

阿生對柯地奧疑心稍釋。

柯地奧沒有追問阿生何故去而復返，只對阿生道：「看來我們必須趕往另外一地方，珍妮也許會去該處。」

阿生問：「是什麼地方？」

「教授家中。」

「你是指佛烈教授？」

「是的，就是他。」

呂偉良這時亦已由書房那邊過來。

林愛莉則自後門繞入。各人至此又再度會合了。

× × ×

車子在疾馳中。

這是柯地奧的座駕車，他對這城市的環境非常熟悉，因此左拐右彎，迅速把車子開往佛烈教授的家中。

途中，阿生問柯地奧：「爲什麼你以爲她會在教授那裏？」

「除了憑直覺之外，還有些根據。」柯地奧一邊開車一邊說：「佛烈可能是反政府頭目之一，也許與死者有連系。」

「反政府？」林愛莉怔了一怔：「那麼，鬼城之約，看來絕非偶然！」

柯地奧道：「如果不是弄出了命案，我才不會插手。」

阿生道：「你以爲珍妮是否存心隱瞞了某一些事實？」

「是的，情形一定如此。」柯地奧說，「我故意以退爲進，目的只是誘她露出馬脚吧了！」

「萬一她不在教授那兒怎辦？」阿生說。

「我們仍不會白行一次，教授一定有問題。」柯地奧說，「正如呂太太剛才所說，他爲什麼會這麼湊巧，也在同時間到狄加去？」

呂偉良道：「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作證明，就是當金寶在山頭上被殺時，教授正與我們在一起。因此他未必是兇手。」

柯地奧道：「如果他是一個有組織的反政府份子，自然有同黨。」

林愛莉道：「假如教授與金寶夫婦是同路人的話，爲什麼會內鬨？」

「一切只屬忖測而已！」柯地奧道，

「眞相還待我們去追查。」

車子在急急前進。

車內又沉寂下來。

三俠對柯地奧惟有信任下去；假如仍有懷疑，他們現在就是浪費了時間！

浪費時間還是其次，讓柯地奧把他們帶向錯誤的方向走，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過，呂偉良等三俠都不是愚蠢的人，他們懷疑一個人是有理由的。現在疑團既然解開了，最少眼前他們仍然須要信賴柯地奧。

自從進入過珍妮的香閨之後，他已證明柯地奧的見解——

金寶是有着兩副不同的面孔的。至於他生前是否改容，那就不得而知了。

車子在大學校舍附近停下來。

柯地奧停好了車之後，帶住三俠到教授宿舍那邊去。

出乎各人意料之外佛烈教授正在宿舍裏。

教授是個單身漢，他正在看書。他認得呂偉良等三俠。

三俠介紹他認識了柯地奧。

柯地奧忍不住立即就問及珍妮。

珍妮不在這裏。這間單身漢的宿舍也非常之簡單。幾乎一眼見盡。

教授道：「珍妮是我舊同事，但這陣子她可能正爲丈夫之死而哀傷，又怎麼會跑到我這兒來？」

柯地奧道：「教授，你們是約好在狄加相會的麼？」

「不！只是我到狄加去之前，知道他夫婦二人也去那兒渡假。」教授說，「她是個對象形文字有研究的人，我希望藉此機會向她就地請教一下而已！」

柯地奧道：「但是她爲什麼在我們面前否認這種專長？」

「很難說，照計她不是這麼迷信的人。」教授想了想，又說：「她丈夫不幸身亡，這可能影响她的心情！」

林愛莉問：「你說她並不迷信，這是什麼意思？教授！」

「考古學家算得上是科學家，科學家都不會迷信。珍妮雖然不是考古專家，也是半個考古家。因此，我肯定她不會迷信。」佛烈教授又說，「她懂得馬爺族的象形文字，自然有許多人可以作證。但不少人都知道一種傳統禁忌，就是不讓死去了的人感到不安！」

林愛莉道：「你的意思是：除了考古學家之外，任何知道馬爺族古蹟的人，都不願多談嗎？」

「那又未必！」教授說，「我所指的，只是有關馬爺族人的秘密！」

「教授，你以爲馬爺族人有什麼秘密？」林愛莉問。

佛烈道：「關於馬爺族人的秘密實在太多，甚至許多專家至今仍感迷惑！不過，本國人却有一個迷信，就是不可再發掘入土爲安的人，尤其是有着馬爺族血統的人，他們認爲這是犯了大忌！」

阿生道：「但是，考古學家不是一直在狄加鬼城之下發掘麼？」

「是的，剛才我也說過了，科學家絕不會相信靈符毒咒這一些迷信的事情！」佛烈教授又說，「但這世間上的事往往有不少奇怪的事，連科學家也難以解釋，例如年前美國一家大學派來本國的考古隊，他們企圖翻開一些古廟的地底，找尋古代祭師的，或貴族的墓穴。因爲他相信這些人的墓就像埃及古代的王族和帝王一樣，墳墓都被金字塔壓住！但是，結果他一無所獲。回國後，竟然有些人患上了不治之症。一查之下，這些人竟然都是動手掘過那些古廟的人。」

柯地奧道：「是的，我知道有些人相信古代祭師立下的毒咒，任何人都不敢觸及！但金寶夫人究竟知道了一些什麼？」

「老實說，由狄加回來之後，我至今仍未與她會面。」教授又說，「本來我有些事要請教她，但恐怕現在不是時候。」

三俠和柯地奧交換着眼色，四個人也都同時呆住了！

他們在珍妮口中親自聽她說過：佛烈教授會找過她。

但現在聽教授這番語氣，除非教授存心說謊，否則就是珍妮有意讓三俠他們的視綫轉移到錯誤的方向來。

三俠還未開腔，柯地奧就說：「教授，由狄加回來之後，你的確未見過她？」

佛烈怔了一怔！

他瞪住柯地奧，非常肯定的說：「當然是眞的，你以爲我會說謊嗎？」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按鈴。

佛烈教授走過去開門。

是個年青人，未見其人，便已先聞其聲：「教授，照片已經冲出來了，很清楚呢……」

豈料，話猶未完，立即就被佛烈制止住。

三俠和柯地奧等四個人，又交換着眼色！

年青人闖了入來，發覺屋內有客，意外地感到有些愕然！

他手上有七彩繽紛的封套。通常這些封套是要來載照片，由一些冲晒菲林的店舖發出。

那青年進來時本來就要將封套打開，看他的神氣顯然是急於讓教授看看封套中冲好了的照片。

但是，當年青人發覺教授的眼神示意之後，又見到室內有人，於是立即會意，未有把封套中的東西傾出。

情形既然是那麼的明顯，三俠和柯地奧自然也看得心裏明白。

呂偉良離座告辭道：「教授既有人客來訪，我們又找不到要找的人，看來還是走吧！」

其他人都沒有意見。

事實上他們也覺得沒有意思。他們都看得出教授並不歡迎他們四個不速之客。

呂偉良等四人走後，並未眞正離開大學的範圍。

阿生折返教授宿舍外面，由窗口窺伺入內，果然發覺教授和他的學生正在看着一些照片，但由於角度與距離問題，阿生看不見那是一些什麼照片。

阿生正想聽聽他們說一些什麼，却有

人在此經過；他是個陌生人，自然令人生疑。

最後，阿生亦只好匆匆走了。

回到車上，四個人商量着剛才的情形，也感到非常可疑！

到底那是一些什麼照片？

究竟爲什麼教授要表現得一派緊張？

假如那是一些無關重要的照片，教授又何必用眼色向他學生示意，制止他將照片示衆？

凡此種種，都足以令到三俠們大感疑惑！

由於教授的態度可疑，三俠與柯地奧他們對他的說話也缺乏信心！

教授說珍妮沒有來過，會不會又是一種謊言？

可能珍妮來過了，但後來又走了，那麼，教授存心說謊，又是何居心？

三俠爲了解答這連串謎底，由呂偉良向柯地奧提出了一項要求。

他要求他們四個人分爲兩組，分頭追查珍妮的行踪，以及偵察教授到底在弄什麼玄虛！

呂偉良和柯地奧一組，阿生和林愛莉又是另一組，因爲他們兩組之中，必須有一個持有證件的國際特警人員，以免遇上警方的干預時發生不必要的麻煩。

阿生和林愛莉一組決定留下來，他們負責偵查佛烈教授。

佛烈教授和他的學生正在屋子裏，阿生最感興趣的，還是那些照片和他們的交談。但是有過剛才的經驗，阿生不敢再歁在門前窺伺，以免過路的隣里誤會他是小偷竊賊！

阿生繞到屋後去，悄悄把後門之鎖弄開。

由後門入內，便是廚房。

這宿舍不大，躲在廚房中亦隱隱可以聽到客廳中傳來的談話聲。

佛烈教授和他學生的談話早巳開始，因此阿生只能中途聽起。

「……此事確有可疑之處，這不可能是什麼奇蹟。一定是有人寫下的。」

「是的，我們可能遲去一步。」

「還好你及時將它拍攝下來，否則就連這一點兒的綫索也沒有了。」

「教授，現在我們應該怎樣做？」

「當然，我們可不能報警。」

「是的，但這分明是一宗集體謀殺事件。」那青年又問道：「剛才那一班人是誰？」

「國際特警隊。」

「他們是個怎麼樣的組織？」

教授道：「是一個國際組織，反罪惡，反暴力！」

「那麼，我們可以求助於他們麼？」

教授道：「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決定才對，萬一向他們求助之後，弄巧反拙，如何是好？」

「國際刑警只協助現政府的警方，我們還是小心一點好。」

「不！你別弄錯，他們並非國際刑警，國際刑警多由當地警方兼任；但國際特警隊却是一個立場超然的獨立性組織。而且是秘密存在的。」

「照你這麼說來，我們倒不妨與他們商議一下。」年青人說。

「但是——」教授在猶疑中搖搖頭，「我們應該怎麼說？」

「假如他們主持公道的，一定有辦法替死者伸寃啊！」

「萬一他們帮住兇手，我們豈非自討苦吃？」教授束着雙眉。

阿生躲在廚房門後，聽到這裏亦覺出奇！究竟他們有什麼疑難？究竟他們是屬於一個怎麼樣的組織？會不會與一些政治團體有關？

然則這些團體是反政府的，還是與外國勢力有關的？

阿生在思想間，已現身於教授和他的學生的面前。自然亦令到二人吃了一驚！

「對不起！」阿生說，「我不請自來，只是爲了對你那些照片發生興趣。」

教授與他的學生交換着眼色，然後又說：「你什麼時候偷入來的？」

「不久之前。」阿生笑笑說。

「然則——」教授道，「你巳經聽到我們之間的談話了？」

「是的。」阿生道：「聽到了。」

教授和那年青人又是一陣驚愕！

「不過，你放心！」阿生又說，「我是絕對保證，不會傷害你們，只要你們不是殺人兇手！」

教授苦笑道：「我們不但不是殺人兇手，同時亦正在找尋殺人兇手。」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殺死金寶先生的兇手麼？」

「不！除了他之外，可能有過百人被殺！」教授一邊說，一邊向年青人示意道：「把那些照片拿出來吧！哥廸。」

年青人在猶疑中將一幀甫士咭度的照片，交到教授手中。

佛烈一邊交給阿生，一邊解釋道：「這一些都是我們的意外收穫，但相信也會令你大感意外！」

阿生接過那幀照片，但見上面是一些很古怪的象形文字。

若非照片是彩色的，加上攝影技術不錯，很難看得出是什麼。

但是，阿生不但熟悉這環境，也可以清楚見得到上面的筆畫。

那是他在鬼城狄加的一間石室之內，一塊石碑之前見過的，畫在地上的象形文字。

這些象形文字出現之後不久，就被人抹去了，想不到却在抹掉了之前，被這個年青人哥廸拍成照片。

他爲什麼要把這些東西拍成照片？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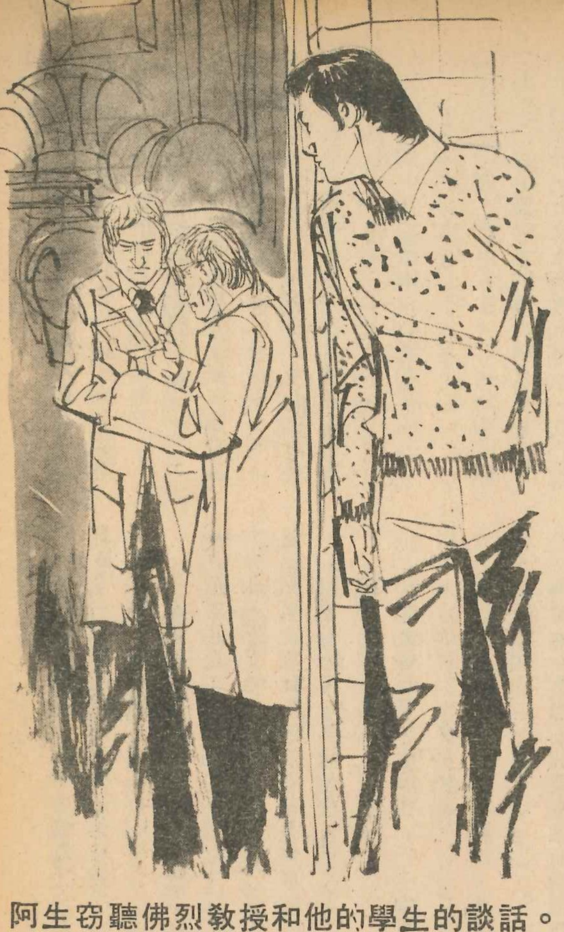
阿生以此相問，教授坦然承認，這是他的學生哥廸發現了之後，立即拍下的。

當時，哥廸扮成遊客一樣，與教授同到狄加名勝去，表面是遊覽，實則另有任務！

教授吞吞吐吐地說了幾句之後，又要求阿生保證不將他們的身份暴露。

阿生還未答應他們，外面有人敲門。

教授去應門，進來的是林愛莉。



阿生窃聽佛烈教授和他的學生的談話。

林愛莉在前門窺伺時，已見到了一切，於是也進來談談。

阿生對教授說：「我們這組織不會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即使你是被現政府通緝的政治犯，只要你們不是殺人犯，不是恐怖份子，我們決不會理會你的身份。但是，假如你閃閃縮縮，我們反而諸多誤會。我想那是不必的！」

教授想了想，道：「我們不喜歡現政府，但我們從不準備武力解決。我們被稱爲反政府份子，但從未打算奪取政權，只是要求政府作若干改革而已。但是，政府的特工人員，却對我們諸多迫害，甚至不惜用盡一切手段進行暗殺！」

阿生想起剛才他們師生二人的談話。因此問道：「你是指有人暗殺金寶先生和其他人麼？」

「是的。」教授說，「他們的手段十分卑鄙，非常毒辣！」

「有證據嗎？」阿生問。

「當然有。」教授說，「這可能是證據之一。」

教授所指的，正是阿生巳接在手上的一幀照片。

「照片上所說的是什麼？」阿生問。

「這是一組象形文字。」教授說，「它的意思大概是：『你個人危機巳成過去，一切乃天意，切勿勉强！』這分明是對某一個人的一種啓示。」

阿生道：「你是指：有人對珍妮作出這種啓示？」

「是的，有可能是她！」教授說，「老實告訴你，那天我到狄加去，是爲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是什麼事？」阿生問。

「金寶是個激進份子，他和一班同黨到狄加去密謀作反。」教授說。

阿生怔了一怔：「作反？」

「是的。」教授說，「我反對暴力，但金寶他們都不像我這種想法。」

「除了金寶之外，還有一些什麼人？」阿生問。

教授道：「詳細人數我不清楚，但相信最少有好幾十人。」

阿生道：「你怎麼知道？」

「我們是趕到狄加去，準備勸諫金寶夫婦，以及影响其他人的，怎會不知道？」教授嘆了一口氣，「可惜我們去得太遲，悲劇巳經發生！」

「你是指航機失事？」阿生問。

教授點點頭。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他們設計令到班機失事墮毀，再殺金寶？」

「有此可能！」教授道，「所以我須要你們從中帮助。」

「政府可以大舉拘捕他們，又何必出此一着？」阿生說。

教授道：「你不明白的，這是比較乾淨俐落的辦法。因此目前這個政府還是標榜着民主的。」

林愛莉向阿生打了一個眼色：「好吧！我們就帮帮你。但是，你可以告訴我們，珍妮的下落麼？」

「老實說，我也正想找她。」佛烈教授道。

「但是，珍妮曾說，不久之前你去找過她。」林愛莉道。

教授苦笑搖頭：「沒有那麼一回事，相信我吧！」

阿生問：「她對我們非常重要，你以爲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

教授道：「我也不大清楚。不過，假如我有她的消息，我一定通知你。」

「教授，我們相信你的話。」阿生說，「但是，她何故說謊？」

「嗯——」教授想了想，道：「大概他們看出各位的用心，故意轉移你們的視綫。」

阿生瞪住那幀照片，道：「教授，你肯定這些象形文字的意思就是如此？」

教授道：「我在這方面的學識不及珍妮，但也看得明白它的意思。我看不會錯的了！」

「那麼，以後我們保持連絡吧！」阿生道，「特警隊決心要理。」

至此，阿生與林愛莉亦跟教授他們告辭。

佛烈教授爲了讓阿生堅定信心，把那幀象形文字的照片送了給他。

× × ×

柯地奧開着車子，帶住呂偉良到警局去。

警官康士坦很冷淡地說：「你又來了，有什麼貴幹麼？」

「想知道一件事。」柯地奧說，「死者金寶是否改過容？」

康士坦怔了一怔：「你至今仍然不相信這是一宗意外嗎？」

「是的，警官先生。」柯地奧道，「他不是死於意外。同時更大的一宗所謂意外，也是有計劃的謀殺。你相信嗎？」

「我不知你指的是什麼。」

「說得太多，你會感到紛亂。現在我只想知道金寶的情形。」

「金寶的屍體已經解剖，但仍無人領屍。至於他有沒有改容，我們的記錄沒有記載。」

「然則，我們可以去看看嗎？」

「可以的，你可以去殮房。」

「謝謝你，警官先生。」柯地奧回頭又問：「有金寶太太的消息嗎？」

「沒有。」康士坦警官道，「我們想通知她前來領回她丈夫的屍體，可惜至今仍未能與她取得連絡。」

「有她的消息，請通知我們吧！」柯地奧最後對警官道。

剛要離開警局，呂偉良就看見有人在吵鬧中進入警局之內。

那是一對夫婦。

柯地奧也很留意這件事，雖然表面上看來只是夫妻間的爭吵，最後雙雙纏上警局，當然是有些問題解決不了。

原來做丈夫的要到一處地方去，妻子力加阻止，理由是有巫師警告過她，不能讓丈夫到別處去，否則必有意外發生。

做丈夫的認爲無稽，與妻子吵個不停，最後鬧上警局來。

柯地奧靈機一觸，對呂偉良說：「這裏有許多占卜的人，你相信他們未卜先知嗎？」

「最少有些事已經十分靈驗！」呂偉良說：「我想去問下，難道你也想？」

「我正有此意。」

「不知誰個巫師比較靈驗？」

柯地奧道：「我們何不請剛才那位太太介紹一下？」

呂偉良其實不迷信這種毫無根據的事，但他看得出柯地奧的想法。

柯地奧等着那婦人出來。

那對夫婦經警方勸解後，已由警局裏出來，立卽被柯地奧截住。

柯地奧只表示對占卜有興趣，並未理會人家夫妻間的事。

那婦人告訴他，有個巫師是馬爺族後裔，非常靈驗！

夫婦二人嚕嚕嚇嚇地走了，婦人留下一個地址，讓柯地奧去找那巫師。

柯地奧未找巫師，先去殮房。

他們要看看金寶的屍體，但有些事情令他們感到十分意外。

首先是金寶的樣相，絕非在珍妮香閨所見的一樣。

也就是說：若非金寶改容，就定是另有其人。

另一方面，屍體的十隻手指，均被人一一劃花了指紋。

殮房的人說，死者死於意外，屍體又經解剖，因此不完整乃意料中事。

但是，柯地奧和呂偉良卻心中有數。

屍體上的傷痕是有人存心要他們分辨不出死者的眞正身份來。

誰要這樣做？

爲什麼要這樣做？

呂偉良和柯地奧在回程中，一直在討論着這件事。

他們還不知道阿生和林愛莉那方面有些什麼收穫。

爲了找尋那位巫師，他們決定爭取第一時間，按照那婦人的指示，找到一幢舊樓去。

呂偉良想起在鬼城狄加的時候，有人警告過林愛莉，結果他們免於難，完全是因爲沒有坐上那失事的班機。

表面上，神秘老者只是一種間接的口頭警告，但事後證明出奇的靈驗。

呂偉良覺得老人的身份有點特殊，所以一直希望再見見他。

現在他們找到那巫師了，但卻不是那個神秘老人。

巫師有助手，他拒絕爲呂偉良他們登記，理由是沒有預約。

原來這位巫師生意太好，接見的人必須向助手作事先登記。

呂偉良看見巫師的年紀只有四十左右，又不是那個神秘老人，正待離去，忽然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由「會客室」進入巫師的辦公室去。

雖然只是一閃而過，但呂偉良卻看得清楚，那是珍妮。

巫神這兒頗爲寬闊，首先是入門有個接待的大廳。

大廳上設有登記的辦公桌，助手卽坐於此接待登記的人。

後面是兩間房，左邊一間是會客室，預約好的人，被安排在那兒等待巫師的接見。

右邊一間是辦公室，巫師卽在此室最後會見求卜的人。

因此，由會客室到辦公室去，必須通過兩隻門，自然無可避免地，讓呂偉良他們見到。

呂偉良出到門口，將剛才的情形告訴柯地奧。

柯地奧也驚奇地說：「她爲什麼會跑到這兒來？奇怪。」

呂偉良忖測地說：「這個時候她應該去領回丈夫的屍首才對，但她竟然跑來問卜，難道她眞的迷信到這個程度？」

「嗯，讓我們設法進去看看。」

柯地奧說着，繞到屋後去。

屋子後面另有後門，但後門緊閉着。

由後門觀察所得，加上他們在屋內的印象推測，巫師的辦公室正是垂着厚厚的絨簾的那兩個窗口。

由窗外根本見不到室內的情形，那些厚厚的絨簾不但又厚又深色，而且重重疊疊的，連一些兒空罅也沒有。

柯地奧問：「你有辦法開了後門的門鎖上？聽說閣下是這方面的專家！」

「可以試試的。」呂偉良估計此乃輕而易舉的事，因爲那後門的門鎖只是被人由內反鎖着，看來並不複雜。

呂偉良正待動手開鎖，突然看見其中一個窗門的絨簾在動。

然後有人越窗而出。

呂偉良和柯地奧二人定神一看，原來越窗而出的，竟是珍妮。

她神色張惶，一躍而出之後，卽匆匆逃去了。

柯地奧道：「你去追她，讓我入去看看。」

呂偉良一直追向一條後街街口。

柯地奧由窗口入內。

窗口本來緊閉着，但後來已被珍妮由內推開了。厚厚絨簾掩護下，房間裏彷彿晚上一樣，亮了燈。

柯地奧看見一個人倒在血泊中。

那是一個中年人，四十左右的年紀，柯地奧認得他是巫師索古。

索古的照片會懸掛在大廳外，所以柯地奧雖然未見過他，還是認得他。

索古伏在桌子上，背上有刀，血仍不斷地滲出。

索古仍在呼吸！

柯地奧一邊通知外面的人，一邊過去將索古扶起，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她……她要找先知！」索古急促地示意道：「快……快通知……」

可惜他說不下去，便已氣絕身亡。

他的助手由外面入來，見狀大吃一驚！也是僅僅可以聽到這斷斷續續的遺言而已。

索古死了。

但助手絕不知道他是如何死去的，更不知柯地奧怎麼會在這裏。

不久之前，柯地奧在大廳之上還見過助手，所以助手認得他，只是不知道他的身份，更不知他如何會由窗口入來。

雖然根據接見人客的次序，助手也知道這裏應該有個女子，但因爲弄出了命案，那女子又不見了，所以助手便把柯地奧留下來，然後報警。

柯地奧沒有意思逃走，他甚至在電話中向警方交代。

柯地奧在電話中說：女兇手正逃向街口，他已叫人去追捕他，希望警方通知附近的巡邏車前往協助呂偉良。

柯地奧趁住警方未到，要求助手讓他調查一下現場的情形。

但是助手只是讓柯地奧看看那一份登記表格。

通常每一個訪客必先由助手接見，然後填表登記，再約見巫師。

因此每一個獲得巫師接見的人，都有表格存放在此。

那表格上只寫上「珍妮」的名字，其他一切十分簡單。

珍妮爲什麼要殺人？

助手也表示莫名其妙，但他承認受了珍妮的一份茶資。

珍妮所以賄賂助手，目的顯然是希望能快些見到巫師。

通常每個登記的人，最快也要一兩日之後才輪到。但是，熟悉門路的人，就可以卽日獲得安排接見。

所謂「門路」，自然是付茶資給助手，由他安排「優待辦法」。

但這一次，助手似乎上當了。

他自認事先未考慮到這是一個危險人物，同時憑他的記憶，在此之前，他和巫師索古二人，都未見過珍妮。

那麼，珍妮何故突然之間來此殺人？說話間，助手要求柯地奧離開現場，到房間外面去。

但柯地奧沒有這樣做，反而留在屍體一旁，等警方的人來。

房間裏本來一片灰暗，現在卻亮了燈。所以柯地奧對房中的一切，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房內陳設看似簡單，其實在柯地奧這種人的眼中看來，卻異常複雜。

主要是那些古怪的電綫綫路，隱隱約約在牆角和地板天花板等處出現。

甚至辦公桌後的椅子，也有一些電掣，都是隱蔽式的。

柯地奧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自然看得出這是一些特殊的設計。

助手爲什麼要柯地奧離開那間房？

柯地奧也看得出他在焦急，大概他想趁警方未到之前，消滅一些騙人的證據。

例如那個水晶球之下，就有一組電綫穿過桌子，直透到地板上去。

假如在灰暗的環境中，要窺破這一切，實在殊不容易。

但是，現在簾子拉開了，四處的燈光也按亮了，柯地奧可以看得清楚。

他明白到這巫師佈局騙騙那些迷信的人，卻不明白珍妮何故殺他？

憎恨他騙人麼？還是另有原因？

柯地奧要檢查室內的一切陳設，但被助手阻止。

「你有什麼資格去動這些東西？」助手非常之生氣。

柯地奧道：「警方來了之後，你自然會明白我的身份。」

「無論如何，我不會讓你搜查這裏。」助手警告着說。

「好吧！」柯地奧道，「我不搜索，但你也不要動一下。」

「我可以動，因爲我是這裏的人，你最好給我滾出去。」

「我是不會出去，我要監視你，本來我不必如此，但現在這兒發生了命案，你不可忘記。」

助手情急之下，企圖把一些電綫截斷，但給柯地奧發覺了。

柯地奧加以制止，立卽與助手發生糾纏。

警方人員趕到現場，與一組特警隊差不多同時到達。

特警隊是得到柯地奧的電話通知而匆匆趕來查究的，他們全是柯地奧的下屬。

柯地奧一邊簡單地將這兒的情形告知了警方人員，一邊吩咐下屬檢查這兒的一切設備。

與柯地奧發生糾纏的助手，已被警方拘押起來，拉過一旁問話。

警方與特警人員分頭在現場展開偵查，一切正如柯地奧所料：這是一個騙局。

雖然詳細情形仍然有待偵查，但是，可以想像得到，索古並非一個「先知」。

他絕不可能眞正做到「未卜先知」，

只是利用人們迷信的心理，透過機械的設備，讓水晶球中的螢光幕，現出一些映像，然後用他三寸不爛之舌胡扯一頓而已。

他的目的表面上看來，應該是爲了騙財，因爲當地人十分迷信。

但是，實際上會不會另有內幕？則有待進一步檢查。

×　×　×

呂偉良苦苦追踪珍妮。

珍妮本來竄上了一輛停在路邊等候的汽車，但她來不及開車，呂偉良已經追到了。

呂偉良一手攀住車門一手伸入車窗之內。

汽車正在開動，而且珍妮將汽車開得很快，可惜嚇不倒呂偉良。

呂偉良很快就把車門打開，閃身進了車廂之內去。

珍妮又驚又急，將車子開得更快。

但是，一陣陣警車的呼號傳來，令到珍妮爲之方寸大亂。

呂偉良道：「後面也有警車追來，看來你逃不了的。」

「你是局外人，何必自尋煩惱？」珍妮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自尋煩惱的是你，爲什麼你要逃走？」呂偉良問。

珍妮說：「我殺了人，不能落入警方之手。」珍妮把車子拐進了一條橫街。

呂偉良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什麼？你殺了人？」

他只知道珍妮鬼鬼祟祟的由窗口爬出，明知有事發生，就是未知道她竟然會殺人。

珍妮不斷望住望後鏡，情急地說：「如何可以擺脫他們？」

呂偉良問道：「你擔心落入警方的手中？」

「是的，而且，我落入警方手中，對你未必有好處！」珍妮又說，「但是，假如你設法救我出險，我會把一些秘密告訴你。」

「你這交換條件似乎很吸引我！」呂偉良想了想，隨卽叫珍妮讓他來開車。

汽車正在急速行駛中，而且後面還有警車以全速追來。

在行駛中掉換駕駛位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尤其是速度正開得這麼快，所以兩者之間一定要十分有默契。

但是，呂偉良終於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

呂偉良不熟悉當地街道的環境，照計十分吃虧，但他開快車的經驗非常老到，尤其是逃避追逐而來的汽車。

呂偉良是個有膽有色的人，他開着那疾如飛箭的車子，橫衝直撞，全無懼色，相反，坐在他身邊的珍妮却暗自吃驚。

街上還有其他車輛行駛，所以呂偉良不但要瞻前顧後，還要閃避迎面而來的汽車。

有時爲了閃避一輛迎面而來的汽車，呂偉良必須把汽車開上行人道。

行人道上有人，因此呂偉良又必須响號及時發出警告。

警車顯然找到了「目標」，卽使警車上的人什麼都不知道，最少這「目標」也是犯上了交通則例的車輛。

因此他們在後步步緊追，絕未放鬆。同時還透過無綫電設備，通知其他巡邏警車協力追截。

呂偉良眼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還是三番四次地化險爲夷。

珍妮手心滲出了汗。

她非常吃驚，却可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間，前面出現了一輛警車，打橫攔在馬路中心。

車上的警員早已跳落車下，分別伏在警車的一旁，拔槍戒備。

呂偉良似乎服輸了。

他開着的車子，速度正慢慢地減慢下來。

珍妮的心臟跳躍的次數，却與車速成反比例，越跳越急。

她催促呂偉良加速前進，但呂偉良却全神貫注地，只注意外面的情形。

前面警車後面的警員們，本來個個拔槍在手，俯伏一旁作好了準備射擊之狀。

但是，由於呂偉良將前進速度減慢，警員們立卽鬆弛下來。

有些警員甚至站直了身子，握槍的手也垂下了。後面苦苦追來的警車，也以爲呂偉良終會停車投降，因此，後面追來的警車的速度也逐漸慢了下來。

「這是最後關頭，你小心！」呂偉良突然之間對身旁的珍妮發出了警告。

珍妮沒有滲透呂偉良這番說話的意思，她已感到車子前進的速度加快。

呂偉良叫出了一聲：「快些伏下！」車子隨卽拐彎。

一陣急促的輪胎磨擦聲，車子直撞上行人道，閃過擋住去路的警車急馳而去。

車子有如一匹瘋癲的馬，連串的槍聲响起，只有令到它的速度加快而已，並未能阻止它向前駛去。

珍妮現在終於明白了，這是呂偉良攻心之計。

雖然至今爲止，呂偉良仍然不能保證她安然逃脫；但最少警員們在鬆弛中所發射的子彈，無一能傷及車中二人。

唯一能擊中後窗玻璃的一枚子彈，擦過了車頂，鑲進內売裏。

呂偉良心理戰術毫無疑問地成功了。

要不是他將車子前進的速度減慢，警員的戒備一定不會鬆弛下來，那時警員們一定射得又快又準。

只要任何一名警員有收穫，呂偉良與珍妮二人就必有死傷！

但是現在，他們二人都安好，就是後面的警車呼號又响起了。

呂偉良一邊保持車子的高速行駛，一邊問身邊的珍妮：「有什麼安全的地方，可以讓我們躲一下麼？」

珍妮指指前面路口，道：「右邊一條橫街，我有個女友住在那兒。就是紅牆那間西班牙式建築物。」

「那麼，到了街口之後，你先落車。」呂偉良說，「你要見機行事。」

珍妮道：「我可以輕易逃脫，因爲我

比較熟悉這裏的環境，但是，你呢？」

「我去引開他們，」呂偉良道：「我們的交易暫時拖住了。」

「不，你在這裏人地生疏，很危險的！」珍妮說道。

但是街口在望，他們沒有機會多說半句。

呂偉良望望背後還未見到追來的警車的影子，立時將車速減慢，然後叫道：「快走！」

珍妮已將車門推開，然後一躍而下。

車子差不多未有正式停下來，又繼續往前走。

一個左轉彎之後，車子裏忽然見不到人影，呂偉良已趁住拐彎的刹那間，跳落車去，讓車子前行。

後面追來的警車，因爲那是拐彎的地方，看不見有人跳車，只知道見車就追。

直至到那車子撞向一處交通燈柱，打橫停了下來，警車上的警員才一湧而上。

警員們都以爲車中人非死亦會撞到重傷，豈料車內却空無一人。

×　×　×

珍妮跳車後，也替呂偉良擔心，但是，如果她還不躲起來，就會被警方發覺。

因此，她跳車後，立卽閃過一旁。

待至警車一掠而過之後，才朝那間紅牆建築物走過去。

但是，她按了好一會兒門鈴，却仍無人應門。

珍妮萬二分焦急，她曾棄電鈴而用手去拍門，但仍然無反應。

後面傳來步聲，嚇得珍妮急忙避過一旁暫時躲避。

但是，當珍妮回頭張望時，又見不到有人由那邊走過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

剛才他明明聽見有人走過來的步聲，但是現在附近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珍妮正感到詫異之際，背後有人輕輕拍了她的肩膊一下。

這一驚非同小可！珍妮嚇破了膽，差些兒叫了起來。

但是當她定神回頭一看時，却又有點啼笑皆非地舒了一口氣。

儘管同樣令她驚奇，但到底也沒有剛才那一陣子心膽俱裂的感受。

原來出現在她背後的，是呂偉良。

呂偉良聽她說她女友的屋子在這分岔路之右邊，因此故意讓車子往左拐彎之後，趁住警方未見到之時，跳車躲一陣。

讓警車在身邊掠過了之後，才繞道到這右邊來，找尋珍妮說過的一幢紅牆屋子，由於他的身手敏捷，行動迅速，所以珍妮才會見不到他。現在呂偉良聽珍妮說屋內沒有反應，又擔心不久之後警方會搜到這兒來，他們不能在此露面太久，所以呂偉良立卽施展他的開鎖絕技，將那屋子的門打開。

屋子裏果然沒有人。

珍妮肯定地，對呂偉良說這裏是她女友的香閨，屋子沒有人在，可能是暫時外出未返而已。呂偉良在屋內各處巡視了一遍，又小心地將一些窗簾拉攏。

珍妮過去找開水，結果却發現了一壺半熱的咖啡。

她倒了兩杯，給了呂偉良一杯。

「謝謝你！」呂偉良把咖啡接過，喝了一口，又問：「爲什麼你會殺人？」

「你可知道他是誰？」珍妮反問道。

「一位巫師。聽說，索古是馬爺族人的後裔，精通占卜之術。」

「簡直是騙人！他只是『先知』的一個門徒而已。這裏的人太過迷信，你切勿看見這麼多人崇拜他，就被他騙倒！」

「那麼，你既然不相信，何故又去見他？」

「我見他絕非爲了占卜，只是爲了要知『先知』的下落。」

「誰是先知？」

「一個神出鬼沒的老人。」

「就是你在鬼城狄加見過了的神秘老人麼？」呂偉良問。

「正是那個。傳說那老者才眞眞正正是馬爺族人的鬼魂！」

「鬼魂？」

「是的，說他是鬼魂未免太過無稽，但無可否認，他的道行十分高深莫測！他可以召來死了的人的幽靈，讓活着的親人見他，和他交談。因此，人們都稱他是通靈使者！」

「你也相信了？」

「是的，我一直都非常相信，但是，我是個很冷靜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

珍妮呷了一口咖啡，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然後說道：「在鬼城狄加時，有人見到我會見那老者，你應該知道這件事了吧？」

「是的。他是我唯一的徒兒阿生。他在黑暗中見到你與一名老人談話。」

「是的，就是他——先知。又有人叫他通靈使者。要獲得他的接見，絕非一件容易的事！危地馬拉人都清楚。由於他的預言非常準確，所以每個人都當他是神靈一般！」

呂偉良說：「那麼，他說這個國家行將有一次空前的大災難，豈不是——」

「這自然是絕對有可能的事。」珍妮道，「但是，後來我分析他對我夫婦間所提出的『忠告』，却大有可疑！」

「就是指：他說你丈夫難逃一死麼？」呂偉良回憶起阿生竊聽到的一番說話，記得老者曾對珍妮提出的「忠告」！

珍妮點點頭：「是的，當時他又叫我用盡方法拖延，別乘搭那一班飛機，否則，我本人亦難免一死！於是我設法令我丈夫錯過了班機起飛的時間。但是，想不到他依舊是難免一死！」

呂偉良又記得：老人的另一次「忠告」——那是神秘老人對林愛莉的一番忠告，意思也是叫他們小心不要搭上那一班飛機。

結果那一班飛機失事墮毀，死了幾十人，連同機員則已過百。

當事件發生後，呂偉良已感到無限驚奇！雖然他也相信這世界上有些事情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但是，神秘老人似乎老早知道那一班機會失事，所以才會事先阻止或忠告一些人不可登機，以免枉死！

表面上看來，呂偉良等三俠和珍妮他們，該多得老者的提示。

但想深一層，就覺得有些出奇。

問題是：為什麼明知航機失事，他不向航空公司提出警告？

難道這就是所謂「註定了」的事麼？那班機載了這麼多人，一個慈祥老人，不應該只救了小部份的人——一如呂偉良他們。

因此現在珍妮也說：「我們不搭那班飛機，以為可以倖免於難，但是，我丈夫還是死於意外——」

「你相信他真的死於意外？」

「是的，當初我最少就相信這點。但後來冷靜下來分析一下，發覺這件事，未免有些古怪，最大的破綻，你可知道在那裏？」

呂偉良搖搖頭。

珍妮道：「是那份死難乘客的名單，啓發我的靈感！」

「你的意思是——」

「名單上的人，正是一班反政府份子。這當然不可能是巧合。」

「然則，你丈夫——」

「不瞞你說，我丈夫也是反政府份子，但以前我以為他只是一個不滿現實的人，不大積極。

「但是現在，我總算明白了。他本來就是約好了一班人到鬼城狄加共商大計的。可惜事機不密，走漏了風聲，於是才有航機失事這宗大悲劇發生。後來有人發覺我丈夫未搭上那班飛機便繼續追殺他。

「當初我也以為是意外！但回想那老人的話，便明白所謂『一切注定』。等於直認了這是早已訂下的陰謀。

「毫無疑問，這是政府特務們的集體謀殺行動之一。」

珍妮一口氣說到這裏，又喝着她手中的咖啡。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丈夫曾改過容？」

「是的。你怎麼知道？」

「他死時的樣子，與府上擺放的照片，似乎不相同。」

珍妮又說：「是的。事前我未想到你們到訪，也疏忽了把客廳裏擺放的照片收藏好。我丈夫曾被政府通緝，後來我勸過他別太激進，他也改了容。但我仍不知道他暗中與一些人策劃武裝起義，推翻政府的事。」

「後來你又如何發現的？」

「我在家中的暗格內，翻閱他遺下的日記，才知道此事早已安排好一切，所以有關人等同時趕到狄加去密商大計。」

呂偉良道：「其實政府無須如此，如果你丈夫他們是反政府份子，他們的軍警大可以名正言順地拘捕這班人。」

「你不明白，目前我們的國家仍然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珍妮說：「表面上，現政府必須做得有法治精神，沒有足够證據，即使拘捕了，也可能被律師保釋出來，但是現在，他們却做得乾淨俐落。」

「然則，你找索古，就是為了此事麼？」呂偉良問。

「是的，我知道索古是『先知』的門徒，他一定知道如何安排去見『先知』。所以，我今天才去找他。」

「那麼，你何故殺了他？」

「他不答允安排我見先知，又警告，別再惹事。我非常生氣，我們在糾纏中我失手將他殺死了！」

「事情假如真的一切如你所講，你的確有值得諒解的地方。」

「我所講的，全是事實。」珍妮道：「老實說如果不是你救了我，我也懶得解釋。」

「你似乎不信任我們！」

「你怪不了我，因為與你們同來的，是一名國際特警。」

「所以你故意說謊，是不？」

「是的，我故意說教授來過，讓你們以為我們之間的關係密切！」珍妮又說，「其實，他——指我丈夫與教授他們，一直分成兩派，一派主張武力解決一切，另一派要文鬥！現在我丈夫一派出了事，我正擔心教授他們也有事，我又怎麼會去找他們？」

「那麼，佛烈教授為什麼要到狄加去找你？」呂偉良問。

「他想盡最後努力，勸服我丈夫這一派——激進派。」

「還有，他說你是個象形文字專家，此事大概不會假吧？」

「是的。」珍妮道：「我對古代馬爺族人的象形文字的確有過一些心得，教授也曾向我學習過，過去我們曾是同事。」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石碑之前的象形文字講一些什麼嗎？」

「可以，它是先知留下的暗示，表示我本人的危機已成過去，但一切均屬天意安排，任何人亦無法去改變。」

「意思就是說：叫你們不要悲痛！」

呂偉良道：「看來他還有點善心呢！」

「他以為我真的迷信到了那個程度，其實，他另一方面就是警告我勿再追究此事。」

呂偉良又問：「為什麼後來不見了那些字？」

「可能他以為我看過了，不必再保留，所以叫人抹去。」

「換句話說，他一直跟踪在你們左右，目的是要令到一些無辜的人不致枉死，例如你和我等人就是。」

珍妮說：「其實他未必是基於一片好心，我認為他的目的在於宣傳自己，讓人們更加深信先知的存在，以及先知的預言深具權威性等等。你們是外國人，他認為你們不必陪葬，相反，救了你們之後，會向國外大事渲染一番這又何樂而不為？」

「那麼妳呢？」呂偉良問：「他為什麼要救妳？」

「我也不明白。」珍妮道：「在我分析這件事的時候，曾想了許久許久，覺得先知不想我死，可能基於：第一，我是個象形文字研究者，第二，為了保存古蹟的

完整，記得年前我曾公開發表一篇反對美國學者向古廟發掘的文章。當時極得國人的重視。」

「我明白了，先知怕你一旦死了，迷信的人就會不迷信了，是不？」

「可能如此吧，我國不少人仍舊相信，鬼城狄加的馬爺族人的鬼魂仍在作祟，我為了制止美國學者破壞古廟的遺物，也曾公然表示馬爺族人的鬼魂的存在。」

「然則，你找先知幹嗎？」

「他的警告太過出奇了，我懷疑他的真正身份。」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名政府特工頭子？」呂偉良問。

珍妮點點頭。

「但是，現在你殺了唯一知道他下落的人。」呂偉良說。

珍妮道：「他不是唯一知道先知下落的人。除了被我殺死的古索之外，就有不少巫師是先知的門人。他們恭奉一個死了千多年的先知作為神明。其實，一個死了千多年的人，又怎會復活？我們見到的『先知』自然是假的。」

「你殺了索古等於向他發出警報。」

「即使他有了預防之心，我還是非找他不可！」珍妮說：「我要弄清楚這件事，為我丈夫和其他死者報仇，那個所謂『先知』，就是這次事件的最好證人。」

呂偉良十分同情珍妮，他問珍妮：「你打算怎樣？」

「我暫時留下等我女友回來再想辦法。」珍妮說：「你為何要追踪我？」

「我們希望弄清楚此事真相。」

「那麼，回頭你會通知你的特警朋友麼？」珍妮擔心地問。

「你指誰？我徒兒也是特警。」

「我指柯地奧，他可能經常與本市警方有連繫。」珍妮說。

「除了這兒之外，你一定還有其他地方可供躲避。」呂偉良說。

「你的意思是：你決定報警？」

「不！如果我要你落入警方手中，我就不會冒死救你。」

「那麼，你怎會這樣說？」

「我是擔心你終歸落入警方之手時，會懷疑我去報警。」

「只要你不報警，我自然相信你。」珍妮說：「其實，如果你們是個正義的人，應該讓我有機會去查個水落石出。」

「我答應你，我不報警，但有一個小小要求，希望你找到先知時，順便通知我們。你知道我們住在那一間酒店麼？」

「知道，」珍妮說：「我一定有辦法找到他，遲早而已。」

二人相顧一笑。

呂偉良拄杖由門口閃了出去。

珍妮小心地，重新把門掩上。

街上仍舊很靜。

警車早已連羣結隊地在此處附近經過，他們正在另一列街道搜索珍妮的下落。

山崩地裂　鬼哭神號

呂偉良回到兇案現場。

大批偵探人員現目正在現場展開一連串的偵查。

柯地奧看見呂偉良無恙歸來，悄悄舒了一口氣，又問道：「追到她嗎？」

「追不到！」呂偉良說：「她是非常狡猾。」

「她真狠，殺了人。」

「她為什麼要殺人？」

「天曉得！」柯地奧聳聳肩：「也許她在無意間發覺上當了。」

「上當？」呂偉良顯然不明白柯地奧的真正意思。

「是的，索古存心騙人，他的占卜術，通靈術等等全是假的。」

「何以見得？」

「我首先發覺一些可疑電綫，後來警探揭開了連串的秘密，他利用科學機械化設備呃神騙鬼，先後令到不少人紛紛上當，水晶球內有電視原理的螢幕設備・事先登記，無非為了方便他的下屬查清訪客的底子，翌日會見訪客時，自然講得好像非常靈驗！」

「現在索古怎麼了？」

「他早已死去，」柯地奧道：「他的助手正被警方拘留問話。」

「你對此事的見解如何？」

「珍妮可能想見他死去了的丈夫，因為索古是先知的信徒。」

「先知？就是相傳死了千多年的人？」呂偉良問。他是故意有此一問的，他是外來客，不能單信珍妮一面之詞。

柯地奧道：「正是，相傳先知是馬爺族中最具權威的巫師。因此，後世不少巫師都恭奉先知有若神明！」

「你說珍妮想見她丈夫？」

「是的，正確一點說，她丈夫死了之後，變了鬼魂，索古既是先知門徒，自會通靈之術，可以召來金寶的鬼魂！也許珍妮偶然發覺了其中的假局，也有可能是索古不能滿足她好奇心，令到這婦人狂性大發，因而將他殺死！」

柯地奧又補充說：「不過，這只是我們的表面忖測而已，實情只有死者與兇手他們才最清楚。」

呂偉良心中有數。

他不但沒有說出自己見過珍妮，甚至沒有表示個人的見解。

他擔心柯地奧同情現政府，偏偏呂偉良又不想珍妮太早落入警方之手。

他不知道珍妮是否值得同情，但她要找出罪魁禍首，却是值得諒解的，最少在呂偉良等三俠這方面，就希望弄清楚「航機失事」是否集體謀殺陰謀之一！

因此，呂偉良借故離開了柯地奧。

他知道柯地奧要留下來協助警方偵查索古的命案，所以他說去找阿生他們，柯地奧自然無法與他一齊。

其實呂偉良也是真的要找阿生他們，看看他們有何收穫。

阿生和林愛莉早已返回酒店，他們一直在等着呂偉良回來。

三俠會面後，互相交換着當天的收穫，阿生和林愛莉這時才知道珍妮殺了人。

呂偉良表明態度說：「每一個國家，

每種政治制度，都難免有它的缺點存在。作爲一個局外人，不能讓某些微妙的事情影响了我們的立場。我的意思是：我們不想帮政府，但也不想反政府的人被捕。」

阿生忍不住問：「難道叫我們就此不去理這件事麼？」

呂偉良說：「死了這麼多人，我們豈可不理？就算我叫你不理，相信你也會去理，對不？」

阿生沒作聲。

呂偉良又說：「我們當然要理，最少要查明金寶是誰殺死，以及航機失事，死了百人的眞正原因。」

林愛莉道：「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柯地奧協助，如何進行？」

呂偉良道：「柯地奧雖則是一名國際特警，但他到底與本市警方的關係似乎太過密切了。」

阿生道：「你擔心他出賣我們？」

「是的。」呂偉良坦然說：「我們一定要揭開這連串意外的眞相，誰也不能阻止我們這一次的偵查行動。」

「師父，我也贊成你的做法！」阿生說：「就是站在我們國際特警的立場，也十分應該這麼樣去做。」

林愛莉道：「那麼，我們不要再猶豫了，立卽展開行動吧。」

阿生道：「不，太晚了，明天讓我們再去一次鬼城吧！」

「到狄加去幹嗎？」呂偉良問。

「找先知啊！」阿生說：「他應該在鬼城狄加吧？」

「不！」呂偉良道：「我也得到珍妮的啓示，他的行踪雖然飄忽不定，但恭奉他的弟子們，一定知其下落。」

「你的意思是：我們要找一個恭奉先知的巫師？」阿生問。

呂偉良點點頭。

× × ×

許多公衆場所都有人在議論紛紛。

他們討論的話題不外乎是：「卽將來臨的大災難是指什麼？」

據說這是一位「先知」所發的凶兆。以前，許多凶兆只要出諸「先知」之口，都十分靈驗。但這一次又如何？

由於過去太過靈驗，大家自然深信不疑「極有可能」發生。

但很奇怪，沒有人詳細知道究竟是一場什麼「災難」？

也許是一場天災。

也有可能是一場人禍。

爲什麼先知不說得較明白一些？

根據他的門生解釋，是天機不可洩漏，預告是可以的，說得太過明白，就會觸犯了天條云！

於是，人們紛紛作出不同的各種推測。連日以來，到處弄得人心惶惶。

甚至餐室中的侍者，也勸告正在進餐的呂偉良等三俠趕快離去。

三俠只是一笑置之。

事實上，已有不少遊客紛紛訂機票離開這個國家。

只有三俠似乎存心與死神開玩笑，他們決心不走。

聚集在餐室中的食客，議論紛紛，却不能改變這三個中國人的主意。

他們不但要留下來，還一定要查個明白。晚餐吃完了，不想走，突然之間，他們的座位上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他就是柯地奧。

柯地奧半開玩笑道：「你們想避開我麼？怎麼連這頓晚餐也走漏了我？」

阿生抱歉地說：「本來想約同你一齊出來的，但聽我師父說，你很忙，正協助警方追查一宗命案！」

「是的，但一切已成過去。」柯地奧老實不客氣地，向侍者要了一杯啤酒。

他解釋說：晚飯後他想找三俠，後來從酒店的侍役口中知道他們來了這兒晚餐，所以才找到這兒來。

呂偉良問：「找到了兇手麼？」

「還沒有！」柯地奧說：「但警方已發出了通緝令！」

「那麼死者的助手呢？」呂偉良問。

「已獲准保釋出外，等候進一步調查。」柯地奧說。

呂偉良道：「其實警方不應該輕輕放過這班騙子！」

「是的，我揭發了這個假局之後，他們也認爲索古他們汚辱了先知的神聖，叫我盡可能不將此事外洩！」柯地奧道。

「這是什麼意思？」呂偉良又問道。

「他們擔心引起市民反感，」柯地奧道：「這裏的人十分迷信！」

呂偉良道：「這是破除迷信的好機會，爲什麼還要爲索古守秘？」

「不是爲了個人問題，只是擔心引起騷動云。」柯地奧呷了一口送上的啤酒。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

呂偉良又問：「當局有沒有懷疑其他巫師亦像索古一樣，存心騙人？」

「暫時沒有！」柯地奧說：「這裏的人十分尊重此等巫師，認爲他們神聖不可侵犯，因此，除非有百份之一百的確實證據，否則，也不會公然控告這一類神明的代行者。」

「神明的代行者？」呂偉良輕輕一笑：「你似乎比他們更迷信！」

「這裏的人都很迷信，我以爲稱他們爲『神明的代行者』是比較貼切一點。但這裏的人却喜歡將他們統稱爲巫師！」柯地奧又說，「所謂巫師，本來只是指落後民族，或者古代的術士巫醫之流，但現在他們連占卜師也包括在內。」

「老實說，我們也相信這一類占卜術！」呂偉良故意說。

「眞的？」柯地奧十分意外地一怔。

「是的，你知道有那一位巫師比較靈驗？」呂偉良問。

「我不是常常去問卜的人。」柯地奧說，「不過，如果你們爲了滿足好奇心，我倒可代你查查，看那一位比較好些。」

「好極了，明天我們就去，」呂偉良說，「我們在酒店等你消息。」

「你們眞的要去？」柯地奧問。

呂偉良一怔：「有什麼不對嗎？」

「不！老實說，我以爲你們卽將離開這裏到別處去呢！」柯地奧道。

呂偉良笑了笑：「這兒風光迷人，我們還不忍離去。」

「但假如你也相信占卜，假如你們也迷信巫師之言，我勸你們還是早些走！」

「眞想不到現在連你也迷信起來。」

「事實上只是傳說太過可怕，卽使不信的，也開始感到不安！」

「不妨坦白告訴你，正是因爲我們太過相信，才不得不留下來親自體驗和證實一下！」

「你們眞勇敢！」柯地奧說，「其實這三兩天之內，所有機位早已訂滿了。就算你們想離開，相信也要再過幾天！」

呂偉良只是笑笑，不再說什麼。

餐室電視機中發出的音量突然擴大。

電視節目突告中止。

螢光幕之上，出現了一個中年男子，他吸引着餐室中每一個人的目光。

這是一項臨時加插的電視廣播，因此正常的節目中止下來。顯然是個大人物，否則，不會如此吸引住這許多人。

「他就是薩敏市長！」柯地奧指住電視機對三俠說。

「市長？」阿生怔了一怔。

他沒有問下去，因爲薩敏市長開始說話了；餐室中人故意把音量擴大，讓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得清楚一些。

事實上，這裏的人當時都鴉雀無聲，全神貫注地去聽市長的特別廣播。

原來這是一項安定民心的廣播。

由於連日以來，傳言四起，令到市民們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市長有見及此，特別臨時走上電視台對市民安撫一番。

他強調政府已作好一切安排，保證在發生任何大災難時，對每一個市民予以照顧。又強調他屬下的每一個政府人員，都受過應變訓練云。

餐室中人除了三俠之外，似乎十分欣賞薩敏的演講。三俠並非不尊重這位市長，只是感到有些奇怪。

呂偉良忍不住就首先問：「爲什麼他不勸市民不要迷信，這分明是謠言。」

「謠言？」柯地奧反問道：「你怎麼知道是謠言？」

「難道你也以爲大禍臨頭？」呂偉良瞪住柯地奧。

「信不信是另一同事，事實上過去太多的事實足以證明先知的預言靈驗，所以市長才不敢叫人不信謠言；相反，只能好好的安慰他們，叫大家冷靜應變！」

阿生也忍不住揷咀道：「這樣只有增加市民的心理負擔而已。」

柯地奧道：「根據電視台預告，稍後羅吉魯還會發表廣播呢。」

林愛莉問：「誰是羅吉魯？」

「危地馬拉總統。」柯地奧說。

呂偉良道：「如此看來，事情似乎十分嚴重，究竟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天曉得！」柯地奧道：「不過，根據傳說，先知預測的凶兆，就發生在最近這一兩天之內。這也難怪人心惶惶！」

「看來我們的確走得太遲了，」阿生故意問柯地奧：「假如我們明天要走，你可有辦法替我們弄到三個北上的機位？」

「不可能！」柯地奧答得爽快，「機位肯定早已訂滿了。假如你們一定要離去，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行。」

「什麼辦法？」阿生問。

「向巴黎總部請示，只有我們的總部才可以向這裏，或墨西哥方面的空軍，借用軍用飛機把你們三位及時載離這裏。」柯地奧道。

其實，阿生不想離去，他只是試試柯地奧而已；三俠一度懷疑他的身份，現在又要試試此人的立場如何。

他們如果發覺柯地奧同情現政府的話，就不準備與他合作偵查其中眞相。

但現在聽柯地奧的口氣，儘管同情現政府，也只是因爲未明其中眞相而已。因此他們要求柯地奧明天到酒店來。柯地奧自然答應了。

翌日，危地馬拉市彷彿世界末日經已來臨一樣，人心惶惶！

有不少婦女當天膜拜。

商店大部份沒有開門營業。

人們都爭取與家人在一起，以免有事發生時，無法照顧。

但是，究竟卽將發生一些什麼事。竟然無人知道。

這是近乎笑話的，一個不常露面的所謂「先知」，如何能憑一句話，而弄得如此驚天動地？簡直不可思議。

正因爲「先知」的吸引力太大，所以才更加引起三俠的興趣。

三俠決心要見見「先知」，儘管這裏人人都知道要見「先知」，不是一件容易辦得到的事。

正如柯地奧也說：「先知如果要見你，他隨時會出現在你跟前，相反，你要見他的話，却難似登天呢。」

但是，林愛莉却說道：「我倒以爲未必，最少我們三人之中，我和阿生都先後見過了他。」

呂偉良笑道：「所以我也不肯認輸，希望他再現身一次。」

柯地奧道：「我不敢說有沒有把握，不過，我們不妨去找一個人。」

「誰？」三俠異口同聲地問。

「一名十分有名氣的巫師，市民心目中已公認他法力高深！」柯地奧道，「因爲先知現身說法的地方，大部份在他家中恭奉先知的一個祭壇之上。據說：他才是眞正馬爺族後裔。」

「那巫師叫什麼名字？」阿生問。

「米倫廸！」柯地奧道，「本來要預約才可以獲得他的接見，我知道你們很心急，只有先去試一試。」

於是三俠跟隨柯地奧到一條橫街去。

這兒就是米倫廸祭壇之所在。

這裏雖然只是一條橫街窄巷，但是，竟然擠滿了人。這些都是迷信的市民。

他們或跪或拜，把這條街弄得水洩不通，也令三俠他們寸步難行。

原來大家都信「大災難」卽將降臨。

這項凶兆既然是由「先知」發出的，也難怪今天有不少市民跑到「先知」常常「顯聖」的米倫廸祭壇來。

柯地奧花費了不少工夫，才可以把三俠帶到重門深鎖的米倫廸家門之前。

門前一副大鐵閘。閘門出現了數名彪形大漢，爲首一名隔住鐵閘問：「什麼事？祭師今天不見客。」

柯地奧道：「我已經知道了。」

「那麼，你們在外面跪下來祈禱吧，都是一樣的。」大漢道。

「請你進去通知祭師。」柯地奧摸出一個信封，道：「裏面有我的預約信和我本人的名咭，我們早已約好了。」

大漢半信半疑。

他看看剛接到手的信封，又瞪住柯地奧：「什麼時候預約的？」

「昨天！」柯地奧道，「你不相信的話，可以看看祭師親自簽字的預約信。」

大漢果然揭開信封瞥了一眼。

那是一封開口信。

但由於角度關係，三俠在外面根本見不到裏面的東西。從身旁其他大漢的神色看，他們可能也見不到是什麼。

不過，手執信封的大漢，竟然把拉長的面孔放鬆了。

三俠正感到無限驚奇，因爲他們未聽過柯地奧與米倫廸預約，又怎麼有一封預約信，還說是「祭師親自簽字」的呢？

大漢打了一個手勢，其他人隨卽開了鐵閘，讓柯地奧帶住三俠入內。其他跪拜在附近的人，並未引起任何騷動。

屋內的大漢們，似乎亦不擔心他們會突然一湧而入。

街上的人十分有秩序。

他們分明把「先知」看成神仙一樣，只聽他的啓示，不敢冒犯。

因此，三俠可以安然入內。

大漢等他們完全進入之後，又將大鐵閘緊緊地鎖上了。

爲首一名大漢親自帶住柯地奧和三俠他們進內堂。這是一幢頗巨大的住宅。

三俠他們須要經過花園內一條水泥通道，掠過花間小徑，然後才可以到達建築物的主要部份。建築物主要部份是一幢二層高的洋房，面積頗大。

入門處是一個面積寬闊的大廳，這時已被改成一個頗具規模的祭壇。

祭壇上有一幅精繪的古代人像，像中人鬚髮皆白，神氣活現，據說，他就是古代馬爺族人的先知。

先知前面有一張巨大的，用水泥築成的祭壇！上面擺放了各式祭品，有些是象徵式的，有些是實物。

最令人感到驚奇的一種祭品，就是一些石塊。據說這是自鬼城狄加運回這兒來擺放的，有人物，怪獸；其實都是中國人稱作「俑」的東西。

同時這裏所陳設的祭品，亦非三牲祭品，而是一些牛羊的頭，爪和血！

這些令人看上去感到可怕而不安的東西，用一些石製的盤載住。

象徵式的東西有用紙摺成，或用木雕成的各式禽獸，植物，以及好一些令人看不明白的東西，據說全是古代的物件。

祭壇前面，非常寬闊，可供二三百人屈膝在此坐下。最奇特的一點，就是那祭壇後面的一度活門。

據說，每次「先知」現身，就是由這度活門裏走出來。每次「先知」向信徒們作了啓示之後，也會由此「歸天」云。

「先知」在信徒心目中是神，神自然是要返回「天堂」的。因此，由祭壇頂上——就是那一度活門後不遠處的天花板上，有一度扶梯，直透二樓，再上天台。

天台之上，有個石製的「飛天怪獸」，停在扶梯的出口處不遠，據說是供「先知」現身後，「登天」代步用的。看來與中國的「鶴」亦有「異曲同工」之妙呢。

總而言之，這裏面充滿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神秘氣氛，在三俠心目中，絕無「神聖」可言，反覺有些可怖！

大漢帶住三俠和柯地奧進來之後，安置四人坐在地上。

地上什麼都沒有，祗是一片光禿禿的水泥造成的地台，都已被信徒們坐得光光滑滑，閃閃生光了。

各人入內必須脫鞋，然後膜拜，坐下，這是十分重要的禮節云。

三俠和柯地奧，亦只好照做如儀。

呂偉良等三俠從不信鬼神之說，但他們尊重每一種宗教。

他們覺得除了邪教之外，任何一種宗敎只要它是敎人爲善的，就是如何迷信，也值得人們去信仰和崇拜。

大漢授意各人在此盤膝而坐之後，本人也在壇前跪下參拜，然後才由祭壇一旁轉進了後面的內堂去。

阿生趁此機會抬頭四望，好像要找尋什麼隱蔽着的東西似的。

雖然阿生曾被柯地奧輕輕警告，他還是悄悄站起來，到處走動。

呂林二人眼睛儘管四處張望，却仍然坐在地上與柯地奧相伴。

呂偉良想起那個信封，忍不住問：「裏面是什麼靈符，那大漢似乎被裏面的東西感動了，否則我們仍被擋在門外。」

「是的，其實你們很易猜得出是什麼東西。」柯地奧道。

「難道是——錢？」

「對了，正如你們中國人所講的一樣，有錢使得鬼推磨啊！哈哈……」

笑聲還未停止，已被身旁的林愛莉用眼色和手勢制止。

原來阿生那邊已經有所發現。

林愛莉所以一直不作聲，就是始終注意阿生的一舉一動。

她發覺阿生非常小心觀察這兒四周的事物，包括表面可能見不到的東西。

阿生終於找到一些可能是隱蔽式的電視傳眞鏡頭，以及竊聽儀器。於是他一邊用眼色知會林愛莉，一邊則繼續檢視。

阿生的意思是要林愛莉及時知會呂偉良和柯地奧。

但是，卽使阿生如此精明能幹，假如對方一直有人在電視傳眞系統中監視的話，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談，亦早已被人竊聽和窺破了。

呂偉良和柯地奧不敢再談下去，他們改爲靜心等待。

不久之後，那大漢出來了。

大漢手上那個由柯地奧交給他的信封不見了。他示意各人立卽跟隨着他，轉進內堂去。

三俠和柯地奧等人被帶進一間會客室模樣的地方。

這兒有一套沙發，一張几子，此外就只見牆壁之上掛了一些畫。

畫中所見，盡是馬爺族人在鬼城狄加所創下的奇蹟。

大漢並未走開，也不見他向三俠等人奉烟遞茶。顯然是若有所待。

大約三兩分鐘之後，有個男子在二名大漢的拱衞下，出現在會客室之內。

此人年過半百，身裁高大，看上去精神奕奕，一片肅穆。

「請問這四位有何貴幹？」那男子又自我介紹：「我就是米倫廸。」

「謝謝你終於肯接見我們，祭師。」柯地奧說，「我這三位中國朋友環遊世界，途經此地，特來拜候。」

「別客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請坐請坐。」米倫廸也在一張沙發之上，緩緩地坐了下來，那三名大漢，有二名站立門旁分列左右，只有一人站在祭師身後。

呂偉良首先發問：「請問門外爲什麼會聚集了這麼多人？」

「你們是外來客，難怪不知道。」米倫廸說，「一場災難，卽將降臨危地馬拉，他們祈禱就是爲了這事。」

「祈禱可以消災解難麼？」呂偉良故意問道。

「雖然不能完全消災解難，但却可以減輕心靈上的痛苦！」米倫廸說。

呂偉良道：「閣下可是先知傳人？」

「是的，在下正是先知門下第八十九代弟子，眞正的先知，已死去了千多年了！」米倫廸說。

「先知既死，爲什麼有些人還可以見到他？」阿生問。

「見到他？那麼，是誰見到他？」米倫廸反問道。

「就是我！」阿生說，「還有她——」阿生又指指林愛莉。

「在什麼地方？」米倫廸又問。

「鬼城狄加。」阿生道。

「除了你們有緣外，那是絕對難逢的機會。」米倫廸說，「據我所知，載人往狄加遊覽的客機行將失事，先知爲了盡可能救回多一些人命，的確曾在狄加現身，你們兩個人先後能見到他，確是難得。」

林愛莉道：「我不明白，先知既明知有事發生，爲什麼不制止那一場意外。」

「天機不可洩漏！」米倫廸說，「那是天意的安排，人力無法可以改變，先知只是將一些不應該死的人挽救。」

阿生笑問：「那些人不應該死。」

「就像你們！」米倫廸分別在瞪住三俠他們。

在這一刹那間，三俠同時身不由主地，感到凜然，彷彿觸電似的。

不知怎的，米倫廸的眼神有如恐怖片中「彼得古城」那雙鬼眼一樣，令人望而生畏。林愛莉更加感到有些不寒而慄！但當她冷靜下來之後，却又另有一種想法。

她記得這可能是牠熟悉過的眼神！就是一時難以記憶，不知在何處見過了。

如果說一個人的指紋個個不同，那只是片面之詞而已。

假如深入研究每一個人，就會發覺每一個人與每一個人絕難相同，其中包括指紋以外的一切，身體各部份在內。

例如一個人的聲調高低，聲音大小，膚色，眼神，言語，身裁，牙齒以及可見可聞的一切在內。

只不過有些東西可以假冒和僞裝，有些則不能够——卽如指紋就是無法假的。因此舉世的偵探便加以利用來協助查案。

其實一個有經驗的警探，對一切事物都學會了，靜心觀察的話，情形可又不同了，他們能從眼神和談吐中窺破一個人的僞裝，儘管這些都是無形的，但却可感受得到。現在林愛莉就是感受得到。

她雖然不是一名警探，但經驗却比一般警探更加豐富。她終於想起了。

她眼前出現的米倫廸巫師，此人的眼神與語調，正與她在鬼城狄加見過的「先知」一樣。儘管在狄加遊覽時，只是驚鴻一瞥，但已經令她印象難忘。

他當時曾瞪住她說話；而當時還是日間，林愛莉並非大意的人。

難道米倫廸就是「先知」的化身。

林愛莉只在心中默默地想，不作聲。

呂偉良却揷咀道：「所謂該死與不該死，請問如何制定？」

米倫廸輕輕一笑，道：「你們中國人是不是相信一句老話，『閻王要你三更死，你休想活到五更天。』我們這裏的人，也相信一個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所以航機失事，只有委諸天意，因爲機上的人都死期到了，是不？」呂偉良問。

米倫廸臉上那一點兒笑容頓告消失，他顯然不大高興。

但是，呂偉良却沒有理會他，還是問道：「祭師，請問另一個死者金寶先生，他並未搭上那一班客機，結果還是死了，如何解釋？」

「這正是一個人生死早已註定的鐵證！應該死的，到時到候一定會死，沒有人可以挽救他，亦無方法能逃避。」

林愛莉忽然問：「請問我們三個人是否死期將至？」

「我不會知道，這是天機！」米廸倫說。

「又是天機不可洩漏！」林愛莉道，「你以爲你的祖師——先知會知道麼？」

「你說你在狄加見過先知，爲什麼當時你不問問他？」米倫廸道。

「他說我死期未到，所以，我未趕上去搭那一班死亡班機。」林愛莉道。

「既然先知也這麼說，你大可安心，爲什麼還問我？」米倫廸不大高興地說。

林愛莉抱歉地笑道：「人人都說閣下是這一行的頂尖兒人物，我想試試是否靈驗而已。」

「我一則還未作法，二則我有例不答沒誠意的人所提出的問題！」米倫廸道。

「你以爲我沒有誠意？」林愛莉說。

「你自己心裏總該明白！」米倫廸突然之間，拂袖而起。

柯地奧感到不妙，急忙解釋。

但是，米倫廸驕氣縱橫，沒有理睬他，朝住門外行去。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立卽竄向房門那邊。但是，他們人還未到，房門已自頂上迅速飛揷而下。

這是一度特製的機關門，顯然用電力加以控制，所以師徒二人的動作再快，還是快不過電閘的速度。柯地奧急忙拔槍在手，可惜爲時已晚，他根本無用武之地。

三俠和柯地奧等四個人，頓然變成了囚室中的犯人一樣。

正當他們分頭摸索出路之際，電力供應亦告中斷。室內一片黑暗。

外面沒有聲音，四周亦一片沉寂。

柯地奧嘆氣道：「我們上當了！」

呂偉良却說：「我早知有此一着，就是想不到事情來得這麼快。」

林愛莉也說：「是的，他們終於要現形了！」

阿生道：「快些謀脫身之計吧！否則我們可能死無葬身之地！」

「是的。」柯地奧呼吸了一下，「這裏的空氣似乎很薄弱。」

「可能是電力中斷之後，空氣調節亦告停止下來。」呂偉良忖測着說。

這時候，他已摸近了電閘門旁，正用十隻靈敏的手指，接觸門上的匙孔。

呂偉良是個開鎖專家，林愛莉也是個中好手，還有阿生却是出自名師。因此任何複雜的門鎖，亦難以將他們困住。

但是，問題却是：這是一度電閘，根本就沒有匙孔。

呂偉良仍在失望中摸索。

阿生試過，林愛莉也試過，都同樣感到失望！柯地奧也在黑暗中掙扎，但是始終找不到出路。

柯地奧忽然長嘆一聲，沿住一處牆角，坐了下來。三俠都以爲他出了意外！本來能任特警隊長的人，身體必然比起一般人強壯。但是，柯地奧爲什麼會這樣？

阿生首先在摸索中步向他身邊，一邊問道：「隊長，你怎麼樣了？」

「是我不好！」柯地奧道，「我早不該帶你們到這兒來。」

「這話從何說起？」阿生問。

「如果我不帶你們到這兒來，根本不會有此事發生。」

「你何必內疚！這是我們要求你的，你已盡了所能。」

「但是，我想不到他們如此狠毒！」

「若非如此，我們又如何可以看得清楚他們這班神棍的眞面目？」

「神棍？不！現在細心分析一下，他們絕非神棍那麼簡單。」

「然則，你以爲他們是什麼人？」

「這件事本來我早該提醒你們了，但是，我一時想歪了心！」

「想歪了心？」阿生怔了一怔！

呂林夫婦也在絕望中摸索過來，自然聽得清楚。

「你別誤會，」柯地奧道：「你們東方三俠名氣太响，我早聞大名，於是我們存心試試你們在各方面的應變和常識，沒有將我已經知道的，事先告知你們。」

阿生道：「換句話說，你早已知道他們不是好東西？」

「不！我也是昨晚離開了你們之後，才知道這裏比較可疑，但却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入來。」柯地奧道：「我更了解到三位的心意究竟要查一些什麼，所以我才有一個不正常的想法。」

「我明白了。」阿生說：「你要令我們驚奇和意外，是不？」

「是的！」柯地奧道，「因我是本市特警負責人，必須表現一下我辦事的能力。剛才那信封裏面的你以爲是什麼？」

呂偉良道：「你說過了，是錢。」

「不！我只是騙騙你，是一封介紹信！」柯地奧道，「眞的是一封介紹信。由另一位巫師介紹務求令他們接見我們。」

阿生道：「除此外你還知道什麼？」

「我來此之前，曾知會了康士坦警官以及我的下屬！」柯地奧道，「就是擔心他們未到達這裏之前我們已氣絕身亡！」

「咦！這是什麼？」林愛莉突然自那邊一角發出了一陣驚奇的叫聲。

「愛莉，你發現了什麼？」呂偉良首先分析得出，他妻子的聲音中，充滿了喜悅之情，因此急忙問道。

但林愛莉忽然又「殊」的一聲，然後低聲警告：「小心！原來是一枚竊聽儀器，我還以爲是開關掣呢！」

一切盡在黑暗中，彼此見不到對方，只能聞其聲而已。

但剛才當電力中斷的刹那間，這裏每一吋可能讓他們用手觸及的地方，都給室內這四個人八隻手接觸過了。

牆上雖然掛了一些畫，但畫後面並無隱藏着機關的痕跡。

現在林愛莉究竟找到了一些什麼？

各人循聲摸索過去。

當時還是日間，但室內却黑到這等程度，可見得這是一處密不透風的密室。只要把通風系統關上，他們就會活活焗死。

呂偉良、阿生分別去摸觸過牆上伸出的東西——好像一枚鐵釘似的。

對於一切竊聽儀器，他們是絕不會感到陌生的。這正是一枚竊聽器。

阿生生氣地，用力將它拔出來。

後面果然連着一條電綫。

牆上立卽出現了一點光——那是電綫拔出了後留下的小洞孔。阿生不敢用眼去望那小洞孔，因爲有沙，很易上當。

但久處黑暗中的人，難得見到了一點兒光——卽使明知危險，卽使是一丁點兒，也足以吸引住黑暗中的人。因此，柯地奧就忍不住要把眼睛湊過去，可惜牆太厚了，那小洞根本無法讓他見到什麼。

燈光忽然大放光明。

室內四人彷彿看完了一場日場電影，由黑暗中出來一樣，視覺神經的習慣一下子受到影响，立卽閉上了雙眼。

牆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大洞。

洞口是長方形的，鑲上了雙重的隔聲玻璃，有如播音電台中的「控制室」與「

廣播室」的分隔設備一樣。兩者可望而不可卽，可見其人而不聞其聲。

但是，通常這一類設備一定有其作用，所以通話設備應該有的。

果然，一陣「格格」笑聲由天花板散發下來，令呂偉良他們十分難受。

那出現人影的方格，本來是掛了一些畫的；現在那些畫已升得高高。

毫無疑問，這間密室的一切，均用電動控制；而且設計周到而精巧。所以各人剛才小心摸索仍一無所覺。可見得連罅縫也做工精巧周密。

玻璃另一邊，出現了他們見過的一些人——包括米倫廸和他的手下們。

還有一個人，他正俯視過來，小心辨認着呂偉良他們。

此人的出現，令到呂偉良等人，尤其是柯地奧，爲之大吃一驚。

他正是警官康士坦。

康士坦透過傳音系統，說道：「感謝你通知我，你們要來這裏，隊長！」

柯地奧看得出他的得意洋洋之表情，道：「警官，想不到你們是一黨。」

「是的，其實我們只是替政府做事！你又何必大驚小怪？」康士坦道，「我早暗示過了，這些事你們最好不要理。」

阿生冷冷地說：「你們這個地方的人，簡直卑鄙下流！」

「你生氣是有你的理由的，朋友。」康士坦道：「柯地奧曾經告訴過我，你們三位大有來頭。若非如此，我們又豈會把你們誘到這兒來？」

柯地奧恍然大悟。他發夢也實在想不到，康士坦警官之所以「大力帮忙」，只不過是一種計劃——他和他的同黨在織網——結果：網到了這四條「大魚」。

康士坦又笑道：「你們實在太過精明，若非如此，我們可能垮台！」

「你說你代表政府，這是什麼意思？」柯地奧問。

「任何一個政府都有他們的統治特色和手法。」康士坦道：「例如有人以暴力統治，有人以思想控制，更有人以自由作號召。但我們喜歡順其自然就地取材！」

「利用人民的迷信？」阿生問。

「正是，你很聰明！」康士坦說，「這個局本來很完善，可惜，你們一定要盡力去戳穿它，太過份了！」

阿生道：「既是有系統，有計劃的欺騙國人，那麼，毫無疑問，所有神棍都是特務！」

「不！只是心理學和心靈學專家，他們受過秘密訓練。」

「難怪甘心做走狗！」

「你說話小心，這是我國內政。」

阿生冷然一笑，道：「反正是死，爲什麼我不說得痛痛快快，坦坦白白？」

「你說吧！嘿！」康士坦面色一沉：「我倒想聽聽你還有什麼遺言。」

「你們雖然狠毒，却很聰明！」阿生說，「一場謠言『大災難卽將降臨』，弄得人心惶惶——」

「不，錯了，你猜錯了！」康士坦道，「這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未必是謠言。但這點姑且不談，我們要轉移人民的視綫，必須讓他們坐立不安。自身難保！」

「你的上司很聰明！」阿生道，「你們要清除反政府份子，竟然可以如此不擇手段！」

「政治本來就是不擇手段的。」康士坦又說，「這樣最少比用暴力要好得多了，但你們也太不量力！」

柯地奧生氣地舉起他的手槍，朝準玻璃扳動了機掣。

「砰砰砰」一連發射了三槍。

但是，那玻璃絲毫無損。

「傻瓜！」康士坦道，「如果這兒有你用武之地，你身上的一切武器，我們早已將它繳去了。」

三俠早已看得出那是防彈玻璃，而且四周是十分堅固的水泥建築物，除非有外來協助，否則他們這回眞的是揷翼難飛。

柯地奧又要轉向另一方向開槍，但被阿生制止。

阿生道：「冷靜點，這是沒有用。」

是的，三俠有過太多關於這方面的經驗。掙扎，開槍，生氣，吵鬧等等，在密室中只有令到空氣更加薄弱；那是十分不智舉動。但是，柯地奧如此生氣，自有他發洩的理由；何況這是最後關頭呢！

呂偉良開始感到不妙。倚在他身畔的林愛莉，呼吸逐漸緊促，軟弱無力。

阿生和柯地奧也看得出，隔住雙重玻璃後面的人，那得意的奸笑笑臉，以及控制員受到康士坦指示後所做出的動作，一切都足以顯示，較早時他們已將空氣系統關上了。

假如只是通風系統停止，室內這麼大，已經放入來的空氣，應該不會這麼快用完；雖然有人開槍，亦有人生氣，掙扎。

看情形，他們不但關上了輸入空氣的系統，還將室內的氧氣抽了出去，所以室內這四個人才會這麼快就感覺得到不妙。

呂偉良忙於照顧他身邊的妻子。

阿生和柯地奧却苦思無策……

× × ×

國際特警隊人員因爲老早得到柯地奧隊長的錦囊這時正驅車朝住目的地前進。

他們的目的地是囚禁住三俠和他們上司的那個地址。但是，他們至今仍未知道事情會嚴重到這般田地。

地址是柯地奧留下的，照計不可能有錯。但是，當他們的車子到了那兒路口時，路上却擺放了明顯的交通標誌和鐵馬。

交通標誌是任何駕車人仕都看得懂的那一種：「不准駛入」。

鐵馬正是警方用以封鎖道路的。

於是，領隊的特警隊副隊長高連立卽下車查究。

「這裏發生了什麼事？」高連又出示他的特警證件。

「噢！是你，高連副隊長，你來得好極了。」一位警官很有禮貌地說，「康士坦警官吩咐過我們，如果見到你們，請立卽轉往另一個地點去。」

「爲什麼？」

「我不清楚，只是他寫了這個地址叫我交給你們，他和你上司都在那兒，可能

有重大事件發生！」

高連副隊長儘管不識這位警官，但眼前這麼多警方人員在場，他不會是冒充的。何況後來他也知道這裏封鎖的原因呢。

這條街被封鎖，是因爲人羣大量聚集的緣故。

於是高連副隊長也只好帶隊離去。

由於交通改道的緣故，特警隊的車隊，必須繞向另外一條路，然後才可以離開現場，趕往那個新地址。

就當車隊繞到一條後街時，高連突然叫各車停下來。

原來柯地奧的座駕車就停在那道旁。

高連自然認得他上司的車子。

於是他在想：柯地奧不會改乘康士坦或其他警方車輛前往？

高連和手下們分析：覺得這不似柯地奧的作風。

柯地奧喜歡開自己的車子，因爲車上新裝了一套無綫電通訊系統，可以讓他隨時與他下屬連絡。

但是，爲什麼車中空無一人？

高連想不明白，只有再折返剛才的路口去了。

那兒一直由警方把守住。

那位警官看見他們去而復還，出奇地問：「怎麼一回事？」

高連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也看得出警官的表情尷尬。

他盯住那警官：「你別開玩笑了！這字條誰寫的？」

「康士坦警官。」

「他是誰？」

「當然是我上司！」

「是你上司，可不是我上司，你必須弄清楚！」高連不客氣地說，「你分明存心作弄我，我上司的車子就在後面，又怎會改往別處？我要帶人過去。」

警官把手一攔：「對不起！」

「這算什麼？」高連呱呱大叫起來，「你難道不知我的身份？」

「我就是不知。」

「剛才我已交代過了，我是國際特警隊——你們國家也是我們這組織的成員國之一。」高連說。

「你只知向上司負責，兄弟，我又何嘗不是一樣。」

「你是擺明不准我們入去了？」

「這條街道早已封鎖，任何人不准入內，明白麼？」

「但我偏偏要進去。」

高連說着，邁步前進。

警官突然拔槍相向。

但是，一名特警隊員的動作比那位警官更快。一支冷冰冰的槍管，迅速伸至警官的左耳後面。

一種冷冰冰的聲音沉聲一喝：「警官先生，請你乖乖的放下手槍，否則，你的腦袋立即開花！」

「你敢殺我？」警官抖聲道。

特警冷笑道：「國際特警隊直屬巴黎特警總部，你上司最多只可以向你的遺體行禮！」

警官無可奈何，只好棄槍，同時叫各警員讓路。豈料就在這一刹那，幾聲冷槍紛紛自四方八面响起。埋伏在四周的警方槍手，先後向天空放警告槍。

高連知道衆寡分明，感到無限躊躇。

他們到底搗什麼鬼？高連甚至不敢肯定他的上司是否還生存在這裏。

但見對方聲勢洶洶對立之局已十分明顯。他們何故如此無禮？

高連百思不得其解。

特警隊只有二十餘人，對方警方最少有過百之衆。

高連副隊長正在呆若木鷄之際。

突然之間，彷似天崩地裂，地在動！天也在搖！人却站不穩。

跪拜在地上的人，在驚呼，在痛哭！

有些夫婦相擁一團，有些父母子女摟作一堆。刹那間，彷彿世界末日已到了。

「隆隆」之聲，不絕於耳。

到處但見飛沙走石。

馬路分裂，汽車互撞，樓房倒塌。

駭人聽聞的驚叫聲，彷佛鬼哭神號，令人心膽俱裂。

「大災難」終於出現了！於是迷信的市民不顧瓦礫迎頭飛舞，仍作膜拜不已。有些還唸唸有詞。

「先知」的預言竟然「靈驗」，人們更深信他的「復活」。

但是，假扮「先知」的巫師米倫廸，却在這次的大地震中，死於他那豪華的寓所之內。如果他眞的是這麼靈驗，爲什麼他對自己的生死一無所知？

當然，一切只是一個大騙局而已；正如康士坦警官口中所說的一樣——政治是不擇手段的。但是，一個政府利用人民的弱點，利用特殊的地理環境，如此這般的鞏固其統治地位，也未免太過份了。

因此，當三俠和柯地奧等四個人由密室逃出來的時候，順便也將受了傷的康士坦一併救出來。

呂偉良等三俠和柯地奧眼看這次刦數難逃，却又無可奈何。

密室中的空氣越來越少，他們快要窒息而死。但是，不知道是否「天意」，大地震就在此時發生。三俠他們雖然受了傷，却不必死於密室之內，因爲地震已令到房屋倒塌分裂，終於讓他們逃了出去。

危地馬拉本來就位於地震帶，隨時也有可能發生大地震。因此，所謂「先知」，「預言」，揭開了亦不外如是。

三俠和柯地奧扶住康士坦逃出街外，並未受到任何阻攔，因爲此刻人人自顧不暇，還有誰與他們爲難？

在特警隊的安排下，阿生和柯地奧將康士坦警官秘密押到墨西哥邊境；再由墨國特警隊協助，飛往巴黎。

康士坦將在巴黎特警總部作證，但誰也不知道結果會如何，因爲這是永不公開的秘密。總之這個故事至此暫告結束！



武林軼事／麥海雲．文
盧令．圖

王德慶鬥太華五毒

獨力敗五寇

我國的武功是從北方傳來的，故此，北方的武林高手極多，特別是四川陝西一帶，高手雲集，有資格開鏢局，做鏢師的人，俱是北方英雄豪傑，清末的鏢局當中，有一間鏢局叫做德慶鏢局，是武林高手王德慶開設的，很有名氣，至於德慶本人，經過許多次水陸兩路大戰，沒有失過手，後來，他把絕技傳授到馬劍風的手上，這位馬師傅在港設館授徒，能够繼承他的志願，把王派的拳脚盡量發揮。

回說王德慶本人，他歷代祖宗住在陝西，一向就是喜歡武功的，故此，王德慶童年時期，已經開始練武，長成之後，他就帶了若干銀両，打算穿州過省，在北方暢遊名山大川，然後到少林寺學習武藝，又因太華山是陝西的主脈，峯巒起伏，有許多寺觀，值得停步，因此他決心先遊太華山，後到嵩山。那時秋高氣爽，他走到太華山若干大寺觀逛逛，覺得庸俗，後來轉入更深的山峯，在一間比較遊客稀少的太墟寺觀裏面歇宿，因爲他學習王家的拳脚，已經有十多年，每晚必練半個時辰，然後上床睡覺，如果那晚風清月白，景色幽雅，他就乘着興之所到，有時會玩一個時辰之久的，那晚他睡到夜半起床，潛入後院，正想揮拳踢脚，忽然看見一個老道士，鬚髮皆白，在月色下舞劍，劍光如雲，罩住他的身體，看來十分搶眼，他看呆了一雙眼，索性躲着偷窺，不再走出去練

絕藝永流傳

第一晚他去得較遲，看了一會，老道士便即收劍，飄然而去，第二晚，他索性早些起床，半夜三更，潛入後院，躲着窺看，老道士仍在該處練劍，看來那個老道鬚白如銀，頭髮沒有一條黑色，最少有七十多歲，說不定八十過外，奇怪的是這一點，他舞劍之際，兎起鶻落，姿勢極爲美妙，就算年壯力强的人練劍，不過如此，單是這種凌厲的劍法，已經使王德慶看了非常佩服，自愧不如。

他很想走出去跟老道士打個招呼，問問對方的法號是甚麼，希望以後能够來往，可惜道士每次露面，總是劍不離手，玩完了劍即離去，王德慶不敢追上去問長問短，只好悶着不做聲，等候適當的機會，再行決奪。

一連看了五天，王德慶認爲那個老道士確是非常人物，很想結識，在太墟觀內到處走動，並且找小童探問，總是茫無頭緒，從各人的口中推測，那個老道士並非住在寺觀之內，大概是外邊來的，何以外來的人却每晚都在寺觀裏面練劍呢？天亮之後，這個人又到了甚麼地方去呢？王德慶想起了這些問題，好奇心油然而生，便在白天出動，到處搜索，希望找尋這種秘密。他搜索很久，仍是沒有答案，那晚，他在夜半起床，潛入後院，竟然看不見老道士，大失所望，他索性把老道士所演練的劍法，從記憶中抽出來，自行練劍，根本上王德慶踪跡所到之處，必然帶備一柄

家傳的游龍劍，他不但喜歡拳脚，就算刀劍方面，也很有心得，那時他把老道士的劍法默記在心，依式演習，很有興趣，演了一個時辰，然後歸寢，此後他就養成了習慣，道士練劍之夜，他躲着偷窺，如果那晚他看不見道士練劍，他就自行依照道士所做的架式，一招又一招演出來，不知不覺，過了兩個月，有一晚，他正在練劍，忽然看見對面山頭有些燈光，頗爲詫異，携劍從小門走出太墟寺觀之外，沿着山徑，忽高忽低的走了一程，由低處走到高處，便置身於對面山頭了。原來那裏有一間簡陋的石屋，此屋僅有一層，道士在屋內坐着，並非練劍，而是坐着練習氣功，因爲屋裏有些燈光，在燈光之下坐着的道士有何動靜，王德慶可以在較遠的地方看得見，在他眼中看來，那個老道士所練習的功夫，不知是那一派，非常古怪，只見老道士盤膝而坐，調整呼吸，忽然之間，每一條白髮由低垂狀態慢慢的改變，好像怒髮冲冠似的，條條頭髮豎起來，眼前沒有人激怒那個老道士，決不會突然發怒的，況且怒髮冲冠只是古人說的一句話，未必眞有其事，一個人就算勃然大怒，頭髮仍是不會豎起來，可見道士練習內功，由於功力深厚，以至頭髮豎高，明白了這一層道理，王德慶就更覺驚奇，原來那個老道士不但懂得劍法，還懂得內功，眞是不可思議。

一方面受到好奇心的推使，另一方面王德慶渴望獲得更爲高深的拳脚劍術，索性再入內進，站在較近之處，看看老道士如何運氣練功。

老道士本來是雙眼緊閉的，可能聽覺敏銳，知道有人走近，忽然睜開眼睛，雙目如電，向王德慶那邊掃射了一眼，大喝一聲，王德慶登時脚軟，想轉身走開，已經來不及了，只得跪下稟報，自稱他無意觸犯，絕非存心加害，盼望老道士明察秋毫，不要責備他。

老道士的語聲比較溫和，說：「你住在那裏呢？是怎樣子的人？何以三更半夜潛入石屋看我練功呢？」

王德慶看見他沒有發怒，喜出望外，趕快照實回報，讓他知道自己是遊客身份，喜歡練武，故此潛入石屋，至於他會得追踪而來，純然是因他住在太墟道觀之內，晚上偷看舞劍已經兩月之久。

老道士愕然，沒有做聲，稍停，然後說：「王居士，你自稱喜歡練武，然後走到太華山，住在太墟道觀，因爲發覺我晚上舞劍，看得入了迷，今晚偶然看到對面山頭有些火影，故此冒險走來相見，如果此二點屬實，你已經偷看了我舞劍二月之久，可否依式表演一番，讓我看看呢？」

這句話是測驗他有沒有說謊，王德慶聽了，欣然點頭，根本上他就是帶劍而行的，便把手中的劍提起，先行擺出第一招的架式，向老道士點頭，說了一聲：「弟子獻醜，盼師尊指點！」然後舞劍。

他的劍法雖然比不上老道士本人舞劍那麼靈活，但却有規有矩，就像是老道士親自指點一樣，玩得相當精采，老道士看了，非常高興，看見他演完了那一路劍法，收劍之後，說道：「王居士，你的記憶力確是厲害，只憑一雙眼看我舞劍，就把八百六十四劍的八卦劍法緊記在心，居然演得出有七八分相似，可見我與你有緣，如果你想學習，我可以把全套八卦劍法教授給你，未知意下如何？」

王德慶聽了，福至心靈，趕快走前兩步，跪在道士那張床的前面，口口聲聲喊師尊。

任何人都喜歡別人尊重自己的，老道士聽了，更加對他發生好感，很溫和的說：「我喚做靈逸，一向雲遊四海，偶然住在石室之內，夜間靜坐練功，興之所到，便走到對面山頭的太墟道觀練劍，難得你如此喜歡練武，而且有天聰，又跟我有緣，我索性把本門的劍法拳脚傳授給你，包括內功，未知你能否隱居一個時期呢？」

王德慶非常興奮，說：「師尊肯讓弟子相隨學習武功，別說隱居一個時期，弟子一輩子留在師尊的脚下，也非常樂意相隨。」

他說得這樣忠誠，不消說，老道士聽了更加開心，當晚就指點他更進一步的劍法，糾正他那些錯誤的地方，就像是武館裏面師傅教授門徒一樣的精細。

翌日開始，王德慶就朝夕跟隨老道士在山上遊遊蕩蕩，興之所至，老道士當面指點，不是教授拳脚，就是教授劍法，原來老道士懂得的拳脚，刀劍棍棒等武功，非常之多，還有一手絕招叫做梅花鏢，即是說，有人在後窮追，一出手就可以同時發出五鏢，分別擊中五個人，倘若必須殺退追兵的話，這一手絕招再好沒有了，不消說，王德慶自然是非常勤奮的學習它。

老道士一直都沒有說出他是怎樣子的人，如何學習那麼高深的拳脚。七年後，有一天，他對王德慶說：「王居士，我要走了，你也不必留在太華山，總之，我們緣份已盡，各走各路，你是俗家的弟子，我不必留你學道，你也不是道家裏面的人，不必苛求，任由你下山幹些甚麼，我絕不阻攔，但求你選擇有志向，而且品德極高的人，然後傳授本門的棍棒拳腳。」

王德慶黯然說：「師尊囑咐之言，弟子當遵師命，至於本門拳脚，該取甚麼名字呢？關於這點，請師尊指示。」

老道士很冷靜的說：「王德慶，你姓王，不如就把它稱做王派好了。」

兩人分手，王德慶就此下山，以王派爲名，那時他已經學習到靈逸道士的八卦劍梅花雙鞭，梅花拳，以及太極摩掌等，此外還學過黑砂掌，鐵布衫以及手執長劍凌空飛刺，跟着發暗器打出，一手飛鏢叫做五點梅花鏢，一發就是五鏢，更加厲害，不但如此，他的內功也追得上老道士，夜間運氣，到達頂門，頭髮直豎，憑着這些武功，他回到西安就設德慶鏢局，在江湖上走動，名利雙收。

進入民國初年，王德慶已經五十歲了，某天，他一個人帶了一些珠寶財物從陝西南下，當時他的鏢局有些規定，假如特別值錢的珠寶，不必經由彪形大漢押運，只由王德慶單獨把它纏在身上，帶到南方去，一向如此，從來沒有人敢動他的腦筋，至於太華山下，那是他經常遊玩之處，一帶水陸盜賊，對他有所認識，僅插一支德慶鏢局的旗幟，也可以通過，可是老江湖知道，賣賬給他了，新出道的刧匪，就

未必肯賣賬了，特別是那些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盜賊，根本上就對他完全陌生，只聞其名，更不肯賣賬給他了，因此，他在白天趕路，到了入黑，渾身怠倦，就在山中一間破舊的山神廟歇宿，那晚果然碰到武林高手，拚個你死我活。

王德慶是江湖人馬，就算他在非常穩定的地方休息，仍是預防不測的，別人在廟裏休息，只是坐在大殿，他却不然，躲在神像的背後休息，用背貼住神像的腰背，那樣做可以隱蔽身形，就算有敵人追來，不容易發覺他，但有風吹草動，他立刻知情。

那時他在廟內休息，忽聽到外邊大堂有些脚步聲，他的聽覺特別敏銳，集中精神傾聽，便知談話的人是邪路上的人馬，彼此交談，似乎想對他不利，他的心裏暗想，這幾個初出道的傢伙，只知行刧，不知道找對象，似乎太過放肆，一定要教訓他們。

他正在想着，忽又聽到那些人的談話，有一個說：「看來這傢伙的身型體態很是輕巧，但却脚步沉重，必然是腰間帶着黃金之類的東西了，現時巳經天黑，他不能在山路走動，應該找個地方休息，似乎最理想的就是這座山神廟，雖然我們追趕到來，沒有看見他，當然不能就此罷手的，彼此散開，在廟裏到處搜索，過一會然後到大殿相見吧。」

跟着脚步聲忽遠忽近的散開。

王德慶技高胆大，根本上就不會把這五個初出道看在眼裏，故此，趁着他們想散開却未完全散去，便即衝出，大喝一聲：「你們這些强盜，斗胆追踪老子，恐怕是存心討死了，有胆的亮招！」

靠近他有兩個强盜，正想走開，但却沒有移動脚步，聽了不再打話，便即圍攻，一個强盜又高又瘦，但却很有氣力，使用一種叫做鍊錘的東西，一出手就揮動那個鐵錘的模樣，長達一丈二尺的鐵鍊，兩邊都縛着甜瓜似的鐵錘，橫掃直掃。另外却握鍊子槍，一槍刺去，那一條槍的末端有鐵鍊握在左手，可以刺完再刺，脫手飛出，兩人的武器都是特別古怪的，一個人用鍊子槍向他的中路衝刺，另外一個人却用鍊錘掃他的脚，出手就十分毒辣，不過，王德慶看清楚他們的武功根底，不過如此，鐵錘橫掃過來，他的脚尖使勁一按，使用孤鶴冲天這一招，躍高五天，輕輕避過，他的鐵錘幾乎掃到手握花槍那一個人的腰間，幸而此人眼快，向後一閃，然後不會互相殘殺，但因這一閃的緣故，那一條花槍就無法刺中王德慶了，他勃然大怒，跟着再衝上來，用烏龍擺尾這一招，連續向王德慶的下三路刺去，至於鍊錘，却飛高一點，橫掃他的太陽穴，這兩種兵器，上下齊攻，實在不易躲閃，不過，王德慶的本領驚人，只是把身體向後稍爲傾斜，掃來的鍊錘就撲了個空，至於下邊所刺的三槍，都給他用縱跳的方式避過。

他一閃再閃，好像跟那些强盜開玩笑似的，突然站定脚步，大喝一聲，叫他們離去，說：「像你們這樣子的武功，實在不配走出來闖世界，快些走開，否則，一定敗在我的手上，非死即傷。」

那兩個强盜看見王德慶手上沒有兵器，認爲自己有古怪的武器，佔了上風，那裏肯走開呢？不但不肯走開，還大聲呼叫，使其他那幾個强盜轉身走回來，於是，王德慶要跟五個人決鬥了。荒山寂寂，死了也沒有人知曉，發展到這裏，王德慶就不敢怠慢，突然發出梅花鏢來。

這一手梅花鏢是他苦練的絕招，一出手就分別飛向五個人的身體，其中有三人中鏢，負傷逃去，剩下兩人，不敢戀戰，掩護傷者走開。後來，王德慶回到西安一查，才知道那五個强盜叫做錢一虎，錢一豹，以他們兩人爲主，即是手握鍊子槍和鍊錘那兩個，其餘那三個人只是跟着他倆搶掠，江湖上把他們稱做太華五毒，看來似乎沒有甚麼毒辣之處，徒得虛名而已。

王德慶在西安經營保鏢十多年，後因西安事變，他担心受到牽涉，形勢惡劣，然後帶着妻兒南下廣州，在倉邊街居住，那時廣州有一個姓馬的人，叫做馬劍風，是台山人，父親在加拿大經商，他從小就喜歡武技，跟王德慶的兒女同學，知道他們的父親身懷絕技，便懇求他們介紹，在王德慶的門下習技，得到他的眞傳。

不久，因爲中日交戰，風聲鶴唳，王德慶全家返陝西居住，從此音訊隔絕。至於馬劍風，先在廣州教授王派的拳技，後來在香港設館授徒，發揚王派拳術，不必細表。

王德慶的功夫高到甚麼程度呢？外邊的人很難知情，不過，他曾經跟羅漢門的掌門人孫玉峯師傅過招，却有很輝煌的戰績，當時孫玉峯南下，在教育路國民體育會座鎭，他跟王德慶玩玩的一晚，在旁的觀衆有百人過外，能够跟孫玉峯打個平手的人並非很多，他却辨得到，實在難得，孫玉峯擅長羅漢門的拳脚，眞個打起來，上邊是較剪手，下邊是較剪脚，實在不容易招架，所謂較剪手，即是手跟右手豎高少許，對方發拳打來，一齊拍合，便即把來手夾住。

因爲一隻手分出陰陽來，手蹄的一處，只能向內拗曲，不能向外拗去，如果有兩種力量一齊夾住，那隻手沒擺脫，手蹄的一部份突然受壓，可能脫臼，故此這一招較剪手是不容易躲閃的。

上述的較剪手又名「羅漢剪手」，除了左右兩邊向中央夾住來手發力之外，還可以在上邊以及下邊發力，使敵人的手夾在當中，無法擺脫，要是較剪手與羅漢蝴蝶掌混合使用，效果更加强大。

另一方面，孫玉峯有一套醉八仙的拳脚，十分靈活，能够在將倒未倒之際，用脚夾住對方的一條腿，形如較剪，略爲使勁，此人便即倒下。

王德慶所學的拳脚雖然高深，跟孫玉峯交手，却是屈居下風的，不過，孫玉峯施展本門的絕招，仍然沒法戰勝他，亦覺稀罕。

事後孫玉峯對門人說：「王德慶的武功眞是了不起。」這句話並非敷衍之詞，確是由衷之言，抓住這一點看，不妨說王德慶善於閃避。

王德慶的拳脚屬於柔功那類，並非落場即打，拳拳打盡，故此他碰着强敵仍可以抵擋，不容易給對方擊倒，那是他値得自豪的地方。

（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文·高　庸
圖·盧　令

硃砂井（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手婆婆靜坐木屋，詳細聽得屋外百花宮主率衆攔住錢堃去路，迫他顯露眞正面目，不一會，驀聽一羣護花使者驚呼受襲及燈籠被擊滅墮地聲，旋聞百花宮主下令撤退離去，在屋外擾攘時，三手婆婆聽知有人潛入屋中，她以爲是錢堃，詎出聲喝問，方知錯誤，那潛入屋中之人自稱是天醜帮刑堂香主余夢龍，說奉帮主令諭，要三手婆婆隨他往見天醜帮主，三手婆婆一口拒絕，余夢龍召來左右護法，其中一護法誇言三招之內就將可三手婆婆擒下，三手婆婆發覺那人說話中氣充沛，連忙橫拐蓄勢以待——

盲母遭脅迫　稚女受誆騙

余夢龍和另外一名沒有開過口的人，也似乎對這位同伴充滿了信心，毫不猶豫都退出屋外。

那人不再多說，推開桌椅，就向三手婆婆走來。

三手婆婆沉喝道：「慢着！老婆子眼睛不方便，要動手，你總得先報個名號上來。」

那人冷冷道：「不必了，一動上手，你自然就知道。」

他可是說動手就動手，話音才落勁風隨起，呼的一拳已向三手婆婆當胸擊來。

三手婆婆分辨出他的拳風起自左側，猜想他這一招多半是虛招，脚下斜退，身軀微微向左側轉，拐杖變橫爲豎，一面卸他的拳勢，一面準備迎擊他第二招煞手。

因爲高手相搏，極少搶中宮、踏洪門直搗直進，第一招，大多是誘敵的虛招，却將煞手隱藏在後着，更何況一般人都慣用右手，起首既用左手發招，那更屬虛招無疑了。

三手婆婆的估計絕對沒有錯，錯在她無法看見面前這個人的形狀。

她身軀才剛剛轉動，突然感到情形不妙——對方拳勢勁道絲毫未減，分明是眞幹，不是虛招。

等她發覺，應變已經來不及了。

「蓬」地一聲，右肩頭上重重挨了一拳，直搗得三手婆婆踉蹌退出四五步，拐杖險些脫手落地。

剛穩住身子，風聲又到，那人竟如影隨形，緊追而至。三手婆婆奮起全力，大喝一聲，拐杖向後橫掃了過去。

那人不避不讓，一翻手，抓住拐頭，便用力跟三手婆婆互奪拐杖。

三手婆婆吃虧在眼不能見，又得防他突施偷襲，雙手握着拐身，却無法全心全力運用在爭奪拐杖的事上。

那人的內力兇猛異常，循着拐杖如潮水般的湧過來，接連數次衝擊，幾乎將三手婆婆震開脫手。

三手婆婆無奈，只得奮力持拐，跟他

爭奪。

誰知就在這時候，忽聽那人大喝一聲：「去！」

拐上力道突然消失，並且就勢向三手婆婆這邊推過來。

三手婆婆完全沒有防到有此一着，力道一齊落空，整個人不由自主仰面跌倒，摔在閣樓梯旁。

她還想掙扎站起來，胸膛上已被一隻脚踏住。

那人嘿嘿低笑道：「要想活命，就老老實實聽話些！」

三手婆婆雙臂一合，疾抱他的足踝。可惜還未能運力，右肩上又被加上了五道鋼爪。

那五個指頭，都揑在穴道部位上，三手婆婆身軀微震，眞力盡失。

那人輕輕鬆開了脚，將三手婆婆從地上拉了起來，道：「現在，你知道我是誰了嗎？」

三手婆婆僅兩招就落敗被擒，回想自動手開始，那人兩次都是以左手發招，始終沒有使用過右手……心裏突然記起兩個名聲响亮的武林怪人，不覺脫口道：「反手劍，左手拳，神仙見了也胆寒！」

那人陰沉地一笑，道：「不錯，你畢竟還算得有些見識。」

三手婆婆道：「聽說你們本是同胞兄弟二人，覆姓歐陽……」

那人接口道：「我是老大，他是老二，咱們自出娘胎，便各少了一條手臂，我僅有左臂，便取名歐陽左，他只有右臂，就名歐陽右，但老二不願跟常人一樣使用右手，所以練的反手劍。」

三手婆婆不禁暗暗嘆了一口氣，心想：這一次來的天醜帮，大約不會假了。

敗在歐陽左的手下，倒也不算是什麼丟臉的事，但若被天醜帮脅持而去，如何再跟錢堃聯絡，如何知道丈夫和女兒的消息？

不！絕不能離開這棟木屋……只要王府藏珍的秘密不吐露，他們就不敢殺害自己……

三手婆婆把心一橫，昂首道：「老婆子敗在你手中，要剮殺要，儘管動手！」

歐陽左冷笑道：「殺不殺你，須等見過了帮主才能決定，你要是識趣，乖乖跟我們走，或許還有一綫生機。」

三手婆婆道：「你們想殺我很容易，想逼我跟你們走，却是辦不到。」

歐陽左五指一收，喝道：「我就不信你還能反抗。」

他的左手五個指頭，始終扣揑在三手婆婆的右肩穴道上，只須微一運力，三手婆婆的眞氣便無法凝聚，自然無力反抗。

但三手婆婆却似胸有成竹，從容不迫地道：「我雖然無力反抗，却有方法自殺，我一死，你們非但報不了仇，也永遠休想得到王府藏珍。」

歐陽左怒道：「你在我掌握之中，想死只怕也不容易。」

三手婆婆笑道：「你不相信是不是？讓我老實告訴你吧。在我口內，早已安置了一粒假牙，內蓄劇毒，只要我將毒牙咬破……」

「你永遠沒有機會了！」

歐陽左喝聲才出口，五指已閃電般揑住了三手婆婆的兩腮，使她張大了嘴，牙關無法再闔閉。

牙關不能閉闔，當然就不可能將毒牙咬碎。

可是，歐陽左忘了一件事——他只有一隻左手。

那隻手，本來扣住三手婆婆的肩頭穴道上，現在既要改揑雙腮牙關，勢必就得先鬆開肩頭穴道。

就在他移手向上的刹那間，三手婆婆已笑起發難，奮力一掌，向歐陽左當胸推去。

兩人近在咫尺，三手婆婆突然又使出了全力，論理，歐陽左根本沒有閃避的餘地。

這一掌歐陽左打實了，歐陽左不死也得重傷。誰知歐陽左的應變竟出人意外的快，掌力才近胸，突然喝一聲，放開左手五指，將三手婆婆的頭，用力向外推去。

三手婆婆的頭部後仰，掌勢也跟着變了方向，整個人倒撞在閣樓之下。

這一來，歐陽左未被掌力擊中，三手婆婆也脫開了歐陽左的掌握。

閣樓下本是豬舍，但空着未養豬隻，三手婆婆一個翻滾跳了起來，立刻橫拐護身，喋喋怪笑道：「歐陽左，現在你更沒有機會帶我走了，你又要再迫近一步，老婆子戰如不勝，立即咬毒自殺，死也不會離開這棟木屋。」

歐陽左恨得牙癢，却無法可施。

余夢龍和歐陽右聞聲，進來探視，見歐陽左竟然未能制服三手婆婆，都感到不解。

歐陽右道：「老大，連個瞎眼婆子也制不住麼？」

歐陽左搖搖頭，道：「她口中藏有毒牙，動不動就要咬毒自殺，帮主又吩咐要活口，這件事難辦得很。」

歐陽右道：「她一定要死，誰也不留住她，咱們別理她這些威脅，儘管出手，上！」

這歐陽右分明是個急性子，話音才落，一縷劍刃破空的聲音，已射向三手婆婆立身處。

三手婆婆拐杖疾掄，迎着來勢全力擊去。

嚐！一聲金鐵交震，歐陽右的反手劍被硬擋了回來，三手婆婆却覺得雙臂發麻，幾乎拿樁不穩。

劍比拐輕，一個只有隻手，一個却是雙手全力施爲，表面看來，這一招似乎是未分勝負，其實，三手婆婆心裏明白，自己不是歐陽右的敵手。

一個歐陽右已經敵不住，何況旁邊還有歐陽左和余夢龍。

三手婆婆知道今晚凶多吉少，把心一橫，決定豁出去了，探手從懷裏摸出了「無影針筒」。

余夢龍立刻警告道：「二位護法，當心瞎婆子手裏的毒針！」

歐陽右冷笑道：「區區無影針筒，就能唬得住咱們兄弟麼？」

歐陽兄弟心意互通，用不着商議，兩人身形一分，飛快從兩側包抄了過去。

三手婆婆早已忖度兩人進逼的方位，

不等他們近身，鋼拐一頓，搶先出手。

她料定歐陽左未帶兵刃，所以拐杖出手先攻歐陽左，暗中却準備用無影針筒對付歐陽右。

而且，她已經吃過歐陽左一次虧，拐杖出招時，特別留意方向，以免被對方所制。

招式剛剛發動，歐陽左果然又是老辦法，不避不讓，伸手便來硬奪拐杖。

三手婆婆急忙半途撤招收拐，却趁勢反掃歐陽右。

歐陽右也同樣不避不讓，揮劍硬接。

劍拐甫交，歐陽左見機不可失，大步欺身上前，「金豹探爪」，猛扣三手婆婆的肩頭。

三手婆婆故作不知，拚着拐杖脫手，待歐陽左的招式用老，突然塌肩、旋身、揚臂……

余夢龍急叫：「當心毒針！」

就在這同一剎那，歐陽右的反手劍正將拐杖撩飛，金鐵交擊的聲音，恰好掩蓋了余夢龍的呼聲和針筒機簧聲響。

歐陽左發覺不妙，已經來不及閃避。

但他畢竟是成名人物，腕間疾轉，五指一合，竟然將那枚射向掌心毒針挾住。

挾是挾住了，可也當場嚇出了一身冷汗。

三手婆婆就像瘋了一樣，機簧再响，第二枚毒針緊接着又射向歐陽左。

歐陽左只是有一條手臂，無法再接，一抖手，將掌中毒針反射了出去，同時撤身暴退……

「叮」地一聲，兩枚毒針迎空相碰，一齊墜地。

三手婆婆咬咬牙，連連按動機簧，針筒內所餘的八枚毒針，宛如連弩般連環射出。

這時，歐陽右已經由側面衝過來，劍光盤空飛舞，將八枚毒針全部震飛，歐陽左也已退到堂屋中。

三手婆婆失去了拐杖，無影針筒又未奏功，兩手空空，立陷險境。

她自然不甘束手受縛，急急又伸手入懷……

歐陽右怒喝道：「你還有多少破銅爛鐵，留着下一輩子再用吧！」

聲出，劍到，冰冷的鋒刃，已臨三手婆婆前胸。

突然一道匹練般的寒光斜刺裏飛來，「噹」地一聲，架開了歐陽右的劍鋒。

同時，一個比劍鋒更冷的聲音低喝道：「留下活口，不許傷她。」

那道匹練般的光華一閃而回，寒光盡頭站着一個身穿紅袍，長髯及胸的老人。

歐陽兄弟和余夢龍連忙躬身施禮，道：「參見帮主！」

三手婆婆聽得心頭暗緊，天醜帮帮主既然親自來到，今晚這一關只怕很難逃過了。

可惜她眼不能見，雖然心裏驚懼，却無法看見這位名震江湖的天醜帮帮主，究竟是什麼模樣。

長髯老人並不醜，非僅不醜，反而有一種懾人的威嚴，只是身裁較矮，有些顯得臃腫肥胖。

他雙手空空，袍袖低垂，剛才那道匹練般的光華，竟不知是由何處發出的。

余夢龍恭敬地抱拳道：「屬下無能，有負帮主期望。」

長髯老人擺擺手，道：「這不能怪你，連兩位護法都這麼費手脚，的確遠非始料所及。」

歐陽左道：「這瞎婆子口口聲聲以死相脅，令人不便放手施為。」

長髯老人微笑點頭，道：「正因為她有所仗恃，認定我們不願殺她，才敢以死相脅，其實，我們固然不願殺她，她也未必眞捨得去死。」

三手婆婆哼道：「如果遲早難免一死我是寧死不辱，沒有什麼捨得捨不得。」

長髯老人道：「你又怎麼知道遲早難免一死呢？」

三手婆婆道：「天醜帮睚眥必報，我殺了你帮中四大天王的三個，你會放得過我？」

長髯老人道：「若依常例，自然絕不會放過你，但本座念在你也是身軀殘缺的人，倒願意給你一次機會。」

三手婆婆冷笑道：「你以為不殺我，就能使我說出你想知道的秘密？」

長髯老人毫不避諱，點頭道：「這樣交換，對你來說並不吃虧，你若是聰明人，就一定會答應。」

三手婆婆道：「哼！我雖然不聰明，可也並不笨！」

長髯老人立刻接口道：「那你更應該接受交換條件，須知百花宮徒有虛名，未必眞能保障你的安全，像今天夜晚，我們若想殺你，只不過舉手之勞，百花宮又能如何？現在王府藏珍的消息已經外洩，你若沒有週全得力的保護，隨時會被人刦持，隨時會送掉性命。」

三手婆婆道：「除了百花宮，難道就沒有強過你們天醜帮的朋友了嗎。」

長髯老人笑道：「太原府的形勢，老夫早已打聽淸楚了，百花宮虛而不實，玄機堡趨勢附炎，其餘不過是碌碌之輩，冒名行騙之徒，眞正有實力的帮派尚未趕到，而你的獨生女兒已經遭人刦走，目下有力量保護你的，也就只有天醜帮了。」

三手婆婆道：「可惜你我有仇在先，很難令人相信彼此的誠意。」

長髯老人大聲道：「我以帮主的身份，有權將已往仇恨一筆勾消，只要你能信任我，從此化敵為友，本帮會替你尋回女兒，如果你願意，本帮還有意敦聘你任副帮主……這些，都由你一言決定。」

三手婆婆道：「這麼許多優厚的好處，就為了交換王府藏珍的秘密，你不覺得有些划不來嗎？」

長髯老人道：「大丈夫言出如山，絕不會反悔。」

三手婆婆道：「你或許不會反悔，如果我信以為眞了，後悔的一定是我。」

長髯老人道：「為什麼？」

三手婆婆冷笑道：「你們要的只是王府藏珍，一旦獲悉了藏珍的秘密，我這個瞎婆子也就沒有活口可留了。」

長髯老人道：「這是什麼話，我楊百川身為一帮之主，豈是出爾反爾小人？」

三手婆婆道：「楊大帮主，你要我瞎婆子相信你不難，除非你能先替我辦妥一件事。」

楊百川道：「只要楊某人辦得到，別說一件事，十件百件我都答應。」

三手婆婆道：「一個對時之內，也就是明天這個時候以前，我要女兒小蘭平安回來和丈夫趙公玄的生死確訊，你辦得到嗎？」

楊百川毫不猶疑地道：「好，我答應，但也有一個交換條件。」

三手婆婆道：「你說！」

楊百川道：「為了預防另生枝節，這一個對時之內，你必須遷出這棟木屋，另覓安全的地方居住。」

「你是要我跟你們走？」

「也可以這麼說，因為這木屋也成了各派高手環伺的目標，你若不肯跟我們同進退，教我們如何能全心替你尋找和打聽消息。」

三手婆婆沉吟了一下，道：「假如我不肯，你們是否準備用強？」

楊百川道：「我們不想用有傷和氣的手段，如果情勢所逼，那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三手婆婆笑道：「聽來這倒是句老實話，反正我一個瞎眼孤老太婆，住在哪兒全一樣，就跟你們走一趟吧！」

楊百川顯然沒想到三言兩語就能說服了對方，心裏大感欣喜，忙道：「我們會以上賓之禮相待，絕不會讓你受半分委屈的。」

舉手一揮，道：「余堂主領先開路，左右護法斷後，趙大娘，請！」

三手婆婆從閣樓下走了出來，借着低頭折腰穿行樓簷的機會，暗中將頭上一支珠花摘了下來。

那珠花上，串着數十粒小珠子，三手婆婆將珠花拆散，數十粒小珠子都揑在手掌心裏……

眼前迫於形勢，她不得不跟天醜帮走，但是，她並沒有忘記跟錢埅的約會。

錢埅也答應替她尋覓小蘭，而且要帶她去跟趙公玄晤面……這些承諾，無論是眞是假，她都沒有理由拒絕。

因此，她拆散珠花，將小珠子藏在手中，希望這些珠子能指引錢埅一條尋覓之路……

× × ×

錢埅由木屋脫身趕到城外，已是近午夜時候。

這地方是一處半廢棄的農莊，附近田地接連遭山洪夾帶的泥沙掩埋，久已失耕，地主遷居謀生，只留下一對老夫婦看守着空屋房舍。

錢埅用高價租下這座農莊，吩咐歐陽玉嬌和林一葦等人，連夜撤出太原府，將芸娘和小蘭都移至農莊內安置，自己却最後離城，深夜才趕到農莊。

尤其是對小蘭，自從林一葦假冒趙公玄，由飛雲客棧刦走小蘭，錢埅就始終避免跟小蘭見面，為的就是下一步關係全局的要棋。

趙公玄已經死了，這消息若被三手婆婆知道，可能永遠不肯吐露王府藏珍的秘密。

林一葦雖然面貌酷似趙公玄，可惜三手婆婆雙目俱瞎，無法辨認，要想使三手婆婆相信趙公玄未死，這關鍵，就全在小蘭身上了。

所以，錢埅一到農莊，便首先詢問小蘭的現況。

林一葦直搖頭，道：「別提了，這小丫頭難纏得很，一直逼問我為什麼不去跟她媽見面，我無法回答，只好用迷藥將她弄睡着了，才順利帶到這兒來。」

錢埅道：「當初由你去飛雲客棧救人，本是迫不得已，在她面前，你最好少說話，以免日後言辭中露出破綻，反而會引起三手婆婆的疑心。」

林一葦道：「我什麼也沒有說，只是裝作身體虛弱，有氣無力的樣子，一切都照你的吩咐行事。」

錢埅道：「這樣就好。現在各方高手雲集太原，大家都針對三手婆婆而來，咱們的時間不多，必須儘快動手才行了。」

歐陽玉嬌振奮地道：「對，事不宜遲，先下手的為強，咱們要如何行動，應該早作計議。」

錢埅道：「到目前為止，王府藏珍的消息雖然外洩，大家只是捕風捉影，眞正知道藏珍秘密的話，仍然只有三手婆婆一個人，誰能獲得她的信任，誰就有機會得悉藏珍秘密，這一點，咱們有小蘭在手，已經穩佔上風，不過，進行的方法，還有待商議。」

林一葦道：「還商議什麼，錢大哥，你說怎麼辦，咱們都聽你的就是了。」

錢埅道：「我的意思，最好儘快將三手婆婆接出城來，一則可以保持機密不致洩露，二則藉此引起各派之間猜忌，他們突然失去了目標，一定自相紛擾，而咱們却勝券在握，隨時可以發掘藏珍，這是上策。」

林一葦道：「既然如此，就趕快動手呀！」

錢埅却搖搖頭，道：「事實上，咱們的人手太單薄，三手婆婆居住的木屋，業已在百花宮和其他高手環伺之下，要想將人接走，絕非易事，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要三手婆婆自動離開，並且要設法避開衆多耳目，秘密地出走。」

林一葦道：「她怎麼會肯呢？」

錢埅道：「只要咱們能讓小蘭跟她見面，她就會跟咱們走，問題是咱們如何才能將小蘭平安送回去，再把她們母女二人平安接出來。」

這的確是個棘手的問題，林一葦和歐陽玉嬌都想不出一條可行之策。

錢埅望望兩人，臉上不覺流露出失望的表情，搖頭笑笑，道：「其實，這也不算什麼天大的難事，只是你們不肯用心去想罷了。」

林一葦道：「錢兄有什麼高明的計謀，何不直說出來，咱們大夥兒遵照着去辦就是了，何苦又讓我這種人頭豬腦空費時間。」

錢埅道：「話可不是這樣說，既稱合作，就得博採衆議，不能由我一個人獨斷獨行，以免彼此心中猜忌，還當我錢某人有什麼異心。」

這番話，他是面對着歐陽玉嬌說的，話雖然說得很含蓄，言外之意，似乎已經對歐陽玉嬌有某種告誡的意味。

歐陽玉嬌的醜臉上微微一熱，連忙笑道：「錢兄太多心了，咱們都是追隨錢兄的，一切唯你的馬首是瞻，誰也不敢存猜忌的念頭。」

林一葦也急忙接着道：「不錯，王府藏珍的消息是由錢兄處得來，一切佈置安排也都是錢兄主持，咱們對錢兄是心悅誠服，絕無猜忌。」

錢堃笑笑道：「這麼說，你們是對我絕對信任了？」

林一葦和歐陽玉嬌異口同聲道：「正是。」

錢堃道：「好！既然你們信任我，接應三手婆婆離開木屋的事，就由我獨自負責，現在，打鐵趁熱，咱們必須立刻行動了。」

林一葦忙問：「怎樣行動？」

錢堃道：「爲了換取小蘭的信任，咱們得再扮一齣假戲……」

於是，壓低了聲音，如此這般對二人說了一遍。

林一葦一邊聽，一邊點頭。

歐陽玉嬌却面有疑慮之色，等錢堃說完了，便道：「這樣恐怕不太妥當吧，小蘭對林兄的身份本來巳經有些懷疑，如果她再發覺我們是一路的，以後我和林兄就永遠不會再獲得她的信任了。」

錢堃道：「她只要肯信任我，事情就成功了，三手婆婆目不能見，小蘭就是她的眼睛，我們必須不惜代價，先爭取到小蘭的信任。」

歐陽玉嬌沉吟了一下，道：「我們不是還要用林兄假扮趙公玄麼？這一來，他今後怎能再露面？」

錢堃笑道：「到了該他露面的時候，我自然另有安排，時間不早，現在就照計行事吧！」

歐陽玉嬌仍然有些不情願，看看林一葦，却見他毫無反對的意思，只好不再爭辯了。

× × ×

農莊範圍頗大，房舍也很多。

小蘭記得自己入睡時，是在一間佈置尚稱舒適的臥房，醒來時，却置身在一間形同穀倉的空屋中。

穀倉空敞而陰森，根本沒有臥床，小蘭發覺自己正被五花大綁的綑在一柱子上，距離柱子不遠的地方，生着一隻火盆，盆裏正燒着幾根鐵籤鐵條，都巳經燒得通紅。

正對面，大馬金刀坐着歐陽玉嬌。

四個醜女，分站在火盆邊，火焰映着四個極其醜陋的醜臉，看來就好像四個女夜叉。

小蘭不認識歐陽玉嬌，但見了這五個女人的醜像，心裏巳猜到幾分，自己是落在仇人手中了。

歐陽玉嬌先開口，冷笑連聲道：「小丫頭，還記得天醜帮的名號嗎？」

小蘭吃驚道：「你們是天醜帮……」

歐陽玉嬌道：「我就是天醜帮副帮主歐陽玉嬌，這四人號稱天醜四鳳，都是本帮高手，你和你娘在王府廢園中，用毒針射殺了三名本帮弟子，這件事，你可還記得。」

小蘭搖頭道：「不記得了，就算有那回事，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是什麼帮的。」

歐陽玉嬌冷哼道：「你倒說得輕鬆，天醜帮弟子從無人敢欺侮，你殺了本帮弟子，今天就得替他們償命。」

小蘭道：「我什麼都不知道，你們有話找我娘說去。」

歐陽玉嬌道：「我們當然會去找你娘，你是帮兇，也脫不了干係，天醜帮睚眥必報，絕不寬容，來人呀！」

四鳳齊聲應道：「在！」

歐陽玉嬌道：「先把這丫頭臉上燒幾個火印，毀了她這張臉蛋。」

「是！」

應諾聲中，「四鳳」上去兩人，揪起小蘭的頭髮，另外兩人就從火盆內抽出燒紅的鐵條。

鐵條巳因過熱而發出藍色的火焰，離臉還有半尺，巳令人灼熱難當，髮絲接觸到鐵條，嗤嗤作响，立化飛灰。

小蘭嚇得瞪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心頭通通狂跳，險些要從喉嚨口跳出來。

熾熱的鐵條，貼近了她的臉。

小蘭嘶聲大叫道：「不要……不要……不要……」

歐陽玉嬌陰惻惻地道：「你叫破喉嚨也沒有用，這地方除了咱們天醜帮的人，再沒有別人了。」

小蘭突然尖呼道：「等一等，我有話說！」

鐵條巳經灼得臉皮火辣辣的疼，聞聲及時移開。

歐陽玉嬌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小蘭一面喘氣，一面說道：「告訴你們，我爹就在附近，隨時會找到這兒來，你們如果傷了我，我爹知道了，叫你們一個個都活不成。」

歐陽玉嬌道：「你爹可就是那個癆病鬼似的老頭兒？」

小蘭道：「他就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白骨爪趙公玄，你們定聽過他的名號。」

歐陽玉嬌仰面笑道：「我們不但聽過他的名號，剛才不久還會過他，江湖後浪推前浪，他老了，巳經不行了，你且想想，我們若對付不了他，還能把你弄到這兒來嗎？」

小蘭一怔，忙道：「你們把他怎麼樣了！」

歐陽玉嬌道：「沒怎麼樣，我們看他有氣無力，好像得了癆病似的，特地放他一條生路，讓他逃了。」

小蘭喝道：「哼，你吹牛，我爹是成名高人，連百花宮都不敢小覷他。」

歐陽玉嬌大笑道：「我可不知道他是什麼高人不高人，我只知道他連本帮四鳳的全力一擊也承受不住，險些當場吐血喪命……」

突然，「蓬」地一聲，倉門打開。

一條人影出現在倉房門口，冷冷接道：「好一個大言不慚的婆娘，你敢接下錢某人一劍試試？」

屋外月光映着那人的身影，闊邊笠帽，蔴布短衣，肩後斜露劍柄——可不正是錢堃。

小蘭急忙大叫道：「錢大叔，快救救我……」

「四鳳」立刻散開，各取兵刃在手，蓄勢戒備。

歐陽玉嬌從座椅上挺身站起，怒聲道：「姓錢的，又是你？」

錢堃道：「歐陽玉嬌，你天醜帮也算是武林中有名的帮派，却以大欺小，跟一個年輕輕的女孩子作對，不怕傳揚出去被人恥笑麼？」

歐陽玉嬌叱道：「寃有頭，債有主，她年紀雖輕，却是殺害本帮弟子的兇手，咱們尋她報仇，干你姓錢的什麼事？」

錢堃道：「錢某人是受了她母親的付托，絕不容人傷她一根毫髮，你們要報仇，除非先勝得過錢某人這柄劍。」

歐陽玉嬌道：「好！姓錢的，你屢次三番跟本帮作對，別以爲天醜帮眞的怕你，歐陽玉嬌今天就試試你究竟有多高的劍法。」

話落，一抬手，「四鳳」立即遞過來兩柄短劍。

歐陽玉嬌雙劍交叉，手舉齊胸，沉聲對「四鳳」道：「你們不要出手，由本座親自會會他。」

錢堃冷笑道：「叫她們一齊出手吧，錢某人劍出必傷人，傷一個跟傷五個全都一樣。」

歐陽玉嬌怒喝道：「狂妄匹夫，先接我三劍！」

雙劍疾分，人巳飛撲而上，寒芒盤旋間，果然一出手便是三招六劍。

小蘭沒看清楚她這三招是如何出手的，但見光華展動，恍如靈蛇吐信，刹那間，巳將錢堃圈入一片劍幕之中。

錢堃背門而立，那劍幕，就像一副門窗，把整個倉房門一齊封住了。

光華閃耀中，只聽一陣金鐵交鳴聲响，突然劍幕盡斂，歐陽玉嬌巳經踉蹌倒退了回來。

錢堃不知何時巳立身門內，肩後的長劍也撤到手中，面含冷笑，凝視着歐陽玉嬌。

小蘭看見了，歐陽玉嬌的髮髻，竟巳被劍鋒削斷散開，亂髮披面，狀如厲鬼。

「四鳳」顯然也被這驚虹一瞥的交手鎮懾住了，一個個張口瞪目，滿臉驚容。

錢堃緩緩插劍回鞘，說道：「念在你是婦道人家，錢某人破例一次，沒有傷人見血，你們去吧！」

歐陽玉嬌又氣又恨地道：「姓錢的，你少得意賣狂，從今以後，天醜帮跟你沒完沒了，不死不休。」

這當然只是場面話，說完之後，歐陽玉嬌帶着四鳳匆匆而去。

錢堃當然也不會再加攔阻。

只有小蘭被蒙在鼓裏，把假戲當了眞，對錢堃能及時出現，好生感激。

「錢大叔，快救救我！」

錢堃本來就是爲「救她」而來，連忙上前替她解開繩子，無限關切地問道：「小蘭，她們有沒有傷害你？」

小蘭伏在錢堃肩頭上哭起來，抽搐道：「她們正要用燒紅的鐵條烙我，幸虧你來得正是時候，要不然，我會活活被她們燙死了。」

錢堃恨恨道：「這些可惡的東西，下次再讓我逮住絕不輕饒。」

接着又問：「據我所知，你是被百花宮綁架走的，怎又落在天醜帮手中呢？」

小蘭道：「我本來是被百花宮費天祥抓去的，後來，我爹救了我，帶我到這兒來，不知怎麼又落在天醜帮手中了。」

錢堃故作驚詫道：「你爹？你是說趙公玄？」

小蘭道：「是啊。」

錢堃連連搖頭道：「不可能，絕不可能，那人一定是假冒的。」

小蘭道：「錢大叔，你怎麼知道他是假冒的呀！」

錢堃滿臉肅容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不久以後，你就會明白。」

小蘭道：「爲什麼，現在不能告訴我呢？」

錢堃道：「小蘭，不要追問，這是爲了你爹的安全，詳情我暫時不能透露，總之一句話，我是你爹的朋友，你爹的情形，只有我最清楚，那個救你的人絕不是眞的。」

小蘭道：「如果他不是我爹，他爲什麼要救我？」

錢堃道：「你還年輕，不知道江湖中的險惡奸詐，說不定那人就是百花宮或者天醜帮的同黨，他故意救你，想獲得你的信任，其實另有目的。」

小蘭道：「什麼目的？」

錢堃道：「譬如說，現在王府藏珍的消息，巳經傳遍了江湖，各派高手紛紛趕來太原，企圖奪取藏珍，百花宮和天醜帮也懷着同樣目的，可是，王府藏珍的秘密，只有你娘一個人知道，他們爲了討好你娘，自然會施展出各種手段。」

小蘭輕哦了一聲，似有所思，低頭沒有開口。

錢堃心念微動，接道：「他們目的或許不在你娘，很可能就在你身上打主意，因爲，你是跟你娘一起在晉王府長大的，如果王府確有藏珍，你一定也知道。」

小蘭突然抬起頭來，微微一笑，道：「他們眞是這樣想，那就錯了，我跟娘在晉王府住了許多年，根本就不知道什麼藏珍不藏珍的事，那些人不知從那兒聽來的消息，眞是庸人自擾，無中生有，令人好笑。」

錢堃凝目道：「這麼說，藏珍的消息竟是假的了？」

小蘭苦笑道：「晉王獲罪抄家，什麼藏珍早都被朝廷抄光了，現在就賸下一座廢花園，那兒來的藏珍。」

錢堃道：「藏珍的事既然是訛傳，你們母女爲什麼到現在還不肯離開去呢？」

小蘭道：「我們住在太原，一是爲了替王府看守廢宅，二是爲了等候爹的消息，王府若有藏珍，我和娘何不取了遠走高飛，還守着一座廢園子做什麼？」

錢堃沉吟了一下，笑道：「這話倒也是實情，但據外間傳說，當年晉王勢大的時候，搜羅奇珍，眷養死士，頗有不臣之心，王府內曾密藏有許多價值連城的珍寶，其中更有神兵利器，武林奇珍，這許多東西，在事發之前，都被埋藏起來，並沒有被朝廷搜獲。」

小蘭聳聳肩，道：「人家要怎麼說，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反正，我從未聽說過

防身秘技

空手鬥刀的絕招

慧心

最近有一個探員從梯間走下來，看見一個少女給劫匪威脅，那個劫匪手上有刀，對探員說：「快些走開，否則，連你都劫埋！」

探員立刻表明身份，還說他身上有槍，殊不料劫匪狂性大發，立刻揮刀便斬，探員拔槍已經遲了，手上有些地方給劫匪亂斬一頓，無法拔出佩槍來，轉瞬間，小腹吃了一刀，他就倒在血泊中，劫匪逃去，他從梯間走到街上，沒法支持，自念必死，索性把手槍交與附近的一個老板，代爲報警，兼且保管那柄手槍。

那個探員送院不治斃命，該案列爲一宗謀殺案。

這種案件最近頻頻發生，可見在梯間碰着持刀的劫匪，凶多吉少，問題在這裏，有槍的人，不一定碰頭就拔槍，到了他想拔槍，那柄西瓜刀已經劈在右臂上面，無法拔出來，因此帶槍在身，最怕的是樓梯間，再其次是在電梯裏面，有槍也不一定比較持刀更勝一籌的，反而有經驗的拳師可以在極短的距離之下作戰，只靠拳脚，不靠槍刀。

在香港教授日本剛柔流空手道的會長高橋戒說過這番話：「在極短的地方作戰，必須以最快速的姿勢出擊，同時避，就算對方持刀，那一柄刀不管是直衝過來，抑或從高處劈下來，仍有一段距離，如果你能夠比他更快的用拳去打擊他的腰脇，他中了一拳，登時搖幌，便可乘機奪刀，因爲你的右拳跟他的左邊腰脇相隔只有一尺半尺，比較他揮刀猛劈更加容易奪取勝利，問題在這裏，你的拳頭一定要非常有勁，否則，一拳打過去，無法使他倒下來，那就弄巧反拙。

「假如那個地方比較闊大一點，稍爲有些空隙，可以避閃，然後出擊，那就用脚刀比較用拳頭更勝一籌了，原因是脚刀可以閃開一步半步然後踢出去，等於拉長了他的刀刃衝刺或劈殺的距離，當然更加有利。脚刀踢中膝蓋骨或小腿骨，都會發生劇痛，這傢伙總會窒一窒的，那時就可以乘機發拳打擊他的眉心，眉心是個很大的穴道，不堪一擊，那個地方給人打中，便會倒下來，甚至重傷，因爲該處是靠近大腦的神經叢，故此特別脆弱。

「防範比較打鬥更加重要，凡是有問題的地方，例如夜間牆角轉彎之處，或者電梯之內，那種地方都是有危險的，應該預先防範，倘若在多季，最好把外衣脫下來，搭在左手，如果對方有刀，一刀斬下去，那件衣裳相當厚，可以抵擋，他就無所施其技，帶刀之人，看見夜行人把一件相當厚的外衣放在左手的臂彎之上，就會知難而退。

「要是走進電梯，因爲地方太窄，如果對方拔出刀來，可能刀鋒剛亮起，已經刺到身邊，即使把衣裳搭在手上面，未必

王府裏有什麼埋藏的珍寶，他們要猜就由他們去猜吧。」

錢堃道：「好，咱們不談這些，現在天色已快亮了，我先帶你離開這地方，等入夜以後，再送你回去。」

小蘭道：「爲什麼現在不能回去？」

錢堃道：「這是你娘的意思，目下王府巷那棟木屋，已經被人嚴密監視，連你娘也準備離開，只是沒有機會，大白天行動不方便，必須等入夜以後，先設法讓你們母女見了面，再決定是不是要搬離那棟木屋。」

小蘭道：「我們現在去什麼地方？」

錢堃道：「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小蘭道：「誰？」

錢堃笑笑，道：「先別問，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兩人離開了穀倉，循小徑繞出農莊。

這時，正是黎明前天色最黑暗的一段時候，錢堃在前，故意加快脚步，使小蘭無暇窺查農莊附近的地形和位置方向。

在漆黑的曠野中行約數里，登上一座小土崗，崗上是一片茂密的松林，廣約十餘畝。

錢堃在松林邊停步，對小蘭叮囑道：「這片林子是依陣法栽種，稍不留心，就會迷失方向，你要緊緊跟在我後面，不可超出五步以外。」

小蘭點頭道：「我知道了。」

錢堃舉步入林，忽而左轉，忽而右折，不時變換方向，彷彿每一步都有一定尺度，絲毫不能錯亂。

小蘭小心翼翼跟在後面，只覺入林越深，光綫越暗，山風鼓動松濤，令人不期然產生出陰森恐懼的感覺。

走着走着，前面的錢堃突然停步。

小蘭一時收脚不住，直撞着錢堃的背部，不禁驚呼出聲。

錢堃側身握住了小蘭的手，低聲道：「別怕，已經到了。」

小蘭運足目力望去，當時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松林中，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基，碑台業已傾倒，四週野草叢生，分明是座年代久遠的古墳。

小蘭心底直冒寒氣，顫聲道：「錢大叔，咱們到這兒來做什麼。」

錢堃道：「不用害怕，這只是一座古墳而已，我要帶你見的人，就住在這座古墳裏。」

小蘭駭然道：「他究竟是人是鬼。」

錢堃道：「當然是人。」

小蘭道：「是人，爲什麼要住在墳墓裏？」

錢堃道：「因爲這兒隱密，安全，不會有外人來打擾，最重要的是，他身體受傷，必須藉墓中陰寒之氣來調養傷勢。」

小蘭吶吶道：「他……他是誰啊？」

錢堃微微一笑道：「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說着，携着小蘭的手，緩緩向墓門走去。

小蘭心頭騰騰狂跳，手心溢出冷汗，緊緊依偎着錢堃，身子不停地顫抖。

行抵墓門，錢堃舉手前推，石砌的墓門竟應手而開。

能夠抵擋得住，還是握着一個占士邦式的鐵箱比較有利，那種鐵箱可以擋格任何一種刀子，特別是向軀幹中部刺過來的一刀，更加有份量，無論如何不能夠刺破它，就算是皮箱，不是鐵箱，甚至是柔軟的皮革造成那種手提公文袋，刀子也不能夠穿破它的，因爲準備在電梯交手的刀子只是彈簧刀或瓦坑刀之類，絕非西瓜刀，那種刀的威脅較輕，衝刺力雖然猛，但却比不上正式一把長刀那麼有份量，不但是無法穿破一個皮袋，甚至一本比較厚的書，也是不會穿破它的，有些人把厚達一英寸的英文書，放在膠袋或紙抽之內，仍然可以靠它抵抗一把刀。

「對方刀子剛剛刺過來，有些東西擋住它，不能夠刺破，那時你就可以乘機用脚去踢他了，記得這一點，要後退半步後出擊，那就更有利。

「舉例言之，你的一雙脚微微伸開，好像很悠閒站立，對方也是如此，你突然發覺他的右肩動了一下，知道他用右手握刀衝刺過來，你就趕快把左脚退後半步，用右脚提起，以脚刀姿勢踢他的左邊膝蓋骨或小腿，他的一刀突然落空，左脚吃了一下脚刀，便會倒地，那時你然後決定逃走或者跟他搏鬥，仍未爲遲。

「切勿輕視一把刀，不管它是西瓜刀抑或小刀，仍是很有威脅的，最好盡量避免，不要跟他搏鬥，假定碰着生死關頭，一定要硬打硬的搏鬥，那就要咬着牙齦施展搶刀之法。

「日本空手道或中國功夫都有這一招，叫做搶刀，卽是說對方的刀必須稍爲提起，然後劈下，在他剛剛提起而未劈下之際，瞬卽標馬上前，用左手穿向他的右臂，那時他的刀子剛剛提起，就覺得右臂給人抓住，整個軀體倒下來，刀子尚未劈出，當然無法傷害你的，不過，這一招必須做得非常準確，左手往前一拉，右脚由左邊撥到右邊去，一拉一撥，他就倒地，這一招確是死裏逃生之法，就算他劈得快，你的手抓得慢，左臂吃了一刀，他仍是難逃一死的，因爲你的右脚撥到他之後，可以順脚往下一踏，那是男性最難防衞的一個要害，一脚就可以使他一命嗚呼。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詐作逃走，讓他由背後追上來，突然轉身，用掃堂腿之法，或者用低脚的脚刀出擊，踢他下盤，往往敗中求勝，而且得到最後的勝利，原因是一把刀從高處劈下，很難劈到僅有兩三尺那麼低的，你用低脚或掃堂腿那麼快速的脚法出擊，整體蹲下來，刀子沒有劈到，他已經給你一脚彈開。這個方法必須估計得準確，突然轉身之際，就此蹲下，用雙手壓地，左脚支持體重，整個身體放橫，離地僅有兩尺多些，突然用右脚出擊，然後有勁，如果雙手不能壓着地面，一來你的身體沒法降得那麼低，二來沒有支持力，踢出去的一脚就不够勁，如果那一脚不能使他彈開，僅傷皮毛，那是沒用的。

「持刀之人最忌下盤被襲擊，因爲整體給人一脚踢倒，躺在地上，手裏就算握刀，也會給人飛步走過去，一脚踏在右腕上面，有刀也無法施展。」

如上所述，可見握刀之人，不一定獲得勝利的，如果身上有武功，苦練多時，能夠把上述的幾個方法施展出來，而且做得十分準確，便有機會反敗爲勝。

門內是條狹窄的甬道，裏面透出滲淡光亮，而且傳出來一陣重濁的呼吸聲音。

錢堃輕聲說道：「他的傷勢很重，不能受驚擾，脚步放輕些，跟我進去吧！」

小蘭急忙縮身道：「不！我怕……我不要進去……」

錢堃柔聲道：「不要怕，有錢大叔在。咱們進去見見他。」

小蘭連連點頭道：「不……我不要見他了。」

錢堃道：「小蘭，你一定要見見他，他就是你日夜想見面的人，爲了讓你見他一面，不知費了我多少心血，冒着多大危險，你知道嗎？」

小蘭茫然道：「他會是我日夜想見的人。」

錢堃道：「是的，你盼望着要見他，已經盼望了許多年了。」

小蘭突然混身一震，道：「難道他就是我爹爹。」

錢堃沒有回答，只輕輕握住她的小手，低聲道：「來吧！跟着錢大叔進去，記住不要大聲呼叫，以免打擾他的調息。」

小蘭又是畏懼，又是好奇，不由自主隨着錢堃走進了古墓。

穿過短短的甬道，向左一轉，下了幾級石階，一間圓型墓室呈現在眼前。

墓室中一燈如豆，陰慘慘的光芒，使人心底生寒，恍如置身冰窖。

四週石橱排列，放置着各式土製的器皿，還有石人石桌等等殉葬的東西。

正中石台上，停着一隻大木箱。

那木箱，正是錢堃的唯一「行李」，也就是小蘭曾經偸偸打開過的藏屍箱子。

現在，木箱蓋開着，裏面仍然直挺挺躺着那具「屍體」，只是，「屍體」却在呼吸，那一陣陣重濁的呼吸聲音，正是由木箱中發出來的。

小蘭瞪大了眼睛，只覺得自己的呼吸已經停止了。

錢堃輕問：「認識他嗎？」

小蘭點點頭。

錢堃又問：「昨天去飛雲客棧救你的人，是不是跟他很相像？」

小蘭又點點頭。

錢堃道：「可是，他受了很重的傷，整天只能躺在這隻木箱裏，根本不可能離開，昨天那人分明是假冒的。」

小蘭並不關心假冒的事，却詫異地問道：「他受了什麼傷？爲什麼要躺在木箱裏呢？」

錢堃輕嘆了一口氣，道：「令尊是受了一種毒傷，必須靜臥七七四十九天，才能藉這古墓中的陰寒之氣，將體內餘毒排出。」

小蘭道：「錢大叔，上次你租住我家閣樓，帶去的木箱，就是這一隻嗎？」

錢堃道：「不錯。」

小蘭道：「那時他就在箱子裏？」

錢堃頷首道：「在！」

小蘭道：「那麼，你爲什麼沒有告訴我們？」

錢堃道：「我帶他去木屋，本來就是要告訴你們，後來見你娘雙目失明，你的年紀又小，萬一你們不肯相信我的話，豈不反而鬧出誤會，我正在猶豫，就發生了

蕭雲和天醜帮的事故，不得巳，只好再將他搬來這座古墓。」

小蘭又道：「可是，你　在這閣樓那幾天，怎麼從來沒有聽見過他的呼吸聲音呢？」

錢埊道：「那時候，他的傷勢比現在嚴重，整日昏迷，就像死人一樣，縱然有些呼吸，也十分微弱，不細心傾聽是聽不見的。」

小蘭似乎半信半疑，壯着胆子向木箱裏看了看，又皺皺眉頭，道：「錢大叔，你跟我爹是好朋友。」

錢埊道：「我們相識不久，而且，是在偶然的機會相遇，那時候，你爹巳經受了毒傷，正被仇家追逼，是我路見不平，拔劍相助，替你爹逐走了仇家，你爹才以我爲友，托我護送他到太原跟你們母女見面，不然，我怎會知道你們的聯絡暗號，找到王府來租下你家的閣樓。」

小蘭道：「這麼說，錢大叔是我爹的救命恩人了，請受小蘭一拜。」

說着，便要跪拜下去。

錢埊連忙攔住，道：「我與令尊萍水相逢，仗義援手，乃是武林中人的本份，說不上什麼恩惠，只是，我受了令尊的托付，必須全始全終，使你們一家能夠團聚，現在令堂雙目失明，而令尊的毒傷又未痊癒，僅憑我一面之辭，恐怕難獲令堂信任，所以我才帶你到這兒來，讓你親眼看看令尊的容貌，回去也好轉告令堂。」

小蘭點頭道：「我會告訴娘的，可是，我娘知道以後，一定會親自趕來，她老人家自從眼睛失明，對任何人總是不肯相信。」

錢埊道：「這是情理中的事，本來，我是想安排讓令堂親自來看看，無奈最近爲了王府藏珍的消息，鬧得滿城風雨，令尊療傷又在緊要關頭，萬一受了驚擾，後果將不堪設想。」

小蘭道：「我爹的傷，還要多久才能痊癒？」

錢埊道：「七七四十九日才過了二十天，總還得再等一個月左右。」

小蘭緊皺眉頭，似有難色。

錢埊又道：「目下强敵環伺，情勢急迫，關於令尊的情形，尤其不能輕易洩漏，你回去以後，務必要善言轉告令堂，最好儘快請她離開那棟木屋，我們同住在一起，這樣既可就近照顧令尊，彼此又可隨時商議應敵之策，豈非兩全其美？」

小蘭欣然道：「呃！這倒是個好辦法，我回去就跟娘商量。」

錢埊道：「現在天色剛亮，白天耳目衆多，行動不便，等天黑以後，大叔再設法送你回去。」

小蘭道：「不要緊，白天咱們不方便回去，可以通知我娘出來會面。」

錢埊道：「你有方法通知她？」

小蘭道：「有。咱們只要回到王府廢園，我就有辦法通知我娘了。」

錢埊心中暗喜，表面却故作愼重的想了一會，才點頭道：「好吧，讓我先餵令尊吃些東西，咱們就走。」

說着，從一隻瓦罐中，倒出半碗好像鷄湯似的汁液，用湯匙慢慢餵給木箱中的人吃。

小蘭細看那木箱中的人，只見他鬢髮花白，瘦骨嶙峋，左眉有條鮮明的刀疤……跟飛雲客棧見到的人一模一樣，也跟當初在木箱內見過的屍體毫無差別。

黯淡的燈光下，那人呼吸似乎緩慢了些，閉目仰臥在箱中，狀如熟睡，但錢埊餵他湯汁，他也知道慢慢嚥吞，只是神情十分虛弱。

他就是自己的父親嗎？如果是，飛雲客棧那個人又是誰呢？

小蘭突然覺得心裏很亂，對眼前所見到的一切，總感到朦朦朧朧，如在霧中。

不過，對錢埊，她漸漸有些信賴了，不僅是信賴，甚至可以說有些依戀，她覺得，他是個好人，至少是個值得信任和依靠的男人。

她從小就沒見過父親，近年來，家中更連個男人也沒有，簡陋的家裏，只有她和失明的母親斷守，她多麼渴望能有一個堪爲一家之主的男人出現在生活中，使這個家有根支柱，精神上有所依靠，彌補「家」裏那份寂寞和欠缺……

冥思中，錢埊巳餵完了半碗湯汁，回頭見小蘭一雙明澈的大眼睛，正瞬也不瞬凝視着自己。

錢埊微笑着問道：「小蘭，你在想什麼？」

「啊！沒有。」小蘭連忙移開視綫，訕訕地道：「我只是在奇怪，你爲什麼對我爹這麼好。」

錢埊淡淡一笑，道：「爲什麼不能呢？我跟他是朋友，就應該互相帮助。」

小蘭道：「可是，你們萍水相逢，並沒有深交。」

錢埊道：「朋友有很多種，有的歷經患難，始成知己，有的脾味相投，一見如故，我和令尊雖然萍水相逢，承他不以我爲外人，臨危付托，這就是將我引爲知己，我自然也應該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小蘭道：「我爹在江湖中名聲不大好，我跟娘現在又正有痲煩，錢大叔，你不怕會連累你嗎？」

錢埊笑道：「交朋友以道義爲主，不能僅顧利害，古人一諾千金，至死無悔，這跟名聲，家世都扯不上關係，更談不上連累不連累。」

小蘭聽得好生敬佩，忽然長吁了一口氣，道：「錢大叔，你眞是一個好人，可惜我爹沒有早些認識你……」

錢埊道：「早認識便怎樣？」

小蘭沒有回答，却偷偷望了錢埊一眼，不知爲什麼，臉蛋竟無端的紅了……連忙轉開話題，道：「我好想快些見到娘，咱們走吧！」

錢埊也沒有再追問，帶着小蘭退出了古墓。

×　×　×

兩人默默穿過松樹林，一路上，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這時，天巳大亮，陽光透過林子洒落地上，變成一絲絲細小的光束，使人恍惚沐浴在雨絲中。

藉着那一絲絲細小的光束，小蘭不止一次偷偷窺望身邊的錢埊，也第一次看清楚那張隱藏在闊沿笠帽下的臉。

出人意外的是，那張臉看來並不如想

像中老，挺多三十出頭，絕不到三十五歲，尤其那雙深藏在濃眉下的眸子，澄澈，明亮，比任何年輕人更有魅力，只可惜被一片濃髭，掩蓋了半個面龐，使人好像想到一塊珠玉，埋藏在草叢中。

這是一張歷經風霜的臉，應該也是一張值得信賴與依靠的臉，雖然稍嫌粗獷，却令人感覺到親切和堅定。

小蘭的心底，突然莫名其妙地起了漣漪……

就在這時候，巳到了松林邊緣。

錢埊停步道：「我們這樣進城裏去，一定會引起百花宮和天醜帮的注意，你在這兒稍等一會，我去弄輛車子來。」

小蘭柔順地點點頭，目送錢埊下了土崗，才在林邊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這地方極目荒野，並無人家，錢埊能到那兒去弄到車輛呢？

誰知這念頭還沒消失，就聽見轔轔的車聲。

一輛單套馬車由土崗背面駛來，錢埊在車轅上向她招手道：「上車吧！」

小蘭奔下土崗，忍不住問：「你從那兒弄來這輛馬車？」

錢埊笑道：「是我上次來的時候，就藏在附近樹林裏的，否則，揹一隻大木箱出城，那多引人注目。」

小蘭釋然的笑笑，登上車廂，却發現車廂內空間狹窄，僅能容兩人併坐，根本放不下一隻大木箱。

或許木箱是綁在車頂上吧？

小蘭當時雖然有些詫異，隨即又擱過一邊，並未放在心上——她覺得，錢埊沒有理由要騙她，她也同樣沒有理由去懷疑人家。

馬車緩緩駛動，不多久，駛上了大路，再過頓飯光景，車外人聲漸多，巳經進入市街。

小蘭從車窗望出去，發現正經過東門附近，由此推斷，那農莊和古墓，應該都在太原府東門外。

由東門往南大街王府巷，轉眼就到，可是馬車却在街上行了很久，仍未抵達。

小蘭覺得奇怪，撩開窗帘，正想問問車轅上的錢埊，突聽錢埊低聲喝道：「快放下車帘，咱們被人跟踪了。」

喝聲才落，馬車突然加快速度，駛進一條小巷。

那小巷是條死巷子，巷子盡頭，有片寬約丈餘的空地，正面一座黑漆大門，不知是何人宅第。

馬車沿着空地，飛快掉了個頭，錢埊突然勒韁停車，一躍而下，急急拉開車門，低叫道：「小蘭，快下來。」

等小蘭剛下了車，錢埊立即在馬股猛抽一鞭，那馬兒拉着空車，風馳電奔般衝出巷口。

錢埊却一探左臂，攔腰抱起小蘭，越過黑漆大門，掠進宅子裏。

直到馬車奔行聲去遠，錢埊才輕輕放下小蘭，啞聲道：「好險！這些傢伙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準備當街出手攔截……」

小蘭道：「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錢埊道：「百花宮的護花使者。」

小蘭氣憤地道：「哼！百花宮的人最無恥了，表面稱是名門正派，其實專幹卑鄙的事，我就是被費天祥和護花使者綁架到飛雲客棧去的……」

話猶未畢，突聽門外人聲喧騰，由巷口漸漸逼近。

錢埊以指按唇，示意小蘭噤聲，兩人從門隙向外張望。

只見蕭雲率領着四五名護花使者，大步到了門外。

蕭雲遊目四望，道：「你們看清楚了，馬車眞是從這條巷子駛出去的嗎？」

一名使者應道：「絕不會錯，公子請看這地上還有馬車轉頭留下的輪印。」

蕭雲仔細查看地上痕印，點頭道：「這是條死巷子，別無人家，看來這宅第就是他落脚的地方了。」

幾名護花使者立刻按劍作勢，道：「公子，咱們進去搜？」

「慢着！」蕭雲擧手攔住，道：「姓錢的武功高强，不是易與之輩，咱們必須以禮相訪，不能魯莽。」

隨即向其中一名使者吩咐道：「上前敲門，就說我親自來拜會，記住說話要盡量客氣一些。」

那名使者應諾，整一整衣衫，向門階走去。

小蘭從門縫裏望見，恨恨罵道：「這些卑鄙的傢伙，他們以爲太原府是百花宮嗎？」

錢埊冷笑道：「我們避着他們，只是不願徒作無謂的糾纏，並不是畏懼他們，想不到這蕭雲竟然如此不知進退。」

正說着，門環震動，那名護花使者在外面大聲叫道：「裏面有人在嗎？請開開門！」

小蘭輕扯錢埊的衣袖，低聲道：「錢大叔，咱們出去教訓教訓他……」

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不必，老朽自會打發他們。」

兩人同時驚顧，却見一個眉鬚皆白，混身白衣的老頭兒，不知何時，巳站在身後。

錢埊駭然道：「老丈是誰？」

白衣老頭微笑道：「家主人就是這座宅子的主人，二位既然進了這座院子，還不知道主人是誰嗎？」

錢埊連忙抱拳一拱，道：「哦！對不起，咱們是爲了躲避糾纏，無意闖進了貴府……」

白衣老頭笑道：「這些老朽都知道了，家主人現在在前廳等候與二位見見面，門外這批傢伙，交給老朽來打發吧。二位請。」

小蘭望望錢埊，遲疑地道：「這……我們跟貴府並不認識呀。」

白衣老頭道：「相逢何必曾相識，二位請去前廳，自然就跟家主人認識了。」

錢埊道：「門外來的是百花宮少主，老丈能應付得了麼？」

白衣老頭傲笑道：「區區幾個跳樑小丑，老朽足可打發他們。」

錢埊雙手抱着拳，道：「既如此，我等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白衣老頭欠欠身子，道：「二位請循小徑左行，就是前廳，恕老朽不再伴送。」

錢埊對小蘭暗暗施了個眼色，轉身行去。

（未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二

朱羽·文
盧令·圖

徐如林（一）

渾身皆是胆　無語不驚人

孟莊這一天眞是熱鬧極了，張燈結綵，賀客盈門，孟莊莊主孟瀚塵老爺子六十大壽，能不熱鬧嗎？

晌午過後，賀客就一波一波地湧進了孟莊，有殷商大賈，有侯門之後，也有武林豪客。孟瀚塵在晚清時曾在京畿提督衙門當過一個不算小的官。民國以後，銷聲匿跡了一段日子，然後又在淮河辦了一陣子鹽務，算得上是個一生顯赫的大人物，當然結交了不少朋友。

孟莊佔地百畝，極爲廣闊，聽說，單是護院莊丁，執事僕役就有百人之多，排場連當地的父母官都自嘆勿如。

孟莊的總管姓金，無名，大夥兒都管他叫七爺，瘦瘦精精的，面頰上剔不出二兩肉來。一看就知道是個工於心計的小人，孟莊主怎會用這個人當總管，實在很費解。

不過，這位金總管很能幹却是無可置疑的，不管遇上多難纏的人物，也不管遇上多棘手的難題，到他手裏都可迎刄而解，從來沒有敎孟老爺子傷過腦筋。

金七爺這天一直都站在大門口迎客，只要客人一出現在他眼前，他就能看出這人是眞來賀壽，還是來找碴兒的……說到這兒，可得有番交代啦，孟老爺子如此有身份，還有人找碴兒嗎？有，不但有，而且還常常有。所謂人怕出名豬怕肥，有的是想藉此成名，有的想打抽豐。不管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遇上金七爺只有打退堂鼓的份兒。

時間是下午五點鐘光景，賀客已經逐漸稀少了，孟老爺子大壽，誰還敢擺個架子拖拖拉拉等到開席才上門呀！

這時候，又有賀客來了，那人騎着一匹白馬。

金七爺那兩道稀稀疏疏的眉頭立刻皺了起來，這小子這點規矩也不懂呀，騎着白馬來，是弔孝？還是賀壽？最少也該在馬頭上紮個紅繡球顯顯「紅」呀！

馬兒在門前停下，下來一個年輕人。

金七爺一眼就看出這絕不是常來常往的熟客，憑孟老爺子的年齡和身份，也不可能交上這種年輕的朋友。

看樣子，也不是來賀壽的，因爲這年輕人並沒有帶禮物。

如果眞是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選在這個時候來找碴兒，金七爺今兒個可不會客氣地對待他啦。

金七爺向他的手下打了一個眼色，一個大步跨了出去。

那年輕人正登上台階，看他一身灰塵，顯然趕了不少路，儘管神色略顯疲倦，可是他那兩道目光仍是烱烱逼人。

「這位小哥……？」金七爺很客氣地打着招呼。

「嗯，閣下想必就是孟府管事了？」

「是，是，是，這位小哥，有甚麼指

教嗎？」

「請通報，在下有要事，求見孟老爺子。」

「哦？小哥不是給咱們老爺子祝壽的賀客？」

「在下那裏够資格跟孟老爺子攀上交情？」

「對不住，小哥，今兒個咱們老爺子跟賓客週旋的時間都不够，那有空閑見你呀，明兒來，明兒來。」

「請傳報，請孟老爺子，務必撥冗一見。」

金七爺有些發毛了，鼓着眼睛說：「小兄弟，你這口氣太大了吧，就是縣太爺有事要見咱們家老爺子，還得先問問咱們老爺子有沒有空……去去去！今兒個是好日子，我也不責備你了，就是天大的事也得明兒再來。」

「這位莫非是孟府的總管金七爺？」

「喝，敢情你還訪過，問過的呀？」

「金七爺，如果你這會兒不去通報，只怕會毀了孟老爺子一世英名，那……那可就大不妙啦。」

金七爺瞪眼了：「住口，你在說些甚麼瞎話？」

「金七爺。」那小伙子倒很沉得住氣。「你還是傳報一聲，見與不見，由孟老爺子去決定吧。」

「好，要是惹火了咱們老爺子，那可是自找的……小兄弟，好歹報個名姓上來吧，我也好通報。」

「在下姓姚，單名一個春字。」

金七爺氣鼓鼓的兩隻眼睛突然瞇成了一條綫，將那小伙子再打量一番，喃喃地說：「姚春？七血盟老么姚春？」

「正是在下。」

金七爺的態度突然改了：「哎呀，原來是貴客臨門，恕我老眼昏花，沒把你的大駕認出來……請！請！請到客室待茶，我這就去通報咱們的老爺子……」

「金七爺，我在這兒等，孟老爺子今兒個肯見不肯見，還不知道哩！」姚春仍是那股子冷冷的勁兒。

金七爺忙不迭地往裏跑，好像脚下踩着火。

孟瀚塵這兒正在書房和兩個貴賓在談心，這兩個一個是晚淸時京城最有名氣的鎭遠鏢局的總鏢頭龍興泰，龍老比孟瀚塵還要大上五歲，他倆可以說是知交，二人相交三，四十年，沒有紅過臉，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另一個名叫吳青泉，詩書世家，是有名的文士，尤擅丹青，是孟府中的上賓，他每一次來，孟瀚塵都要親自到二門相迎。

三人正談得意興飛發，金七爺在房門口一露臉，只有眼色，沒有聲音，三個人立刻將談話停了下來。

「金七！」孟瀚塵有些不悅地說：「在龍老哥跟吳先生的面前還有甚麼話不能說的？有甚麼事？」

「有客！」金七爺囁嚅着說出兩字。

「今兒個宴開百席，當然有客。莫非是個甚麼了不起的客人，還非我得親自去迎接不成嗎？」

「回老爺子，不是賀客，是訪客。」

「哦？」孟瀚塵先是一楞，接着倏地笑了起來：「哈哈，不來拜壽，只來探訪，我還有這種朋友嗎？」

「回老爺子，是七血盟老么姚春。」

三個人除了吳青泉之外，孟、龍二人的臉色都爲之一變。他們對姚春的來訪似是大感意外。

「瀚塵老弟！」龍興泰神色凝重地說：「這七血盟是道上極爲慓悍的人物，你怎麼會跟他們有來往呀？」

「龍老哥，我多年都沒出過孟莊了，那會跟他們有來往呀？這姚春我倒聽說過，是個剛正的豪士。」

「七血盟兄弟倒算得上正派人物，不過，他們好像過份狂傲了一點，老一輩的人物都不喜歡交他們。」

孟瀚塵兩道眉毛輕微地皺了起來，今兒個是他的大壽，竟然有惡客上門，的確令他傷腦筋。

惡客，在孟瀚塵的眼裏，姚春的確是惡客。

「金七！他沒說有甚麼事嗎？」

「回老爺子，他說了，小的不敢往上回。」

「說呀！」孟瀚塵倏地站了起來。

「他說，如果老爺子今兒不見他，可能會毀了老爺子一世英名。」

「金七！」孟瀚塵一張老臉已經拉了下來。「他是這麼說的，你是一丁點兒也沒聽錯嗎？」

金七道：「回老爺子，這……小的還敢馬虎嗎？」

「好！」孟瀚塵的臉色已經紅脹得像豬肝。「請他進來，我倒要看看這些小伙子要耍甚麼花樣？」

金七連忙問道：「在那兒見他？」

「就在這兒。」

「是！」金七爺再也不敢多問，連忙退下。

龍興泰向吳青泉使了一個眼色，二人立刻站了起來。

「不，二位留下，我要請二位作個見證。」

「這……」吳青泉立刻表示意見：「不大妥當。」

「不，二位是知交，一定要帮我這個忙，我看姓姚的來意不善，萬一……嘿嘿！我可不願被人指責倚老賣老。」

龍、吳二人只得又坐了下來。

不旋踵間，姚春進來了，那種氣度，風神，的確有名家的氣派，孟瀚塵一見之下，也不禁暗暗心折。

「見過孟老爺子！」姚春行了一個大禮。

「不敢！」孟瀚塵揚臂虛空一托。「看座！」

姚春並未就座，目光掃向龍興泰、吳青泉二人。

「這位是龍興泰前輩。」孟瀚塵主動介紹。「這位是文士吳青泉先生，二位都是我的知交朋友。」

姚春分別行了禮，不亢不卑，恰到好處。

「請坐！」孟瀚塵再次延客，由於對姚春的印象極佳，方才的憤怒已經逐漸消退了。

姚春坐下了，但是却沒有開口。

「好吧！」孟滌塵開口了：「有事請講。」

「孟老爺子，這件事，要單獨跟您談談。」

龍興泰連忙站了起來，吳青泉也相繼離座而起。

「不！」孟滌塵仍然表現得很堅持。

「二位留座，我孟滌塵沒有見不得人的事，姚春，有話儘管說。」

「老爺子，這並不是您本身的事。」

「那就更沒有必要隱瞞了，請講。」

「老爺子，那就恕我放胆直言了。」

「沒關係，有話儘管講，你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要負責任，所以，你一定要愼言。」

「金總管。」姚春轉頭說：「我要看看禮單。」

孟滌塵沉聲說道：「你看禮單，幹甚麼？」

「孟老爺子，我實在說不出口……」

「姚春，你已經進了孟府，不說也不行了。」

姚春道：「好吧，千里迢迢而來，是要查贓。」

查贓？這兩個字簡直比山還要重，姚春必然知道這兩個字的份量，他怎麼如此輕易就說出口了呢？

其實，這兩個字壓在孟滌塵的頭上，就像一座泰山。

龍興泰也着實嚇了一跳，忙不迭地說：「小哥，你少不更事，胡言亂語，可知道這兩個字有多重嗎？」

姚春那份鎮定，如同一座磐石，緩緩地說：「龍老前輩，孟老爺子德高望重，不過，由於交遊廣闊，難免良莠不齊，在下前來查贓，也是為了維護孟老爺子的清譽，照說，孟老爺子不但不該生氣，反而應該高興才對呀。」

孟滌塵一股怒氣正要發出來，却又被姚春這番話頂回去了，這番話不但合情，也非常合理。

「老弟！」吳青泉也插嘴了：「你的話有道理，不過，你的方法却用錯了，而且對象也不正確……」

「閣下大概還不明白內情，我知道這件贓物，也知道這件贓物送到孟府作為壽禮，却不知道盜賊是誰，所以，必須借用禮單一閱，才能將贓犯找出來。」

「好！」孟滌塵到底是大人物，很有氣度，把滿肚子的怒氣都忍了下來。「你既然說出來一番大道理，我若是不答應，倒像是我跟贓犯朋比為奸……金七，把禮單拿過來。」

「是！」金七爺畢恭畢敬地應着。

禮單拿來了，厚厚的一本冊子，這個送名人字畫，那個送珍珠瑪瑙，都是值錢的東西，姚春看得很仔細，他的眉頭逐漸皺起，因他並沒有發現他要追查的贓物。

這樣一來，情況可就太嚴重了。

「金總管！」姚春很客氣地問道：「禮單全了麼？」

「姚老弟！」縱有一肚子的火，當着客人的面，金七爺也只有忍着點。「我跟你說個明白，孟老爺子雖然交遊廣闊，却不雜亂，受禮也要看人，所以訂下一個規矩，凡是送壽禮的，三天前先開具禮單，讓咱們老爺子先過目，以決定受與不受……嘿嘿！這兒都全啦！」

「金總管，這上頭並沒有龍老前輩和吳先生的禮物呀！」

「哦？」金七爺眞有一副伶牙俐齒。「是這麼回事，二位都是咱們老爺子的貴賓，他們的壽禮，老爺子視若瑰寶，那有不收的道理，所以，也就不用登載啦。」

「哦？吳先生送的是甚麼禮物呀？」

金七爺答道：「是吳先生親筆畫的松鶴遐齡圖。」

「龍老前輩送的又是甚麼禮物呀？」

「石硯一方。」龍興泰說：「是家傳古物。」

當然，這兩樣東西絕不可能是贓物。

「金總管，像龍老前輩，吳先生這樣的貴賓想必還另有其人吧？他們送的又是甚麼貴重禮物呢？」

金七爺沒有答話，却轉過頭去看着孟滌塵。

「金七！」孟滌塵冷叱一聲：「有話說呀，難道還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事嗎？」

「回老爺子，懷塵山莊何莊主的禮物還沒有到。」

懷塵山莊？懷塵山莊莊主何靜芝，不但是個富婆，也是江湖上的名女人，她送的禮物可能是贓物嗎？

提到何靜芝，孟滌塵的臉色突變，龍興泰深恐他的脾氣發出來不好收拾，連忙接口說：「姚老弟，別人我不敢担保，要提到懷塵山莊何莊主，我敢跟你拍胸脯，她送來的東西，不管值錢不值錢，絕不可能是贓物。」

姚春竟然沒有去理會龍興泰的話，冲着孟滌塵問道：「請問孟老爺子，怎麼一提何莊主，你的臉色就變了呢？」

孟滌塵不悅地說：「姚春，你今天進門之後，就一直傲氣凌人，你是拿七血盟的名聲在壓人嗎？」

「孟老爺子，您要這麼說，可就不對了，七血盟兄弟從來沒有壓過人，再說，也壓不到您孟老爺子的頭上來呀，我今兒個來得也許不是時候，不過，事前我却沒有想到今兒個您會這麼生氣，這麼不歡迎我。」

「好啦，你威風巳經要夠了，可以請了吧。」

姚春道：「對不起，我還要看看何莊主的禮物。」

「何莊主的禮物在這兒。」聲落人靜，好不威風。

在江湖道上幾乎無人不識何靜芝，論年齡大概四十出頭了吧，不過，看上去仍是二十七，八的樣子，她跟孟滌塵的一段情，也是大夥兒津津樂道的事。兩人感情很好。却沒有結為夫婦，女的未嫁，男的未娶，大家都知道其中必有緣故，却無人去問，其實，也沒有人敢問。

何靜芝將姚春上下一打量，似笑非笑地說：「一進莊門就聽說有人到這兒來鬧事，我說誰有這樣大的胆子呀，喝，英氣風發，傲氣凌人，是那條綫上的呀？」

「在下姚春，是七血盟老么。」

「七血盟老么呀！那可眞算得上風雲人物，可是，孟老爺子是老好人一個，又沒得罪你，你幹嗎呀？」

「何莊主，七血盟弟兄可不是亂找碴兒的那種人物，再說，也不敢目中無人，胡走亂闖，我是有事而來。」

「我聽說了，你要查贓，是不是？」

「不錯。」姚春傲然地點着頭。

「孟老爺子可能是收贓的人麼？」

「當然不是，不過，孟老爺子並不知道那是贓物。」

何靜芝道：「哦，話倒是有理，查着了沒有呢？」

「禮單我巳經看過了，還沒有發現我要追查的東西，現在只等何莊主送來的壽禮了，如果……」

「如果我送的壽禮是贓物，恐怕天下人都不會信。」

孟滌塵氣呼呼地說：「靜芝，妳送我甚麼東西快拿出來讓他瞧瞧，免得讓他杵在這兒教我見了心煩。」

「讓他瞧瞧？可沒那麼簡單……」何靜芝的臉沉了下來。「姚春，聽說七血盟兄弟是少年豪士，作事從來也不冒失，你此行難道沒有考慮到嚴重的後果？」

姚春仍是鎮定如恒地說：「我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萬一你查不到贓物，你怎麼辦？」

姚春楞了一楞才說：「如果沒有，我告罪。」

「告罪？就這麼簡單？姚春，你說得太輕鬆了。」

「靜芝。」孟滌塵叫道：「算啦，跟這些不懂事的毛孩子計較甚麼，今天是我六十大壽，我才不生這個氣呢！」

「不行，孟老爺子好說話，我可不好說話。」

姚春眞是夠冷靜，而且他說起話來總是那樣緩而不疾的：「何莊主！七血盟兄弟自出道以來沒有惡名，縱有惹人嫌之處也不過是好管一點閑事。不過，咱們弟兄可不是欺善怕惡之輩，也從來沒有七進七出，以多勝少，何莊主是有名氣的人物，又何必拏重話壓我？」

這話夠重，骨子裏分明陰藏了另一句話——你何靜芝縱使想壓我，我姚春也不會含糊。

任何人都聽得出來，何靜芝當然也聽得出來。

龍興泰暗暗一皺眉，似乎在為姚春担心。

吳青泉索性不聞不問，負手去欣賞壁間的字畫。其實，字畫中有八九都出自他的手筆，還有什麼好看的。

大夥兒全了解何靜芝的脾氣，姚春恐怕也明白，接下來，毫無疑問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暴風雨。

結果却大出意外，何靜芝連哼都沒有哼一聲。

她轉過頭去，笑吟吟地說：「老爺子，今兒是您的大壽，我要是跟他們小孩子一般見識，吵吵鬧鬧的，還像話嗎？……對啦！您猜猜看，我送您什麼壽禮？」

「靜芝！這……我打那兒猜起呀？」

「想想往事吧！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時我爹還沒過世，懷塵山莊還叫何家莊哩！你去我的書房，看見一樣東西，讚不絕口，你難道一點兒都不記得了嗎？」

孟滌塵翻着眼皮在想，似是毫無印象了。

「是放在桌子上的。」何靜芝加以提示。

「哦？我想起來了，是——是漢玉鎭紙？」

「是呀！老爺子！您的記性比我差多啦！」

「唉！」孟滌塵嘆了口氣。「人老啦！歲月不饒人，往事如烟，誰還能記得那麼清楚，眞難為你！」

「進來！」何靜芝向門外輕輕喚了一聲。

進來一個丫環，雖是丫環，打扮得比富貴人家的小姐還有氣派，她手裏捧着一個錦盒，緩緩地去到孟滌塵面前。

龍興泰在注視姚春，姚春却垂着頭。

看樣子，這漢玉鎭紙也不是他所追查的贓物，龍興泰不禁暗暗担心，這小伙子如何全身而退呀！

孟滌塵這時巳經忘掉方才的不快了，何靜芝將他帶回往日，這些年來，他一直嚮往舊日情懷。

他興奮地，顫抖地，接過那隻錦盒，忙不迭地打開，立刻，就有璀燦的玉光透射出來。

那是一隻用漢玉雕琢的獨角獸，威風凜凜，傲視睥睨，玉的本色是紅白相間，玉的色澤非常柔和。

見過世面的人都知道那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靜芝！」孟滌塵聲音顫抖地說：「我記得妳說過，這是妳最心愛之物，君子不奪人之所好……」

「老爺子！幹嗎那麼俗氣呀！以前，你就是硬迫我，我也不會送給你，現在我可想通了，錢財是身外之物，你既然喜歡，我何不送給你，讓你高興，高興哩！」

「何莊主！孟老爺子！」姚春突然開了口：「我不是存心掃興，也不是不識時務……很對不住！你們推來讓去的那隻漢玉鎭紙正是我追查的贓物。」

此語一出，眞可以說是驚天動地。

孟滌塵的手發抖，手中錦盒幾乎要掉下地來；何靜芝杏眼圓睜，幾乎要噴射火焰。龍興泰與吳青泉也是大吃一驚。金七爺就像目睹什麼慘劇似的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唯一鎭定的人是姚春，他就像沒有說過什麼，作過什麼。

孟滌塵將手中錦盒往几上一放，氣喘喘地吼道：「姚春！你放狂放到我孟滌塵面前，算你倒了楣……」

「滌塵！」何靜芝倏地一聲冷叱。

「靜芝！妳說！妳說！我怎麼忍得下這口氣？」

何靜芝臉上竟然還有笑容，她緩緩走到姚春的面前，慢吞吞地說：「小兄弟！你說這隻漢玉鎭紙是贓物？」

「不錯。」姚春緩而沉穩地回答。

「剛才你沒聽說過，這件玉器在我家巳經放了好幾十年？孟老爺子見過這件東西都巳經二十多年了。」

「沒錯，原主遺失這件東西巳有三十年了。」

「原主！請問誰是原主？人呢？」

「我是受原主的委托來追查這件贓物，非到必要時，我不會說出原主是誰，因

爲我要保護他的安全。」

「這麼說，我還會殺他滅口嗎？」姚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東西在我手裏，我說是我們何家的家傳之寶，你說是贓物，還有原主，請問：有什麼憑據？」

「何莊主！這件玉器，經過別人之手嗎？」

「沒有。除了孟老爺子看過之外，別人都沒碰過。」

「那麼，這件玉器的特徵別人就不可能知道囉？」

「特徵？」何靜芝楞了一楞。「連我都不知道。」

「龍老前輩！」姚春對龍興泰深深一揖。「您退出江湖已久，早已不問世事，今天既然遇上了這件事，您也只得作個見證……」

「龍老哥！」孟滌塵插嘴說：「對！我也要個見證……金七，告訴前堂，酒席按時開，別管我到不到。」

「是！孟老爺子！」金七爺這才找到機會退了出去。

「這件玉器淨重十三兩半，底座長三寸，寬二寸二分，玉色紅白相間，映日照，通體雪白；映燈照，通體血紅，有鎮熱陰涼的藥效，底座還有富貴延年四個篆體文字。」

何靜芝的臉色倏地一驚，似乎這些特徵都說對了。

孟滌塵連忙拿起漢玉鎭紙對燈照去，不錯，果然眼前一遍血紅，這隻漢玉鎭紙眞是贓物嗎？

龍興泰問道：「孟老弟！那玉是什麼顏色？」

「通體血紅，映日照看是什麼顏色，要到明天才能證實，龍老哥！你放心，我不會仗勢壓他們小輩。」

「姚春！」何靜芝冷冷地說：「就算你將這隻漢玉鎭紙的特徵全說對了，那也不能證明這是贓物。」

「何莊主，請心平氣和，這隻漢玉鎭紙不是一開始就在府上的吧？它總得有個來處，是不是？」

「當然有個來處，你不會去查嗎？」

姚春冷冷地說：「我早就查過了。」

何靜芝道：「哦？你眞的查過了，查清楚了嗎？」

姚春敲金擊玉般地說：「查得一清二楚。」

「好！你說出來，讓我們大夥兒聽聽吧。」

「何莊主！我個人一直很尊重你，這件事情妳千萬不要太主觀，我會向妳交代，不過不能當衆說出來。」

「姚春！」何靜芝沉下了臉，「你好厲害，這番話豈非暗示我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你說呀！」

「何莊主請息怒，」龍興泰連忙出面打圓場。「姚春年紀雖輕，倒很老成，咱們告退，你們仔細聊聊……」

「龍老哥！」何靜芝好像變成了見人就咬的瘋狗。「他老成，我不懂事，我四十幾歲白活了是不是？」

龍興泰弄得面紅耳赤，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靜芝！」孟滌塵連忙接口說：「妳怎麼啦？龍老哥絕沒有這個意思，妳太多心啦！坐下，平平氣。」

「哼！」何靜芝怒氣昇騰，連孟滌塵也不理。

「姚老弟！」孟滌塵聲音顫抖地說：「是不是我孟滌塵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七血盟兄弟，你有心來找我的碴兒？」

「孟老爺子！」姚春很恭敬地說：「七血盟兄弟不致於那樣胡作非爲，無法無天，老爺子休要誤會。」

「姚春！」何靜芝突然又很平靜地說：「我現在一點也不生氣了，孟老爺子不是外人，龍老哥，吳先生也不是外人，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我絕不會怪你。」

「好吧！姚春！」龍興泰趁機說了話：「何莊主人很爽直，也守信諾，她教你說，你就說吧！」

「何莊主！如果我從頭到尾細說一番，只怕我再也沒法子活着走出孟莊。」

孟滌塵倏然變色，沉叱一聲：「姚春！你太放肆了，我孟滌塵是打悶棍，翦徑，開黑店的麼？」

「老爺子！」姚春很婉轉地說：「如果細說從頭，一定會扯到許多私事，其中自然與你有關……」

「姚春！」何靜芝又插嘴了：「不管跟任何人有關係，你都說出來，只要是事實，誰也不會把你怎麼樣。」

「龍老前輩！」姚春行了個大禮。「這就要麻煩您，作一個見證人，主持公道了。」

龍興泰道：「老弟，我既然躱不脫，我就担了吧！」

「老爺子！先告罪！」姚春倒是挺有禮貌的。「首先要請問一件私事，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你跟何莊主感情不錯，爲什麼沒有結爲夫婦，共偕白首哩？」

孟滌塵與何靜芝都不禁爲之一怔。

龍興泰連忙插嘴：「姚老弟！有必要問嗎？」

「非問不可。」姚春很堅定地說。

「如果你非問不可，我就回答你。」何靜芝竟然沒有發怒。「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我知道。」姚春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概。

「哦？那就說來聽聽吧！」何靜芝非常鎭定。

姚春仍有猶豫：「何莊主！妳眞要我說嗎？」

何靜芝道：「不但要你說，而且你還非說不可。」

「何莊主，那我就說了！妳十八歲那年訂過親，婚約一直都沒有解除，妳當然不能嫁給孟老爺子。」

如果確有其事，這無異迎頭痛擊；如果指證不確，姚春就是自惹痲煩難以脫身了。因此他的話一出口，龍興泰最先吃驚，接着感到驚嚇的才是孟滌塵和吳青泉。

在場最鎭定的人，只有姚春與何靜芝二人。

姚春鎭定或許是由於生性穩練，此事有憑有據，而何靜芝如此鎭定，就難免令人嘖嘖稱奇了。

孟滌塵幾次三番想插口，可是，龍興泰以銳利的目光盯着他，使他畏縮得沒有開口。

半晌，何靜芝才緩緩地問：「我跟誰訂親？」

「顧成貴！」這三個字，姚春說得格外有力。

這三個字也像釘鎚似地毆擊在每一個人的心上；至少孟滌塵和龍興泰就有這種感覺。

顧成貴？誰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他不是江洋大盜，但是比江洋大盜更令人厭惡，更令人胆寒。

何靜芝會和這樣一個聲名狼藉的人訂親嗎？

「何莊主！」姚春又接着說了下去：「這隻漢玉鎭紙就是顧成貴和妳訂親時的信物，對嗎？」

「姚春！我現在不回答你說的對還是不對，我只問你一件事：你是說，這隻漢玉鎭紙是顧成貴非法掠取的？」

「不錯。」

「憑據？」

「原主指認。」

何靜芝道：「原主呢？最少你不是原主，是不是？」

「何莊主！你還沒有承認這隻鎭紙是不是贓物。」

「姚春！我不是偸來的，也不是搶來的，我當然不會承認這是贓物。姚春！今天是孟老爺子的大壽，我不爲難你。請吧，改天到懷塵山莊來找我。」

「可以。不過，這隻漢玉鎭紙我要帶走。」

「什麼？」何靜芝兩道修眉倏地挑了起來。

姚春竟然不嫌累，又重複了一遍：「這隻漢玉鎭紙由我帶走，改日再到懷塵山莊來探訪。」

何靜芝絲毫沒有發怒，可是她的出手之快簡直出人意外，她雙手亮刀，交叉刺出，直逼姚春要害。

姚春完全沒有料到，一個名女人怎會如此橫蠻？

龍興泰却料到了，一横胳臂一跨腿，硬生生將何靜芝逼退，同時冷叱一聲：「何莊主不可動手！」

「靜芝！」孟滌塵也連忙將她拉住。「妳是有身份的人，幹嗎跟這種小輩一般見識呀？」

「何莊主！」姚春字字有力地說：「我一直都很尊敬孟老爺子，也一直都很尊敬妳，可是，妳並不值得尊重，所以，我也就不作保留了……顧成貴自跟妳訂親之後就去向不明，有人甚至以爲他已經被謀害了。」

何靜芝怒聲道：「姚春！你何不明指是我謀害了他？」

姚春道：「有此可能。不過，目前還缺乏憑據。」

「有此可能！如果他跟我訂親，我爲什麼要謀害他？」

「這門親事是令尊作主的，何莊主最重孝道，生性洒脫，不愛姓顧的却又不敢違父命，於是陽壽陰違。訂親接受了，却又暗暗將顧成貴謀害，這也是可能的。」

何靜芝顯然又想動手了，龍興泰連忙出面攔住。

「何莊主！這不是逞勇動氣可以解決的……」他又轉過頭來對姚春說：「老弟，贓物事小，殺人事大，你也不能憑空忖測……老爺子！可否容我作個仲裁？」

「龍老哥！憑你的身份，年紀，還有什麼話說？」

「何莊主！」龍興泰很客氣地說：「孟老爺子既然賞臉，我也只有厚顏承担了，妳同意嗎？」

何靜芝道：「好吧！我先聽聽，你如何仲裁法？」

「照何莊主的說法，這隻漢玉鎭紙從未示人，那麼，別人應該不知道這件玉器的特徵，姚老弟能說出來，當然是由於原主人的提供，這倒不是捕風捉影……」

「這麼說，我就應該把這件玉器交給他囉？」

「不！何莊主！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方才姚老弟說出了這件玉器大小尺寸，以及特徵，都對，只有『映日通體雪白』還要到明天早上日出之後才能證明……今夜是孟老爺子的大壽，暫時不談這件事，玉器由我保管，姚老弟留宿客房，一切明天再說，怎麼樣？」

龍興泰這句話不僅僅是問何靜芝，他的目光望向孟滌塵，然後又望向姚春，希望他們都能同意。

姚春首先答應道：「但憑龍老前輩作主。」

何靜芝望向孟滌塵，後者似乎也在徵求她的同意，兩人在交換眼色之後，同時點頭，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剛好金七爺跑來請壽星出去，前面宴席已開，賓客正等着向壽星老翁敬酒哩！

姚春被引去客房，金七爺雖忙着前堂宴客的事，却沒有忽略他這位不速之客，人剛梳洗，酒菜已到。這就是孟府的氣度，來者就是客，絕不會怠慢。

姚春倒也沉得住氣，身入孟府，激怒何靜芝，這是一項嚴重而又大胆的挑戰，但他從進門到現在，始終沒有緊張過。他的沉穩簡直超過了他的年齡。

飯後，姚春準備就寢了，突然有人敲門。

是龍興泰。

這倒令姚春大爲意外，這時候，龍興泰應該在酒宴席上與壽星老翁同樣受人注目，他怎會到這裏來呢？

「老弟，我一向都很欽敬你們七血盟兄弟。」這是龍興泰進門後的第一句話。

「非常欽敬。」

「龍老前輩抬擧。」姚春很客氣地回答。

「不過，你老弟今天的行爲我却不佩服。」

「哦？小輩年輕識淺，請龍老前輩指教。」

「姚春！恕我托大叫你一聲名字，你的動機純正，勇氣可嘉，可是，你沒有掌握鐵證，就要前來查贓，稍嫌冒失。而且你不應該當場揭發人家的私事……」

「龍老前輩，其實我方才說的只是我知道的一小部份，有許多話我還保留着沒有說出來哩！」

「哦?」龍興泰驚 地看着面前這個沉穩的年輕小伙子。「姚春!你對何靜芝這個女人知道多少?」

「知道很多。甚至絕少爲外人所知的私事。」

龍興泰道:「那麼，你老弟對女人又了解多少?」

「龍老前輩!這句話可教我難以答覆了。不過我聽幾位師兄說過，女人是最不可理解的……」

「對!她們的心境實在難以捉摸，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她們愛面子的程度超過一般男人;她們容忍的限度却又不如男人，你剛才的話不管是眞是假，是虛是實，都已經刺傷了何靜芝的心，她可能會暗中報復。」

姚春道:「我只覺得我並沒有傷害她的意思。」

「不管你是否存心，你傷害了她總是事實。今晚你宿在孟莊，可說危機重重，你可要小心點。」

「我相信孟老爺子，不會容許她那樣胡作非爲。」

「老弟!私情經常蒙蔽公理，你不要太自信。」

「龍老前輩!我有一句話不敢說。」

「老弟!在我面前，有話儘管說。」

「七血盟兄弟的字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憑血氣，骨氣，本領闖出來的。我今天胆敢隻身入虎穴，當然也抱定了勇奪虎子的決心。如果何靜芝眞要……」

龍興泰道:「老弟!英雄無用武之地，你明白嗎?」

姚春愕然，良久才搖搖頭:「我不明白。」

「不管何靜芝使出何種手段，你都不能逞勇。」

「爲什麼?」

龍興泰道:「如果你逞勇，有理也會變成沒理。」

「那……?」

「老弟，你聽我說，何靜芝之手下實力不弱，孟莊也非紙糊的燈籠，賓客中十有八、九是趨炎附勢之輩，如果你要逞勇，結果必然是蠭湧而上，教你死得不明不白。」

「龍老前輩!難道我束手就縛，閉目受戮?」

龍興泰笑了，話題也岔開了:「聽說七血盟兄弟都很有才情，尤以你這個老么最有才華，琴棋書畫無一不通，奕道更是精湛，今夜我想與你手談一局，如何?」

龍興泰要跟姚春下棋，其實，他是想保護姚春，有他在座，任何人也不敢輕舉妄動，而他又沒有將用意說明。

姚春當然懂，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立刻恭敬地說:「龍老前輩關顧之情，晚輩一定銘感五內，容後圖報。」

「老弟!這麼說，可就太俗套啦!」

立刻吩咐下人取來棋具，二人下了起來。

姚春善奕，鮮有對手，入局之後，逐漸發現龍興泰奕道甚高。這盤棋原是別具用心，此刻二人却認眞地廝殺起來。奕者都是如此，一旦入局，其它的都忘記了。

序戰告一段落後，二人才開始鬆懈下來。

「老弟!」龍興泰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顧成貴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消息，你認爲他眞的遇害了嗎?」

「沒有。」姚春的語氣很肯定。「他還活着。」

龍興泰顯得很認眞地問道:「你有憑據?」

「龍老前輩!我怎麼知道何靜芝會將這隻漢玉鎭紙送給孟老爺子作壽禮?這證明我在事先已經下過一番工夫去調查。這件事，並不像表面上這麼單純，複雜得很哩!」

「哦?」龍興泰漫不經心地落了一顆白子在枰上。

姚春道:「龍老前輩，你這手棋下得不妙啊!」

這是一着攸關生死的棋，因爲龍興泰一直想着別的事，心不在焉，竟然落錯了地方，難怪姚春要說不妙了!

「姚老弟!」龍興泰意味深長地說:「你此行就跟我這着棋一樣，好像也不大妙，老弟!你……」

龍興泰說到這裏，突然像刀切似地斷了。

姚春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就發現了原因。

窗外有人，窗下，不是應該站人的地方。

龍興泰顯得若無其事地喊了一聲:「叫吃!」

姚春笑着說:「龍老前輩!你叫吃我可以不理，你這邊四個子可就不安全啦!如果我在這裏下一手……」

盤上並沒有「四個子」的棋，姚春的話分明是指窗下有四個人，龍興泰暗暗佩服;他並不知道窗下有多少人。

突然，金七爺進來了，他笑嘻嘻地說:「龍大爺，你可把我找苦啦，原來你在這兒下棋哩!」

「有事嗎?」龍興泰嘴裏在問，眼睛却看着姚春。

「咱們莊主請您前面去坐坐，有幾位朋友要跟你喝幾杯，你就過去一趟吧!這盤棋回頭再來下。」

「姚老弟!這四顆子你有把握吃得掉嗎?」

這話太明顯了——窗下四個人你對付得了嗎?

姚春當然懂，他笑着說:「這四顆子死定了。」

「好!好!棋別弄亂，咱們回頭再來下。」

龍興泰跟金七爺走了，姚春笑容滿面，充滿信心，他當然可以不管。而且，「回頭再來下」這句話還有伏策，目前，那夥人恐怕還不敢把姚春怎麼樣。

龍興泰走了之後，姚春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果然，有人推開了門。

這人約莫三十靠邊，剛剛修剃過的兩頰顯得鐵青。

姚春並不認識這個人，連面都不曾見過。

「七血盟老么?」那人冷冷地問。

「你是誰?」

「胡豪!」那人似乎因他的名字而驕傲。

胡豪!滄州四傑的老大，雖未見過其人，却聽過其名，既然名號四傑，當然也不是什麼壞胚子。

「久仰!」姚春微欠動了一下身子。

「姚老么!胡某有一件事要請教。」

「請教不敢，有話不妨明說。」

「去年你在蒼松坡斷劉楚香一指，爲了什麼?」

「因爲他屢行不義，故加薄懲。」

「縱使劉楚香屢行不義，與你七血盟何干?」

「七血盟兄弟躋身江湖，不爲名利，只爲替天行道，伸張正義，鋤惡懲奸，怎說與七血盟無干?」

「哈哈……」胡豪突縱聲大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的?」姚春始終沉靜地坐在那裏。

「我笑你口發狂言，目中無人，幼稚無知。」

「胡豪!」姚春這才站了起來。「你我都是身在客位，不要擾亂孟莊的安寧，請吧!我要研究棋局了。」

胡豪收斂了笑容，很正經的說:「姚老么!有件事我要先交代一下，劉楚香是我的表弟，我並非多管閒事。」

「請問:豪傑二字該如何解釋?」

「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地，行事光明磊落，公正無私……」

「好了!」姚春猛一揮手。「這些話我聽得多了，不過，說起來輕鬆，作起來可不容易。」

「哦?難道我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嗎?」

「胡兄!劉楚香被我斷去一指，因爲他是你表弟，所以你要查問明白，換句話說，若是別人，即使我把他殺了，你也可以不管，這算得上是豪傑的行爲嗎?」

胡豪道:「姚老么!你恐怕誤會我的意思了。」

「哦?胡兄方才提到表親關係，難道不是這個意思?」

「姚老么!我胡豪還不是那種人，滄州四傑都不是那種人。楚香表弟自幼雙親亡故，跟我一起長大，他犯了什麼過錯，我有責任規正，所以我要問個明白。」

「難道你不會去問他本人嗎?」

「我問過了，但他含糊其辭，所以我要問問你。」

「胡兄!你我身在客位，最好不要談這件事。」

「以後可能再也沒有這個機會。」

「三天後晌午在縣城『玉樓東』候駕如何?」

「好!我一定準時到，打擾!」胡豪恭敎地行禮告退。

突然有另一個在房門口出現，那人顯然也是滄州四傑之一，他附在胡豪耳邊低語了幾句。

胡豪指着後來的那人說:「姚老么!這是咱們四兄弟的老么秦尙彬……」

秦尙彬立刻很恭敬地，向姚春拱手行禮。

「姚老么!」胡豪跨過門檻，進了屋。「有句話我本不當問，却又不能不問，你到孟莊的目的是什麼?」

「跟孟老爺子碰碰頭，辦點小事。」

「姚老么!你當然不會說眞話，不過，我可不能不提醒你，花園裏人影幢幢，殺氣升騰，這不是好現象。」

姚春微笑着說:「胡兄如此關注，小弟非常感謝。不過，我要問一件事，四傑兄弟跟孟老爺子是什麼交情。」

「本不想來，不得不來，如此而已。」胡豪這句話非常坦率，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應酬是無聊而又不可避免的。

「壽宴完了之後，四傑兄弟就要走了嗎?」

「主人盛意，可能還要停留一夜。」

「那麼，小弟就要奉勸一句話，吃飽喝足，聽戲玩樂，或者蒙頭大睡，就是別管小弟的事。」

秦尙彬接嘴說:「話不是這麼說，如果有人仗多欺少，甚至企圖謀害人命的話，咱們兄弟可不能不管。」

「秦老么!在江湖上你的名號比你們大哥還响亮，個性耿直，行事明快，不過，這件事你千萬要聽你大哥的。有些地方，有些時候，正義感是無法發揮的。」

胡豪向秦尙彬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向姚春拱拱手說:「姚老么!多蒙提點，非常感激，我們兄弟幾個自會守住分寸，以免你增添痲煩……三日後玉樓東再見。」

胡豪說完之後，就跟秦尙彬退走了。

姚春的沉穩的確太不尋常，雖然龍興泰指責他行爲冒失，而他却一點兒也不飛揚浮躁。他不貪功，不激進，一定要有把握才向前跨一步，而這一步又一定是結結實實的。站住了敵人就休想將他再逐退。

他移動得很緩慢，却堅實有力。

現在，他就了解他正處在極端危險的環境中，但他依然認眞地研究棋局，似乎整個情緒已入局中。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憨人憨福（續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聞玉存隨賈千里前往臥龍莊，賈千里認出那被譽爲大善人的馮化雨，竟是二十年前陰謀欲一網打盡武林正道俠士的斷魂谷主司馬高遠，料知他這次藉名比武招親必是蘊有陰謀，遂當衆揭破他的身份，但馮化雨反指賈千里空口無憑，竟存誣蔑嫁禍，賈千里要請席上一位文士和白衣美婦夫婦作證，他知悉那文士是當今武林聲望很高，語能服衆人物，只需他一言便可指證馮化雨的眞正身份，但那文士得患失心瘋症，早已忘卻自身姓名，只說他叫雲夢星，他以前並沒見過馮化雨，也不知道斷魂谷的事——

揭秘化戾氣　復智慶祥和

白衣婦女人道：「現在你還能說他能替你作證嗎？」

賈千里微微一笑，說道：「老朽還是一句話，除他以外，別無第二人能替老朽證明！」

白衣美婦人雙眉一皺，道：「賈朋友，你……」

賈千里突然抬手一擺，阻止她的話聲，含笑接口道：「夫人，妳能答應老朽一個要求麼？」

白衣美婦人雖然對賈千里巳起了很深的戒心，但當着這多武林老少羣雄，她却有點無可奈何地說道：「請求，妾身可不敢當，什麼事？你請說吧。」

賈千里抱拳一拱，道：「老朽先謝謝夫人——」

白衣美婦人抬手一擺道：「賈朋友，你謝早了，妾身還未答應你什麼呢！」

賈千里道：「夫人一定會答應老朽這請求的。」

白衣美婦人道：「何以見得？」

賈千里微微一笑道：「因爲老朽這請求完全是爲雲大俠好！」

「哦。」白衣美婦人美目一眨道：「如此，你還是先請說吧。」

賈千里點頭一笑道：「老朽請求夫人讓聞少俠替雲大俠把把脈。」

白衣美婦人心中一震！道：「把脈做什麼？」

賈千里道：「雲大俠病情不輕，應該及時治療。」

白衣美婦人淡然一笑道：「你看拙夫是個有病的人麼？」

賈千里點頭正容說道：「他要不是有病，老朽就不會得這麼說了。」

白衣美婦人聲調倏地一冷，道：「用不着了，他根本沒有病！」

賈千里話題忽然一變，說道：「夫人，妳應該放手了！」

白衣美婦心頭一震，道：「賈朋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要妾身放手什麼？」

賈千里道：「夫人是眞不明白？」

白衣美婦人冷冷地道：「妾身正是眞不明白！」

賈千里道：「這麼說，夫人是有意要老朽直說了。」

白衣美婦人目中寒芒倏地一閃，道：「賈朋友，你究竟是誰？」

「姓賈名千里。」

「你的眞實姓名？」

「賈千里。」

「武林中似乎沒聽說過你這一號。」

「聞少俠那一號夫人聽說過麼？」

「他和你不同。」

「怎樣不同？」

「他年紀尚小，又是初出江湖，武林中自是無人知道。」

「那麼雲大俠呢？」

「他從不涉足江湖，更不願向人稱名道姓，是以也無人知！」

「老朽和他一樣，也是個從不涉足江湖的人。」

白衣美婦人忽然黛眉微微一揚，道：「賈朋友，明人眼前何必說假話，你如果眞是個從不涉足江湖之人，就不該知道妾身……」

話未說完，倏然有所警覺地語聲一頓，住口不言。

這時，一衆老少豪雄巳經聽出，這賈千里是有所爲而來，他似乎知道一些什麼武林不爲人知的隱秘。

因此，一衆老少豪雄全都靜靜地聽着作壁上觀，誰也沒有挿口說話。

賈千里接口說道：「知道夫人什麼？夫人爲何不接說下去了？」

白衣美婦人語聲冷凝地道：「賈朋友，妾身巳經一再容忍了，希望你適可而止，別欺人太甚！」

賈千里突然哈哈一笑道：「夫人，俗話說得好，『得饒人處且饒人，能放手時就放手！』將近二十年的歲月，應該巳經够了，如今可以放手還他本來了！」

白衣美婦人美目倏又寒芒一閃，道：「賈千里，妾身不知你在胡扯些什麼，也不想和你再胡扯下去了，你還是對馮莊主作個交待吧！」

話落倏然站起嬌軀，轉向雲夢星柔聲說道：「星郎，我們走吧。」

雲夢星沒有開口說話，點點頭，站起身子，舉步和白衣美婦人往廳外走去。

賈千里手臂連忙一碰身旁的聞玉存，說道：「快！攔住他。」

聞玉存應聲而動，身形一閃，便巳攔立在大廳門口。

雲夢星雙眉微皺了皺，但沒有說話。

白衣美婦人臉色不由一變！道：「聞少俠，你想做什麼？」

聞玉存道：「在下不想做什麼。」

白衣美婦人道：「那你爲什麼要攔住門口？」

聞玉存道：「賈老人家要在下攔住二位。」

白衣美婦人目光轉望着賈千里道：「賈朋友，你這是什麼意思？」

賈千里冷冷地道：「夫人要走，老朽決不想攔阻，但必須留下雲大俠！」

白衣美婦人道：「賈朋友，你應該明白，他是妾身的丈夫。」

賈千里道：「老朽明白，不過，夫人這句話應該留待雲大俠的病完全治好了以後再說。」

白衣美婦人臉色倏又一變！道：「你認定拙夫確實有病？」

賈千里道：「不錯，老朽要夫人留下他的用意，也只是讓聞少俠替他治病！」

白衣美婦人目光深深地注視了聞玉存一眼，在這一眼中，她心底倏然有所發覺地心神不由猛地一震！暗忖道：「他姓聞，難道他是……」

她暗忖中，賈千里接着又道：「夫人答應老朽的請求麼？」

白衣美婦人暗吸了口氣，道：「你有把握，聞少俠必能替拙夫治好病？」

賈千里道：「老朽生平不做沒有把握的事，夫人何妨拭目以待！」

白衣美婦人淡淡地道：「妾身倒是願意拭目以待，只是……」

倏然一聲冷笑，道：「可惜你是在白費心機！」

賈千里道：「夫人不肯答應？」

白衣美婦人搖頭道：「別說拙夫他根本沒有病，就是有病，我也不答應！」

賈千里聲調倏地一沉，道：「冷如霜，老朽希望妳不要敬酒不吃吃罸酒！」

乍聞「冷如霜」三字，一衆老少豪雄心中全都不禁凜然一震！連身爲主人的馮化雨臉色也不由倏然一變！

這倒並不是因爲「冷如霜」三字嚇人，也不是因爲冷如霜的武學功力如何高絕，而是她那一身高明的毒技，舉手投足間均能施毒於無形，令人防不勝防的劇毒，使人心寒胆顫！

一衆老少豪雄雖然都從未見過冷如霜，不認識冷如霜，但却聽說過冷如霜之名，是「天毒門」的當代門主。

馮化雨臉色一變之後，心中不由暗責地道：「我眞胡塗，怎麼竟沒有想到是她的呢……」

賈千里一句「冷如霜」出口，白衣美婦人身軀立時不禁一震！目射寒電地道：「你認識我？」

賈千里道：「老朽要是不認識妳，怎會知道妳就是冷如霜！」

「這話說得也是。」冷如霜淡然地點了點頭，道：「這麼說，我們也該是熟人了？」

賈千里道：「熟人雖然未必，但見過兩次面倒是不假。」

冷如霜黛眉微皺，沉思地道：「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够和我見過兩次面而又不是熟人的應該不多……」

語聲微頓，倏有所悟地雙目一眨，道：「閣下，我想起你是誰來了！」

賈千里淡淡地道：「希望夫人沒有想錯才好！」

冷如霜雙眉微揚了揚，目射寒電地冷聲說道：「你是那武林人見頭疼，別號『古今通』的萬名駒！」

賈千里的眞正身份被冷如霜揭穿了，一衆老少豪雄心中不由全都是一驚！

「古今通」萬名駒又號「智狐」，他的名頭，在武林中雖然不如冷如霜的劇毒那樣令人心寒胆顫，但他那專門探人隱秘，無孔不的入本領，却令人十分頭痛！

武林中，有些人雖然爲了一些隱秘把柄握在他的手裏，想殺他滅口，但却又不敢，因爲他對每一件隱秘都有妥善的安排，他一旦被殺，那些隱秘就會有立刻被公諸於世的可能，相反地只要不開罪他，倒會平安無事，那些把柄隱秘，也決不會被洩漏出去。

因此，一些武林人物，雖然明知自己的某些隱秘把柄落在他手裏，却拿他無可奈何！

馮化雨一聽這自稱「賈千里」，貌相不揚的土老頭兒，竟是那武林人見頭疼的「古今通」萬名駒時，他心中驚凛極了，臉色頓時變作一片蒼煞！暗忖道：「完了，看來這十多年的心血是白費了……」

他暗忖中，只聽得「古今通」萬名駒哈哈一笑，說道：「不錯，千里者名駒也，老夫正是萬名駒，夫人既然已經明白了，如今該答應老夫的請求了吧！」

冷如霜一聲冷哼道：「萬老兒，你休要夢想！」

萬名駒雙眉倏地一軒，道：「夫人仍然不肯答應？」

冷如霜冷冷地道：「萬名駒，你應該明白，別人不敢得罪你，是因爲有把柄掌握在你手裏，才對你有所顧忌，怕你，我可不怕你！」

萬名駒淡淡地道：「這個老夫明白，所以老夫對妳也才有『請求』之語！」

冷如霜神色冷漠地一搖頭道：「我不答應，也希望你別管我的閒事，否則就休怪我殺你！」

萬名駒道：「夫人，老夫希望妳不要再執迷……」

冷如霜冷聲截口道：「萬老兒，別多說廢話了，快叫他讓開路吧，要不然，可別怪我心狠手辣先毀了他！」

這個「他」，自然指的是擱立在門口的聞玉存。

萬名駒雙目一眨，說道：「妳的意思可是說，老夫要不叫他讓開路，便要用毒毀他麼？」

冷如霜道：「你明白就好！」

萬名駒倏然一笑道：「說來妳也許不信，『天毒門』之毒雖然罕絕武林，妳用毒的本領雖然高明，能施毒於無形，但對他却起不了作用！」

冷如霜雙眉微微一揚，道：「這我倒有點不信！」

萬名駒淡淡地道：「不信，你可以試試！」

冷如霜冷聲一哼，道：「我當然要試試他！」

話落，皓腕微抬，輕理了理雲鬢，目光凝視着聞玉存問道：「聞少俠，他說的可是眞的？」

聞玉存點頭道：「應該不會假。」

冷如霜皓腕微抬，輕理雲鬢間，已經向聞玉存施展了她高絕武林的絕技，她那毒不但無影無形，而且無色無味。

此際，聞玉存已早得萬名駒傳聲相告，運聚「先天眞氣」，在身前三尺的空間佈起了一道護身氣罡！

冷如霜劇毒施出，目睹聞玉存那神色自若依然，毫無反應的神情，臉色也不由倏然一變！

她深信自己所施之毒，絕不可能會失效，必然的……

適時，萬名駒一聲輕笑道：「夫人，現在妳該相信了吧！」

冷如霜暗吸了口氣，雙目一眨，道：「他可是練有佛門『磐若神功』之類的功夫？」

萬名駒搖頭道：「不是『磐若神功』，而是威力罕世，剛柔隨心，無堅不摧，百毒難侵的『先天眞氣』！」

武林中練有佛門「磐若神功」，「兩儀神罡」等護身罡氣之人，爲數雖然甚少，但並非絕無僅有，而能够練成「先天眞氣」之人，却是武林百年難得一見！

一衆老少豪雄一聽說聞玉存練有「先天眞氣」，立時全都不由旣驚奇又駭異無比地睜大了雙目，投射向聞玉存。

冷如霜不禁聽得心頭凛然一震！

她做夢也意想不到，這麼一個相貌憨厚，看來年紀不過二十上下的少年人，竟然練有罕絕天下武林的「先天眞氣」，如不是適才她已經施毒試過，就是殺了她，也不會相信。

現在她明白了，怪不得在她那無色無味，無影無形的劇毒之下，聞玉存仍能神色自若，毫無反應的原因！

因此，她心中凛然一震之後，立又暗吸了口氣，雙目眨動地望着萬名駒冷然問道：「萬老兒，你當眞一定非要留下拙夫不可麼？」

「不是。」萬名駒搖頭道：「老夫的話說得已經够明白了，夫人又何必多此一問。」

冷如霜黛眉微皺地道：「你應該明白，拆散人夫妻，那可是件罪孽！」

萬名駒正容道：「但是夫人也應該明白，身爲人子者不知自己的身世，連自己的父母是誰？現在何處？都毫無所知，那可是人生最悲痛的慘事！」

冷如霜道：「那與拙夫何關？」

萬名駒道：「偏巧雲大俠是這世上對那爲人子者的身世一切，知道得最清楚的一個。」

冷如霜道：「我請問那爲人子者是那一位？」

萬名駒道：「就是聞玉存聞少俠。」

「哦……」冷如霜心神不禁倏又一震！暗忖道：「難道我剛才所猜想的不錯，難道他眞是……」

這時，萬名駒接着問道：「夫人明白了麼？」

冷如霜搖頭道：「我不明白。」

這話，她顯然是言不由衷。

萬名駒微微一笑，道：「以夫人之聰慧，老夫認爲夫人應該已經明白了。」

冷如霜眉鋒一蹙，道：「你一定要管這件閒事麼？」

萬名駒道：「老夫數十年武林生涯，雖然素向只探人隱秘，抓人把柄，從來不管別人的閒事，但這件事情不同，老夫早就決心管定了！」

冷如霜道：「你可曾想到這件事的後果問題？」

「什麼後果問題？」

「小女今年已經十六歲了。」

「她叫什麼名字？」

「雲璇。」

「哦……」萬名駒微一沉思道：「妳怕令嬡傷心？」

冷如霜點頭道：「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萬名駒默然了刹那，道：「妳可相信老夫？」

冷如霜道：「相信你什麼？」

萬名駒道：「妳要是相信老夫，不妨就聽老夫的，老夫當替妳妥作安排！」

冷如霜道：「怎樣的安排？」

萬名駒道：「現在妳先別問，只要妳相信老夫就行了。」

冷如霜道：「我要是不呢？」

萬名駒臉容倏然一正道：「夫人應該想得到，世間沒有永遠的秘密，事情遲早總有被揭穿的一天，一旦揭穿了，那將是個不可收拾的局面，夫人明白麼？」

冷如霜遲疑地道：「可是……」

萬名駒接口道：「夫人和他夫妻多年，應該深知他俠骨柔腸，劍胆琴心，關於夫人所說的那『後果問題』，老夫有把握不會發生的話，老夫只能說到這兒，夫人相不相信老夫，願不願意聽老夫的，那就任憑夫人自己的決定了！」

冷如霜默然沉思了片刻，點頭道：「好吧，我相信你就是！」

萬名駒含笑說道：「如此，夫人可以請便了。」

說着伸手擺了擺，作了個請「走」的手勢。

冷如霜蹙眉微微一抬，道：「我必須避開麼？」

萬名駒斂容點頭道：「夫人不在當場，氣氛要比較緩和些，夫人以爲如何？」

冷如霜雙目眨動地想了想，覺得這話甚有道理，於是，她點了點頭，轉向雲夢星柔聲說道：「星郎，這位萬大俠有話要和你談，我已經答應他讓你留下來和他談談了。」

雲夢星神色木然地道：「妳呢？」

冷如霜道：「我要去辦點事情，辦完了立刻就回來陪你。」

雲夢星道：「很快麼？」

冷如霜抬起一隻賽雪欺霜的玉手，輕拍了拍雲夢星的肩胛，含笑點頭說道：「不會很久的，你放心好了。」

雲夢星沒再開口，木然地點了點頭。

冷如霜緩步向外走去，聞玉存立即側身讓開路，走過聞玉存面前時，她脚下忽然一停，臉上閃過一絲猶豫之色地緩緩抬手入懷，取出一隻白玉小瓶，打開瓶塞倒出一粒清香撲鼻的碧綠藥丸，托在掌心中遞給聞玉存，語聲慈和的說道：「孩子，我走後，你把這粒藥給他服下讓他休息半個時辰就行了。」

這個「他」，自然指的是雲夢星。

聞玉存神色一怔！並未伸手去接藥丸，却星目眨動地望向萬名駒。

顯然，他是在徵詢萬名駒的意思，萬名駒不點頭，他決不會接。

萬名駒心中雖已猜想到這藥必是解藥，但仍目注冷如霜問道：「夫人，這是什麼藥？」

冷如霜道：「萬大俠請放心，這決不會是毒藥！」

萬名駒道：「老夫相信夫人此言不假，只是……」

冷如霜淡然一笑接口道：「如此，萬大俠又何必多問，只管讓聞少俠收下照做好了！」

萬名駒微一沉吟，轉向聞玉存點頭說道：「玉存，收下，謝謝夫人。」

聞玉存立即抱拳一拱，說道：「晚輩謝謝夫人。」

說着伸手接過了那粒碧綠藥丸。

冷如霜含笑擺手道：「孩子，只要你不記恨我就好了。」

這話是什麼意思？她爲什麼突然說出這麼句話？這只有萬名駒懂。

聞玉存怔了怔！斂容說道：「夫人放心，晚輩沒有理由可記恨夫人！」

冷如霜神色有點悽然地笑了笑，擺擺手，舉步往莊外走去。

雲夢星目光直楞地望着冷如霜的背影，嬝娜地走出莊門外不見以後，這才緩緩轉過身子，神色木然地望着萬名駒問道：「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談？」

萬名駒抬手一擺，含笑說道：「您先請坐，我們再慢慢地談。」

雲夢星點了點頭，邁步走回原位坐了下來。

萬名駒轉向聞玉存招手道：「玉存，你進來吧。」

馮化雨眉鋒一皺，道：「萬大俠，你究竟在攪什麼鬼？」

萬名駒微微一笑道：「這件事與你無關，不過，老夫也希望你放老實些，並且可以先給你一個保證，不管你是不是當年的『斷魂谷主』司馬高遠，是不是馬二彪，老夫保證決不難爲你！」

自從冷如霜揭開萬名駒的眞實身份以後，馮化雨便一直綳得緊緊的一顆心，直到此刻才算稍稍鬆弛下來。

他心中十分清楚，「古今通」萬名駒雖然武林人見頭痛，但却是個向來說一不二的人物！

如今，萬名駒旣然對他作了保證，「決不難爲你」之語，他還有什麼好担心的？於是，他立刻揚眉哈哈一笑，旋倏目光一凝，道：「萬大俠，馮某心中有所疑問，可以請教麼？」

萬名駒雙目一眨道：「可是與雲大俠有關？」

「不錯。」馮化雨點頭道：「馮某忽然發現雲大俠很像那……」

不待馮化雨說完，萬名駒已抬手一擺，阻止他說下去的截口說道：「這謎底馬上就可以揭曉了，老夫認爲你心中那疑問猜想多半不對。」

其實，他明知馮化雨心中已經猜對了，却故意說馮化雨猜想的「多半不對」，顯然，他故意這麼說，是別有用心！

這時，聞玉存早已走進來站立在他身旁。

他話聲一落，立即伸手一拉聞玉存，舉步朝雲夢星席位上走了過去。

雲夢星神色淡淡地望了二人一眼，沒有說話，也沒有起身讓坐。

萬名駒抬手從聞玉存手裏取過那粒碧綠藥丸，送到雲夢星面前說道：「雲大俠，請把這個吃下去！」

雲夢星淡然一搖頭道：「我不要。」

萬名駒眉鋒微微一皺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雲夢星道：「是藥。」

「知道是什麼藥嗎？」

「不知道。」

「知道這藥是誰的嗎？」

「是我夫人留下的。」

「你既然知道是夫人留下的，就應該把它吃下去才是。」

「我又沒有病，爲什麼要吃藥？」

萬名駒微微一笑道：「你雖然沒有病，但是這藥你還是應該吃下它！」

雲夢星道：「爲什麼？」

萬名駒道：「因爲這是固本培元之藥，夫人對你關愛情深，所以才特意留下來給你服用，你要是不吃下它，豈不辜負了她的深情！」

雲夢星道：「這麼說，我必須吃下它了！」

「不錯。」萬名駒點頭道：「你正是必須吃下它。」

雲夢星默然想了想，終於伸手取過藥丸納入口中呑了下去，說道：「好了，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談，現在可以談了。」

萬名駒含笑道：「不忙，你剛服下藥，必須先調息運功發散藥力，這藥才能生效，你還是先調息運功發散一下藥力，等會兒我們再談好了。」

雲夢星點了點頭，隨即閉目垂簾，運氣調息行功。

萬名駒立刻傳聲對聞玉存說道：「玉存，他與你的身世關係極大，在他行功之際，你得好好替他護法，保護他的安全，如若有人稍有不利於他的意圖，你只管以『先天眞氣』全力出手，格殺勿論，天塌下來都有我老人家替你担當，只要不驚了他的行功就行！」

聞玉存傳聲答道：「萬伯伯，您只管放心吧，小侄這就以『先天眞氣』在週圍五尺以內佈成氣罡，將他護在『氣罡』以內便是。」

他二人這裏傳聲交談中，那些因爲「天毒門主」冷如霜，「智狐古今通」二人均是當代武林沾惹不得，人見頭痛的人物，而一直靜作冷眼旁觀的一衆老少豪雄，他們從萬名駒和冷如霜的對答言談中，以及冷如霜那態度由强硬而軟化，終於退而讓步，留下雲夢星，聽從萬名駒之言離去，並自動交給聞玉存一顆藥丸給雲夢星服用……種種舉動情形上，大家都看出了一點端倪；猜料到這位雲夢星必是與聞玉存有極深的淵源關係之人！

關於雲夢星那神色木然冷漠，言語反應顯得有點遲鈍的情形，也都猜想到可能是神智受了什麼迷藥的控制現象，冷如霜自動留下的那粒碧綠藥丸，則必是一種解藥！

但是，這位雲夢星又究竟是當代武林中的那一位高人名士呢？……

一衆老少豪雄心底全都不禁在意念飛轉地暗想着，思索着……

有兩個心智較爲聰明高人一等之人，於經過一陣用心思索聯想之後，已經從萬名駒先前那兩句「以他的身份聲望，放眼當今天下武林大概還不至於有人不敢不信」的語氣中，恍然想到了一位已失踪武林近二十年，譽稱當世第一奇男一代大俠！

於是，一位年約五旬上下，貌相清癯的藍衫老者突然長身站起，朝萬名駒抱拳一拱說道：「萬兄，兄弟可以請問一些問題麼？」

藍衫老者姓段名海瑞，美號「一字劍」，一身武學功力高絕，爲威震兩湘的當代豪俠，生性剛直好義，在武林中乃是聲譽甚隆，名重一時的人物！

萬名駒和段海瑞原係熟人，交往雖然不密，但他衷心却是十分敬仰段海瑞的爲人！

是以段海瑞一開口，他便立即拱手含笑說道：「不敢當，段兄請問就是。」

段海瑞微一沉吟道：「兄弟請問，這位聞少俠師承當世那位高人門下？」

萬名駒道：「他並無師承。」

段海瑞一怔！道：「他並無師承？」

萬名駒點頭道：「他之能練成『先天眞氣』乃是奇緣遇合，一身武學則是習自武林傳說百年之久的『敦煌秘笈』！」

段海瑞雙目倏然一睜，道：「他是『敦煌秘笈』的得主？」

萬名駒點頭道：「他雖然生得一副傻像，看起來笨頭笨腦的樣子，其實却是大智若愚，聰慧悟性兩皆高人，也正是俗語所說的『憨人憨福』之人！」

段海瑞目光深望了聞玉存一眼，又道：「他當眞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世麼？」

萬名駒道：「他從小就是個孤兒，自襁褓中就由少林慧空大師撫養長大，他除了只知自己姓聞外，其他的毫無所知！」

段海瑞道：「那位雲大俠確實知道他的身世？」

萬名駒道：「只有雲大俠知道得最清楚。」

二人說話間，那位總管駱大成突然急步走入廳來，朝馮化雨躬身說道：「稟莊主，『畫絕』公孫大禹與其女公孫瑩瑩和『棋迷』崔衍三位來了。」

馮化雨一聽，連忙說道：「快請。」

他一句「快請」才落，「畫絕」公孫大禹，「棋迷」崔衍和公孫瑩瑩已在大廳門口現身。

馮化雨連忙急步上前抱拳拱手說道：「不知二位俠駕光臨，老朽未及遠迎，尚請二位海涵！」

「畫絕」公孫大禹含笑拱手道：「不敢當，莊主請勿如此客氣，倒是在下等來得十分冒昧，還望莊主原諒！」

馮化雨哈哈一笑道：「公孫大俠太客氣了，快請和崔大俠廳上坐。」

話落，側身斂容舉手肅客，「畫絕」和「棋迷」含笑舉步入廳，公孫瑩瑩跟在二人身後。

俗語說得好，「人名樹影」。

一衆老少豪雄雖然多數未見過「畫絕」「棋迷」，但「武林五奇」都是身份聲望兩高，名重當代，譽滿天下，武林人人敬仰的奇俠。

是以，他二人剛一跨步入廳，一衆老少豪雄已都禮貌地紛紛離座站起，他二人則朝衆人含笑頷首爲禮，連連擺手，口中同時說道：「諸位請坐，諸位請坐！」

那公孫瑩瑩一眼瞥見聞玉存，心中不

禁大喜地叫道：「聞大哥，你也在這裏，這眞太好了！」

她嘴裏說着，脚下已直朝聞玉存面前走了過去。

萬名駒一見，連忙橫跨一步，伸手一把抓住公孫瑩瑩的玉臂，輕喝道：「小丫頭，不可過去。」

公孫瑩瑩玉臂用力一掙，沒有能掙脫萬名駒的手掌，不由美目一瞪，道：「你幹什麼？快放開我！」

萬名駒微微一笑道：「小丫頭，放乖點，到妳爹身旁坐着去。」

這時，聞玉存接口說道：「瑩瑩，聽萬伯伯的話，現在不要過來。」

公孫瑩瑩一怔！道：「爲什麼？」

萬名駒嘴巴湊近她耳邊低聲說道：「他正在替人護法，此刻他週圍五尺以內已佈起了護身『氣罡』，任何人冒失的闖上去，均將被反震之力震傷！」

公孫瑩瑩道：「眞的？」

萬名駒斂容道：「鬼丫頭，我老人家豈會騙你！」

公孫瑩瑩美目忽然一凝，道：「你是誰？」

萬名駒笑道：「妳鬼丫頭猜猜看。」

公孫瑩瑩美目深注地道：「你叫我猜猜看，又叫我鬼丫頭，看來我們一定是熟人了？」

萬名駒道：「不錯，要不是熟人，我老人家就不會要妳猜了。」

公孫瑩瑩眨眨美目道：「你姓萬？」

萬名駒點頭道：「我老人家正是姓萬，妳鬼丫頭猜到沒有？」

公孫瑩瑩突然輕聲一笑道：「我猜到了，你是那武林人見頭痛，你見了我頭痛的『笨狐古今通』萬伯伯，對不對？」

萬名駒瞪目道：「鬼丫頭，妳簡直越來越不像話了，竟敢替我老人家改號『笨狐』，以後妳要是再有什麼事情求我老人家，我老人家要理妳才怪！」

公孫瑩瑩也瞪目道：「你敢！你要是不理我，我就……」

這時，公孫大禹截口輕喝道：「瑩瑩，不可以對妳萬伯伯無禮，過來坐下。」

這時，公孫大禹和崔衍已在馮化雨的恭請之下，在首席上座上落了坐。

公孫瑩瑩自幼喪母，雖然一直在「畫絕」的寵愛嬌慣下長大，但她生性聰明伶俐，平時儘管頑皮，却有分寸，非常惹人喜愛。

因此，公孫大禹一喝，她便立刻住口不言地朝萬名駒做了個鬼臉，萬名駒却向她擠擠眼，及時鬆手放開她的玉臂，她就乖巧地走到「畫絕」和「棋迷」二人中間的一張空位子坐下。

公孫大禹目光一瞥聞玉存和白衣中年文士，望着萬名駒問道：「萬兄，那一位是誰？」

他這「那一位」，指的自然是正在運功調息的雲夢星。

萬名駒微微一笑道：「等會兒你就知道了。」

公孫瑩瑩眨眨美目問道：「他怎麼了？是受傷了嗎？」

萬名駒搖頭道：「不是，他一身所學功力高絕，放眼當世天下武林，能够傷得了他的人，只怕還找不出一二位。」

公孫瑩瑩道：「難道此我爹還高？」

萬名駒點頭道：「應該略高些微。」

公孫大禹側頭他身旁主位上的馮化雨低聲問道：「莊主知道他的來歷麼？」

馮化雨道：「老朽只知道他是『天毒門主』的丈夫，姓雲名夢星。」

說話間，雲夢星已調息行功完畢，深吁了口氣，緩緩睜開雙目。

萬名駒立時傳聲說道：「玉存，沒事了，你可以收功了。」

聞玉存依言收功，撤去週圍的護身氣罡。

雲夢星雙目一掃廳中一衆老少豪雄，倏然長身站起，目露詫色地望着「畫絕」公孫大禹和「棋迷」崔衍二人問道：「公孫兄，這是什麼地方？」

「畫絕」「棋迷」二人神情全都不由微微一怔！

萬名駒立刻接口說道：「這裏是『臥龍莊』。」

「臥龍莊？」雲夢星眨眨眼睛道：「尊駕就是這裏的主人？」

萬名駒含笑搖頭道：「不是，老朽姓萬。」

「姓萬？」雲夢星雙目倏然一凝，道：「你是『古今通』萬名駒萬兄麼？」

萬名駒點頭一笑道：「不錯，你一胡塗就是二十年，現在終於清醒了，要是再不清醒過來，天下武林就要大亂慘遭血刦了！」

雲夢星身形微微一震！注目問道：「萬兄，你這話怎麼說？」

萬名駒道：「說來話長，等會兒再詳細告訴你好了，你現在感覺得怎麼樣？」

雲夢星迷惑不解地道：「什麼感覺得怎麼樣？」

萬名駒道：「你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沒有？」

雲夢星搖頭道：「沒有，我一切都很好！」

萬名駒點了點頭，倏然抬手一指馮化雨說道：「那位就是此地的主人，你仔細看看，還認得他是誰麼？」

雲夢星目光灼灼地凝注着馮化雨默然沉思了稍頃，轉向萬名駒問道：「萬兄，他可是又靜極思動了？」

萬名駒道：「他是否靜極思動，老朽就不敢妄說了，不過，他已在莊中擺設了比武擂台，名義上是爲義女擇婿，事實似乎在攏絡天下武林高手！」

「哦！」雲夢星雙目一眨，望着馮化雨問道：「司馬兄，是麼？」

馮化雨心中暗暗一震！淡然搖頭道：「雲大俠，你認錯人了，老朽姓馮名化雨，是此『臥龍莊』莊主！」

雲夢星雙眉微微一揚，道：「你叫我什麼？雲大俠？誰說我姓雲了？」

馮化雨道：「姓雲名夢星，這是你自己說的。」

雲夢星道：「我什麼時候說的？」

馮化雨道：「就在剛才之前。」

雲夢星目光轉向萬名駒問道：「萬兄，我眞這麼說過麼？」

萬名駒點頭道：「剛才之前，你確實這麼說過。」

「哦……」雲夢星眉鋒微蹙，自語地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怎麼會叫雲夢星了？……」

萬名駒凝目問道：「你難道一點也記不起什麼來？」

雲夢星搖頭道：「我只恍惚記得茹妹被我……」

心頭倏然一震！雙目陡睜，問道：「萬兄，剛才和我一起來這裏的，是我茹妹麼？」

萬名駒搖頭道：「不是。」

雲夢星道：「她是誰？」

萬名駒道：「她是『天毒門主』冷如霜。」

雲夢星身形微微一震！道：「是她，她人呢？」

萬名駒道：「已經走了。」

「走了？」雲夢星道：「萬兄可知她去了何處麼？」

萬名駒道：「回『天毒宮』去了。」

雲夢星沒再說話，身形一動，邁步就往外走去。

萬名駒連忙伸手一攔，道：「你要去那裏？」

雲夢星道：「去『天毒宮』找冷如霜那賤人去！」

萬名駒道：「找她做什麼？」

雲夢星目射威稜地道：「問她把我茹妹怎麼樣了？」

萬名駒含笑注目道：「這麼說，你現在已經完全記起是怎麼回事了？」

雲夢星點頭道：「大半都記起了。」

萬名駒問道：「當年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可以說說嗎？」

雲夢星眉鋒一蹙，想了想說道：「我中了冷如霜那賤人的暗算，在神智迷糊中打了茹妹一掌，以後的事情就完全不知道了。」

萬名駒道：「以後的事情你不知道，老朽倒略微知道一些。」

雲夢星道：「萬兄既然知道，便請將所知賜告。」

萬名駒道：「從那以後你就變成了『天毒宮』的嬌客，冷如霜的夫婿，成了今天的雲夢星！」

雲夢星心頭暗震了震！雙目寒光一閃，道：「那麼我茹妹呢？萬兄知道麼？」

萬名駒搖頭道：「她的下落只有一個人知道。」

雲夢星雙目一凝，問道：「誰？」

萬名駒道：「慧空大師。」

雲夢星道：「如此，我就先去找家兄問明茹妹的下落，然後再和茹妹去找冷如霜算賬！」

萬名駒倏然一搖頭道：「不行，你不能去找冷如霜算賬！」

由於雲夢星的一句「家兄」，「畫絕」和「棋迷」二人立刻都明白了，雲夢星即是他們曾經遍尋多年毫無消息，他們「武林五奇」之首的「書痴」聞東雲，他口中的「茹妹」乃是名列「五奇」第三的「琴仙」文心茹，少林「慧空大師」正是聞東雲的嫡親胞兄。

同時，他二人還連帶着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便就是有關聞玉存的身世。

「棋迷」崔衍一明白雲夢星的身份，心頭不由有點激動地正要長身站起，「畫絕」公孫大禹却適時一抬手按上了他的肩胛，搖頭低聲說道：「不忙，我們等會兒再和他敍禮好了。」

崔衍被公孫大禹這麼一攔，站起一半的身子，立時默默地坐了下去。

只見「書痴」聞東雲神色微微一怔！問道：「爲什麼？」

萬名駒道：「你是個聰明人，當知『愛不是罪，情不是孽』之語。」

聞東雲道：「可是她不該使用那卑鄙的手段對我！」

萬名駒微微一笑道：「她雖然確實不該使用那手段對你，但這也不能怪她，她對你一片痴情，若不如此，她如何能和你相處二十年！」

聞東雲雙眉一揚倏垂，道：「萬兄之意可是要我原諒她？」

萬名駒點頭道：「不錯，你不但要原諒她，而且應該承認她是你的妻妾。」

聞東雲搖頭道：「我辦不到！」

萬名駒道：「這件事，你辦不到也必須承認！」

聞東雲臉色一變，道：「萬兄，我聞東雲頂天立地，當世奇男，豈能……」

萬名駒接道：「正因爲你是位頂天立地的當世奇男，身份聲望兩高，天下武林敬仰的當今『武林五奇』之首，所以你才非承認她不可！」

聞東雲雙眉微微一揚，方欲開口。

萬名駒却接着又道：「俗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和她二十年夫妻，你要不承認她，那豈不受人誹議，說你薄倖無情，又豈能算是頂天立地的當世奇男？」

聞東雲道：「但那不同，這二十年來，我一直身受藥物控制，神智從未有一天清醒過！」

萬名駒道：「這麼說，你是一定不肯承認她了？」

聞東雲搖頭道：「我決不承認她！」

萬名駒道：「你願意受人誹議，說你薄倖無情？」

聞東雲道：「我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心安理得，何在乎他人誹議褒貶！」

萬名駒雙眉微蹙了蹙，道：「那麼我請問，你可是也打算置你自己的親骨血於不顧了？」

聞東雲愕然一怔！睜目道：「我自己的親骨血？」

萬名駒正容說道：「冷如霜生有一女，名雲璇，年方十六。」

聞東雲聽得心神不由猛地一震！他不是個胡塗人，這話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刹時，他有如一隻洩了氣的氣球般地深嘆了口氣，垂頭默然不語。

起先，聞東雲因爲萬名駒的一再爲冷如霜說話，他神色上雖然未現露出什麼來，但是心理已經起反感，如不是顧及彼此交情甚厚，他早已拂袖發作了！

如今聞東雲這才完全明白，萬名駒雖然似在爲冷如霜說話，事實都全是一番好意，也是爲了他好！

雖然，冷如霜對他使用卑鄙的手段，以藥物控制了他二十年，但萬名駒說的不錯，這是冷如霜對他一片痴情，若不如此，焉能和他相處二十年？盡管他可以不必對冷如霜負任何責任，也不必承認什麼，可是，雲璇是他的親骨血，是他的女兒，雲璇何辜？他豈能不要自己的親骨血？不承認雲璇是他的女兒？……

他垂頭默然不語中，萬名駒倏然哈哈一笑道：「聞大俠，現在你總該完全明白老朽爲何要你一定非承認她不可的原因了吧！」

聞東雲又深嘆了口氣，點頭說道：「謝謝萬兄，若非萬兄說明此事，小弟必將鑄下終身的悔恨！」

萬名駒笑道：「這麼說，你是答應承認冷如霜的名份了？」

聞東雲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這何須說話，以他聞東雲名列「武林五奇」之首，頂天立地當世奇男的身份聲望，只要點個頭就很夠了。

此刻，一衆老少豪雄已都知道了雲夢星就是失踪武林二十年的「五奇」之首「書痴」聞東雲，當然也就連帶的明白了萬名駒所指馮大善人馮化雨，就是當年意圖陰謀一網打盡天下武林精英，雄霸武林的「斷魂谷主」司馬高遠之言，決非虛語！

因爲一衆老少豪雄多半都曾聽說過當年「斷魂谷」之事，如不是「五奇」適時趕到，今天的司馬高遠已經是天下武林霸主了！而當時司馬高遠之能有活命，實是因爲聞東雲夫婦俠胆仁心，體念司馬高遠一身功力修爲不易，平素又無大惡罪行，乃才於司馬高遠立誓改過下縱之而去。

由於當年在「斷魂谷」中只有聞東雲和司馬高遠動過手，司馬高遠不敵被制，隨即被聞東雲縱去，是以當時見過司馬高遠眞面目的，也只有聞東雲夫婦二人。

萬名駒一見聞東雲點了頭，立時話題一改，說道：「另外還有件事情，老朽要請聞大俠證明！」

聞東雲含笑說道：「什麼事情，萬兄請說。」

萬名駒目光一瞥馮化雨，說道：「就是這位馮莊主的眞實身份，請聞大俠證實說明！」

「哦！」聞東雲眨眨雙目，倏又凝視着馮化雨問道：「司馬閣下，你可是又想讓當年『斷魂谷』的事件重演麼？」

這時，馮化雨心中已經明白，當着聞東雲的面，要想不承認他是司馬高遠絕對不行，也非常清楚眼下的情勢，只要稍一應付不妥，立刻便是一場殺身之禍！

因此，他心念電轉間，便已經打好了主意，聞東雲話音一落，他就立刻正容說道：「聞大俠，您千萬別誤會，老朽這多年來隱居此地，早已悔悟，也已毫無爭强武林之心，此次擺設比武擂台，實是爲小女選擇佳婿，絕無任何圖謀或是攏絡武林豪雄之心！」

聞東雲道：「你這話實在？」

馮化雨點頭道：「老朽句句由衷，敢對天發誓，決無半句謊話！」

聞東雲道：「如此，我相信你確是實話就是！」

話鋒一頓，雙目倏射威稜地說道：「不過，我可先警告你，你最好是眞已悔悟，別再存有任何意圖，否則，這一回就決沒有二十年前那種便宜事了！」

馮化雨連忙又點頭說道：「老朽明白，聞大俠儘請放心，老朽不會那麼……」

語聲微頓了頓，又道：「聞大俠如果認爲老朽這爲小女選婿擂台之擧，可能暗懷什麼圖謀的話，老朽立刻當衆宣佈取消擂台奪魁之賽！」

聞東雲擺手道：「那倒不必，事關令嬡終身大事，豈可出爾反爾隨便取消，失信於人，令一衆不辭遠道跋涉趕來的各方少年俊彥失望而歸！」

語鋒一頓，倏朝「畫絕」公孫大禹和「棋迷」崔衍二人雙手一拱，說道：「公孫兄，崔兄，小弟現在必須立刻趕赴少林向家兄打聽茹妹的下落，請恕小弟……」

他話未說完，萬名駒突然抬手一擺，接口說道：「你先別忙去找令兄，這裏還有件十分重大事情，也非你證實不可！」

聞東雲雙眉微微一蹙，道：「還有什麼事情？」

萬名駒抬手一指默立在身旁的聞玉存，說道：「你應該和他詳細談談。」

聞東雲一怔！道：「談什麼？」

萬名駒道：「他從小就是個孤兒，到現在爲止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而你則很可能是當世知道他身世最清楚的一個！」

聞東雲目露詫異之色地道：「我知道他的身世？」

萬名駒點頭含笑道：「你和他詳談過之後就明白了！」

聞東雲默然沉思了刹那，抬手朝聞玉存擧了擧，道：「少年人，我們坐下來談談吧！」

聞玉存神色恭敬地說道：「聞前輩，你[illegible]坐，晚輩就這樣站着好了。」

聞東雲沒有多作客套，微點了點頭矮身坐下。坐定，這才凝目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聞玉存答道：「晚輩名叫聞玉存。」

入耳「聞玉存」三字，聞東雲身形不禁倏然一震，雙目微睜地問道：「你姓文章的文？」

聞玉存搖頭道：「不，是門耳聞。」

聞東雲心中暗吸了口氣，又問道：「你是那裏人氏？」

聞玉存道：「不知道。」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母親呢？」

「也不知道，晚輩從小就是個孤兒，從未見過父母。」

「這麼說，你該是自幼就由別人撫養長大的了？」

「是的，晚輩是由少林慧空大師撫養長大的。」

「哦……」聞東雲身形不由又震了震！雙目凝注地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十九歲。」

聞東雲默然了，至此，他心中忽然明白了，明白了萬名駒要他和聞玉存詳細談談的用意，也明白了萬名駒那句「你是當世知道他身世最清楚的一個」的意思！

於是，他抬眼朝萬名駒望去。

這條「智狐」好不可惡，竟然避開地別過臉去不和他的目光接觸。

適時，聞玉存接着說道：「聞前輩，萬伯伯說，您是當世唯一知道晚輩的父母

生死存亡所在之人，眞的麼？」

聞東雲心中暗吸了口氣，道：「也許，不過現在我還不能確定！」

聞玉存眨眨眼睛問道：「要如何才能確定？」

聞東雲沉思地道：「必須要在見過慧空大師求證以後才能！」

語聲一頓又起，凝目問道：「孩子，慧空大師難道從未對你提說過有關你父母的任何事蹟麼？」

聞玉存搖頭道：「從來沒有。」

「你也沒有問過他？」

「問過，他不肯告訴晚輩。」

「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慧空大師說晚輩身負血仇，仇人武學功力高絕，晚輩必須學成罕世奇學功力以後，他才肯告訴晚輩！」

「哦！」聞東雲雙眉微蹙地道：「你離開慧空大師多少時日了？」

聞玉存道：「半年多。」

聞東雲道：「這麼說，慧空大師一直撫養了你十八年之久了！」

聞玉存點頭道：「是的。」

聞東雲道：「十八年來，他傳了你多少武功？」

聞玉存搖頭道：「他從未傳過我一招半式，只傳了我打坐內功心法。」

聞東雲意外地一怔！道：「他既傳你內功心法，却不傳你武功，這是爲何？」

聞玉存道：「晚輩不知道。」

聞東雲道：「這麼，到現在爲止，你還不會什麼武功招式了？」

聞玉存尚未答話，萬名駒突然哈哈一笑，說道：「他離開少林雖然只有半年多，但這半年多來他不但已經練成了一身絕世奇學功力，而且放眼當今天下武林，只怕已極少有人是他敵手了！」

聞東雲雙目倏然一睜，神光暴射地說道：「眞的？」

萬名駒正容說道：「這種事你應該相信老朽决不會得信口開河！」

聞東雲目光深望了聞玉存一眼，默然了刹那，倏然長身站起，說道：「孩子，走，我們到少林去。」

萬名駒突然抬手一擺，道：「老朽認爲你不必去找令兄了！」

聞東雲道：「爲什麼？」

萬名駒微微一笑道：「難道你還不明白，還要求證麼？」

聞東雲道：「我雖然有點明白了，但是這種事我却不能不愼重，不去找家兄求證一下！」

萬名駒眨眨眼睛道：「要求證不一定要找令兄，這裏就可以。」

聞東雲聞言一怔，凝目問道：「這裏就可以？」

萬名駒點點頭，忽然轉朝公孫瑩瑩說道：「小丫頭，現在該妳出來替妳聞大哥證明了！」

公孫瑩瑩愕然一怔！眨眨美目道：「我怎麼證明？」

萬名駒道：「傻丫頭，那小子送妳的一件衣服，妳穿在身上沒有？」

公孫瑩瑩點一點頭，嬌聲答道：「穿在身上。」

萬名駒道：「妳把那件衣服給妳聞叔叔看看就行了。」

公孫瑩瑩點了點頭，立即離座走到聞東雲面前，檢衽盈盈下拜道：「姪女兒公孫瑩瑩拜見聞叔叔。」

聞東雲雖然從未見過公孫瑩瑩，但因見她坐在「畫絕」和「棋迷」二人的中間，又聽她自稱公孫瑩瑩，已知是「畫絕」之女，遂即含笑擺手說道：「賢姪女請不要多禮。」

公孫瑩瑩拜罷直起嬌軀，抬手撩起上衣一角的下擺，嬌聲說道：「聞叔叔您看，這就是玉存大哥送給姪女兒的衣服。」

那是一件雪白柔軟，質地非絲非帛的衣服。

入目此衣，聞東雲不禁雙目猛睜，身軀倏起輕顫地朝着聞玉存問道：「孩子，這件衣服你是那裏來的？」

聞玉存答道：「是慧空大師在晚輩離開少林的時候，交給晚輩的。」

目睹聞東雲那種激動的神情，心中不禁甚感詫異地問道：「前輩，這有什麼不對麼？」

聞東雲深吸了口氣，搖頭道：「沒有什麼。」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慧空大師告訴你這衣服的來源沒有？」

聞玉存道：「他說這件衣服是件水火不侵的寶衣，是我娘留給我的。」

聞東雲道：「你知道你娘現在什麼地方嗎？」

聞玉存道：「慧空大師說，我娘在生下我以後就去世了！」

「哦……」聞東雲身軀再次顫動的幌了幌。

聞玉存送給公孫瑩瑩的那件寶衣，乃是用「天蠶絲」織成的「天蠶衣」，不但水火不侵，而且刀劍不能傷，也是「琴仙」貼身穿着之物。

「天蠶衣」既是慧空大師交給聞玉存的，並說明是他娘留給他的，這還有什麼疑問！

至此，不但是聞東雲不再有絲毫疑問的明白了，一衆老少豪雄也都明白了，聞玉存乃是「琴仙」所生，是「琴仙」和聞東雲的兒子，只是「琴仙」於生下聞玉存後便去世了，而聞東雲則已經中了冷如霜的暗算，被刦去了「天毒宮」中。

因此，這父子倆也才對面不相識。

這時，聞玉存心中也明白了，眼前這位名列「武林五奇」之首，身份聲望兩高的「書痴」，十有八九就是自己的生身父親。

突然，萬名駒揚聲問道：「聞大俠，這證明夠了沒有？」

聞東雲點頭拱手一揖，道：「夠了，謝謝萬兄！」

萬名駒哈哈一笑，倏然轉向聞玉存問道：「小子，你明白了麼？」

聞玉存怔了怔！微一猶豫道：「晚輩明白了。」

萬名駒道：「那你還不趕快拜見你爹，還等什麼？」

聞玉存抬眼望向聞東雲，聞東雲朝他含笑點頭。

聞玉存心中立時一陣激動地，撲地跪倒：「爹！」

聞東雲心中也是一陣激動，顫聲地：「存兒，苦了你了……」

雙手一伸，扶起了聞玉存。

× × ×

一座草長人高的墳墓前，豎立着一塊簇新的石碑，碑上刻着：「亡妻琴仙文心茹夫人之墓」，下首是：「聞東雲率子玉存敬立」。

墓碑前供着香花紙燭，默默地靜立着四個人：一位灰袍老和尚，一位白衣中年文士，一雙青年男女。

他們是慧空大師，「書痴」聞東雲父子和公孫瑩瑩。

聞東雲父子滿臉淚痕，慧空大師和孫瑩瑩的臉上，雖然不像聞東雲父子那樣的淚痕斑斑，但雙目也都通紅，淚水隱隱閃動着，只差沒有滴落而已。

良久，良久……

慧空大師微點了點頭，轉眼慈祥的望着聞玉存，抬起一隻右掌在聞玉存的頭頂撫摸了一陣，輕輕一擊，喝道：「恩怨已明，是非已分，你該醒悟了！」

聞玉存心神倏然一震！霍地跪下朗聲說道：「侄兒敬謝伯父的成全！」

這是怎麼回事？聞東雲當代奇俠，胸羅淵博，他自然懂得，這是慧空大師以禪門無上功力佛法，成全了聞玉存，替聞玉存叱開了靈智之竅！從此，聞玉存無論是所學，功力，靈智均皆更上一層樓，高過常人數倍。

（續完）

武功秘竅

夜戰的脚法

小雲

由於治安欠佳，夜歸人隨時會發覺到有人打刦，或者刦匪向別人下手，又或向你下手，雖然俗語說的「休管閒事」，這句話深印在一般人的腦海，萬一被刦的是你最親愛的朋友，戀人，甚至是枕邊人，那就不容你不管閒事，參加搏鬥了。假如對方向你下手，非鬥不可，那就更加要展開一場龍虎鬥。

必須記得這一點，任何刦匪並非單獨下手的，就算第一次偶然單獨出擊，幹多兩三次，他就會碰着其他的匪帮份子拉朋友，變成小組織，因此之故，不打則已，一打你就要準備跟兩三個人作戰。

最多是三個，很少有四五個，除非那是尋仇，一個打一個已不容易，何況對方身上有武器呢？要是一個打三個，更加困難了，不過，稍爲學習過武功，拳脚有些斤兩，而且懂得一兩種化凶爲吉的絕招，必須展開龍虎鬥的時候，照樣施展出來，可能戰勝亦未可料，不管怎樣，先决的原則就是把一雙脚做武器，切勿打算用拳掌擊倒對方。

脚與掌不同，與拳頭更不同，拳或掌必須在兩三尺的距離之內打出，一個人接招，糾纏住你，另外一個從背後襲擊，甚至分左右兩邊一齊撲攻，你就無法抵禦，必輸無疑，反之，用脚去踢，踢中了固然是贏了一仗的，就算踢不中，可以回脚再踢，三幾次踢不中，仍可奔走，不會給對方糾纏，故此，一個打幾個一定要用脚。

沒有練習過脚法的人，如果爲了自衞，仍要從頭做起，最低限度要苦練低脚。

夜間遇刦之處，不管是梯角抑或是街上轉彎之處，又或路邊，那一處地方必然是特別陰暗的，低脚踢出·最高的不過一尺多些，還沒有像撩陰腿那麼高，很難看得清楚，你踢出那一脚的時候，匪徒可能發生誤會，以爲你正在奔走，低脚最有價值的就是這一點，由於交手之際，一雙眼睛必然注意對方的上半身，看看他的拳掌如何施展，很少留心到一尺高的低脚，就算他看見那一脚，已經踢中，就因爲眼睛看見，仍要吩咐自己的身型如何躲閃，慢了多少，便會踢中。

此外，低脚還有一種好處，如果踢高再收回踢第二脚，在時間方面慢了許多，反之低脚就可以做得到，卽踢卽收，快如閃電。

所謂低脚，包括專踢膝蓋的白鶴脚，專踢小腿骨的螳螂脚，專掃對方下盤的掃堂腿，以及北方有許多門派十分擅長的拐脚。

拐脚等於掃堂腿，但却不是坐低馬步然後掃出，故此，拐脚施展之際，多數上面仍然有一雙手協助，那是它的弱點，但因它隨時出擊，又似走步，又似掃脚，對方看不出來，那是它的優點，不論如何，拐脚是相當有用的，如果拐脚稍爲加以變化，那就是蟠龍脚，蟠龍脚有些像螳螂門的勾彈腿，專踢小腿，但却連環出擊，以撩陰腿的姿態踢出，不過，它所踢的並非膝蓋骨，而是膝蓋骨背後的腿彎，除非馬步特別堅強，腿彎給人踢了一脚，便卽向前仆倒，故此，蟠龍脚也是應該練習的一種低脚。

最後還要特別指出日本的脚刀，這種低脚雖然是空手道裏面最出色的一環，仍是該學習的，除非不學，一學就要學得十分準確，可以在任何的部位卽時踢起來，普通的脚法俱是前鋒馬坐低，踢出後脚，日本的脚刀却不相同，前鋒馬立刻側身踢出，故此，它踢得特別快，再又因爲一雙脚的脚背當中，以脚邊的肌肉比較厚，稍爲練習，便卽堅實如鐵，踢中了一脚，便卽發揮很大威力，不管日本的空手道招式是否十分淩厲，脚刀是應該學習的。

綜合上述各點，可見低脚是夜間對付刦匪最理想的武器，皮鞋有許多種，如果你定製，鞋邊特別厚，鞋踭却是膠踭，那就落地無聲，踢起來却有很大威力，靚皮製成的鞋邊，一經踢中，有如打了一棒，普通人的小腿骨和膝蓋骨，簡直是無法支持。

最後的最後，我還想順便講講踏步。

所謂踏步，等於步兵操裏面的大踏步，每一脚都是拉起然後踏在地上的，如果這種形式放在功夫之內，就是踏步，踏步有兩種作用，第一種作用就是踏中對方的脚背，跟住用膝頭向上頂撞，脚背受擊之際已經貼身了，膝頭跟住頂向上邊，剛剛撞到對方下邊的要害，一定倒下來，故此，踏步是先頭部隊，踏中就用膝頭頂撞。

踏步的另外一種意思就是想提出另外一條腿，以脚刀踢出，如果你跟敵人站在相距兩尺那麼近的位置，無法起脚，不妨施展這一招，突然提高左脚向下一踏，由於這一踏的衝力，你就有機會提起另外一條腿，攻擊對方。

血皇冠（五）

馮嘉・文　盧令・圖

束手槍桿下　俯首美色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家中被人搜搗，據金達說認出其中一人為青面阿志，司馬洛往找阿志，迫他說出是受在卡卡國大使館任職的王漢成所聘，但致電卡卡國大使館查詢王漢成時，據說王漢成已返回國。司馬洛返回家中，向金達追究偷取血皇冠是誰出的主意——

「我猜——」金達這樣開口說了半句，跟着又搖起頭來，「不，不可能的。」

「什麼不可能？」司馬洛問。

「那個告訴我血皇冠的內幕的人，」金達說，「他不可能是引我入彀的，如果是，那他們是太聰明了！」

「那人是誰？」司馬洛問。

「我在卡卡國作客時，我是住在他家的，」金達說，「一個老人，對卡卡國的事情知道得很多，像一本卡卡國百科全書！血皇冠的事就是他告訴我的。他知道我幹的是那一行，他還帶有挑戰意味地對我說，如果我能偷到血皇冠，那才是眞正的一流高手呢！但那不會是激將法吧？把皇冠偷了，對他沒有什麼好處的。」

「血皇冠的得失，對於卡卡國的任何人有什麼好處或壞處嗎？」司馬洛問。

金達道：「這點却非我所知了！」

「我想，」司馬洛思索了一番後終於說，「我們應該到卡卡國去走一趟了！」

「去偷血皇冠？」金達問。

「說不定，」司馬洛道，「但總之先到那裏去搜集一些情報。」

「也好，」金達說，「換換環境也好，這間亂糟糟的屋子，實在也住不下去的了！」

「我們就去探探你在卡卡國那位朋友好了，」司馬洛說，「既然他是一本百科全書。」

「但——但——這裏的事情呢？」金達吶吶着。

「我們在這裏已沒有什麼事情好做了，」司馬洛說，「王漢成已回到卡卡國去，依絲德失了踪，相信也是回到了卡卡國，而，假如我所猜不錯，血皇冠也是已經回到卡卡國，這一切麻煩都是來自卡卡國的。我要找到答案，應該到問題源出的地方去找！」

「好吧！」金達無可不可地聳聳肩，「我們什麼時候起程呢？」

「當然是馬上起程了，」司馬洛說，「除非你還想在這一團亂糟糟之中多睡一夜。」

「不，」金達搖頭，「我不想。」

× × ×

金達那位在卡卡國的朋友是一個富有的老人，一個富有而好客的老人，司馬洛和金達在他的屋子裏受到一流的招待。好客反正是卡卡國的優良傳統之一種。

但，那人告訴司馬洛，卡卡國也有着一些並不優良的傳統，那就是，它仍然保持着皇室統治的制度，而國王有很大的權力，譬如，可以不須任何理由把一個人處死，而且用砍頭的方式行刑。很古老，很落後的方式。

金達這位朋友叫郭漢，是一位識英雄重英雄的人物，和司馬洛傾談之下，他馬上就被司馬洛豐富的知識，高超的智力以及內涵的修養所吸引，而一見如故，似乎比金達更知己了。這不免使金達有一點點妒忌，雖然，那却是善意的妒忌。

「我聽說過貴國血皇冠，」司馬洛在完全取得了郭漢的好感之後，就知道他是不怕隨便提出問題了。「聽說血皇冠是貴國的國寶，也聽說血皇冠是一件不祥之物！為什麼一件不祥之物，却要被收為國寶呢？」

郭漢聳聳肩。「我也但願我們沒有這件國寶！長久以來，它一直是一件不祥之物，帶來血腥和戰爭，到現在，仍然如是的！」

「現在仍然如是？」司馬洛皺眉。

「我看我還是再拿點酒來吧，」金漢知機地說着站起來。從那些軟枕之間站起來。這個國家是沒有坐椅子的習慣的，他們在地上鋪了毡子和軟枕，就盤膝而坐，食物和酒，都是放在矮矮的小几上。而卡卡國也以它的土酒著名。一種火紅色的酒，入口不烈，但下肚之後就會使你後悔。要很會喝酒的人才不會為這土酒而醉倒。金達事先已經告訴過司馬洛，郭漢是一個酒量很好的人，即使喝這土酒他也不會醉，但是愈喝得多他就愈健談，而且酒醒之後通常會把談過的話忘得一乾二淨。現在打開話匣，金達覺得是添酒的時候了。

「對了，」郭漢豪放地一拍自己的大腿，「這是一個須要酒的場合，到酒窖的路你認識的吧？去拿一整壺上來。拿一壺滿的，上來時滿，下去時就要空了。」

金達走了。他到屋子的地下室中找到了一壺酒，拿了上來，郭漢正在繼續對司馬洛講述有關那血皇冠的事。

「血皇冠在某些老臣子中間仍然有一種權力的象徵。」他說：「他們只信服那擁有皇冠的人！不論這擁有皇冠的人是多麼貪污，多麼腐化——」

「現在擁有血皇冠的人又是誰呢？」司馬洛問。

「就是現在的國王，」郭漢說，「是先王把血皇冠傳給他的，這也象徵把權力傳給他。那些老臣子們信服這個象徵。年輕的一代企圖革新和奪權，但是不成功，因為得不到老臣子的支持！而那些老臣子們，都是財閥地主，掌握着國家的經濟命脈！」

「如果沒有了血皇冠，他們就不會支持這位國王了？」司馬洛問。

「那些老胡塗，」郭漢恨恨地說，「他們不是忠於什麼人，他們不過是忠於一件死物罷了！如果失去了血皇冠，他們會對現任的國王很生氣的，生氣到可能會另找一個支持的對象，因為皇冠是在這位現任飯桶國王的保護之中，既然他連皇冠都保護不來——」

郭漢忽然哈哈大笑起來，拍着金達的肩。「記得我上次對你說過什麼嗎，金達？我告訴你，如果你去把那皇冠偷掉，那就眞會天下大亂了！」

司馬洛小心地看着郭漢。「那麼，卡卡國一定有人希望這個皇冠失去了！」

郭漢忽然皺起眉頭，尋思着。「我猜應該是這樣了，假如我要來把國家革新一番的話，我首先就得把這隻血皇冠弄掉，因為，那些老糊塗們祇懂得擁護這隻血皇冠。」

「唔，」司馬洛點點頭說，「一是弄掉這隻血皇冠，一是等那些老糊塗們都死掉！」

「前一種方法比較澈底和快速一點了，」郭漢指出。「這個飯桶國王大概也明白這一點的，所以他保護血皇冠比保護他自己的母親還更嚴密！」

「但國內的確有人在對血皇冠打主意，是嗎？」司馬洛又問。

郭漢又皺起了眉頭，尋思着。「我不知道，不過我猜有的吧！至少有人這樣想，我就這樣希望着了。這個國家有很多地方是使人深惡痛絕的！你知道，這個時代不能夠讓國王存在，一個象徵式的國王還可以，但一個獨攬大權的國王——」他嘆口氣，搖搖頭。

「這是很危險的言論，」司馬洛警告，「這可能使你被殺頭的！」

郭漢聳聳肩。「我祇是這樣說說吧了，我又不會眞的實行。」

「說得太多也是不大好的，」司馬洛動手斟酒，「來吧，我們還是多喝幾杯酒吧！」郭漢已經告訴了他不少，他決定暫時歇一歇，免得郭漢起了戒心，就反而不肯說下去了。他把郭漢的酒杯斟滿。

再東拉西扯一番之後，司馬洛忽然說：「你聽過一個叫王漢成的人嗎，似乎是在大使館做事的？」

「誰沒有聽過？」郭漢斜眼看着他，忽有鄙夷之色，「你認識他？」

「不，」司馬洛連忙否認，「我祇是聽一位朋友提過這個人，似乎他是做間諜之類的，」哈哈笑起來，「如果卡卡國這個小國家也有什麼間諜網的話。」

「哎，你說得正對了，」郭漢在醉中做着手勢，「王漢成正是這樣一個人，這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

「哦？是一個英雄人物？」司馬洛微笑。

「英雄個屁，」郭漢露着鄙夷之色，「無惡不作的人，這就是他了。如果他垂涎你的妻子或者你的財產的話，你就可能給他以叛國嫌疑抓起來，給他所要的，你的嫌疑就沒有了。」

「不至於這樣吧？」司馬洛表示懷疑地說。

「哼，很難講，」郭漢說，「這裏是卡卡國，而國王信任他。」

司馬洛聳聳肩。「好在我不認識他，我討厭這一類人！」

接着他注意到金達回來了。他並沒有注意到金達是什麼時候走開的，現在金達回來了，他才知道金達曾經走開。金達帶回來了一本書。一本雜誌，司馬洛記得他見過這本雜誌，好像就是金達給他看過的。不過金達現在是從郭漢的廳中把這本雜誌找出來的。

金達打開雜誌，翻到其中一頁，指着一張圖片。「這就是你們的國王了？」司馬洛記得，就是金達上一次給他看的那張照片，從這張照片，他第二次知道依絲德原來是卡卡國人。

「對了，」郭漢哈哈大笑起來，「肥頭大耳，有點像個泥娃娃，對不對？」

他們的國王的「德政」一定不少了，不然他的人民怎會對他有如此輕蔑的批評？司馬洛是一個很機警的人，他馬上配合着金達的開始，而跟着用手指着照片中的依絲德，說道：「這個美麗的女孩子是誰呢？如果他是泥娃娃的妃子，就似乎太浪費了！」

「他的妃子？」郭漢不屑地哼了聲，「那他要等來生了！這是陳依德小姐。」

「陳依德？」司馬洛奇異地問。和她那個英文名字很近似，司馬洛雖然以前已知道她的本名，然如果叫他照譯，他也會譯成差不多的。

「是的，」郭漢點着頭，「你一定聽過她的名字吧？」

「沒有，」司馬洛聳聳肩，「為什麼我要聽過她的名字？」

「她是——噢，也許在外面不及她本國這麼出名吧？總之，在本國，她是一位出名的藝術家！」

「一位藝術家？」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他。

司馬洛對依絲德——現在應該說是陳依德了——的印象一直都是不很藝術化的

，在他的眼中，陳依德不過是一個飛女型的人物，而她打扮和行爲都配合這個印象的。在樓上向他擲磚頭，在街上向他擲假炸彈，這些都不是藝術化的行爲。

「是的，」郭漢點着頭，「畫家、音樂家、舞蹈家——最精通的是舞蹈，目前她是皇室的音樂教師，她的音樂和舞蹈在外國曾得過好些獎——」

司馬洛忽然很後悔了。後悔沒有對陳依德好一點，後悔沒有對她作任何追求的企圖。他對女人本來就很有興趣，對這樣一個女人就更加有興趣了，照郭漢所講，陳依德是個色聲藝全的女人，而照他所知，她還是一個智勇雙全的女人。一個女人擁有這許多優越的質素而還長得美麗，那是十分難得的，多數能幹的女人都像戴了假髮的大漢。

「皇室的音樂教師，」司馬洛點着頭，「那麼她和國王很接近的了？」

郭漢聳聳肩。「這個我可不知道，不過，照我看，以她這種修養，她不會很贊成國王的做法的。」他拿起酒壺來，又把杯子斟滿了，「你知道嗎，司馬洛？近來，在這個國家，祇有一件東西還能使我滿意的，就是我們的酒。不論國王多麼壞，但是我對酒的看法却和你相同。」他舉起杯子來，「乾杯！」

郭漢舉起杯子來，一飲而盡。接着郭漢站起來，脚步已有點歪歪斜斜的。「我恐怕要失陪了，」他抱歉地說，「我得睡覺，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我現在還不去睡，我就會喝得酩酊大醉！」

說完，他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司馬洛和金達看着他蹣跚着進入了走廊，司馬洛回過頭來看看金達。金達聳聳肩：「他是這樣的，他這一睡，可能就要睡到明天晚上。」

司馬洛拿過那本雜誌來，看看照片中的國王和陳依德。他說道：「謝謝你，郭漢！」

「你說什麼？」金達莫明奇妙地看着他。

「我祇是多謝郭漢告訴我這許多。」司馬洛說。

「你知道這是什麼回事？」金達問。

「我當然不知道。」司馬洛說，「但多多少少都可以猜到的，郭漢供給了我不少資料。」

「你猜到什麼？」金達問。

司馬洛又呷了一口酒。「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些老胡塗們忠於血皇冠，如果任何人對王位有任何陰謀的話，他首先就得使血皇冠失踪！」

「這是一個主意，」金達說，「如果我覬覦王位，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血皇冠弄失踪。這樣也許也不能把王位搬到我的身上來，但是起碼能使現在的國王很狼狽！」

「而假如眞的有人偷去了血皇冠呢？」司馬洛說。

「正如我剛才所說，」金達道，「現在的國王會很狼狽了！」

「假如你是現在的國王呢？」司馬洛說，「假如你是現在的國王，而你失去了血皇冠呢？」

「那我就拚命把它找回來了，」金達說，「不惜殺人也要找回來。」

「不惜殺人？」司馬洛問。

「對了，」金達點着頭，「不惜殺人，非找回來不可，特別是要在十月二十日之前找回來。」

「爲什麼要在十月二十日之前找回來呢？」司馬洛皺着眉頭，「十月二十日是什麼日子？」

「卡卡國國慶日，」金達說，「那天是有個盛大的慶典的，你不知道嗎？」

「噢，卡卡國的國慶日，這個倒是我所不知道的，」司馬洛恍然，「而現在，距離卡卡國的國慶日已經很近了。」

「是的！」金達說，「也許我們可以逗留到參觀慶典才走。」

「現在一切都很明顯了，」司馬洛說，「我們見過的那隻血皇冠，並不是贋品！血皇冠曾經被人偷去了，現在的國王很焦急，他必須在十月二十日之前把血皇冠尋回來，這就是爲什麼古偉平會死掉，高常——梁惠謙也死掉！」

金達皺起眉頭，有點莫明其妙的：「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那還不簡單嗎？」司馬洛說，「不知如何，血皇冠給偷了出來，而落在古偉平的手中。國王派人來向古偉平買回。那人顯然就是王漢成了。王漢成轉託張廣義去交涉，但是古偉平結果交不出血皇冠，因爲被我偷了。張廣義很生氣古偉平，就把他處決了！很可能他久已不滿意古偉平，很可能他認爲古偉平的勢力是漲得太大一點了，於是他就把古偉平幹掉。後來，不知如何，他查出血皇冠與我有關，他便又派青面阿志到我家來找一找。」

「但爲什麼梁惠謙要託你把血皇冠偷過來呢？」金達問。

「可能因爲很多理由，」司馬洛說，「可能因爲他是與王漢成對立的人，也可能他是一個乘機發財的人。不過有一點我不會原諒他的，那就是他告訴我血皇冠的來歷那個荒謬的故事，甚麼來自馬來亞的一條小村子，而我還相信了他呢！」

金達微笑。「他的幻想力倒不差。」

「但，這個陳依德，她又是屬於那一派的呢？例如他們是眞有派別之分的話？」金達停了一會又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她不像是王漢成同路的人，起碼，她不像是一個卑鄙的人——」

「唔——」金達不屑地笑起來，「她用磚擲你，又用假炸彈嚇你，她還不算是一個卑鄙的人，你對女人，倒是眞能原諒的！」

「不是女人的問題！」司馬洛的臉有點紅，「我從她的談吐之間看得出來的，她只不過是因爲太過急於要得到那隻血皇冠罷了！」

「她又爲什麼要這麼急於得到血皇冠呢？」金達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太陽穴。「這件事似乎太過複雜，使他摸不着頭腦了。

「我不知道，」司馬洛又是聳聳肩，「現在我們所知的雖然已經多了些，實在我們還是知道得太少的。」

金達伸起一隻手來，用手指數着他們的所知。「皇宮內的人可能是正在爭奪這隻血皇冠，很可能血皇冠是給某一個人偷

出去了，而國王派王漢成奪取回來，另一方面，陳依德也在追尋那隻血皇冠。還有第三者，就是梁惠謙，他也要得到血皇冠！三個人都不是同路的，這一點可以肯定。跟着，血皇冠就不知被誰偷去了，很可能還有一個第四者。」

「但使我不明白的一點是，」司馬洛皺着眉頭說，「王漢成怎會忽然又回到卡卡國來呢？陳依德也一樣。」

「我祇能想到一個可能性，」金達說，「血皇冠已經回到卡卡國了。」

「意思是國王另外派人去找回來了？這人殺死了梁惠謙，奪取了皇冠帶了回來，這就使王漢成留在外面也沒有什麼用處了，於是他給召回國。而同樣地，陳依德留在那邊也沒有什麼用處，她也回來了。」司馬洛說。

金達沒有做聲，似乎他也同意司馬洛這個論調。

「祇有一個辦法可以查出眞相來的，」司馬洛說，「那就是，我們到皇宮裏去看看血皇冠在不在。」

「進去？」金達訝異地看着他。

「這不是我們要做的事嗎？」司馬洛微笑，「我猜現在就是最適合的時間了，我們換件衣服——」

「換衣服？」金達瞪目看着他。

「對了，」司馬洛點頭：「我們晚上訪友所穿的那種衣服，而且，現在也是很好的時間，主人已經睡着了，他不會問我們到何處去，很可能到我們回來的時候他還未會醒過來的。」

「好吧！」金達點點頭。

於是他們回到房間裏，從行李中取出他們的夜行衣來，換上了，又在夜行衣外面再罩上一套普通上街穿的衣服，然後便出門而去。

他們截了一部的士，金達說了一個地址，的士便載着他們向郊區進發。

司馬洛看着金達：「你肯定你那條路是行得通的嗎？金達，如果迷了路，那是很不好的。」

「別怕，」金達的手一舉，「我這裏有指南針，迷路是絕對不會的。」原來金達的腕上戴着一隻腕錶，不過這却不是指示時間的錶，而是指示方向的指南針。沉默了一下，金達又開口：「我怕的倒不是迷路，而是他們那劈頭的制度。」

「這本來是你的計劃！」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難道你不知道這裏有劈頭制度的嗎？」

「我知道，」金達吶吶着，「我知道，但以前的情形是不同的，以前，我不知道皇冠是那麼重要，但現在——總之使我心寒！」

「那你有什麼提議呢？」司馬洛微笑，「就這樣放手，離開這裏嗎？」

「你究竟想要什麼？」金達問他。

「這個問題問得不傻氣一點嗎？」司馬洛笑起來，「我要的當然就是那隻血皇冠！我和你都是同一目的。」

「我就是害怕這一點，」金達嘆一口氣，「我們的目的不同。你似乎更注重於查出這件事情的眞相，甚至參與這件事，這就不是我們的老本行了！你再這樣亂攪下去，那我們是眞的非要殺頭不可了。」

「讓我們先去看清楚了你才担心這個問題吧！」司馬洛安慰他。

車子到了金達所說的地址，他們便下了車，那裏却是一處荒郊。的士司機有點奇怪他們來這裏幹什麼，因爲這附近連屋子也沒有一間的。但他們有錢付車資，他也不理許多了。他祇是把車子開走。

司馬洛轉向金達：「好了，現在帶路吧！」

金達點頭，領着司馬洛進入林中，摸索而行，走了幾分鐘，又爬下了一片斜坡，便到了一座很小很小的山谷的谷底。那裏的地上流着一條小河。這裏實在不是山谷，而是一條河的河床。河現在水乾，他們可以走下來，如此而已。

「我們在這裏換衣服吧！」金達說。

他們把身上的便服脫下來，露出下面所穿那黑色的夜行衣。把衣服在河邊一棵樹下收好了，他們便繼續沿着那乾涸了的河床前進，兩個黑影，比月下樹林的陰影更黑。司馬洛知道這條小河通到那裏去。這條小河是通進御花園裏的，每年有一個月，這條小河乾涸見底，現在就是這個月份。

他們沿着河床前進，大約步行了一小時，就到了盡頭。其實不是盡頭，祇是河被擱住的地方吧了，這裏，河是通入一度圍牆下面的，而圍牆下面有一些粗大的鐵枝，以直角相交織成四方形的一格一格，不足以阻住枯葉乾草之類的流進流出，但是可以使體積龐大的人類不能自由通過。

「我們掘吧！」金達說。

司馬洛和金達兩個人都從身上取出了一隻早已預備好了的小鐵鏟，就在那些鐵枝伸入泥土的地方掘起來。當河滿水時，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現在河床乾涸，則是輕而易舉的了。而那些鐵枝伸入土裏不過一呎左右，把那軟軟的泥土掘三呎，便有二呎的空位，可以讓他們鑽過去。半小時之後，他們已身在御花園之內。

這是比較簡單的一個進入御花園的辦法，因爲御花園的圍牆太高了，總有四十呎高。太高了即使上面沒有什麼防盜設備，爬上爬下也不是一件易事，何況，他們知道那上面是暗藏着電綫的，有人觸及，就可能當場電死了。

總之下面却是沒有人提防的，因此他們可以從容進入。「眞疏忽，」司馬洛喃喃着說：「爲什麼不在這河的進口處也弄一點防盜設備呢？」

「也許他們以爲每年祇一個月是不怕的。」金達說，「來吧，我們走！」

他們繼續前進，圍牆內和牆外的環境是完全不同了。牆內的一草一木都是經過小心講究的栽培的，與外面郊野的雜亂不可同日而語。司馬洛微笑：「皇宮本身看來也不差了！」

「皇宮當然是講究的，」金達說，「無論怎樣蹩脚的國家，皇宮都是講究的，除非根本沒有國王。」

他們就沿着河床前進，金達頻頻看腕上的錶，不是看時間，而是看方向。走在河床裏，他們被宮中的御林軍發現的機會是比較微的。後來，到了一度小橋的下面，金達轉對司馬洛，揮揮手。「好了，司馬洛，我們可以上去了。」

他們爬上斜坡，上了河岸上，鑽進了花徑之中。在花徑之中鑽來鑽去，走了一會，他們便到達了一座塔。一座木塔是中國式的塔，漆成紅色及綠色，有七層高。金達說：「我們就從這裏上去吧！」

他們潛入了塔中。

這座塔祇是作爲裝飾用的，裏面並無人在，他們毫無阻擋地登上塔內的樓梯，到了塔頂。

塔頂對面就是皇宮。

金達伸手一指。「看見那邊嗎？那幾個亮着燈光的窗口，那裏面就是宮內藏寶的地方。」說着他從懷中摸出了一副望遠鏡來。

「皇宮內的珠寶都放在那裏面，包括血皇冠，是嗎？」司馬洛問。

「是的！」金達點頭。

司馬洛也摸出了一副望遠鏡，二個人一齊把焦點較好了，向宮內瞭望。那裏面有點像一座博物院，放着一個又一個的玻璃箱，箱內放着珠寶或者古董。大多數是古董，也有些既是古董，亦有珠寶價值。

「卡卡國的皇后沒有首飾箱，」金達解釋着，「有宴會，需要佩戴首飾的時候，她就到這裏來拿。」

「可憐，」司馬洛嘆息地搖着頭，「血皇冠呢？」

「看見那個紅色的門口裏面嗎？那間沒有窗的房間，」金達說，「從右手邊起數第二個窗口，望進去就可以看見。」

「我祇看見一間空房間。」司馬洛說道。

「正是，」金達說，「房間中央那張小几上面本來就是放着血皇冠的，但是現在血皇冠已不在了。」

「我不明白——」司馬洛訝異地低聲說着。

「似乎你的猜想不大對，」金達說，「血皇冠並沒有回到宮中來。」

「我並沒有說回到了宮中，」司馬洛說，「我只是說回到了卡卡國來！血皇冠回來了，所以，爭奪它的人，也跟着回來了。」

「總之，」金達說：「現在我們想偷也沒有可偸的了。」

司馬洛用望遠鏡小心地審視着那房間。「看樣子不難進去的。」

「但是却連一隻貓也進不去，」金達指出，「首先，那房間是沒有窗的，你祇能從那個門口進去。其次，那個門口有着複雜的電眼設備，有任何人物經過，把電眼孔擋住，警鐘就要大鳴起來了。而這電眼是關不掉的，如果電流給截斷了，警鐘還是要响。」

「我知道，」司馬洛點着頭，「正如你當初告訴過我的，不過，你不是提供了一個很巧妙的辦法，我們可保安然無事地進去的嗎？」

「是的，」金達點着頭，「但，現在房中既然沒有血皇冠放着，我那個巧妙的辦法也沒有什麼意思了，因爲我們不必進去。」

司馬洛疑惑地撫着自己的下頷。「豈有此理！」他困惱地說，「血皇冠已經回來了，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它在那裏？」

金達聳聳肩，又拿起望遠鏡，望向宮中其他的部份。「那裏面當然還有別的值錢的珠寶，不過沒有一件值得我們這麼遠道來偸的。」

「我們不要碰其他的東西，」司馬洛說，「不然，下一次再要進來，就困難得多了！」

「當然了，」金達拿開望遠鏡，表示反感地看着他，「你以爲我是小偸嗎？我是大偸。」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在塔上踱來踱去。「看起來，我們的行動就要到此爲止了！卡卡國在我們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即使明知道血皇冠已經回來了，我們也無法把它的所在查出來的。」

金達忽然笑起來。「起碼有一點值得安慰的，那就是，有一個人比我們心情更壞！」

「誰？」司馬洛問。

「國王，」金達微笑，「國慶日快到了，他怎樣拿血皇冠出來見人呢？」

「這是一個問題，」司馬洛嘆口氣，「可憐的國王！但，我們還是少爲他担心吧，最好快點離開這裏，在此久留，對於我們的頸部是不大安全的。」

「好吧，我們走吧！」

他們沿着樓梯下塔，司馬洛一面喃喃着：「金達，雖然你的計劃已經用不着了，我還是不能不承認，你這的確是一個好計劃！」

「運氣太壞，」金達搖頭嘆息着，「運氣實在太壞了！」

他們到了塔下，一點也沒有戒備。來時是平靜無阻的，因此他們以爲去時也是平靜無阻了。

他們以爲下來也和上去時一樣和平，那他們是大錯了。那襲擊是來得完全無聲無息的。他們下了最後一層樓梯，踏到塔的底部時，那黑影忽然從黑暗中直撲出來。一條敏捷的黑影，長滿利齒的牙床對準金達的喉嚨噬過去。

「小心！」司馬洛叫着，向前一撲，好像足球隊的守門員一般，極其敏捷地把那黑影一托。那牙床錯過了目標，而金達也向旁跳開。

那黑影跌在地上，滾了幾滾，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咆哮之聲。當牠再跳起來的時候，司馬洛和金達已經逃上樓梯。

那是一隻巨大的狠犬。大概是一隻訓練有素的狠犬了——那種祇講實際而不大出聲的狠犬。牠不會乾吠，祇是會無聲無息地撲過來，咬住牠的敵人的喉嚨。金達也差點給牠咬着了。

現在，牠咆哮一聲，又像一支箭一般直衝上樓梯來。司馬洛的反應是快速的。他一脚踢出去，踢中了那隻巨大的狠犬的胸部。那隻狠犬狂吼一聲，打了一個轉，又墮落在地上了。

金達的手中「刷」的出現了刀子，把刀舉了起來，準備拋出去。

「不！」司馬洛連忙按住他的手臂加以制止，「我們不能殺死牠。」

金達也明白爲什麼不能。這隻狠犬顯然是宮中豢養着作巡夜之用的，如果發現這狠犬死掉了，甚至發現牠失踪，都不大好。宮內的衞士會知道有人進過來，他們

會查究，會加强防衞，那麼下一次要進來就很難了。

「但，我們不能離開。」金達埋怨地道。

不錯，那隻狠犬現在正擋着他們的路。牠正站在那樓梯下面，怒視着他們，發出着低低的咆哮。司馬洛剛才那一脚使牠知道牠是遭遇了太强的敵手，因爲牠不敢貿貿然衝上來了。但是，牠也不願放棄。長久的訓練使牠富責任心，牠不肯放過這二個擅自闖入禁地來的人。

接着，司馬洛的手中响了很輕微的「鏗鏗」之聲，好像有一條細細的彈簧彈開了似的。那狠犬忽然整隻跳了起來，哀鳴一聲，跌倒在地上。牠想再爬起身，但脚已很軟，支持不住，接着牠全身顫了一顫，就不動了。

金達詫異地看着司馬洛，問：「你殺了牠！」

「不！不！」司馬洛搖着頭，「我並沒有殺牠，我祇是使牠睡着了！」他張開手掌來讓金達看看，原來他的手中揑着一隻金屬的圓筒。

這就是那一隻他慣用的射箭筒了，這隻射箭筒的裏面有着强力的彈簧，所以射出來鋼質的小箭，這些小箭通常不足以致命，不過箭上却是沾了痲醉藥的，因此中箭者馬上就會給痲醉。

司馬洛領先走下樓梯，從那狠犬的身上把箭拔回了。「這樣，他們就不會發現我們是放箭！」他說。

「但，」金達吶吶着，「如果牠給發現——」

司馬洛聳聳肩。「祇要不是用槍射死或者用刀刺死，那是不要緊的，沒有人會懷疑，牠也並不是死掉了，過幾個鐘頭，牠就會醒過來的。即使在這之前給發現，他們也祇會以爲這是一種病狗——」他微笑，「狗不會說話，不能訴說牠是怎麼倒下來的。」

「媽的，」金達低聲地咒駡着，「不知道還有多少這樣的狗。」

「你的情報來源也眞了不起，」司馬洛諷刺地說，「你的報告裏，竟完全沒有提過有這些狗。」

金達搔着頭。「我不明白，應該沒有這些狗的。」

「明明是有，辯駁也沒有用了，」司馬洛冷笑，「我們還是小心一點吧！」

他們離開那座塔，又回到了那乾涸的河床之上，沿着河床向前潛行。那狠犬似乎祇有一隻；起碼，與他們過不去的就祇有一隻。以後的一路上，他們沒有再遭遇到了。他們安全地出了那鐵柵，回到了閣牆之外的河床中。這時金達才鬆了一口氣，敢開口說話。

「好了，」他說，現在我們可以死心了！血皇冠不在，我們在這裏也沒有事情好做了。就當是來這裏渡假吧，參觀了國慶日的慶典之後，我們就可以走。」

司馬洛沒回答他，祇是默默地走着。

「司馬洛，」金達說：「你的想法是很危險的！」

司馬洛詫異地瞪着他：「你怎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雖然和你相處了不久，但我已經相當了解你了，」金達說，「你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而你現在還是要在管閒事，你還想查出關於血皇冠的眞相。」

「你眞像一位妻子了解丈夫一樣了解我，」司馬洛微笑，「但，即使我想這樣做，你也不會幫助我，是不是？」

「不，」金達搖着頭，「當然不了，這是可能殺頭的事，而我們可沒有什麼理由值得冒這個險！」

「我告訴你一件新聞吧，」司馬洛說，「我們不會去冒這個險的，我和你都不會，因爲我們無從入手，我們沒有入手的對象！我們總不能去把國王捉住，問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的。」

「但，」金達指出，「你還是在等着機會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這個人你不是不知道的，我永不會放棄！」

「我已經宣佈放棄了！」金達說。

「這可能是你的損失！」司馬洛說。

他們在那乾涸的河床中前進着，步行了好一段時間，終於回到了他們下去的地方。他們爬回了岸上，金達嘆一口氣：「還要走好遠才能找到一部的士，今天晚上的運動可眞够劇烈了。」

接着，天就忽然亮了，由黑夜變成了白天，不，其實不是天亮，祇是有幾支强力的電筒從周圍的林中射出來，照到他們的身上，那光圈把他們捕捉住了。司馬洛連忙向身邊的地上一撲，而，用不着他吩咐，在眼睛看不見的地方忽然响了一陣「格格」聲音，一排子彈射在他們面前的泥地上。

一把充滿權威的聲音喝道：「好了，投降吧，不然你們就完蛋了！」

司馬洛慢慢地舉着手，爬起身來，半蹲在那裏。金達也是不約而同地如此做了，大概金達也知道，他們是很難逃出不知數目的機關槍掃射的。

金達苦着臉，低聲地說道：「我們根本不應該來這裏的，現在，我們要給殺頭了。」

「殺頭？」司馬洛仍然保持着那難得的鎮定，「你以爲這些是什麼人？」

「你以爲呢？」金達恨聲說，「不是强盜就是官兵，而他們不大像是强盜！」

電筒光仍然困住他們，有兩個人走過來，搜他們的身，果然是一個穿了制服的兵士。這兩個兵士搜過了他們的身，搜不出刀槍之類的武器，便退開了，而另一個人踏進電筒光中。那人哈哈地笑起來：「請起來吧，兩位，請起來！」

那兩個「請」字用得似乎很突然，用在這個場合很不適合，對階下囚是用不着請來請去的。但司馬洛和金達，還是站起來。

現在，司馬洛的眼睛已漸漸習慣了那刺眼的電筒光，開始注意到有很多黑影包圍着他們，很可能有二三十個人，大部份都是兵士吧？不過站在他們面前的這一個則不是兵士。這是一個身裁很高大的大漢，有一張很狡猾的臉，上唇有兩撇幼幼的小鬚，好像是用鉛筆劃上去似的。

這人身上穿着一套筆挺的西服，手上沒有拿着槍，但是他的神態是充滿自信的，那是因爲有許多把槍在後面支持着他。

那些拿着槍的士兵都是由他指揮的。司馬洛不認識這個人。「呃——」司馬洛吶吶地說，「這是怎麼回事？你是誰？」

那人用姆指指他身後。「這些是卡卡國的御林軍，他們是負責保護國王的重責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他們不會是壞人！」他的臉上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

「噢，御林軍，」司馬洛也表示放心了，不過他的表情可能瞞不了什麼人，「但爲什麼他們用槍指着我們呢？」

「你們不會是誤闖進皇宮吧？」

金達陪笑着。「我們是遊客，不大熟路的！」

「但你們却熟路到闖進了宮裏，又再闖出來。」那人的臉上仍然掛着笑容，但聲音却是硬如鋼，冷如冰的。

「闖進了宮裏？」司馬洛表示莫明其妙，「你一定是在開玩笑了！我們不過是在這裏散步——」

「穿這樣的衣服散步？」那人毫無幽默感地哈哈笑起來。

「我們——習慣穿上這種衣服散步的，」金達吶吶着，「貴國不流行這種裝束吧了！」

那人又發出那毫無幽默感的笑聲。他一揮手，便有一球衣服給丟進了電筒光中。「這些是你們換下來衣服，是不是？」

司馬洛看出正是他們換下來收藏在樹林中的衣服。他們罩在夜行衣外面的普通便服，在爬下河床之前脫下來的。

「司馬洛先生，我有點失望，」那人說，「我還以爲你起碼能創作出一個能令人相信的故事！三更半夜到這裏換上一套黑衣服來散步？即使知識水準落後如敝國的國民也不會相信的。」

「你……認識我？」司馬洛吶吶問。

「當然了，司馬洛先生，我是由你們的住處跟踪你們來的，而且，我猜你一定也聽過我的名字。」他從袋裏掏出一張名片，遞過來給司馬洛，司馬洛接住了，瞥一眼，冷汗就從額上頸上暴出。那名片上祇有三個字，沒有銜頭也沒有地址，祇有三個字和一個電話號碼。那三個字就是：王漢成！司馬洛開始奇怪頸子被大刀劈斷時會有什麼味道，同時他也對郭漢感到抱歉。如果王漢成是從住處跟踪他們來的，那麼郭漢也給連累了。

「我們——我們……」金達臉上的笑容比哭還難看，「我們祇是玩玩吧了，我們是沒有惡意的，我們沒有偷什麼東西，也沒有幹什麼。」

王漢成好像根本沒有聽見這句話，大概認爲這句話太無聊了。他祇是招招手，說：「來！」

司馬洛和金達祇好跟着他，因爲王漢成的話有不知多少數目的機關槍在後面支持着的。他們跟着王漢成走上一部軍車，漆成黑綠色那種吉普卡，王漢成做一個手勢，軍車上的司機便走開了。

「坐在這裏吧，」王漢成指指車上的座位，「我們可以在這裏談談。」

「你不能把我們劈頭的，」金達要哭似的。「我們是正正式式入境，我們有護照保護的——」

「沒有人要劈你的頭，」王漢成不屑地說，「除非你們不合作。」

「合作，這是我最愛聽到的字眼，」司馬洛的微笑現在自然得多了，「我們怎樣合作呢？」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的，」王漢成說，「我要那隻血皇冠！」

「但，」司馬洛苦笑，「血皇冠不在我那裏，你可以對我用刑逼供，但我的答案還是一樣的，血皇冠不在我那裏。」

「現在我知道了，」王漢成說，「不然你也不會來這個國家，更不會在這個鐘點到這裏來。」

「你這個人眞有眼光！」司馬洛讚道，「既然如此，你也應該明白我是無法給你血皇冠的。」

「但你是一個一流的竊賊，你們兩個都是，」王漢成說，「你們能替我把它偷來。」

司馬洛迷惑地看着王漢成：「偷？到哪裏去偷？」

王漢成微笑。「血皇冠不在皇宮裏，但它是在這個國家裏的。司馬洛先生，我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人，而且我出得起錢，我不會使你失望的。你肯替我工作嗎？」

司馬洛苦笑：「我有選擇餘地嗎？你等於在問我喜歡上天堂還是喜歡下地獄！沒有人喜歡下地獄的。」

「那很好，」王漢成伸出右手來，「讓我們握手作實，然後再找一個舒服一點的地方，詳細地談談吧！」

司馬洛和他握了手，金達也和他握了手。他們沒有選擇餘地。

× × ×

王漢成的所謂比較舒服的地方是一間設備很豪華的屋子，很可能是他的私人住宅。司馬洛和金達無法知道這屋子是在卡卡國的哪一部份，由於那部軍車載着他們走了很多路，而他們對於卡卡國的地勢並不是那麼熟悉的。不過，那的確是一個比較舒服的地方——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王漢成又是用那種土酒招待他們。「我們自己製的酒甚麼時候都比洋酒好。」

司馬洛不能同意他的說法，不過也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土酒，質素確是相當高的。但，他們不是爲了喝酒而來這裏的，如果要喝酒，回到郭家是可保喝得更加安心的。因此他們等着王漢成說下去。

王漢成呷着酒打量着他們，露出着狡猾的微笑。「我一直留意着你們的行踪，你們一起程到卡卡國來我就知道了。」

「你已經證明了你的精明了，」司馬洛聳聳肩，「現在，你要我們做什麼，請你說得清楚一點好嗎？」

王漢成繼續微笑。「也許，讓另外一個人跟你們說，也許會說得更清楚一點的。」看看錶，「她也快要出現了。」

這樣說着時，就有一個人輕盈地踏進廳子的門口，一個新潮打扮的年輕女人，穿着闊脚的花花綠綠的裙褲，鼻子上架一副圓圓闊闊的眼鏡。她對司馬洛微笑，露出潔白而整齊，像牙膏廣告般的牙齒。

司馬洛差點把喝進嘴巴的一口酒噴出來了。

陳依德，她在這裏幹什麼？她也是王漢成的門徒嗎？

「陳小姐可能正是你到敝國來要找的人，司馬洛。」王漢成嬉皮笑臉地解釋，

「但我得先警告你，司馬洛，她是我的未婚妻——」

「誰是你的未婚妻！」陳依德霍的轉向他，恨恨地咬着牙齒，滿臉通紅的。

「我們正在戀愛中，」王漢成仍然嬉皮笑臉着，「總之，總有一天你會因爲我愛你的誠心而感動——」

「我寧可和一條毒蛇戀愛！」陳依德恨恨地說。

王漢成哈哈地笑起來。「總之，這解釋了我和她的立場了，她恨我，但是又要和我合作！親愛的，你還是替我解釋下去吧！」

陳依德一咬下唇，看着司馬洛，似乎有點慚愧的。「不錯，他說得對，司馬洛，我們是敵對的，但結果我還是要和他合作了！」

「似乎你們準備告訴我一頁宮廷秘史了！」司馬洛說。

「可以這樣說，」陳依德點頭，「如果我們不把情形對你講清楚，你是不會替我們工作的，對不對？」

司馬洛微笑：「似乎很多人了解我的性格！」

「到現在，」陳依德說，「大概你已經明白血皇冠是怎麼回事了，是嗎？不然你也不會到這裏來的。」

「我知道有人正爲了權力問題而爭奪這隻皇冠，」司馬洛說，「我祇是沒有想到你和王先生也是一路的。」

「我們並不是一路的，」陳依德沉重地說，「在這之前不是。」

跟着，她就把情形告訴司馬洛。原來，在不久以前，陳依德和王漢成還敵對的，陳依德是擁護新一派的勢力，而王漢成則忠於舊一派的勢力。所謂新舊兩派的代表人，却是兩父子，新一派的是王子，舊一派的是老王，新王對老王的政策有很多不滿之處，而他自己也有許多新的見解。這些新的見解，老王都不大贊成，王子認爲老王應該退位讓賢了，而老王則認爲他還沒有享够。

接着，血皇冠就忽然失竊了。本來，皇冠收藏得好，沒有什麼可能失竊的，可惜的就是，那個負責守衛藏寶守衛宮殿的御林軍長監守自盜，他把血皇冠帶走，就失踪了。幾天之後，他的屍體給發現在河裏。那利用他偷血皇冠的人認爲他已沒有利用價值，就把他除掉了。

「誰利用他偷血皇冠？」司馬洛問。

「不是我們，」陳依德說，「王子是不會這樣對他的老父的！是另一個集團，由外國勢力支持的，他們在我們的國家裏已經有了深入的潛勢力。血皇冠不見了，國家的局勢就會動亂，他們便可以乘虛而入了。」

司馬洛點頭，他現開始明白了。

「但事實和我們猜想的也有一點距離，」陳依德說，「血皇冠是到了這一帮人的手中，在到達他們手中之前，有人把御林軍長殺死而把血皇冠刦取了。結果，血皇冠輾轉到了你們那個城市。

「我們就紛紛去爭取它了。我去找，王漢成也去找，而那帮第三勢力也去找。他們託的代表人是梁惠謙。王漢成託的是張廣義，而張廣義轉托古偉平。我託的則是你。結果，古偉平把血皇冠拿到了手，你却把它偷了。我不知道你是替梁惠謙偷的，我祇知道梁惠謙會在一星期內得到血皇冠，我就預約你替我去偷。我去找你因爲你是最好的竊賊，梁惠謙找你也是爲了同樣的原因，現在，我們找你的原因也是一樣的！」

司馬洛轉問金達：「你來找我的理由呢？」

金達聳聳肩。「也是一樣的，我在這個多事之秋才來找你，祇是巧合而已，我不知道血皇冠已不在此地。」

「讓我說下去吧，」陳依德道，「梁惠謙終於得到了血皇冠，便交給主使他的人，而他得到的報酬却是死亡！起先我還懷疑是你殺他的，所以我去逼你把血皇冠交回出來。」

司馬洛吃吃笑：「你這位藝術家，做起流氓來倒也似模似樣的呢！」

陳依德瞪了他一眼，臉有點紅。「血皇冠對我是重要的，」她說：「爲了找到它，我要不擇手段！」

司馬洛點頭。「後來你知道不是我殺死梁惠謙的了！於是你就回來？」

「我和王漢成接到報告，知道血皇冠已經流回了卡卡國，我們便不約而同地趕回來了！」陳依德說，「現在，我們已經證實了血冠是在那第三勢力集團手中。」

「他們告訴了你？」司馬洛問。

「他們告訴了我，」王漢成咆哮道：「他們來找我談條件！」

「他們的條件是很難接受的，」陳依德冷冷地說：「他們要國王把朝上的人事大調動，重要官職都改由他們的人担任，這就等於和移交政權差不多了。讓他們的人來担當要職就一切都給他們控制了。」

「那羣狗養的！」王漢成恨恨地說。

「不過這一下反而使父子和好了，」陳依德說，「王位是終於會傳給王子的，但如果被外人控制，王子就可能得不到王位了！我並不是贊成王位世襲，我甚至不贊成皇帝的存在，但我贊成王子的政策，王位落在王子的手中，總比落在那些心懷叵測的人手中好的。」

「因此，父子和好如初，商量合作，決意不讓肥水流到別人的田中了！」司馬洛諷刺地說。

「大致上是如此！」陳依德說。

「如果國王不肯把政權移交，他們又能做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陳依德抖一抖。「血皇冠在他們的手中，他們的確會製造出很大的亂子來的。血皇冠是這裏最高的權力象徵，老一輩的人簡直對它迷信！迷信的人的心理是最好利用的，你大概也不會不明白，如果抱着一拍兩散的心理，他們是可以製造出很大的亂子來的。」

「聽說貴國仍然流行劈頭的玩意！」司馬洛說。

「那不是玩意，那是一種刑罰！」陳依德嚴肅地說。

王漢成哈哈笑起來。「有時也是一種玩意，國王也曾以開玩笑的心情劈過好幾個頭了，也許這是許多人反對他的原因之一。」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倪匡・文
盧令・圖

血雷飛珠（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雷紅嬰帶同無名先生返回金虎堡，直趨地下室往見雷堡主，詎知這時的金虎堡已發生變故，雷堡主被害，叛徒婁挺假扮雷堡主，暗算雷紅嬰，一擊得手後，向無名先生攻去，為無名先生發出無比內勁震死，雷紅嬰胸口被匕首插中，無名先生被迫伸出按着雷紅嬰胸口，以內力為她療傷，雷紅嬰傷癒後，無名先生不願再面對雷紅嬰，急欲離去，但地室大門已被叛徒自外栓死，無名先生急怒下，雙掌向水晶板擊去，水晶板原達三尺，無名先生功力再好也無法震破，只震得水晶上的池水冒起兩股極高的水柱——

為補情天憾　甘作忤逆兒

這時，池邊仍有不少人在垂釣，那兩股水柱，陡然之間冒了起來，自然人人可見。但是在金虎堡中的那些人，却像是對任何事情，皆視而不見，水柱竄高了足有丈許，又洒了下來，但是在池邊的那些人，却連眉毛也沒有向上抬一抬。

無名先生落了下來，雷紅嬰苦笑着，道：「我們出不去了，這裏的食物，不會太多，我看，你我若是沒有人來救，至多只有一個月可活了！」

無名先生望着雷紅嬰，雷紅嬰忽然格格笑了起來，道：「你想，會有人來救我們？他們既然已奪了金虎堡，自然大有作用，會讓我們出去？」

無名先生苦笑一下，雷紅嬰仍然笑着，道：「一個人自知只有一個來月可活，他應該做些甚麼？」

無名先生仍是一聲不出，雷紅嬰止住了笑聲，嘆了一下，道：「現在，只有我和你在這裏，我也不能出去，你究竟是甚麼人，總可以和我說一說吧！」

無名先生緩緩坐了下來，道：「我本來是一個和尚，在少林寺出家的。」

他才講了一句，雷紅嬰的身子，便震動了一下，失聲道：「那麼，你就是早年因為雲飛娘——」她講到這裏，便沒有再講下去，無名先生緩緩點了點頭，雷紅嬰低聲道：「所以你在救我的時候，才這樣猶豫？你……」

她突然停了下來，咬着下唇，忽然又「格格」嬌笑着，指着那竹簾，道：「這裏面，有一股活泉，剛才我已將血漬洗淨了，你用的是甚麼藥，在我胸前留下了一道綠痕，會不會褪去？」

無名先生急速地喘着氣，雷紅嬰慢慢向他走過去，道：「我們沒有多久好活了，還顧忌甚麼？」

無名先生張開手，雷紅嬰仍然走向他，無名先生最後發出的一下長嘆，連在金門之外的人，都可以聽得到。

×　　×　　×

大河河水滔滔，皮筏子在湍急的河水中，迅速地向前淌着，雲蓮站在皮筏上，只覺得

一望不見盡頭，混濁湍急的河水，幾乎隨時可以將自己吞噬進去一樣，身子搖擺不定，好幾次幾乎跌倒，全仗她身邊的龍門帮主，緊緊地扶住了她。

每當龍門帮主伸手扶住雲蓮手背之際，雲蓮心頭，便怦怦亂跳，她在初見龍門帮主之際，簡直不將他當作是人，而當是什麼異物。

可是這時看來，雖然他眼珠碧藍，頭髮金光閃閃，却也分明是人，不但是人，而且還極其有禮，恐懼之心，早已去了個乾淨。

而恐懼之心一去，每當龍門帮主伸手扶住她之際，她的心就更莫名其妙，跳得厲害。

皮筏子一直向下淌，足淌出了七八里，才聽得岸上，傳來了一下呼嘯聲，隨着那一下呼嘯聲，只見一股繩索，自岸上的灌木叢後，直飛了過來，龍門帮主一伸手，便已抓住了繩子，那繩子不住收回去，不一會，就將繩子扯到了岸邊。

筏子一靠岸，龍門帮主向雲蓮望了一眼，雲蓮看出他是想扶自己上岸，忙微微一笑，道：「不必了！」

她身形掠起，直上了岸，龍門帮主緊隨在她的身後，他們兩人，脚才點地，已有七八個人，抬着一頂轎子，如飛也似，向前掠來。

那頂轎子，看來和不久以前，在河邊被擊毀的那頂，一模一樣，這還不奇，最奇的是，抬轎子的八個人，雖然面目不同，但是抬轎的步法身形，却也是一模一樣，雲蓮不禁向龍門帮主望了一眼，龍門帮主笑道：「同樣的轎子，我共有七頂之多，自然也訓練了五十六人，不然，豈不是壞了一頂，還得另外找人？」

雲蓮點了點頭。連她自己也不知為了什麼，在龍門帮主面前，忽然覺得矜持起來，她生性爽快，在金虎堡中，認識了謝英傑，雖然她明知在金虎堡遇見的謝英傑，必非本來面目，但是她認為自己敢於混進金虎堡去，乃是武林中絕無僅有的奇行，居然有人敢和她一樣，自然而然，生出了知己之感。

雲蓮和謝英傑是同時離開金虎堡的，但雲蓮的武功，遠較謝英傑來得高，一離金虎堡，雷紅嬰便找不到她的蹤跡，而謝英傑則經歷了很多驚險，方始逃脫。雲蓮還曾一直跟着謝英傑，謝英傑却全然不知，雲蓮回到血雷宮，便磨着她母親，定要嫁給謝英傑。

雲飛娘出身苗疆，本是苗人，雲蓮根本不知自己親生之父是誰，連姓也是跟着母親來的，苗家女子，想嫁男人，從來也不扭扭揑揑，雲飛娘也不以為奇，這才有委銀姑，鐵髯老人等往金龍莊說親之事。像雲蓮這樣的女子，現今居然有了矜持之感，這一點，不禁叫她自己心中，也自暗暗覺得奇怪，這一覺得奇怪，不免又向龍門帮主多看了幾眼。

那頂轎子，抬到了面前，龍門帮主道：「雲姑娘請！」

雲蓮略為猶豫了一下，她跟龍門帮主前來，本來是因為龍門帮主答應帶她去見謝英傑的，可是，在這一刹那間，她却又感到，見不見謝英傑，實在沒有多大關係，要緊的是和龍門帮主在一起。

她心情繚亂，一想及此，臉上不禁紅了起來，龍門帮主碧也似藍的眼睛，望定了她，忽然低聲道：「雲姑娘，我是踏遍天下，未曾見過像你這樣的美女！」

雲蓮一聽，更是俏臉飛紅，略停了一停，不知說什麼才好，龍門帮主踏前一步，打開了轎門，讓雲蓮先上了轎，他也跨進轎去。

及至轎子向前迅速移進之際，轎中一片漆黑，雲蓮心中更是煩亂，心頭亂跳，龍門帮主也不出聲，過了不久，才聽得龍門帮主道：「雲姑娘，我眞名是安達齊奧浦生，現在取了一個名字，就叫安達。」

雲蓮只覺得對方的語言，十分柔和動聽，心中也知道對方的話，雖然只是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可是分明又像是大有深意，一時之間，心頭更是狂跳，也不知說什麼才好，等了片刻，才低聲道：「安帮主！」

龍門帮主却不再出聲，過了半晌，才聽得他低低嘆了一聲，接着便道：「到了！」

他那兩個字說得十分低，可是話才出口，轎子便停了下來。接着，又聽得他道：「你下轎之後，向前走，推開一道黃色的門，就可以見到謝少莊主，我還有點事，不能奉陪了！」

雲蓮一聽得他那樣說，心頭陡地興起了一股茫然之感。她本是為了見謝英傑才來的，可是現在，反倒不覺得謝英傑有什麼重要了！

她呆了片刻，才「唔」了一聲，慢慢站起身，打開轎門，下了轎，下轎之後，還想回頭望上一眼，可是轎門早已關上，那八個人，抬着轎，向前疾掠而出。

雲蓮定了定神，打量周圍的情形時，心中不免吃了一驚！

雲蓮所站的地方，乃是兩個甬道的交岔口，那甬道全是以極大的石塊砌成，高約兩丈，頂上作拱形，石塊之上，刻着許多巨大的人形，正在作戰，形態生動，樣貌古拙，甬道兩壁，每隔上五六丈，便是一個大火把，火光閃耀，向前看去，兩條甬道，少說也有里許長，看來，這裏竟像是深藏地下的一座古墓。

雲蓮略停了片刻，那頂轎子，早已掠遠不見，雲蓮轉過身來，向另一條甬道走去，走出了半里許，果然看到一度石門，石色棕黃，竟似天然生成一般。

雲蓮在門口，略停了片刻，伸手去推門，那石門看來極其沉重，却不料應手而開，門才推開，就聽得謝英傑的聲音，怒喝道：「有人來了麼？將我囚在此處，究竟是甚麼用意？」

雲蓮略呆了一呆，心忖這：石門一推就開，謝英傑自己為甚麼不出來？

她一面想，一面已然閃進了門中，才一進門，就看到謝英傑滿面怒容，翻掌欲擊，可是刹那之間，謝英傑也已看清是她，憤怒之容，立時變成驚喜，急步向前迎來，叫道：「雲姑娘！」

雲蓮一見了謝英傑，心中又突然生出了一股內疚之感，她先是微微一笑，叫道：「謝少莊主！」

謝英傑略呆了一呆，才道：「雲姑娘，你怎麼來了？」

雲蓮低垂着頭，說道：「是安帮主帶我來的！」

謝英傑問了雲蓮一句，可是他顯然未曾等雲蓮的回答，立時踏前了一步，伸手去握雲蓮的手，雲蓮略震動了一下，但却並沒有退避。

謝英傑一握住了雲蓮的手，立時有一股飄然之感，連氣息也急促起來，道：「我們快設法逃出去，見了令堂，再由她作主——」

謝英傑話還未說完，雲蓮却輕輕一掙，將手縮了回來，道：「那日在血雷宮大殿之上，你何以不敢挺身而出？」

謝英傑一聽雲蓮大有責備之意，急急說道：「那天，在我身旁的兩人，一個是金虎堡的少堡主，還有一個，不知道是甚麼來歷，武功極高——」

雲蓮黯然道：「你有膽子混進金虎堡去，還怕甚麼？」

謝英傑道：「那天，我穴道被封，一動也不能動，並非我不想現身！」

雲蓮低嘆了一聲，道：「你若是有心，上血雷宮時，也不會喬裝改扮了！」

雲蓮這一句話，卻令得謝英傑登時啞口無

言！

謝英傑跟着那怪人上血雷宮時，根本不知道雲蓮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心中對鬼母派人到金龍莊來逼婚，害得他被帶走之後，父親忽然死去，心中還大有反感，直到見了雲蓮如此美艷，心中才千情萬願，這時重見雲蓮，心中早以雲蓮的夫婿自居，可是雲蓮的語言雖然柔軟，所提的責問，却令得他難以回答！

他呆了半晌，才道：「這……這是過去的事了，還提它作甚？」

雲蓮抬起頭來，一雙妙目，注定了謝英傑，這時，她心中也十分亂，但是她終於下了決心，緩緩地道：「不錯，對我來說，一切全是過去的事，都不必再提了！」

謝英傑陡地一震，立時明白了雲蓮的意思，剎那之間，心中又驚又怒，眼對雲蓮的美色，他實在想低聲下氣，懇求一番，但是他却又不屑如此做，呆了一呆之後，縱聲大笑起來，道：「這倒好笑了，本來是你要與我成婚，如今反倒變成這樣！」

雲蓮嘆了一聲，道：「你若不見怪，我願爲你做一件事，以了欠情。」

謝英傑氣極，向雲蓮深深行了一禮，道：「多謝雲姑娘恩典，我看不必了！」

謝英傑這句話中的譏刺意味，就算是木頭人，也可以聽得出來，雲蓮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紅，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她明知謝英傑必然十分不高興，而她剛才所說的，倒是一片眞情。

這時，謝英傑轉過頭去，昂着頭，發出一連串「嘿嘿」的冷笑聲，雲蓮想想不是滋味，緩緩地轉過身，謝英傑雖然背對着她，可是雲蓮已轉過身去，他也是知道的，而且他更知道，雲蓮一轉過身去之後，一切算是全完了，再也沒有了挽救的餘地。

剎那之間，他心中的那股被戲弄，被擺佈的屈辱之感，陡地化爲一股怒火，他想到，這一切，全是由於自己武功不夠高而來，若是自己的武功超凡入聖，那麼，何致於有這一連串的事？

他心中恨極，倏地轉身，看到雲蓮已走到了門口，剎時之間，眞有趁機暗算之意，可是雖在怒火頭上，他也知道，雲蓮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一出手，吃虧的一定是自己，是以强自忍了下來。

雲蓮在門口，略站了一站，說道：「不論你怎樣，你有事來求我，我仍一定爲你辦一件事的！」

謝英傑又是一陣冷笑，笑聲更是尖刻。

雲蓮像是怕聽謝英傑的冷笑聲一樣，急急拉開了門，閃身而出，立時關上了門，不住地喘着氣。

她隱隱聽得門內，有一陣「乒乓」之聲，傳了出來，顯是謝英傑在裏面大發其怒，這時她心中極亂，也無暇去想及何以謝英傑並不追出來。

雲蓮低着頭，站了很久，才抬起頭來，他一抬起頭，就看到龍門帮主，站在面前，以雲蓮的武功之高，竟未曾發現他是甚麼時候來的，雲蓮只覺得他一雙碧也似藍的眼睛，像是可以看穿自己的肺腑一樣，忍不住臉上一陣發熱，又低下頭去。

只聽得龍門帮主柔聲道：「不必難過，你的決定很對。」

雲蓮震動了一下，道：「你全知道了？」

龍門帮主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道：「謝少莊主嚷得那麼大聲，自然全聽到了。」

雲蓮低嘆了一聲，她只覺得龍門帮主，在漸漸向自己走近來，而當龍門帮主在向她走來之際，她彷彿覺得有一團熱氣，在漸漸逼過來一樣，令得她心慌意亂。她本來是低着頭的，這時，陡地抬起頭來，龍門帮主簡直已來到了她的對面，雲蓮心跳得更劇，只聽得龍門帮主道：「你爲甚麼有了這樣的決定？」

雲蓮不由自主搖了搖頭，她說不上來，她的心中很亂，眞要她將她心底深處的感覺，當着龍門帮主說出來，她雖然是苗女，大方得多，也是難以啓齒，她呆了半晌，才道：「沒有……甚麼，你能送我出去麼？」

龍門帮主點了點頭，道：「當然可以。」

雲蓮想避過龍門帮主的眼光，可是她每一抬頭，對方碧光湛然的雙眼，總是定在她的身上，令得她心頭小鹿亂撞，是以她只好低着頭，向前走去。

龍門帮主跟在她的身邊，那條走廊本來不甚長，但是這時雲蓮却覺得走不到盡頭一樣，龍門帮主一直跟在她的身邊，她少女的敏感，早已從龍門帮主的眼神之中，看出龍門帮主心中在想些甚麼了，也正因爲這樣，所以更令得她心煩意亂。

一直來到出口處，雲蓮才停了下來，龍門帮主也停了下來，道：「雲姑娘，我萬里遠來，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你！」

雲蓮心頭亂跳，不知如何回答，龍門帮主，却在此際，伸手握住了雲蓮的手，雲蓮的身子，禁不住發起抖來，龍門帮主却只是輕輕一握，立時又鬆了手，接着，又抱歉地笑起來。

雲蓮給龍門帮主弄得心煩意亂，龍門帮主却已向前大踏步走了過去，雲蓮只好跟在他的後面。

走不多久，雲蓮就發現，甬道縱橫，有的很闊，有的很窄，有的筆也似直，有的曲曲折折，竟如同蛛網一樣，而且甬道四壁，全是大石砌成的，大石上也刻滿了古代戰士的征戰之像。

雲蓮心中實在想找些話說說，是以問道：「這裏本來是甚麼地方？」

龍門帮主一聽，立時停了下來，道：「據說：是黃帝的聖墓，建造至今，已有數千年之久了。本來，這古墓一共有七個入口處，現在已被我封了六個，只有一個，有無數機關，及本帮七大高手輪值守護。」

雲蓮揚了揚眉，道：「你對我講這些幹甚麼？」

龍門帮主笑了起來，道：「我是唯恐令堂攻下了金虎堡之後，再來與我爲難，是以想你對令堂說一聲，若其有此意，還是打消了的好，否則，定然討不了好去！」

雲蓮聽得龍門帮主這樣說，心頭不禁一片茫然，呆了片刻，才道：「這才是你帶我來這裏的主要目的，是不是？」

當雲蓮那樣說的時候，她只覺得心頭一陣委屈，鼻端發酸，險險乎哭了出來，但是她却强忍着，不讓眼淚奪眶而出，只是略爲轉過頭去。

只聽得龍門帮主先是呆了一呆，接着，低嘆了一聲，然後道：「我本來，眞是這樣的意思，可是現在……現在……我却……」

雲蓮心頭狂跳，又偷向龍門帮主覷去，只見他搓着手，像是心中有話，十分難以出口，終於一句話沒講完，又長嘆了一聲，不再向下說去。

剎那之間，雲蓮心中的失望，眞是難以形容，像是直跌進了一個深淵之中一樣，想抓住些甚麼，可是却又空虛得根本沒有甚麼可抓的，她一開口，連聲音也有點變了樣，道：「快帶我出去！」

龍門帮主抬頭望定了雲蓮，嘴唇掀動，欲語又止，雲蓮心中極其傷心，她强自忍着，才不致於流下淚來。而就在這時，只見一個黑衣

人，電也似疾，向前掠了過來，來勢極快，說停便停，站在龍門帮主面前，手揚了起來，他伸出的右手食指之上，停着一隻小鳥，其色艷麗，小得只有大拇指般大小。

龍門帮主一見，立時撮唇一嘯，那小鳥直向龍門帮主飛了過來，停在龍門帮主的手中。

龍門帮主反手握住了那小鳥，在小鳥的腹際，抽出了一個小紙卷來，順手一揚，那小鳥又飛回了來人的手指之上，那人向龍門帮主行了一禮，立時轉身，又疾掠而出。那時，龍門帮主已經將那小紙卷，展了開來。

那紙卷看來極細，可是由於紙質極薄，展了開來，居然有手掌大小一塊，上面却是一片空白，雲蓮在一旁，初見那隻小得才和手指頭大小的鳥兒時，已是奇訝不堪，這時看到龍門帮主手上，只是一張白紙，更不知他弄些甚麼玄虛。

龍門帮主將紙攤平，托在手掌之上，先向雲蓮笑了一笑，道：「金虎堡中有消息來了，金虎堡中的動靜，對令堂大有用處，請雲姑娘稍待！」

他一面說，一面攤開手掌，只見他掌心漸漸變成紅色，顯然是在運用內力，緊接着，只見那張薄紙之上，漸漸有字跡現了出來，不需片刻，整張紙上，全是密密麻麻，焦黃色的字跡，不過雲蓮却認不出那是甚麼文字來，只見龍門帮主，吁了一口氣，低頭看着那紙上的字，而神色越來越凝重。

雲蓮知道她母親，在許多武林高手身上，下了「無名蠱毒」，目的就是要借這些高手的力量，奪取金虎堡，是以聽龍門帮主說，這紙片之上，是金虎堡來的消息，心中雖然半信半疑，總是十分關心，問道：「怎麼了？」

龍門帮主抬起頭來，道：「金虎堡中，有了極大的變故，少堡主和那高手，已回到了堡中——」

雲蓮揚了揚手，打斷了他的話頭，道：「這何消說得，我們早就知道了。」

龍門帮主道：「雖然是，但是他們到了金虎堡之後，却有了變故。」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道：「金虎堡之中，我早派有人臥底，前兩天，我接到的信息說，有幾個高手，似乎意圖謀害金虎堡主，現在看來，竟是事實了！」

雲蓮吃了一驚，道：「雷紅嬰同去之後，究竟又發生了甚麼變故？」

龍門帮主搖頭道：「那我也不知道，這上面只是說，雷紅嬰和那人一到，立時去見堡主，堡主所住的地方，是在一個大池底下——」

龍門帮主說到這裏，雲蓮便「啊」地一聲，她是曾偷進金虎堡中去過的，自然知道那個大池，可是她却從來也未曾想到過，那個終日有人在旁垂釣的大池塘下面，竟然就是堡主的居住之所。

雲蓮只是心中那樣想，口中並沒有說甚麼，龍門帮主却像是知道她想了些甚麼一樣，道：「雲姑娘，你在金虎堡的時候，只怕不知道池底下另有乾坤吧！」

雲蓮點了點頭，龍門帮主又道：「他們兩人一進去，就沒有出來，而池底的甬道之中，曾有異樣的聲響傳出，叛逆的幾個人，又顯得很慌張，看來是將堡主，少堡主，和那怪人，一起關在池底了。」

雲蓮深深吸了一口氣，一時之間，心中也不知是驚是喜，她母親雲飛娘，既然要攻打金虎堡，那麼金虎堡中發生了這樣的變故，自然十分有利。但是，她却在金虎堡中，住過一個時期，深知金虎堡中，臥虎藏龍，能人極多，這些人一到金虎堡，本來已然與世隔絕，再也不會生事，但如果沒有堡主，少堡主鎮住他們，再被人一挑撥，只怕又是鬧得翻天覆地的一件大事。

而龍門帮主這時所得到的消息，也並非完全實情，實情如何，在金虎堡臥底的人，也無法完全探知。龍門帮主說完之後，將紙團成一團，放在手心之中，捏了一捏，再鬆開手來，只見自他的手掌之中，飄下一陣紙粉，他道：「雲姑娘，令堂已然在金虎堡不遠處，可要我送你去？」

雲蓮心頭茫然，但是她知道，自己有許多事情要做，暫時非和龍門帮主分手不可，是以道：「不必，你只要送我出門口就行了！」

龍門帮主不再說甚麼，身形展動，向前掠去，他行動雖快，但是雲蓮的武功極高，足可以跟得上，兩人一前一後，又繞過了許多曲折盤纏的甬道，才到了兩扇黑漆的大鐵門之前。

在那大鐵門之前，有兩個極其高大的石頭人，樣子威武，看來是古代的戰士，龍門帮主到了門前，先在門上，以極快的手法，連拍了七八掌，接着，才抓住門上的大鐵環，用力向後拉着。

雲蓮已深知龍門帮主的武功絕頂，可是這時候見他拉那扇鐵門，也是拉得臉色通紅，由此可知道這扇鐵門，實是沉重非凡。

等到鐵門拉開了兩尺許，龍門帮主便停了手，長長吁出了一口氣，轉過頭來，作了一個手勢，雲蓮略爲猶豫了一下，便走了出去。

出了那鐵門，便是一條斜斜向上的甬道，兩旁有不少人站立着，看到有人走過，一動不動，及至出了甬道，只見斜陽餘暉猶在，映得荒草，一片金黃，在草中，還有不少殘破的石人石馬。

雲蓮再回頭看那甬道的入口處時，只見是一個十分簡陋的洞口，荒草蔓生，若不是才從裏面出來，再也想不到裏面竟是另有天地，也想不到龍門帮的總壇，就在這樣隱秘的古墓之中！

龍門帮主就站在出口處，並沒有再向前來，夕陽映着他的一頭金髮，看來，更是金光燦然。

雲蓮只是回頭看了一眼，立時急急向前走去，直到她掠出了十來丈，才聽得耳際，響起了龍門帮主輕柔的聲音，道：「雲姑娘多多保重！」

那聲音聽來，就像是龍門帮主，站在她的身後，就在她耳邊說的一樣，但是，雲蓮却知道，龍門帮主一定仍在洞口，未曾向前踏出一步，他的聲音，聽來如此輕柔，一定是他以內力逼出來的。

雲蓮的心頭，不知是甚麼滋味，只覺得一片茫然，她加快脚步，向前掠着，不一會，天色便漸漸黑了下來，等到暮色罩滿大地之際，雲蓮更是惘然，彷彿除了拚命向前奔去之外，就無法消除心頭的那種茫然之感。

一直到天色全黑了下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來到了甚麼地方，她一出了甬道，向前疾奔，也根本未曾辨別方向，只求急急離開。至於她爲甚麼要急急離開，連她自己也說不上來，或許，只是爲了失望，但是，又是甚麼令她感到失望呢？

那一晚，天色濃黑，雲蓮奔上了一個高阜，略停了一停，只見在右首不遠處，有七點燈光閃耀着。

那七點燈光聚在一起，在緩緩移動，看來像是有人打着燈籠在行走，但是光芒精亮，在黑暗中看來，十分奪目，雲蓮一看，便認出那是血雷宮的石中黑油點燃後所發出的光芒，由此可知，一定有自己人在那邊。

她忙又循着燈光，向前掠去，不一會，在燈光照映之下，已可以發現七個身形高大的人

，手中各提着一盞八角形的提燈，正是血雷宮的侍者。

雲蓮飛掠向前，停了下來，道：「你們在幹甚麼？」

這七個侍者，一見雲蓮，滿臉堆下笑容來，齊聲道：「公主，找得我們好苦！」

雲蓮皺眉道：「誰叫你們來找我？」

一個侍者道：「自然是主人見你過時未到，又發現了女霹靂的屍體，怎不叫人着急？」

雲蓮心中苦笑了一下，一路北上，她和女霹靂，為了謝英傑，弄得很不愉快，若不是這樣，女霹靂只怕還不致遭人暗算！

現在，在龍門帮的總壇之中，雲蓮卻將往事一筆勾銷，想起幾天之內，變化之大，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人生會像是湍急的流水一樣，如此千變萬化！

她呆了片刻，道：「母親在那裏？」

那七人齊聲道：「請跟我們來。」

他們一面說，一面各自懷中，取出了一支火箭來，捏破了頭，向空一拋，只聽得「嗤嗤」響聲不絕，每一支箭，爆裂開來，形成一股紅燄，直衝向半空之中，才又化為一天紅雨。

那七個侍者向雲蓮行了一禮，道：「主人記掛得緊，先讓她知道我們已找到了人！」

雲蓮沒說甚麼，點了點頭，跟着那七個侍者，一起向前，疾奔而出。

不一會，便已過了一道很窄的峽谷，影影綽綽，可以看到峽谷兩旁的危崖之上，有人守着，這樣兩邊危崖直立的窄谷，若是有人硬要通過，眞是比登天還難。

進了峽谷，裏面是一個約有兩畝方圓的山谷，山谷中全是嶙峋怪石，東一堆，西一堆，有的石旁，生着篝火，火光掩映之間，怪石就像是深山中的鬼魅一樣。

雲蓮一進山谷，就看到了她母親。鬼母雲飛娘坐在一塊方形的大石之上，石下燃着篝火，映着她寒霜也似的臉，在那塊大石之旁，是許多坐着的人，那些人，雲蓮全在血雷宮中見過。

雲蓮直來到巨石之前，山谷中靜得只有火堆中發出來的劈拍聲，雲蓮先向那些武林高手，看了一眼，只見每一個人沉着臉，顯見得他們心中，極其憤怒，但是既然中了無名蠱毒，自也無可奈何！

鬼母雲飛娘首先開口，道：「你到那裏去了？」

雲蓮低下了頭，道：「我被龍門帮主請去，到龍門帮總壇，走了一遭。」

本來，以雲蓮的身份，在如今快有天大的變故，要發生之際，到了龍門帮的總壇，這應該是一件極其轟動的大事，聽到的人，多少應該有一點反應才是。

但是，所有的人，卻木然毫無反應，只有鬼母，揚了揚眉，道：「去幹甚麼？」

雲蓮道：「龍門帮主請我去看謝英傑！」

鬼母略欠了欠身，雲蓮不等她開口，便道：「媽，以前的事，別再提了。」

鬼母以十分奇怪的眼光，望着雲蓮，隨即笑了起來。

鬼母一面笑着，一面道：「我早對你說了，他沒有甚麼好的，偏你一定要——」

雲蓮頓足道：「別說了！」

鬼母又笑了一下，道：「好了，明天一早，我們就攻金虎堡！」

雲蓮略呆了一呆，道：「媽，金虎堡中，有了變故。」

鬼母雲飛娘厲聲道：「不論有甚麼變故，明天一早，我們就攻打金虎堡，」她講到這裏，陡地提高了聲音，道：「陳舵主，準備妥了沒有？」

只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應聲道：「全準備妥了！」

雲蓮想講的話，未能講出來，叫鬼母給堵了回去。這時，她向那衣服破爛的人，望了一眼，這人依稀像是在血雷宮中見過，好像是丐帮中的人物，在他的身邊，有着許多整整齊齊，用油布包成的方包，每一包都有一尺見方，雲蓮也不知道那是甚麼。

這時，胡三先生，北斗書生等高手，仍是神色木然，明天一早，就要攻打金虎堡，這是鬼母雲飛娘一再宣稱的，那麼是一場驚天動地的血鬥，照說，這些高手，就算不慷慨激昂，也應該神情緊張才是，但是，從他們的神情看來，他們竟像是個個都不知道有這件事一樣。

只聽得雲飛娘又冷笑了兩聲，道：「我知道你們心中不願，但是無可奈何，識趣的，替我出力，總可以活下去，想要早死的，只管出聲！」

大石旁的衆高手，仍是一聲不出，處在那種情形下，雲蓮實是不自在到了極點，而雲飛娘講完之後，閉目趺坐，再也不出聲，看樣子正在運氣練功，果然，過不多久，便有一股白氣，自她的頭頂，冉冉升了起來。

雲蓮向衆人看去，只見在一堆篝火之旁，龍眠上人，大頭不住幌着，正在向她招手。

雲蓮略一遲疑，向龍眠上人，走了過去，她才來到龍眠上人的身前，龍眠上人身形一閃，閃到了一塊比人還高的大石之後，而雲蓮才一跟過去，只見人影連閃，已有七八個高手，悄沒聲地，一起掠了過去，將雲蓮圍在中心！

雲蓮乍一見這等情形，不禁陡地吃了一驚，但是轉念一想，這些人，全都中了無名蠱毒，只要一有不規之舉，驚動了母親，命在頃刻，絕不敢將自己怎麼樣的。這樣一想，才放下心來，她剛要開口，龍眠上人已然道：「雲姑娘，我們要求你一件事！」

雲蓮人極聰明，她一看到各人的神情，根本不必等龍眠上人開口，就可以知道他要說甚麼了。

雲蓮忙先轉頭，向雲飛娘打坐之處，望了一眼，見沒有甚麼動靜，才道：「各位，這件事，我無能為力，我母親曾從三花娘子習蠱，我未曾學過，而且無名蠱毒，也並無解藥！」

龍眠上人苦笑了一下，道：「雲姑娘，我們也知道沒有解藥，但是鬼母卻有可以致我們於死地的那一竹筒毒鉾，雲姑娘——」

雲蓮不等龍眠上人講完，便雙手亂搖，龍眠上人和各高手，互望了一眼，又道：「我們當然不會要雲姑娘白出力，只要雲姑娘肯帮我們，我們合力，定然替你找回謝少莊主來。」

雲蓮一聽得龍眠上人提出了這樣一個條件，心中一陣難過，可是卻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她呆了半晌，才徐徐地道：「不必了，我和謝少莊主的事，已然一筆勾銷，在龍門帮總壇之中，我已見過了他。」

衆高手本來將希望全寄託在雲蓮身上的，都認為苗家女子多情，認定了要嫁誰，便非嫁不可，這一點上，一定可以說動雲蓮的，卻不料雲蓮竟講出了這樣的話來，當眞是目定口呆，絕望之至，雖然還不致於有人放聲大哭，但卻個個面如死灰！

雲蓮的心地甚好，和乃母大不相同，看了這等情形，心中大是不忍，因為這些高手，雖然是貪圖服食血蓮子，才中了圈套的，但事情總是由雲蓮的身上而起，她嘆了一聲，道：「各位，其實你們只要聽話，永遠沒事，而且，我知道金虎堡中，已生了叛逆，羣雄無首，攻打金虎堡，也不是甚麼難事！」

雲蓮這樣說，是想要安慰各人，可是看各人的神情，卻像是根本未曾聽到她的話一樣，

全都低着頭，默然走了開去，一剎之間，只有龍眠上人一人，還站在雲蓮的面前，嘴唇掀動，欲言又止，但是終於也沒再開口，也低着頭向外走去。

雲蓮放眼望去，只見百餘高手，或臥或坐或立，但是卻個個呆若木鷄，在篝火的光芒掩映之下，看來和山谷中那些石塊，並沒有多少分別。

雲蓮心中，實在想帮助他們，可是她一想到母親發起怒來時那種可怕的情形，眞有點不寒而慄，說甚麼也不敢在她身上去偷那竹筒。

篝火堆在「劈劈」響着，過了約莫一個來時辰，只見鬼母雲飛娘，倏地睜開眼來，目射精光，不怒而威，樣子極其嚴厲。

鬼母雲飛娘一睜開眼來，便叫道：「陳舵主，你在北斗書生，胡三先生，龍眠上人三人護送下，先逼近金虎堡去，在金虎堡大門兩旁，埋妥炸藥，佈好藥引！」

那衣衫破爛的人，答應了一聲，站了起來，直到這時，雲蓮才知道，那幾包油紙包包着的東西，竟是炸藥，想來那陳舵主，定是使用炸藥能手了！

鬼母雲飛娘講完之後，只停了極短的時間，便疾聲喝道：「快去！」

這一下斷喝，聲音驚人之極，直震得四下山壁，盡起回音。本來，在山谷中的武林高手，若論單打獨鬥，誰也不是鬼母的敵手，但是打不過還可以逃，鬼母也不致於這樣威風。可是，現在每個人的性命，都握在鬼母的手中，她大聲一喝，胡三先生，北斗書生和龍眠上人，心中雖是怒極，也一起站了起來。

鬼母又道：「弄妥之後，在通往金虎堡的大道前等我，堡外若有人阻擾，盡皆打死！」

胡三先生等人，也不回答，陳舵主挑起炸藥，四個人直向山谷之外走去。

這四個人，直出了山谷，向北走了里許，龍眠上人才嘆了一聲，道：「我們現在這樣情形，豈不是和被人零碎斬割一樣？」

陳舵主苦笑道：「然則又如何？」

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互望了一眼，北斗書生搖了搖頭，說道：「天下雖大，我們無處可躲！」

胡三先生身子陡地一挺，全身骨節，發出了爆豆也似，一陣「格格」的聲響來，顯見得他心中怒極，然而，又正如陳舵主所說，「怒又如何」？

陳舵主道：「別躭擱了，金虎堡外，高手也不少，還得費些手脚！」

胡三先生等三人，各自發出了一聲悶哼，身形展動，又向前掠去，轉眼之間，已然可以看到在高岡之上的金虎堡了，堡前那幾排房屋中，隱隱有燈光閃耀，高踞在高岡上的金虎堡，巨門之上，那兩個虎頭，雖然在星月微光之下，遠遠望去，也閃閃生光。

這地方，正是當日謝英傑在進入金虎堡之前，隱伏了幾天，察看金虎堡形勢的所在。

四人來到這裏，略停了一停，忽聽得一陣馬蹄聲，自遠傳來，轉眼之間，便到了近前，黑暗之中，只見一匹白馬，疾馳而來，馬上伏着一人，看來像是有急事，正在趕路一樣。

轉眼之間，一人一騎，已來到了道前，馬上的人，像是也發現了前面有人，陡地勒住了馬，挺起身來，胡三先生等四人，看得分明，馬上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謝英傑！當日，胡三先生大鬧金龍莊，自然認得謝英傑，這些日子來，他以一個頂兒尖兒的高手，受制於鬼母，心中那一股悶氣，無處可出，積鬱已久，一看到了謝英傑，想起若不是為了他，自己怎會到血雷宮去，中了人家的圈套？心中一怒，連日來積鬱的怒氣，一起發了出來，一張口，霹靂也似一聲怒吼，伸手便抓。

謝英傑發現前面有人，立時勒定了馬，離胡三先生，少說也有兩三丈距離，胡三先生發出那一抓時，身子也並未向前掠來。

可是，那一下大喝，已令得謝英傑的心頭，大受震動，緊接着，一股柔韌已極的大力，已排山倒海也似，向前直湧了過來，那馬也吃了驚，人立了起來，謝英傑自馬背之上，直跌了下來。

他跌到了地上，才滾了一滾，胡三先生又是一聲大吼，身子疾拔而起，像是一頭怪鳥一樣，自半空之中，直撲向謝英傑，謝英傑抬頭一看，只見胡三先生的身子，已到了自己的頭頂，目射精光，雙掌正翻起，自上而下，不由得魂飛魄散，大叫了一聲，道：「胡——」

可是，他只說出了一個字，下面的話，便已說不出口，原來胡三先生傾全力向下撲來，內家罡氣，隨之洶湧而生，向下壓來的那一股大力，何等之強，謝英傑被壓得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如何還能開口說話？

電光石火之間，他只聽得幾下呼喝聲，迅速傳了過來，接着，便是兩條人影，疾飛而至，謝英傑倒在地上，根本無法辨別是發生了什麼事，只覺得大力激蕩，挾着「拍拍」兩下響，身子不由自主，在地上打着轉。

等到他定下神來時，只見胡三先生，已然落地站定，北斗書生和龍眠上人，在他的身邊，北斗書生還好，龍眠上人的面上，却是倏紅倏白，顯是內家眞氣，受到了極其激烈排蕩！

謝英傑也不及去猜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連忙一躍而起，連退了七八步站定，只聽得北斗書生道：「胡三，與他有什麼相干？」

胡三先生厲聲喝道：「若不是他和那苗女勾搭，鬼母怎能用這個花樣，騙我們上血雷宮去！」

龍眠上人長嘆一聲，道：「別怨人家了，只怪我們自己貪心！」

北斗書生苦笑了一下，道：「早就該想到，鬼母雲飛娘不是甚麼好東西，那也不致於有今日了！」

胡三先生呆呆立着，只見他額頭上的汗珠，比豆還大，滾滾沁了出來，顯是他心中悔恨交加，無以自處。

謝英傑看到了這種情形，心中不禁大奇，他在血雷宮中，被龍門帮主看出了身份，突然發難，將之帶走之後，一直到龍門帮的總壇之中，他曾幾次想逃走，都被龍門帮中的高手，逼了回來，直到龍門帮主告訴他，會帶雲蓮來見他，他才安定了下來。

龍門帮主果然沒有食言，他和雲蓮見了面，可是見面的結果，卻令他又怒又恨，雲蓮走後不久，他又闖了出來，這一次，却沒有再遇到阻攔。

至於他離開了血雷宮之後，曾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全然無知，這時候才在三大高手的話中聽出，他們好像在血雷宮中，吃了大虧，他定了定神，才低聲道：「三位前輩，血雷宮中發生了甚麼事？」

他一開口，胡三先生冷電也似的目光，又向他掃了過來，謝英傑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北斗書生理也不理他，龍眠上人揮着手，道：「你走吧！」

謝英傑心中雖然起疑，但想起剛才胡三先生凌空撲下，那樣凶險，也不敢再逗留下去，忙答了一聲，向後退去，他退出了三四步，只聽見龍眠上人道：「等一等！」

謝英傑立時站定了身子，龍眠上人向他望了過來，先是無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接着道：「苗女用情專一，但是雲蓮卻說她與你的事，已然一筆勾銷，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倒說說

看！」

龍眠上人一提起這件事來，謝英傑也不禁氣往上沖，大感屈辱，漲紅了臉，道：「這種女子，還提她作甚，誰知道她顛三倒四，爲了甚麼？我父親慘死，全是爲她而起，我絕不會放過她！」

謝英傑的父親，其實是死在雷紅嬰之手，謝英傑還未曾知道，但這時候，他却將這件事，也算了在雲蓮的頭上，自然是怒氣頭上的事了！

龍眠上人嘆了一聲，本來他還想謝英傑和雲蓮，只不過是青年男女拌了嘴，但此際一聽，已沒有希望了，只得揮了揮手，謝英傑喘了兩口氣，道：「上人，你若是見到這賤人，不妨代我告訴她，謝某人不要她的臭恩臭惠！」

龍眠上人大頭緩緩搖着，謝英傑的話，他也根本未曾聽進去，倒是在一旁的陳舵主，聽了謝英傑的話，心中陡地一動，向前掠來。

陳舵主一掠到了謝英傑的身前，道：「謝少莊主，這頭婚事，不是由鬼母提出的麼？」

謝英傑一聽，又不禁氣往上沖，「哼」地一聲，他雖然未曾說甚麼，不過心中却在想，若是鬼母提出來，倒還好了，根本是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奉了鬼母之命，硬將自己帶走。

但是這樣的事，說出來實在太丟人，謝英傑年輕好勝說不出口，以是只是悶哼了一聲。

陳舵主立時又道：「那麼，現在，雲姑娘說甚麼一筆勾銷，這是悔婚了？」

謝英傑昂着頭，根本不想在這問題上再討論下去，可是陳舵主却又道：「謝少莊主，你剛才說不要雲姑娘的恩惠，可是雲姑娘在悔婚後自覺對你不起，是以許了你甚麼好處？」

胡三先生，北斗書生和龍眠上人，聽到了這裏，齊齊一震，一起向前走了過來，一時之際，四大高手，目光灼灼，一起望定了他。

謝英傑本來甚麼也不想說，可是他看出身前這四個人，非要問個水落石出不可，心中也有多少害怕，是以道：「是的，她說，她覺得對不起我，可以爲我做一件事，再難的難題，也決不推宕——」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也未曾注意眼前四人，大喜若狂的神情，只顧替自己在掙面子，又道：「哼，像她這種賤女人，我怎會放在心上，她不再跟我，正求之不得，誰會去求她甚麼！」

謝英傑這句話才一出口，陡地覺出，左，右手腕上，陡地一緊，低頭一看，只見北斗書生和龍眠上人兩人已出手抓住了他的一隻手。

謝英傑心頭大震，失聲道：「你們幹什麼？」

龍眠上人忙道：「謝少莊主，我們要你，去求雲姑娘作一件事！」

謝英傑心中，莫明其妙，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胡三先生在北斗書生和龍眠上人之間，這時却也和顏悅色，道：「這件事，要從頭到尾，對他說了才明白。」

龍眠上人立時道：「謝少莊主，你跟着龍門幫主走了後——」

人到了有求於人之際，說話總好聽些，謝英傑明明被龍門幫主硬架走的，龍眠上人却說他跟龍門幫主走，謝英傑心中，自是十分高興，不再出聲，聽龍眠上人，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龍眠上人的那一番說話，直聽得謝英傑心驚肉跳，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朶。但是他看到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的神色，如此凝重，而且，這又是對他們來說，大爲坍台的事，自然不致於是開玩笑。

龍眠上人講完之後，謝英傑半晌出不得聲，北斗書生道：「我們就是想請你，去求雲姑娘，在她母親身上，將那一竹筒毒蜂，設法取了來。」

謝英傑深深吸了一口氣，他還未及出聲，胡三先生已然道：「這件事，你要是辦成功了，那就是救了我們百餘人，自然不會要你白做，我們這些人，也算是各有所長，每人可以傾心授你三招，從此之後，你就受用不盡了！」

這幾句話，更聽得謝英傑的心頭，怦怦亂跳！

的確，如果那麼多的高手，每人傾心授三招絕招，那麼，他眞是受用不盡了！

謝英傑又呆了片刻，才道：「可是現在，只有你們四人，其他人心意如何——」

胡三先生不等他講完，道：「其他人要是不肯，包在我們身上！」

謝英傑望了望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心想他們兩人聯手，可沒有甚麼人惹得起他們，看來這事情是定當的了，他緩緩地道：「雲姑娘在那裏，我去試試！」

龍眠上人道：「就在離此不遠的一個山谷之中，你最好能將她引出山谷來，莫讓鬼母知道。」

謝英傑道：「那容易，我會易容之術，混了進去，鬼母也認不出我來。」

陳舵主道：「事情已十分緊急，天明時份，鬼母就會出發，攻打金虎堡，最好能在她出發之前，辦妥這件事，眞是功德無量！」

謝英傑道：「我立時就走。」

他打斜跨出了幾步，飛身上馬，一面策騎飛馳，一面已取了一個人皮面具戴上，一直來到了山谷口，才翻身下馬，掠進山谷去。

他在狹窄的峽谷中，才走了幾步，便聽得一邊峭壁上，有人冷冷地問道：「甚麼人？」

謝英傑抬頭一看，只見黑暗之中，有一個人身子貼在峭壁之上，也未曾見他雙足有甚麼立足之處，整個人，就像是壁虎一樣。

謝英傑停了下來，道：「胡三先生差我前來的。」

那人的目光，十分幽冷，上上下下打量着謝英傑，看得謝英傑心中發毛。

謝英傑給他越看越不自在，那人忽然冷笑了起來，揮着手，身子却已沿着峭壁，直升了上去。

謝英傑彷彿曾在血雷宮中見過這個人，這時，他已知事情一切經過，自然以可以猜想得到，那人一樣中了無名蠱毒，雖然不敢公然反抗，但就算有奸細混進來，他也不會多出力的了！

謝英傑一言不發，掠進了山谷，在谷口處，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先躲了起來，向前看去。

只見山谷中的人眞不少，大都倚石而臥，了無生氣，十幾堆篝火，照映出坐在石上的鬼母，正在閉目養神，他一眼就看到了雲蓮，低着頭，坐在離鬼母不遠處的一塊石上，不知在想什麼心事，那種秀眉微蹙，一股茫然的神情，看來極其動人。

謝英傑看到了這等情景，心中湧起了一陣愛意，可是他接着想起，在龍門幫總壇之中，雲蓮那一番太傷他自尊心的言語，又湧起了一陣恨意，心緒繚亂，半晌不能平靜。

他在大石後伏了半晌，看起來，山谷中的那些人，有的竟一動也未曾動過，這情景，竟和當日在金虎堡所見，大同小異。

謝英傑心忖，自己就算堂而皇之地走出去，只怕也不會有人來注意自己的，是以他直起身來，略停了片刻，便逕自向前走去。

等到他來到了雲蓮的身前之際，雲蓮抬起頭來，向他望了一眼，謝英傑戴着人皮面具，雲蓮一時之間，却認不出他是甚麼人來。

謝英傑來到近處，心中更是亂得可以，他

知道，自己一向雲蓮提出要求來，那就等於完全接受了雲蓮所說的那一番話，自此之後，再別指望她能回心轉意了，而且，自己在她的心目中，也一定成了一個一文不值，只貪圖利益的小人。

但是，想起那幾個高手答應他的條件，他却又心癢難熬，暗中咬了咬牙，低聲道：「雲姑娘，借一步說話！」

雲蓮一雙黑白分明，極其澄澈的眼睛，一直注視着他，這時謝英傑一開口，雲蓮是認得出他的聲音的，身子震一震，立時站了起來。

謝英傑忙轉身向前走去，雲蓮跟在他的後面，一直到了峭壁之前，離鬼母已遠了，謝英傑才轉過身來，可是他却覺得喉間像是有甚麼東西塞住一樣，本來就在口邊的一句話，竟然沒有勇氣說得出來，阻止他說出口來的，自然是他的自尊心！

雲蓮一直望着他，謝英傑半晌不開口，雲蓮低聲道：「你可是有甚麼事求我？」

謝英傑一聽，連忙點頭。雲蓮低嘆了一聲，道：「我既然曾答應過，要爲你做一件事，只要能做得到，我一定答應，你只管說！」

謝英傑還未曾開口，雲蓮略頓了一頓，又道：「爲你做一件事之後，以前的事，我就再也不必掛在心上啦！」

雲蓮那樣講，可能是她胸無城府，心中想甚麼便說甚麼，可是，這樣的話，聽在謝英傑的耳中，大大不是味兒，幾乎又想發作，總算胡三先生他們答應他的好處，實在太大了，還怕沒有出氣的日子？

是以他忍氣吞聲，乾笑了兩下，道：「那事情極簡單，只要你肯，一定做得到的。在令堂身上，有一個竹筒，竹筒之中——」

謝英傑講到這裏，雲蓮便張大了口，發出了「啊」地一聲來，但是她立即察覺，這時候，決不能驚醒鬼母，是以她立時伸手掩住了口，回頭看去。

幸而她那一下驚呼聲並不大，並沒有甚麼人注意她，雲蓮轉回頭來，仍是一臉駭人之容，疾聲道：「你要那筒毒蜂有甚麼用？」

謝英傑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氣，並不回答，雲蓮又道：「那毒蜂平時，並不甚毒，螫了人不過是紅腫片刻，但如果中了無名蠱毒——」

雲蓮講到這裏，陡地停了下來，顯然是她在片刻之間，想到謝英傑爲甚麼要那一筒毒蜂了！她低聲道：「是別人叫你來取的？」

謝英傑立時道：「不，是我自己要。」

雲蓮雙眉緊蹙，低下頭去，半晌不語，謝英傑連聲冷笑，道：「你連自己找上來的婚事，都可以一筆勾銷，在龍門幫總壇中的那幾句話，自然也可以不必認眞，算了吧，算我未來過！」

謝英傑話一說完，立時大踏步向前走去。

可是，雲蓮立時急跟了兩步，道：「等一等！」

謝英傑站定了身子，雲蓮急促地道：「我並不是那種出爾反爾的人！」

謝英傑只覺得怒氣直冲頂門，咬牙切齒，壓低了聲音，道：「好說！」

雲蓮深深吸一口氣，道：「好，我答應你，你在谷外等我，我一得手就交給你。」

謝英傑一聽雲蓮已然答應，心中不禁大喜。他也知道，鬼母攻金虎堡的本錢，就是這百餘名中了無名蠱毒的武林高手，而那筒毒蜂，正是控制這些高手的工具，自然看得極重，雲蓮要下手，只怕不容易。但是雲蓮既然答應，那就是她的事了！

謝英傑心中大喜，却是不動聲色，只是冷冷地道：「好，我等你，等東西到了手，我才能信你不是那種人！」

謝英傑說着，大踏步向外走了出去，雲蓮目送他出了山谷，心頭一片茫然。

本來，她對於謝英傑，心中還着實大有歉意，可是，現在，這種歉意，已然消失無踪，而代之以極度的鄙視。這一點，本來也是謝英傑意料之中的事。

雲蓮呆了片刻，慢慢向鬼母走了過去，在她和謝英傑說話的那段時間中，她曾好幾次打量鬼母，鬼母只是閉目靜坐，可是這時，雲蓮一來到鬼母身前，鬼母突然道：「剛才和你說話的那個是甚麼人？」

雲蓮陡地吃了一驚，心頭亂跳，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幸而鬼母沒有再追問下去，反而道：「我看這人，脚步輕浮，武功平常，你少和這種人來往！」

雲蓮吁了一口氣，低聲答應道：「是！」

她一面心中，在盤算着如何下手才好，她自然知道自己母親的武功之高，要暗中下手，是沒有可能的事，那麼，怎麼才能令她將這筒竹筒，交給自己呢？

她想了片刻，道：「娘，明天去攻金虎堡，你自然也要出手？」

鬼母「嗯」地一聲，將聲音壓得十分低，但是她運內力將語音直逼了過來，雲蓮還是聽得十分清楚，鬼母道：「先叫他們去打頭陣，攻開了金虎堡，我自然出手！」

雲蓮趁機道：「金虎堡中，高手不少，而且，在血雷宮中和雷紅嬰在一起的那人——」

雲蓮才講到這裏，雲飛娘陡地向她望了過來，雙目之中，異芒四射，嚇得雲蓮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再也接不下去。

鬼母再一開口，已然大有怒意，喝道：「怎麼樣，你說我打不下金虎堡？」

雲蓮忙道：「自然不是，我……是說……動手之際，難免失閃，那筒毒蜂，藏在身上，却是不妥！」

雲蓮這幾句話一出口，不禁一陣面紅心跳，對自己母親，如此言不由衷，她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雲蓮也知道，自己就算如願以償，這件事，遲早都會戳穿的，到時母親盛怒之下，自己會遭到甚麼的嚴懲，眞是連想也不敢想。可是這時，她却竭力抑制着自己，不露出慌張的神色來。

鬼母揚了揚眉，又「嗯」地一聲，道：「不錯，你代我保管吧！」

雲蓮想不到事情來得那麼容易，一時之間，張口結舌，反倒不知說甚麼才好，鬼母再也料不到自己的女兒，別有心思，反倒笑道：「看你，嚇成那樣，這又不是甚麼大事，就算有甚麼人知道了，要來搶奪，竹筒一裂，也是他倒霉先，你怕甚麼？」

雲蓮在那一刹之間，只覺得心頭一陣發熱，幾乎就想跪下來，抱住了母親，放聲痛哭！

因爲她正在撒謊，欺騙她母親，而她母親，却反而關心她安危，這怎不令她心中愧意陡生？

這時，如果鬼母慢一點將竹筒取出來，可能以後的事情，盡皆改觀了，但鬼母一面說着，一面便將那個竹筒，取了出來，放在雲蓮的手中。

雲蓮一握了竹筒在手，隱隱感到竹筒內的毒蜂，在嗡嗡振翅，她心一橫，將竹筒緊緊捏住，心想不管怎樣，先了這件事再說。

她將竹筒揣進了懷中，鬼母又閉上了眼，揮手令她走開去。雲蓮心頭亂跳，後退着一步步向後退去，退出了十來步，又站了片刻，看看鬼母沒有甚麼動靜，才轉過身，開始還是慢慢地走着，快到谷口時，眞氣一提，接連幾個起伏，已然掠了出去。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尹劍平在雲中鶴身上取回鎖子金甲，對於身邊那收斂了兇悍冷厲，顯現出萬種幽情，一片純眞的甘十九妹，兩度欲暗施突襲，以報深仇，但均無法忍心下手，反而與甘十九妹嬉戲縱躍於雨下的山林中，終於在一座石洞中，發生一幕情仇糾纏，愛恨難忘的刻骨情愫……在天將發亮的前一刻，甘十九妹首先醒轉，以劍在地上刺下：情深意濃，君且珍重八字，飄然而去，不久尹劍巫亦自夢中驚醒，在洞中發覺有溫熱泉池。他躍下洗滌，驀覺有種沉沉過度之感，不禁使他暗吃一驚。

深山逢父執　古洞獲奇緣

尹劍平一向體力極佳，以常情而論，沐浴片刻似乎還不至於有加此感覺？——但是那種突然加諸的昏沉感受，的確是再實在不過，遲移片刻，更是加重其勢，幾乎像是立刻挺受不住，卽要昏倒池內的樣子。

這一突然的感受，頓時使他大爲驚心，當下慌不迭的躍身池外。

身子方一離開，人可就情不自禁的就着池邊躺了下來，頓時他就感覺出無比的舒泰，卽使這一塊眼前供自己躺臥的石面，也似乎絕非偶然，人躺其上，只覺得長短光平正當，曲直適度——

的確是怪極了。

莫非這一切，也都是前人的慧心運用？

更妙的事情，接踵而至——

就在他心方動念的一刹，眼睛却奇妙的發現到洞頂有一件怪事。

敢情在崢嶸不平的洞頂之間，鑿雕有一具凸出的石像？

——如非是尹劍平恰恰睡在這個地方——如非是他的視綫正好由這個角度看上去，他萬萬不會有所發現，現在偏偏却正好被他發覺到了。

——那是一具奇妙的平仰睡姿，雖然雕鑿得並不精緻，但是却使人很清楚的可以看清一切。

圖面顯示着的形像，是一個人平仰睡姿，一隻右手撫按在小腹肚臍上，另一隻手却橫擱在前額，形狀很奇怪，亦不知是什麼原故？

尹劍平看得奇怪，不自覺的學着浮凸樣兒比試了一下，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就在這時，忽然他感覺到洞外傳來了一些聲音，情不自禁偏過頭來。

殊不知這一看之下，使得他心裏怦然大動了一下，目光所及，只看見一個形容憔悴，亂髮蓬鬆的漢子，正自踏步進來。

這人想是壓根兒也不曾想到，石洞竟然會有外人，但見他赤着瘦骨嶙峋的身子，一隻手挽着褪下的綢質藍衫，那副樣子看來像是正要沐浴的神態，不意忽然發覺到尹劍平的存在。頓時大現驚異——

他驀地後退了一步，眼睛瞪圓了，直直的看着尹劍平，表情不勝驚訝，怪異——

尹劍平慌不迭的翻身坐起來——

就在這一刹，他只覺得眼前白影子閃一閃，再定目時，才發覺到那個人已遁出洞外。

這一個奇異的發現，不啻使得尹劍平大吃一驚！

腦子裏不假思索，他身形一個快閃，赤裸着身子撲向洞外，目光所及，對方那個形容憔悴的赤身瘦漢，却似已拔身在百十丈高下的峻嶺高峯。

尹劍平這麼快的身法，却只看見了此人臨去時的一個背影——

那種起落的速度，的確是出乎意料的快，不過是幌了兩幌，又行猱升了十數丈高下，像是猿猱般頃刻消逝濃林密處，頓時失其踪影。

尹劍平如非親眼看見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一雙眼睛，也萬萬難以想到，一個人的輕功竟能達到如此境界，簡直是匪夷所思，却是再實在不過的事實。

在洞外呆立了一會，再也不見那個怪人的現身。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這個石洞，熱泉，浮凸……簡直無一不奇，現在更加上了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奇人，頓時使他如陷身五里霧中，一時方寸大亂！

返回石洞，他迫不及待的穿好衣服，腦子裏的思維由甘十九妹而奇妙的轉向方才那個亂髮不修的怪人身上。

的確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怪事——

這個人是誰？

他何以存在在這裏？

觀諸他那一身奇特的輕功絕技，這個人分明是一傑出的武林人物，只是他何以會淪落到如此模樣，地步？

回憶着方才他初入石洞的情景，不難測知他是來洗澡的，忽然發覺到自己的存在，才會張惶的逃走。

由這個人的奇異出現，不禁使他聯想到，此人與這個石洞的特殊關係——從而使尹劍平立刻聯想到，這座石洞內的一些東西，諸如爐灶，燈盞，這些東西的存在，敢情正與對方有不可化解的關係——

想到了這些，尹劍平一顆心，更加忐忑不已？

對方那個人，雖然匆匆一現身遂卽消逝，但是尹劍平却把他觀察得十分清楚——

第一，他絕不是一個化外之人。

第二，他雖然亂髮不修，形容憔悴，但面相斯文，頗有讀書仕子那般的神采風範——

第三，此人更有一身超越常人的武功，說他是一流身手，亦不爲過之。

如果以上三點可以認定，那麼這個人的存在，的確是太奇怪了，憶及方才他現身時的羞澀，尷尬神色，這個人分明涉世未深，很可能根本就從來也沒有涉世的經驗？

「這人又會是誰呢？爲什麼會居住在這裏呢？」

「他……？」

問題實在太多了。

一道陽光穿洞而入，石洞裏頓時大放光明，這却使尹劍平恍然才似警覺到自己的立場，不禁暗自好笑的忖思道：我自己已是問題够多了，那裏還有閑情逸緻去理論這些？這人與我非親非故，我又何必管他？

心裏這麼忖思着，遂卽不再多想，只是却掩不住原有的好奇，又轉向方才沐浴的溫泉池邊，躺下來向着洞頂的那座浮凸細細的觀看一番。

經過他一番研究之後，遂卽斷定了那浮凸人像，存在洞頂絕非偶然，這其間必然大有學問——

一個念頭，陡然閃電也似的升起。

尹劍平忽然想到了嘗聞人言及深山大澤之內，每多仙人異迹，這類人以道術焙煉眞元，最終却能煉成元嬰，身外化身，以至於出入靑冥，飛升境界，莫非眼前這座石洞，正是道人修眞之處，先時那個瘦削青年，也正是修煉上乘道法的異人不成？

這種想法自然過於傳奇而失却眞實性。

他仰身在先時躺臥處，目光直直打量着那個浮凸，越看越覺得涵有眞義，當下情不自禁的又依樣的將兩手置於額，臍。

不意，他方自學樣而爲，遂卽興起了濃重的睡意——

一種極度的疲倦的感覺，再一次的襲上身來，那種閫迫神態，簡直是眞令人難以招架得住——

恰於此時，他身邊聽見了一陣細微之聲，由不住轉過目光向洞口注視過去。

一看之下，頓時使得他心裏又是一驚！

敢情前此所見的那個亂髮瘦漢，又自出現眼前。

這一次較前一次略爲不同，前次這個人是全身赤裸着進來，現在他却是衣衫整齊——一身藍色綢子長衫，閃閃有光，但看來質料高貴，而且十分清潔，全身上下不染纖塵，而且連一個皺紋都沒有。

這人正如前述，一張白皙的臉上絲毫不着血色，含有深切的病容，倒是那一雙圓大的眼睛，看來頗具神采，似乎也同尹劍平一般，滿存好奇心，向着尹劍平直直逼視着，神態奇怪之極。

尹劍平按說應該立刻起來，與對方弄個明白，無奈那種突襲的困倦感覺，實在太濃了，根本不容他腦子裏轉過念來，遂卽呵欠一聲，沉沉睡去。

這一覺，又不知睡了多久？

當他睜開眸子時，石洞裏充滿了柔合的金紅色光彩，輕風由洞前徐徐吹過，樹帽子磨擦出聲，片片樹葉各有光澤，景像舒徐和諧，甚是適人。

尹劍平伸着懶腰由池邊站起，一時耳聰目明，神智至爲清爽，心裏想到必然是睡眠之功，莫明其妙的又睡了一大覺，眞是好沒來由。

當他身子方一站起時，一襲長衣由身上落下來，這才發覺自己敢情還是裸着身子，當下慌不迭將衣褲穿好，心裏却不禁在想着，記得方才臨睡前，分明看見那個藍衣怪人又出現洞前，而自己偏偏就在那一刹那支持不住，沉沉睡去。

一想到這裏，心裏頓時一驚，趕忙查看自己那件隨身寶衣——鎖子金甲，以及隨身的寶劍——海棠秋露，所幸，這兩樣東西都還不曾遺失。

這不禁使他心裏更是大爲奇怪，當下忙將鎖子金甲穿好裏面，佩好長劍，方待向洞外踏出，不意目光掠處，忽然心中又是一驚。

敢情，那個藍衣怪人分明是又在眼前。

隔着洞口，藍衣人像是正由外面走進來，一隻手上提着老大的兩個野生桃實，忽然發覺尹劍平向外步出，不禁吃驚的站住——

也許對於尹劍平，他已有了數面之緣，心裏不再見外，二人面面相對時，藍衣人只是用着奇怪的目神，直直的向他逼視着。

尹劍平心裏緊張少去，被對方目光逼得不勝狐疑，當下忍不住微微一笑，向着這人抱了一下拳道：「這位仁兄請了，還沒有請問仁兄大名，仙居何處？這洞府莫非就是仁兄的居住之處麼？「

他心裏充滿了太多問題，是以一見面卽迫不及待的向對方提出——

藍衣人那張病容深佈的臉上，忽然帶出了一些笑容。

只見他霍地右手一抬，只聽得「呼！」的一聲，手上連枝的一雙桃實，直向着尹劍平迎面猝然飛來。

尹劍平想不到他忽然有此一手，心裏一驚，當下毫不遲猶，右手突起，驀地向着來物一兜，就勢二指輕翻，已拿住了桃枝，信手一掄，已將兩隻巨桃，連枝帶葉的提在手上。

這一番動作，看似無奇，其實若非具有非常手法，實不易爲！

藍衣人想是沒有料到對方竟然會有此身手，乍見之下，蒼白的臉上頓時現出了一些驚訝，身形略閃，風捲落葉般的飄身入洞。

尹劍平緊跟其後，閃身而入。

藍衣人足踵輕旋，有如靈[illegible]一般，呼！的一聲已轉向洞角，坐於一尊石几之上，動作極其熟練，想是平素日常早已習慣之動作行爲。

尹劍平看在眼中，越知其必然身上藏有罕世異功，一時好不欽佩！

當下忍不住誇讚道：「仁兄，好功夫。」

提了一下手上的桃子，他看向藍衣人道：

「這兩枚桃子是送給我的。」

藍衣人點了一下頭，一雙眸子只是骨碌碌在對方身上轉個不休。

尹劍平幾乎一日夜未曾進食，眼前被這兩個大桃子乍然勾起了食慾，當下道了聲謝，隨

卽急不及待的將一隻大桃子吃到肚子裏。

那桃子極其甜蜜，入口卽化，眞是越吃越好味。

他匆匆吃了一個，正想再吃第二個，忽見對面藍衣人搖搖頭道：「好了，這一個等一會再吃吧。」

尹劍平好容易盼到他開口出聲，心裏眞有意外的驚喜，雖然他只開口說了短短一句話，却可由其語音裏聽出濃重的南方口音。

藍衣人湛湛目光注視着他道：「桃性大暑，少食有益，多吃了却是不好，尤其於你現在不好——！」

尹劍平抱拳道：「承教——還不曾請教仁兄貴姓？何以深居這荒山之內？」

藍衣人忽然臉上現出了一種爲難，多少有些不悅的搖搖頭道：「我已多年不見生人，更不曾在人前道及姓氏，再說年月太久，多已記憶不清，你也不必多管。」

尹劍平怔了一下，心中固是狐疑，只是對方既然這麼說，實在也是不便再討無趣？

藍衣人莞爾一笑，露出白白的一嘴牙齒道：「附近這個山名喚蟠龍嶺，山勢並不很高，但却多險崖，人不易攀，由於山上除了石泉之外，樹木不多，是以通常連樵夫也不多來，這裏雖是山脚，却因多狼，人跡亦渺，你怎麼會來到這裏？」

尹劍平道：「在下昨夜爲雨所困，胡里胡塗的闖來這裏，若非發現仁兄這座石洞，眞還不知何以度過？」

「不必客氣，」藍衣人搖搖頭道：「這座石洞並非爲我所有，我也是無意中發現的。」

尹劍平怔了一下道：「這麼說仁兄你並非住在這裏了？」

「不一定，」藍衣人道：「我在山頂上另有住處，這裏每過三五日來上一次，與之所至，偶而也會在這裏住上兩天。」

一面說他轉過臉打量着那池溫泉道：「這裏適當地眼，全山僅此一處溫泉，水質奇佳，可去百病，對於我輩練武之人，更可兼修培元固本之效，只是地岩穴眼，所噴元磁地火，如無相當內功之人，萬難當受，只宜在池外略作沖洗爲宜。」

尹劍平這才忽然想到自己何以會有昏昏欲睡之感，原來竟是池中溫泉所致。

藍衣人看了他一眼繼續道：「我方才進洞時，見你昏沉入睡，就知你必是沐浴過久所致，一般人如不知所以冒然全身入池，如無實在內功支持，只怕有性命之憂，以你情形來看，你的內功實在已具有相當的火候了。」

尹劍平黯然道：「原來如此，仁兄如果不說，在下倒還不知，原來這一池溫泉，竟有如此神秘！」

藍衣人道：「我可以知道你的姓名麼？」

尹劍平心裏一動，暗忖道：「這可好，我問他的來歷，他守口不說，現在却要來盤問我的根底——」

心裏盤算着，原不便實說，可是却禁不住對方那雙眸子的注視，第一次見面，自應待人以誠。

當下略一盤算，遂卽點點頭道：「在下姓尹名叫劍平，自幼許身武林，粗通武技——」

藍衣人嘴角掀了一下——他像是已消逝了一上來的那種羞澀之感，臉上微微帶出了一絲笑容。

「少年人，你用不着謙虛！」他吶吶的道：「你的功夫據我看已是很不錯了，你師承何人？」

尹劍平被對方這句「少年人」稱得心裏好不自在，對方看起來頂多不過較自己長上幾歲，居然如此托大，心裏納悶，但也不便出言頂撞。

藍衣人靜靜的打量着他，似在等着他的回音。

尹劍平笑笑道：「在下師承數家，倒也不能肯定說是那一門戶，仁兄你呢？」

藍衣人微微一笑，臉上現出一番悽苦神色：「我知道，你是對我有所提防，不肯告訴我實話，不過……」

微微一頓，他發出了一聲冷笑，又道：「眼前情勢特殊——我有瞭解你身世的必要，希望你對我實話實說。」

尹劍平畧微思忖了一下，沉聲說道：「仁兄是——」

藍衣人搖搖頭，說道：「你不能這麼稱呼我——」

尹劍平一笑抱拳道：「那麼兄台請了。」

「哼！」藍衣人慘白的臉色裏，微微現出一些靑色：「兄台？你可知我有多大年歲？」

尹劍平倒是沒有想到他竟然有此一問，登時怔了一下：「你今年……？」

藍衣人哼了一聲，說道：「我今年六十七歲了——」

尹劍平猝然一驚，簡直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藍衣人冷笑道：「你不相信？」

「這……」尹劍平茫然的搖了一下頭：「在下實是難以相信。」

「信不信由你。」

藍衣人氣呼呼的這一句，由不住仰頭向天長長的嘆息一聲：「你也許更難相信，我來到這座蟠龍嶺，已經有二十七度春秋了。」

尹劍平又是一怔，却是一言不發的注視着他。

「山中無寒暑，更無人事糾紛，」藍衣人吶吶的道：「數十年，幌眼卽過，腦中了無牽掛，這就是我所以能夠駐顏，看來並不老態的原因了。」

「那麼你……」尹劍平奇怪的在他臉上注視着：「你說的是眞的？」

藍衣人道：「絕無隻字虛假。」

「可是——」尹劍平沉着的道：「這又爲了什麼，請恕我好奇，我想你一個人獨自隱居深山，必然是有非常的原因，可是？」

藍衣人點點頭：「當然有原因。」

說到這裏，他深湛的眸子直視過來，目光裏顯然含蓄着幾許神秘與凌厲。

尹劍平立刻發覺出對方目光的有異，只是這顯然是對方的隱秘，自己却不便刺探。

藍衣人一笑道：「你想知道爲什麼我獨自一個人居住在這裏？」

尹劍平點點頭道：「如果你願意說出來，我當然想知道，但是如果你不便出口，在下也就不敢多問。」

「我會告訴你的，」藍衣人苦笑了一下：「卽使你不問，我也會告訴你，只是，我却有一個先決的條件。」

「什麼條件？」

「那就是，我要先瞭解你！」

尹劍平微微一笑，道：「如果我不肯告訴你呢！」

藍衣人道：「你一定要說。」

尹劍平挑了一下眉毛：「哼，這個天底下，我倒還看不出來，有什麼事情能夠勉强我做的。」

藍衣人臉上飄過一絲苦澀：「但是這件事，我就要勉强，否則，你休想生離此處！」

「笑話……」

尹劍平霍地站起來，可是繼而一想，他却又收斂了怒容，看看藍衣人，他搖搖頭道：「由閣下談吐風度看來，你顯然並非作事莽撞之

人……」

藍衣人神色一寒道：「這件事與作事莽撞沒有什麼關係，你的身世，我一定要知道。」

尹劍平冷冷一笑道：「很有趣。」略一思忖，他頷首道：「好吧，既然你如此蠻橫，可見有恃無恐，我也正好一時技癢……」

藍衣人道：「你是說要與我動手？」

「不錯，」尹劍平道：「我們這就印證一下武功，分個强弱高下。」

藍衣人冷冷的道：「然後呢？」

尹劍平一笑：「這就簡單了，如果我技不如你，我對你有問必答，否則，你也一樣，如何？」

藍衣人那張白臉上，現出了兩道深刻的紋路，微微點頭道：「很好，就這麼辦。」

說了這句話，他霍地由位子上站起來：「那麼，你就出手吧。」

尹劍平自目睹對方之種種奇特情景之後，心中早已存想着要伸量一下對方武功如何，眼前難得有這麼一個機會眞是正合心意。

當下向前走了幾步，微笑道：「既然這樣，閣下就挑一個地方吧！」

「那可不必！」藍衣人冷冷的道：「這裏就很適合！」話聲出口，藍衣乍飄，捷若飛雲般已襲身而前。

尹劍平倒沒想到對方竟是說出手就出手，其勢如此疾快，心中猝然一驚，立卽就感覺到，隨着對方前撲的身子，一股絕猛的勁道，陡地將自己身形罩定。

藍衣人這種打法，無異「綑而殺之」，只以本身所練內悉元罡，一上來固定住對方手勢，隨後再待機出手，對方必無招架之力。

這種打法，顯然是一般高人橫施的伎倆。

無奈尹劍平早已由甘十九妹處習慣了這種打法，況乎這種打法，更是他對敵時喜用的方式，所以，藍衣人雖然功力深湛，却也未能得手！

就見尹劍平身勢霍地向下一矮，右掌向側面擊出一掌，這一掌功力精湛，便是將藍衣人所加諸的阻力，攻開一個破口，緊接着他身軀輕幌，輕若飛燕般的穿身而出，起落間已飛身七八尺開外。

藍衣人那麼奇快的一式出手，竟然會撲了個空，一雙瘦長的手雙雙落空。

這一出手顯然出乎他意料之外，不禁怦然一驚。

尹劍平把握住此一刻良機，倏地反手一掌，直向藍衣人背上兜了過去。

藍衣人顯然是絕頂聰明之人，一招失手之下，立卽就感覺到他會有此一手，頓時拍掌迎上。

兩隻手看來是一般的快速，只聽得「卜……」的一聲，已然迎在了一塊。

這種迎對方式，堪稱實力的一擊。

就在兩隻手掌甫一交接之下，整個石洞都似乎爲之震動了一下。

尹劍平與藍衣人兩個人先是木然不動，不過是極短的一刹，遂卽雙雙分了開來。

藍衣人往左，尹劍平向右。

這其間，藍衣人的身法，顯然透着特別，就只見他身勢倏地一個快挺，瘦削的身子，霍地拔起。

宛若飛雲一片，眼看着他騰起的身子，幾乎已經挨着洞頂，却又猝然落下，一起一落，眞有「鷹飛星墜」之勢，好快的身法。

尹劍平簡直沒有想到，對方竟然能在石洞裏施展這種身法，確是大出意外。

藍衣人這一式身法端的格式特別，大脫武林前人巢臼，觀諸他起身，貼頂，滾翻，下落，四式連而爲一，施展時渾然天成，一氣呵成，眞有高山流水之勢，大大的扣人心弦！

說時遲，那時快。

尹劍平根本不容抽招換式，已爲藍衣人一雙手掌拍在了背上。

藍衣人一聲冷笑道：「你輸了。」

只是未免出聲太早，三字未曾說完，忽然就覺出自己雙手微微一鬆，對方身子陡地向前一栽，却似怪蟒般的翻過身來。

藍衣人雙掌一錯，正待第二次攻對方面門，忽然就只見對方身子一矮，兩隻手作「十字擺蓮」似的向前一揮，休看這奇怪不成格式的一招，却有出乎意外的奇妙效果。

藍衣人原來作勢攻上的身子，驀地就像忽然遭遇到一種阻力。

他脚下由不住，一連向後退了幾步，忽然，身子再次掠起，改向尹劍平的身形右側面切進！

然而這一面較之前一面並沒有什麼兩樣。

藍衣人進勢極快，只是在對方莫測高深的封鎖之下，依然不能應心得手！

就只見尹劍平一手高舉，一手下沉。

這種看來稀鬆平常的招式，却蘊含着無窮的威力，藍衣人一經體會，登時吃了一驚，他進勢快，退勢更快，一進一退，快若旋風。

身形乍前忽後，「呼」的一個擰身，已倒折出丈許開外。

尹劍平由於多日來的細心領略，苦思窮索之下，已能大體上悟出吳老夫人的「草堂秘功」，這一次用以來敵擋藍衣人的招式，較之前些與甘十九妹對敵時又自有所不同，顯然已識得個中三昧！

藍衣人不啻大吃了一驚！

他挑動了一下長眉，滿臉驚訝的道：「咦，這些招式，是誰傳授給你的？」

尹劍平搖搖頭：「沒有人傳授。」

「那麼是你……」

「不錯，的確是我自己琢磨出來的。」

藍衣人將信又疑的愣了一下，忽然道：「對不起！」

嘴裏說着，他陡然轉了一個半圓的圈子，霍地自尹劍平背後側身快切而入。

尹劍平驀地身子半轉，拳掌前封。

這一掌，他貫足了眞力，因知藍衣人非同小可，是以不敢掉以輕心。

那裏知道他這一掌方自劈出，卽見藍衣人的身子滴溜溜一個打轉，眼看着對方瘦削的身子，有如一股輕烟似的拔空而起。

說時遲，那時快，在一天藍衫影裏，對方藍衣人陡然間像是變成了許多人，顯然是一種微妙的幻覺促使，只是任何人出此幻覺的一刻，都會感到別無主張！

尹劍平心裏一陣發慌，還不及轉念其他，只覺得兩肩上「叭！」的一聲，已爲對方兩隻手掌摟了個結實，緊摟着兩處「雲門穴」上一陣子發麻，遂卽動彈不得。

藍衣人進身快，退勢亦快。

就在尹劍平雙肩上一陣發麻之同時，倏地又恢復原狀，藍衣人却已飄出了丈許以外。

尹劍平心裏動了一下，才想到了是怎麼回事，一時臉色微變！

他奇怪的打量着藍衣人，冷笑的點點頭道：「我輸了，有什麼問題，你就問吧！」

藍衣人苦笑了一下：「不對，嚴格說，我們只能稱爲互有勝負。」

尹劍平搖搖頭道：「你這一手太妙了，老實說，我簡直就沒有能看清你的身子，不怕你見笑，我看見的是許多影子……」

藍衣人點點頭，得意的道：「當然是這樣，你可願意知道我這一招身法的底細麼？」

尹劍平奇道：「難道你會告訴我？」

「有何不可，」藍衣人微微一笑：「我方才所施展的那一式身法，乃是我窮畢生之力，所研習出來的三種身法之一，名叫『分身化影』，施展時必須要適應其時，巧妙的運用足心與兩肩上的力道，就像這樣……」

說時他猛的雙肩一搖，霍然間變成了三條人影，只是當尹劍平凝目認定，對方顯然只是孑然一身，「眞」與「不眞」，只在對方身形變化之一刹那！

藍衣人微微一笑道：「你可看見了？其實這只是一種巧妙的身法運用而已，主要在利用人們眼神的錯覺，把握住難能的千鈞一刹。」

微微一頓，他遂即接道：「你當然知道，致勝強敵的訣竅，常常只在彈指的一刹，誰能夠把握住這難能的一刹之機，誰也就可以說是贏了！」

尹劍平心裏好不欽佩，眸子裏情不自禁的現出了嚮往之色！

藍衣人看了他一眼，忽然嘆息一聲，轉過身來，走向一旁，默默無言的坐下來。

忽然間，他臉上浮現出一片傷感，却又像似遭遇了什麼想不通的疑難大故，總之，這一刹他像是忽然陷入了苦思境界！

尹劍平奇怪的看了他一眼，吶吶道：「你怎麼了？」

藍衣人輕嘆一聲，緩緩轉向尹劍平道：「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呢？」

尹劍平搖搖頭。

藍衣人吶吶道：「想你方才施展的那幾手身法。」

「我的身法？」

「不錯，」藍衣人慢慢的點了一下頭：「奇奧，高妙，匪夷所思，爲我畢生僅見。」

尹劍平冷笑一聲道：「那有什麼用，我還是輸了！」

藍衣人撩起眸子來，看了他一眼：「你可知道？其實你本來可以贏的。」

尹劍平微微呆了一下！

藍衣人苦笑道：「你也許不知道，方才你所施展的那些怪異招式，完全運用錯了！」

「運用錯了？」

藍衣人點點頭，遂即凄然一哂道：「你自己並不知道這個錯誤，能看出這個錯誤運用的人，只怕不多，也許只有我，而且也只有我會告訴你——」

藍衣人的眼睛在他臉上轉了一轉，又道：「你明白這個原因麼？天下最自私的人，就是我輩武林中人。」

說到這裏，他長長的發出了一聲嘆息！

尹劍平還在等待着他指出自己的錯誤。

藍衣人緩緩的道：「其實我也是一個自私的人，直到現在爲止，我還在考慮是不是應該告訴你，你不要奇怪，因爲我告訴你之後，你立刻就能反敗爲勝，我再想勝過你，可就不容易了！」

尹劍平道：「那你還是不說的好。」

藍衣人一笑道：「我還是告訴你吧！」

尹劍平道：「你爲什麼又改了主意？」

藍衣人冷笑道：「如果你以爲我是一個輕易放棄原則的人，那可就錯了，我所以對你特別好感，那是因爲我相信你是一個值得我相交的人！」

尹劍平微微一笑：「你眞的這麼認爲？事實上除了我的名字以外，你對我一無所知。」

藍衣人冷冷的說道：「我馬上就要認識你了！」

尹劍平心裏一動，這才想到方才雙方有言在先，自己既然已經敗在了他手上，按照事先的約定，對於他便該是有問必答，一時却是無話可說。

藍衣人看着他點點頭道：「你放心，我要知道的不多，但是你却要據實以告。」

尹劍平輕嘆一聲，說道：「誰叫我技不如你，你問吧，只要我能告訴你的，一定是知無不言。」

藍衣人道：「我已知道你名字叫尹劍平，據我所知，江湖上這一姓氏而又精於武技的人，似乎不多，在我印像裏，較爲有名望的似乎只有『黃葉劍客』尹雁翎，這麼一個。」

說到這裏，他話聲忽然頓住，面上顯然愕了一下。

尹劍平更是難以掩飾住臉上的驚惶！

四隻眼睛對看之下，藍衣人臉上帶出了一經希罕神態：「啊，告訴我，尹雁翎是你什麼人？」

尹劍平乍然聽見了屈死九泉之下父親的名字，一時禁不住激動十分。

他以十分懷疑的眼光，打量着藍衣人道：「你……你怎麼認識……這個人？」

藍衣人冷笑一聲道：「不要忘了，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告訴我，尹雁翎可是你的親人麼？」

尹劍平愣了一下，緩緩點頭道：「你算問對了人，尹老先生正是先父！」

藍衣人十分驚訝的看了他一眼，面現笑靨道：「這就不錯了，你們父子的確長得很像。想不到尹大哥身後竟然會留有如此神俊傑出的後人……唉！如果他地下有知，却也該含笑九泉了！」

尹劍平身子一震道：「你……你稱呼他老人家是大哥……莫非……？」

藍衣人輕輕哼了一聲：「令尊與我交非泛泛，你既然是他後人，當然聽說過與他交非泛泛的『三金鷹』，你可聽說過這三個人？」

尹劍平後退一步，驚詫的道：「你是說，有『金嶺三鷹』之稱的三位前輩？」

藍衣人笑道：「對了，就是這三個人。」

尹劍平又是一驚，那雙眸子，注向藍衣人：「足下…是……？」

藍衣人苦笑了一下：「我姓阮……」

尹劍平「哦—」一聲，道：「阮……莫非你老就是人稱的『金翅鷹』阮南…阮三叔？」

藍衣人緩緩點了一下頭，一時間眸子裏聚滿了淚水，瘦軀幌了一下，在一尊石座上坐了下來。

「不錯，我就是你阮三叔……」他喜極淚落的道：「金翅鷹……阮……南……這個名字，我已經近二十年沒有聽過了。」

尹劍平木然呆立了一下，再也掩不住內心的悲愴，他哽咽着叫了一聲：「三叔！」忽的撲倒就拜。

藍衣人抬起衣袖，擦了一下臉上的淚，含笑道：「這眞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我以爲今生今世，再也難以會見故人，想不到會遇見了你這個故人之子，起來吧，我們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

尹劍平叩了個頭，站起來道：「岳陽初見三叔時…我還小得很…後來隨父南遷，就再也不曾見過三位伯叔了，爹爹在世時每每談起三位叔伯，便不禁悲從中來…萬萬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荒山僻壤見着了你老人家……」

「金翅鷹」阮南道：「這就所謂的『人生何處不相逢了』！」

尹劍平凄然笑道：「爹爹在世時，常常談起三位前輩野鶴閑雲慣了，常因未能與三位叔伯聚首而深深遺憾，一直到他老人家身罹惡疾而終之前，還是對三位前輩念念不忘！」

阮南白皙的臉上，顯現出兩道痛苦的紋路：「這件事我當然聽說過了……哼哼，事到如今，莫非你還以爲你父親是死於『惡疾』？」

尹劍平倏地睜大了眸子。

「三叔的意思……莫非認爲……？」

「唉！」阮南長嘆了一聲道：「如果事到如今，你仍然以爲令尊是死於『黑斑』瘟疫，那可就太傻了…太傻了，只怕令尊在九泉之下，也不會諒解你的不孝與疏忽！」

尹劍平全身由不住起了一陣顫抖，對於父親的死，他焉能會不有此懷疑？然而却苦無明確的證據與頭緒！

聆聽之下，他情不自禁的深現一番傷感，當下緊緊咬着一嘴牙齒，恨聲道：「我爹的死，實在有很多可疑的地方，只是苦無頭緒，不瞞阮三叔說，這多年以來，我每一想起，就不禁痛心欲裂……只是你叫我向誰去傾訴？我又能懷疑誰？」

「金翅鷹」阮南冷森森的笑道：「這麼看來，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尹劍平直直的看着他：「阮三叔！莫非你知道關於我爹爹的……死因？」

阮南苦笑道：「我當然知道。」

尹劍平神色一震，頓時目射精光！

阮南冷笑道：「你不要激動，坐下來，我慢慢的告訴你…哼哼…可憐的孩子……」

尹劍平只覺得全身熱血沸騰，他雙掌緊握，在激動之中却能保持住鎮定。

「阮三叔，你說吧！」

「尹劍平，」阮南喚着他的名字：「也許你還不知道，在你父親故世的第二年，我大拜兄段神州也死了！」

「啊！段大伯，」尹劍平顯然吃了一驚！「段大伯也…故世了？」

「哼，」阮南冷冷的道：「和令尊一樣，從外表看來就和令尊的死狀一樣，是『黑斑症』，但是事實上，却不是的。」

尹劍平靜靜的看着他，不發一言，那雙眸子却閃爍着無比的堅毅忿恨！

「金翅鷹」阮南冷笑一聲道：「當時情形正與令尊一樣，人人都說他是死於『黑斑』瘟疫，只是却瞞不過你燕二伯！」

「金毛鷹」段神州；「金頂鷹」燕昭；連同「金翅鷹」阮南，這就是當年武林見重的「三金鷹」，也是尹劍平之父「尹雁翎」當年三位至交好友。

尹劍平微微點頭道：「燕二伯精通醫理，曾經懸壺濟世，這個我是知道的。」

「金翅鷹」阮南道：「不錯，如非是燕二哥爲人精細，細察究竟，段大哥的死因尚不易就覺察出來！」

尹劍平一驚道：「這麼說，段大伯莫非是爲他人所陷害？」

「當然是這樣。」

阮南那張削瘦的臉，忽然間變得毫無血色：「段大哥既經鑑定不是死於『黑斑症』，遂即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他是死於一種人世間罕見的奇毒！」

尹劍平情不自禁的點了一下頭，這和他的猜測完全脗合。

「於是，我和燕昭遂即細心的在死者身上搜索，終於找到了致死段大哥明顯的兇器！」

「是什麼？」

「一根細若牛毛的毒針。」

尹劍平一驚道：「一根毒……針？」

阮南凄慘的笑了笑：「若非是我够仔細，連段大哥一頭長髮都不曾放過，簡直無從發現，那根針長不過二寸，通體烏黑，細若牛毛，正正的插在段大哥頭頂亂髮之間，深入『天池』一穴，攻心之毒，就是這裏散播出去的……對方下手之毒，用心之巧，眞是莫此爲甚。」

尹劍平緊緊咬了一下牙，想到了父親與義父「東方杰」之死，今日才算「眞相大白」。

「阮三叔，你可知道，是誰下的手？」

「豈止知道？」阮南凄然笑了一下，看着尹劍平道：「你以爲我爲什麼會來這裏？」

尹劍平心念一轉，遂即點點頭道：「這麼說，你老莫非是被仇家所迫？」

「你說的不錯，正是這樣。」

「這個人是誰？」

「你不會認識的，」阮南吶吶的道：「她是一個女人，是一個美艷如花，心狠手辣的婦人。」

尹劍平陡然一驚，全身簌簌的抖顫了一下：「我知道了，莫非是人稱『丹鳳軒主』的水紅芍？」

「金翅鷹」阮南一驚道：「你怎麼會知道這個人？」

尹劍平一陣黯然，心裏反倒不如以前那麼激動了，對於「水紅芍」這個人來說，他的仇恨早已達到了「飽和」，稱得上「恨之入骨」，似乎所有的仇恨，簡直沒有一樁不是與她直接有關。

聆聽之下，他情不自禁的閉上了雙眼，心裏却忖思道：「又是妳—水紅芍—我們這個仇結大了，可眞是『死約會』不死不散了！」

睜開眼睛，他的臉色一片雪白，「金翅鷹」阮南的一雙眼睛，仍然盯着他。

「你是怎麼認識這個水紅芍的？」

「我並不認識她！」尹劍平慢吞吞的道：「只是，我却知道她，對她的一切知道的很清楚！」

阮南欣然於色道：「好極了，等一會你再告訴我關於她的一切。」

尹劍平冷笑道：「我爹爹與段大伯他們莫非與水紅芍結有宿仇？」

阮南怔了一下，道：「這個——」搖搖頭，他臉上現出一種頗爲爲難的神態，苦笑了一下，又道：「這些事……你是不會知道的！」

尹劍平冷笑道：「但是我却想得到的，阮三叔，有關我爹爹的死，請你實話實說！」

阮南道：「我當然要告訴你實話。」

他冷冷的接下去道：「這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候你父親曾經一度迷戀於水紅芍的美色，二人幾乎論及婚嫁，想不到水紅芍却又移情別戀，哼哼，事後我才知道，那個女人是個『水性楊花』淫婦，其實在她與你父親相交的同時，外面就還有許多面首，在此之前，我那段大哥也曾經是她可憐的玩物面首之一。」

尹劍平聆聽之下，默默不置一詞，這些話如果他聞自別人嘴裏，一定令他難以相信，但是出自阮南之口，却使他不得置疑。

阮南冷冷一笑道：「原來水紅芍這個淫蕩女人，有一個奇怪殘忍的怪癖，這也是我事後才知道的，那就是凡是曾與她有過肌膚之親的異性，在她厭棄之後，務必不留活口……她本人深精百家之毒，一經計陷，死者很少能逃離她的手去，你父親與我拜兄就是死在她巧妙安置的毒針之下的。」

尹劍平黯然垂首，仍是一言不發，他心裏情不自禁的想到了死去的義父「東方杰」，感傷着原來他也是水紅芍的面首之一。

這不禁又使他聯想到「岳陽門」已死的長老——「一鷗子」冼冰，……這些人無不是名重一時的知名俠客，想不到竟然俱都先後爲水紅芍美色所迷，最後落到萬刼不復的可悲下場，水紅芍這個女人，可眞是一個可怕的魔鬼，一定具有某種使得男人不可抗拒的魅力，否則絕不會使得這麼多的有爲之士；爲她神魂顚倒，趨之如鶩的視死如歸！

阮南追憶着過去一段痛心的往事，繼續道：「我與燕二哥發覺了那根使段大哥致死的毒

針之後，經過燕二哥的細心察證，終於斷定仇人即是那個當時艷驚天下的水紅芍，爲此，我就與燕兄聯手找到了當時她所盤踞的鳳凰山！」說到這裏，他忽然定下來，臉上現出了一片淒苦之色！

「水紅芍一身武功，我們當然不敢輕視，所以事先找與燕兄練習了幾手的絕招，決心要將她斃命手下，那裏想到事情竟然完全出乎我們意外！」

阮南臉上浮現出一片痛苦：「我們找到了鳳凰山，費盡了心機，才見着了水紅芍這個賤人！」

尹劍平抬起頭吶吶道：「她可承認，是她下的毒手？」

阮南點點頭：「承認了，即使你父親的死，她也坦承是她下的毒手！並說了剛才我所說的原因，我與燕兄忍無可忍之下，當時就與她動起手來。」

尹劍平沉沉的道：「水紅芍深精毒術，二位前輩可曾事先留意，有了準備？」

阮南苦笑一下道：「你說的不錯，我們怎麼會忽略這一點，只是雖然如此，仍不免着了他的道兒——」

「怎麼？」尹劍平一驚道：「她莫非對你們二人也施了毒？」

阮南默默點了一下頭，苦笑道：「賢姪，你可曾聽說過一種叫做『七步斷腸紅』的劇毒麼？」

尹劍平冷笑了一聲，心裏忖着：你可眞問對了人了，只怕再沒有一個人，能够比我對這劇毒的印像更深了。

聆聽之下，他默默的點了一下頭：「我知道，這是一種借着空氣可以散播的劇毒！」

阮南驚異的看了他一眼，點頭道：「——你果然對她知道的很清楚，只可惜當時我與燕拜兄對於這種毒的認識一無所知……燕拜兄竟然首當其難，着了她的道兒，橫屍荒野——」

說到這裏，他苦笑了一下，眸裏閃爍出一片淚光！

尹劍平驚的呆住了。

他簡直難以計算，有多少人死在水紅芍的手上，最使他痛心疾首的是，這些所死的人，幾乎每一個或多或少的，都與他直接或間接的有着密切的關係。

聆聽至此，他不由自主的細細數着每一個死者的名字，以及與自己的深切關係，一時間，只覺得整個軀體都爲之痲木了！

阮南道：「你在想什麼？」

尹劍平一驚，苦笑着搖搖頭不發一語。

阮南才道：「……燕二哥死得好慘，七孔流血而亡，是我一時心靈，閉住了呼息，一番睹鬪之後，總算命不該絕，而意外的逃得了活命！」

尹劍平吶吶道：「然後你老人家就匿居到這裏來了？」

阮南搖搖頭，說道：「那是一年以後的事了——」

他深深的又嘆息了一聲——

「是我鍛羽而返，不意那個婦人却是放我不過——」他回憶着這段往事，慢慢的道：「那一天——也就是我返回的第五天，當我方自把燕二哥的屍身裝殮埋葬好之後，忽然水紅芍率領她得力的兩名女弟子找上門來——」

尹劍平心裏一動，道：「兩個女弟子？三叔可知她們的名字麼？」

阮南點點頭道：「我當然記得，他們二人，一名金妹，一名銀妹，武功都非常了不起，的確得了那個妖婦眞傳，我當時率同十二門人，倉促應戰，不想這一次敗得更慘！」

尹劍平已經猜出了這一次悲慘的結果——不忍卒聞的低下了頭。

「金翅鷹」阮南冷冷一笑：「結果，十二名門人先後伏誅，山舍火焚，被燒得片瓦無存，而我竟然又意外的逃得了活命！」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命運，倒似乎與他有幾分相似！

阮南頹喪的道：「經此一戰之後，我更發覺到這個婦人的厲害，憑我當時武功萬萬不是她的對手，她既決心要制我於死命，我的性命確是堪憂，果然隨後的半年時間，我無時無刻不在驚險之中，這才促使我遠遁塵世，來到這裏苦心練功——」

他那雙眸子，幾乎同尹劍平一樣的浮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陰沉——

只有在身心飽受折磨之後，才會有那種的眼神！

四隻眼睛淒涼的互相對視着。

誰也不再多說一句話，任何的一句話，都會嫌得太多餘，彼此固然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即使復仇的意志與「九死一生」的求生過程也極其相彷！

甚久之後——

尹劍平微微一笑，含蓄着幾許愴懷道：「三叔你在這裏住了多久？」

「記不起來了！」阮南搖着他亂髮蓬鬆的頭：「總有十幾快二十年吧！」

微笑了一下，他繼續道：「山居無歲月，每天，我只是相同的練習着例行的功課，所吃的無非黃精首烏，野果山桃，日久天長，竟然收到了輕身益氣之功——那一年，我無意之間，發覺到了這座石洞，發覺了洞裏的溫泉，更悟出了沐浴健身之功，我的功力進展更有一日千里之勢！」

說到這裏，他那雙眸子直直的看向尹劍平道：「……直到今天看見了你，才像是忽然有所感，而使我體念到我的存在……你是我這多年以來第一次所看見的人，巧的是，竟然會是故人之子！」

他慢慢收攏起那雙眸子，收成了兩道細縫：「看見了你，使我想起了人生，往事，也使我記起了『仇恨』……我——今天眞是一個太不平常的日子……」

尹劍平感慨的道：「我眞羨慕你——我想一個人最快樂的事，莫過於脫離現實，生活在一個完全沒有束縛的環境裏，就像三叔你這個樣！」

「你說的不錯！」阮南冷笑了一聲：「但是對於我來說，很可能這一段日子已經成爲過去——」

「爲什麼？」

「因爲看見了你！」

他那蒼白的臉上，忽然現出一些怒容：「看見了你，就使我不禁想起了你的父親，就不禁觸及了我的刻骨銘心的仇恨！」

尹劍平冷冷一笑道：「阮三叔，你這些話我不便苟同，難道你沒有看見我以前，就能忘得了加諸在你身上的那些仇恨？」

阮南吶吶道：「起先我忘不了——但是後來，尤其是近幾年來，我確是忘了！」

一面說，他把那張痛苦的臉，深深埋在自己的一雙手掌心裏，甚久，他才抬頭來——

「……這麼多年以來，每日無時無刻與自然相依，盡觀山川流水，野鳥山花，仰看明月繁星，上體天心，深深感受着自然界的美好，而一切違背自然的內在外在因素，都是痛苦的源泉，漸漸的，我不再去回想那些已經過去了的事……這樣我過得極是愜意自然！」

他是那麼的落寞，在他訴說到這裏時，忽然臉上現出了前所未見的愁容，似乎所有的快樂，在這一剎間果然離他而去，不再回來了。

尹劍平心裏一陣黯然！不禁垂下頭來。

——他忽然發覺到，自己果然是個「不幸」的人，凡是與自己接交的人，簡直沒有一個能得到好的收場，以往的斑斑血漬往事，一幕幕的由眼前掠過，那麼多的血……那麼多的死人……

尹劍平想到這裏，只覺得心血翻湧，像是有一種要嘔吐的感覺！

——他用着幾乎含有「歉意」的眼睛，注視着面前這個父執輩的長者，心內的「自責」更是無能自止。

剝奪個人的快樂，似乎比剝奪個人的生命，尤其更爲殘忍——

準此而觀，自己又爲何能予對方以補償？天底下，又有什麼東西的代價能够補償一個人失去的「快樂」？

看着看着，他眸子裏淌下了熱淚！

此番傷感，更要較諸以往那幾次目睹「死亡」更爲深切，——畢竟他的智慧已經更趨成熟，更何況他所具有的那種「靈性」，却是一般人所沒有的。

人的「悲哀」常常取決於那個人所具有的「靈性」深淺，靈性越多的人，其痛苦越甚——直到有一天，人性能够衝開「天性」的束縛，也就去仙不遠，那一天似乎才能談到「快樂」的來臨！——

是以，在你未能成爲「仙人」之前，即使你是一等的超人，却都未能免除煩惱與痛苦的侵襲！

他好像剛剛才想這一個有關「仙人」的故事——

眼前的這個「阮南」，幾乎已經是他想像中的「仙人」了，是自己的雙手，把他由仙境之中又拉回到了「凡世」，因此他才又感覺到做爲一個「凡人」的痛苦……

× × ×

阮南由他的舉止沉思裏，忽然發覺到這個年輕人的大異尋常——從而對他產生了好奇！

「尹賢姪，你的心裏，爲什麼也充滿了仇恨？」

「因爲我的遭遇，遠比你更爲淒苦！」尹劍平苦笑了一下：「却沒有三叔你的修養與度量！」

阮南吶吶道：「大海有盡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爲心，賢姪—你能够體會這首詩的涵意麼？」

尹劍平怔了一下，重覆道：「大海有盡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爲心——」

一陣黯然襲上心頭——什麼人作的這首詩？什麼人有這等心境修爲？這等超凡入聖的魄力豪情？

——他的感觸，又豈止是區區「欽佩」而已！

阮南看着他道：「你能作得到麼？」

尹劍平頹然的搖搖頭，心裏再次的襲起了一陣悲哀！

阮南一笑：「我也作不到。」

他嘆了一聲，接下去道：「但是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此胸襟！可惜我失敗了！」

尹劍平道：「你仍然可以保持你原有的生活方式，復仇的事三叔你可以交給我。」

「交給你？」

「因爲我們的目標對像是一致的。」

阮南忽然挑了一下長眉：「唔——我幾乎忘了這一點……只是你有把握麼？」

尹劍平冷冷一笑：「有沒有把握，我都必須一試，因爲我別無選擇！」

阮南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尹劍平搖搖頭，無可奈何的道：「因爲我還沒有死！」

看了阮南一眼，他加以補充的道：「——雖然活着沒有死的人，到處都是，但是只有我一個人有復仇的義務！」

阮南似懂非懂的看着他——

尹劍平苦笑一下道：「你當然不明白，因爲我活下去的意義，是要爲無數人復仇！」

阮南皺了一下眉：「無數人……？」

尹劍平點點頭，面上現出一片戚然，這一剎間，他腦子裏閃爍過無數條人影——

這些人包括父親「尹雁翎」，義父「東方杰」，岳陽門的長老「冼冰」，掌門人「李鐵心」，「雙鶴堂」的堂主「米如烟」，拜兄「晏春雷」，再下去是積翠溪的「吳老夫人」，以及岳陽門滿門上下……

這麼多的人，這麼多條命！

一剎那，他只覺得眼前一片鮮血，無數呻吟，——這麼多屈死的寃魂，團團圍繞着他，數十雙鬼眼，更像是無數支冷箭，一支支都射扎到他的內心深處——他再也支持不住，長嘯一聲，奪門而出，直向着山嶺上，狂馳疾奔而去！

× × ×

夜——

孤燈——

石洞——

搖曳的人影——

風聲，狼吠，林木的蕭蕭聲……

一切的總和，幻化成此一刻的落寞，悲傷，無情與單調——「話」談得够清楚了。

尹劍平再一次的揭起了自身的傷疤，把過去所經歷的一切，點點滴滴，事無巨細的都暢訴了出來——只是瞞下了片段不可告人的兒女之私——

「金翅鷹」阮南豈止吃驚，他簡直「震驚」了。

兩個人，面對面，各踞一角，默默的對看着！

很久，很久，阮南才似由夢中驚醒一般，他眨動了一下眸子，輕嘆一聲，又搖搖頭——

他還是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

又過了好一會兒，他才點點頭，說道：「奇跡！」

擦起那雙深邃的眸子，盯向壁角的尹劍平：「我是說，你能够活到現在而沒有死，的確是奇跡——」

「當然！」他立刻接下去道：「事實上，在你經過了這些之後，你已經不會再死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一個人在經歷過這一切之後，已經成爲不死之身！」阮南由衷的嘆息着：「因爲你已經學會了保護自己不死的方法——任何人已無奈你何！」

尹劍平苦笑着搖搖頭：「阮三叔，你是沒有見過那個姑娘，不知道她的精明幹練——」

「我現在已經知道了！」阮南道：「聽了你這番詳細的描述，我對於這個甘十九妹已經瞭解的够清楚了，她果然是一個武林罕見的姑娘，我想，即使當年的水紅芍復出，亦不過如此！」

尹劍平冷冷的道：「如今最使我担心的還不是她，而是她師父水紅芍，我想她就快要到了！」

阮南微微一笑：「一個人種的什麼，必定會收什麼，水紅芍早年多行不義，此番報應她也逃不脫的，尹賢姪，你用不着担驚受怕，對付這個女人，我可比你有經驗多了，我窮其心智所研究出來的三種手法，老實說，就是準備對付她的。」

尹劍平一怔道：「可是這二十年來，三叔你不會離開過這座蟠龍嶺呀！」

（未完）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楚小楓在船艙中制服以柳烟爲首的一羣敵人後，脅令放出周橫，紅牡丹等人，柳烟似是想拉攏楚小楓等人爲己用，如言下令放出周橫等人，然後要求楚小楓往見她的首領，楚小楓恐蹈陷阱，拒絕後率衆離船，他們一行走至半途，突遇巫山雙煞攔擊，說要殺下楚小楓頭顱，成方，華圓兩劍童與鬥，久久不分勝負，雙煞中老二知難，勸老大罷手回去，老大搖首，說是來此前所飮的那杯藥酒，在天亮前如未能取得楚小楓項上人頭回去，藥性就會發作，老二皺眉說，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咱們——

義感巫山煞　理折快刀人

老大道：「迫咱們死。」

老二道：「咱們死了，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老大道：「好處大了。」

這才是楚小楓要知道的事，立刻凝神傾聽。

巫山雙煞老大歎息一聲：道，「咱們死了，會使咱巫山姥姥動火……」

老二接道：「這個我知道，但殺咱們的不是楚莊主啊！」

老大道：「嫁禍，他們早就佈置好了，而且，很快就會把這消息傳上巫山神女峯。」

老二道：「其實，楚莊主，並沒有意殺咱們，這件事，得想個法子，讓姥姥知道，唉！叫他們嫁禍之計，雖以得逞。」

老大苦笑一下，道：「現在就算是他們肯放，咱們也沒有辦法把消息送到神女峯去，因爲，咱們的生命，只有幾個更次了。」

楚小楓覺着不能再不管，向前行了兩步，接道：「兩位，如若肯相信在下，咱們不妨商量一下。」

老大道：「商量？……」

楚小楓道：「對，譬如兩位身中的奇毒，也許咱們可以幫兩位解去，或是兩位有什麼未完成的心願，咱們也可以代兩位完成，不過，這其間，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老大接道：「什麼條件？」

楚小楓道：「說實話，需知一句謊言，可以誤了很大的事！害了兩位，也影响了我們。」

老大沉吟了一陣，道：「在下邢重，三十年前，被巫山姥姥收服，護守神女峯神女府第，這數十年過的太安定了，不但把武功丟了下來，做人也變的十分懶散，但我們仍然在夜郎自大，還認爲是三十年前，任我橫行的江湖形勢……」

楚小楓輕輕咳了一聲，打斷了邢重的話，道：「邢老大，這些事不談了，在下想知道，你們怎麼忽然間離開了神女府，跑到襄陽來，殺我們？」

邢重苦笑一下，道：「這也是姥姥一番好意，看我們兄弟守護洞府三十年，未離開過一步，特命我休閑三個月，下山遊玩一番，想不到遇上了昔年一位老友，被他在酒中動了手脚，迫我們到此截殺閣下，唉，一則，咱們兄弟，還是三十年前自負的那股傲氣，覺着還不是一件太難的事，二則，咱們的生命受到了威脅，所以，就一口答應了下來。」

楚小楓道：「原來如此，兩位是受人利用了。」

邢重道：「固然是兩位小兄弟武功高强，使咱們目的難達，但最重要的還是，咱們想過了這件事，越想越覺不對，三十年巫山靜息，殺心已消，野性已馴，也瞭解是非道理，就算我們毒發身亡，也不該無故的來找閣下。」

楚小楓道：「兩位有此善念，在下非常感激。」

邢重道：「和莊主兩個從人交手之後，在下已經感覺到，他們對在下兄弟是一種謀害。」

楚小楓道：「哦！」

邢重道：「他們可能早知道，我們不是莊主的敵手，拏我們兄弟兩條命，只是拖巫山姥姥出山罷了。」

楚小楓雖不大知道巫山姥姥是何許人物，但見邢重神色間的尊敬，此人定非小可，當下說道：「巫山姥姥，武林前輩，豈是容易受矇騙的。」

邢重道：「他們佈置很精密，如非我們兄弟及時勘破他們的陰謀，極可能眞的死傷於莊主的手中，那自然是他們的心願了。」

楚小楓道：「幸好兩位及時瞧出他們的陰謀了。」

邢重道：「瞧是瞧出來了，只是，我們已無法把這消息傳回巫山了。」

楚小楓道：「兩位身中之毒，不知是否有解救之法。」

邢重道：「如若能見到姥姥，相信我求她可以解去毒性，問題是現在，我們根本沒有見到她的機會了。」

楚小楓道：「邢老大有何主意，只要我們能辦，必將全力以赴。」

邢重道：「我們是死定了，但死也不能使他們達到心願。」

楚小楓道：「如何才能破壞他們的陰謀，不使巫山姥姥誤會我們。」

邢重低聲說道：「老夫告訴你一件隱密，日後見到姥姥時，說出來，她就會相信你的話了。」

楚小楓道：「在下洗耳恭聽。」

邢重用極低微的聲音，說出了一個隱密，那聲音低的只容許楚小楓一人聽到。

楚小楓點一點頭，說道：「在下記牢了。」

邢重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楚莊主，你年紀太輕，老朽却已行將就木，我們之間，有着一段很長的年齡距離，老朽不瞭解你的出身，也不瞭解你的爲人，但剛才和閣下兩個劍童交手之後，咱們知道了一件事情。」

楚小楓道：「什麼事？」

邢重道：「你們都是極有成就的年輕高手，僕童如此，主人可想而知了，這證明了代代相傳的武功，越來越精進了，使人興起了靑出於藍的快慰……」

語聲頓一頓，接道：「不過，年輕人，都犯了一件通病，那就是有些驕狂。」

楚小楓道：「哦！」

邢重道：「不要小覷神女府，巫山姥姥的一身成就，實已到登峯造極之境，手下十二女神，也都各有成就，一旦造成了衝突，那將是不堪收拾之局。」

楚小楓道：「我們謹愼從事。」

邢重道：「但是謹愼還不够，最重要是謙虛和忍耐，巫山姥姥性如烈火，這件事，既然牽扯上了你們，早晚會找到你們頭上的，不管事情是否和你們有關，初見面時，那一陣暴急的責罵，却是必然會發生，如若你楚莊主的忍性不够，雙方就會立刻造成衝突，兵刃無眼，雙方一旦動上了手，難免會造成傷亡，那就根本沒有你說清楚事情的機會了。」

楚小楓道：「多謝指教，在下會小心應付。」

邢重道：「不但是你，還要嚴厲約束你的手下，千萬不可毛燥從事。」

楚小楓點點頭道：「我都記下了。」

邢重道：「好！咱們這厢告辭。」

楚小楓道：「兩位的身上毒傷？」

邢重道：「不要緊，你只要記住，巫山雙煞，拏了兩條命，換來了貴組合避免和巫山姥姥衝突的機會就行了。」

一轉身，接道：「老二，咱們走！」

兩個人，施展開輕功身法，幾個飛躍，已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見。

望着巫山雙煞遠去的背影，楚小楓才緩緩說道：「王平，周橫。」

兩人應聲而至，一躬身，道：「公子吩咐！」

楚小楓道：「聽說過巫山姥姥這個人麼？」

王平道：「聽過，她名氣很大，但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楚小楓道：「哦！她是好人，還是壞人？」

王平道：「這個，在下就無法評下斷語了。」

楚小楓道：「怎麼說？」

王平說道：「她很少在江湖上出現，也未聽過她有什麼惡跡，從不和武林中人

物來往，巫山神女門作事，一向是獨來獨往。」

楚小楓道：「她們遺世孤立，不和武林同道來往，未必就是壞人。」

王平道：「但他們也不能算是好人，巫山姥姥在江湖上，名聲傳了數十年，但却從沒有聽說過他們作過一件有益世道人心的事。」

楚小楓道：「這我就明白了。」

回顧了成方，華圓一眼，道：「你們能不能找到一條船。」

成方道：「能。」

楚小楓又道：「不要有標識，記號的船。」

成方道：「是。」

楚小楓點頭一笑道：「你們也會水裏功夫了。」

成方道：「我和華圓都練過，四英的水裏功夫，更是高明。」

楚小楓道：「那就更好了，我想，咱們應該暫時住在船上。」

王平不會水，一聽說要住船上，心中已有了三分畏懼，急急說道：「公子不是要追查敵人踪跡麼？」

楚小楓道：「他們組織太嚴密，咱們要找他們可不容易，只好想法子讓他們來找了。」

王平道：「公子，他們已經有不少人現了身，只要咱們略施手段……」

楚小楓道：「你是說用刑逼供麼？」

王平道：「是！有些人，一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楚小楓道：「我們在闖蕩時刻，就是要作幾件震動人心的大事，有時間，手段嚴厲一些，也是無可厚非的事，不過，就算把他們零割寸剮了，他們也無法說出內情來。」

王平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因爲，他們就根本不知道。」

王平輕哦了一聲，說道：「公子，他們……」

楚小楓歎息一聲，接道：「到目前爲止，咱們遇上的敵手，似是景氏兄弟，和那乘篷車的姑娘，才算是他的人，也許從這三人口中，可以問出一些內情來，其他的人，不論咱們施展什麼手段，都無法問出內情，嚴刑逼供，反而可能使咱們淪入另一個陷阱之中。」

王平道：「公子，小的有些不明白，就算他們眞的不知內情，也無法把咱們推入一個陷阱中。」

楚小楓道：「他們可能知道一些內情，但那是早已設計好陰謀，早經設計，自然是佈置的很嚴密，咱們只要聽到了，就可能相信。」

王平道：「這也不是什麼難事，咱們分開拷問幾個人，幾下的一對照，豈不是就可以瞭解了麼？」

楚小楓道：「既是早已計劃好的事，自會異口同聲了。」

王平默然不語，臉色却是一片佩服之色。

細想楚小楓的話，實是大有道理，試想已然數度和强敵接觸，但現在，還沒有弄清楚敵人是什麼來路。

楚小楓揮一揮手，道：「成方，你去吧！」

成方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楚小楓低聲道：「王平，你和華圓跟在他後面。」

華圓道：「小的也去了，不是沒有人侍候公子了。」

綠荷道：「華兄弟儘管請去，公子自有我們侍候。」

王平，華圓，快步而去。

楚小楓迅快的行入了一棵大樹下的陰影之中，笑一笑，道：「綠荷，黃梅，紅牡丹，你們都是老江湖了，怎麼會着了人家的道兒？」

綠荷道：「說起來，實在有些可怕，咱們的敵人不但神秘，而且，他們的人才太多，我們雖然很小心，仍然被他們套住了。」

楚小楓說道：「我很想知道，事情的經過。」

綠荷道：「一個不起眼的老頭子，由我們身前走過去，我們聞到了一陣怪異的香味，等我們有所警覺時，已然失去了主裁自己的能力。」

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道：「當時，你們還清楚吧！」

黃梅道：「沒有完全失去知覺，但我們一切都在人操縱之下，至少，失去了十之七八的知覺能力，只知道聽人之命行事了。」

楚小楓道：「聽人之命行事，你們既然失去了知覺，爲什麼還知道聽人之命行事？」

黃梅道：「是，我們雖然失去了知覺，但內心却有着種指導我們的東西。」

楚小楓心頭震動，道：「一種指導你們的東西，什麼東西？」

黃梅道：「那好像是一種很奇怪的香味，那種香味，使我們在迷茫中，遵從着它。」

楚小楓道：「妳們能不能記憶起來，那是一種什麼樣子的香味？」

黃梅道：「三妹，能不能記起來？」

紅牡丹道：「好像是一種很純的淸香，像桂花一樣。」

楚小楓道：「像桂花一樣，沒有弄錯麼？」

紅牡丹道：「大概不會錯吧。」

楚小楓道：「妳那時神智暈迷，縱然有點記憶，只怕也不會太淸楚了。」

紅牡丹道：「這個麼？小婢也不敢和公子爭辯，那時，雖然是有些神智不淸，事後，就算全心全意去想，也是覺得記憶上糢糢糊糊。」

楚小楓道：「如若現在，還有同樣那種香味，使你們聞到，是不是，可以分辨得出來？」

綠荷道：「這一些，大概可以分辨得出來，我們雖然失去了神志，但却只有一件事，比較有些記憶，那就是那種香味，是我們唯一能够記憶的。」

楚小楓道：「這可能就是下五門中的

迷魂藥，它雖然不登大雅之堂，但用起來，確也是有效的很。」

綠荷道：「小婢仍有一件事，想請教公子，不知道是否可行？」

楚小楓道：「妳們先說說看。」

綠荷道：「我們姊妹，對江湖上的鬼祟手段，知道很多，但我們答應了公子，要從新作人，所以，我們不敢輕易的施展，這要公子答應才行。」

楚小楓一哦，道：「哦，妳們都會些什麼？」

綠荷道：「下迷魂，裝釘子，我們都會，只是不敢用。」

楚小楓道：「下迷魂藥，我知道，但，裝釘子是怎麼回事？」

綠荷，黃梅，紅牡丹，同時伸手掩口一笑。

楚小楓道：「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難道，還有不可告人的地方麼？」

綠荷道：「那倒不是，只是這種事，說出來，只怕公子見怪。」

楚小楓道：「不要緊，你們說吧！至少，你們要我同意，是麼？」

綠荷道：「其實，說穿了一點也不希奇，就是我們在他的床上，衣服，安裝一種毒針，我們稱它叫裝釘子。」

楚小楓道：「這種事，我也未曾聽過，不過，你們遇上了細心的人，只怕很難得手。」

綠荷道：「公子，裝釘子這一套方法，在江湖上，並不流行，因爲，它的過程太複雜。」

楚小楓道：「哦！」

綠荷道：「但我們三姊妹，却是大行家，過去在江湖上，有不少人栽在我們手中。」

楚小楓道：「妳們能不能够說得詳細一些。」

綠荷道：「二妹，你對此道，最爲精通，詳細的告訴公子吧。」

黃梅道：「那是小巧的鐵筒，或是竹筒，在裏面裝上毒針，可以用絲繩牽出很遠，由人控制，所以，用一種計算過的絲綫，控制內部的機簧，一旦那絲綫超過了一種負荷，絲綫已斷，筒中毒針就彈射而出。」

楚小楓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黃梅道：「那機簧力量不大，所以毒針射的不遠，但却取其小巧。」

綠荷道：「二妹精於此道，可以就地取材，使人防不勝防。」

楚小楓沉吟不語。

他雖然明白黃老帮主和排敎敎主，把精銳的部屬，交到他手中的用心，要他隨意闖蕩，但他究竟是正大門戶中人，要他施用這等手法，心中究竟有些難以決定。

綠荷輕輕呼一口氣，道：「公子不同意麼？」

楚小楓嘆一口氣，道：「好吧！妳們既是技有專長，我就答應你們，咱們這個組合，雖然沒有什麼戒規約束，但至少要遵守武林中道義二字，這些手段，不許對正大門戶之中人施用。」

綠荷說道：「這一點，小婢等可以作到。」

楚小楓點點頭。

三女互相望了一眼，齊齊躬身一禮，道：「多謝公子。」

楚小楓笑一笑，道：「我答應妳們，但約法很嚴厲，希望你們不要作錯了。」

綠荷道：「小婢等自然會小心從事，如若有什麼錯誤，願受公子處罰。」

楚小楓道：「受什麼處罰。」

綠荷道：「公子如何處罰我們，我們都會接受。」

楚小楓道：「好！這是妳們說的。」

這時，突然傳來了一聲輕嘯。

楚小楓一皺眉頭，道：「你們守在這裏別動，我去瞧瞧。」

話出口，人已飛躍而起，直向前面射去。

綠荷低聲說道：「二妹，三妹，快些散開，嚴加戒備。」

黃梅，紅牡丹應了一聲，迅快的轉過身子。

這時，周橫突然一吸氣，身子直挺挺的向上升起。

右手一探，抓住一枝樹枝，身子一翻，人已隱入濃密的樹葉之中。

就在周橫剛剛隱好身子，一條人影，已然疾如流星般飛奔而至。

那是個一身銀白衣服的老人。

夜間行動，大部穿着深色衣服，以便隱藏行踪，這人，却偏偏穿了一身銀白衣服。

黃梅一抬手中長劍，冷冷喝道：「站住。」

她喝叫的聲音很大，黑夜中，傳出老遠。

那銀衣老者輕輕吁一口氣，道：「小女娃兒，妳是在跟老夫說話麼？」

黃梅道：「不錯。」

銀衣老者冷哼了一聲，寒聲說道：「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你可知道老夫是誰麼？」

黃梅道：「不認識。」

這幾年來，她們隱居萬花園中，很久未在江湖上走動了，對這銀衣老者，確然有些陌生。

銀衣老者冷冷一哼，說道：「妳們連老夫都不認識，那眞是白白在江湖上走動了。」

黃梅道：「咱們本來就是初出江湖，用不着說謊言欺騙什麼。」

銀衣老者冷聲道：「老夫殺人，一向先敎後誅，你們既不知老夫是何許人，定是無名小卒，看來又要多費老夫一番唇舌了。」

黃梅道：「大費一番唇舌？」

銀衣老者道：「不錯，老夫先要告訴你們，我是何許人，我殺人的手法如何，然後，還得敎訓妳們一頓，豈不是大費唇舌麼？」

殺人竟然要如此費事，簡直是聞所未聞。綠荷哦了一聲，道：「再然後呢？」

銀衣老者道：「再然後麼，老夫就出刀殺了妳們。」

綠荷笑一笑，道：「好吧！我們先洗

耳恭聽。」

銀衣老者輕輕咳了一聲，道：「你們聽着，老夫姓簡，簡單的簡，雙名飛星，一飛冲天的飛，星月爭輝的星，江湖上給老夫起了一個外號，叫作刀過無聲。」

黃梅心中忖道：「這個老頭子，似乎是很愛說話，倒要逗逗他多說幾句，反正拖延時間，對我們有益無害。」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原來是簡老前輩。」

簡飛星道：「嗯！」

黃梅道：「老前輩爲什麼人稱刀過無聲呢？」

簡飛星哈哈一笑，道：「女娃兒，問的有趣，問的有趣，老夫如是不告訴妳們，只怕妳們這種初入江湖的女娃兒，也無法知道這些隱密。」

黃梅道：「是啊！咱們正要請教！」

簡飛星道：「老夫的刀太快，刀過人亡，連聲音也來不及叫出來！」

黃梅道：「原來如此。」

簡飛星道：「現在，老夫已經說明了自己的身份。」

黃梅道：「我們聽得很清楚。」

簡飛星道：「現在，妳們給我聽着，老夫要教訓你們了。」

綠荷笑道：「好吧！咱們在仔細的聽着。」

簡飛星道：「老夫年過花甲，德望俱尊，妳們不過是幾個小女娃兒，老實說，妳們三個加起來，也未必有老夫這個年紀，但妳們竟然對老夫無禮。……」

紅牡丹接道：「沒有啊！我們一直對你很尊敬。」

簡飛星怔了一怔，道：「那是現在，剛才，你們對老夫那裏敬重了。」

紅牡丹道：「是啊！我們過去，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如何去尊重你，現在，我們知道了，自然對你敬重了。」

簡飛星道：「哦！這也有理。」

紅牡丹道：「所以，你就不能殺我們了。」

簡飛星皺皺眉頭，沉吟不語。

綠荷心中暗暗忖道：「這老人如是存心殺我們而來，就算我們說破了嘴皮，他也不肯干休，如不是對方的殺手，這老人倒也不失一位正人君子，倒要用點手段，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簡老前輩，你德望俱尊，自然也應該講理了。」

簡飛星道：「對呀，老夫一向講理得很。」

黃梅道：「是啊！你老前輩教訓我們，我們垂首聆教，從未反口。」

簡飛星道：「可是，老夫已經說過了要殺妳們，總不能說了不算。」

紅牡丹道：「你只提一句罷了，想來總不會眞的殺我們。」

簡飛星道：「這個，老夫說話一向認眞。」

綠荷道：「老前輩，你如要講理，就該知曉實在沒有殺我們的理由。」

黃梅接口道：「除非，你不準備講理了。」

簡飛星道：「老夫一生講理，怎會不講理呢？」

黃梅道：「你如講理，那好極了，我們三個小女娃兒，加起來，還沒有你年紀大，最重要的，我們三個姐妹，都很敬重你，你想想看，你如何還能殺我們。」

簡飛星道：「這個麼，這個麼，叫老夫好生爲難了！」

綠荷道：「你有什麼爲難之處？」

簡飛星道：「老夫的爲難之處，豈是你們能够知曉的。」

綠荷道：「就是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才要請教。」

簡飛星道：「唉！老夫不能够告訴你們。」

君子可以欺之以方，這個人，實在是很君子，所以，他在三女稍用心機之下，逼得他無法應付。

紅牡丹輕輕歎息一聲，道：「老前輩，你是否奉了別人之命，來殺我們的？」

簡飛星道：「胡說，老夫豈是聽人之命行事的人。」

黃梅道：「三妹，人家簡老前輩德望俱尊，是何等高貴的身份，怎麼會是聽人之命的人！」

簡飛星道：「當今武林之中，確是很少有人能够命令老夫。」

黃梅道：「說的是啊！咱們也覺着老前輩不是隨便聽人之命的人。」

簡飛星道：「說的也是。」

黃梅道：「老前輩，我們三姊妹也難得見到你老人家，今夜有幸遇到，希望你老人家給我們一點紀念。」

簡飛星道：「紀念，什麼紀念？」

黃梅道：「老前輩，這個，咱們就不便要求你老人家了，你自已決定吧。」

簡飛星道：「要老夫決定，老夫能決定什麼呢？」

黃梅道：「譬如說吧，你老人家看我們不太討厭，又一個個嫻靜美麗，你傳我們幾招不傳之秘，留個紀念。」

簡飛星道：「哦！原來如此。」

綠荷道：「這是我們三姊妹的希望，你老人家肯不肯答應，咱們也不敢過份要求。」

簡飛星道：「唉！唉！這個……這個……老夫，老夫，老夫只怕是很難答應妳們了。」

紅牡丹道：「爲什麼？」

簡飛星道：「不行，不行，老夫不能告訴妳們。」

他臉上流露出來極端的痛苦之色，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簡飛星的背影，綠荷臉上流現出一片黯然之色，道：「二妹，三妹，妳們看出來了沒有？」

黃梅點點頭，道：「這個人是個君子，他被理義兩個字給束縛住了。」

紅牡丹道：「是！他要來殺死我們的，但他被我們設法子拘住了，他走了，但是走的很痛苦。」

只聽嗤的一笑，道：「妳們三個有此念頭，可證惡性已消了。」是楚小楓，只見他緩步行了過來。

（未完）